

天地豪情

大正十年の頃、

100



目录

Content

- [第四十七章 危难真情 \(1\)](#)
- [第四十七章 危难真情 \(2\)](#)
- [第四十七章 危难真情 \(3\)](#)
- [第四十七章 危难真情 \(4\)](#)
- [第四十七章 危难真情 \(5\)](#)
- [第四十八章 重施惩戒 \(1\)](#)
- [第四十八章 重施惩戒 \(2\)](#)
- [第四十八章 重施惩戒 \(3\)](#)
- [第四十八章 重施惩戒 \(4\)](#)
- [第四十九章 风波再起 \(1\)](#)
- [第四十九章 风波再起 \(2\)](#)
- [第四十九章 风波再起 \(3\)](#)
- [第四十九章 风波再起 \(4\)](#)
- [第五十章 狭路相逢 \(1\)](#)
- [第五十章 狭路相逢 \(2\)](#)
- [第五十章 狭路相逢 \(3\)](#)
- [第五十一章 反目成仇 \(1\)](#)
- [第五十一章 反目成仇 \(2\)](#)
- [第五十一章 反目成仇 \(3\)](#)
- [第五十一章 反目成仇 \(4\)](#)
- [第五十一章 反目成仇 \(5\)](#)
- [第五十二章 遭遇刺客 \(1\)](#)
- [第五十二章 遭遇刺客 \(2\)](#)
- [第五十二章 遭遇刺客 \(3\)](#)
- [第五十二章 遭遇刺客 \(4\)](#)
- [第五十三章 不堪回首 \(1\)](#)
- [第五十三章 不堪回首 \(2\)](#)
- [第五十三章 不堪回首 \(3\)](#)
- [第五十三章 不堪回首 \(4\)](#)
- [第五十三章 不堪回首 \(5\)](#)

- [第五十四章 上海杀戮 \(1\)](#)
- [第五十四章 上海杀戮 \(2\)](#)
- [第五十四章 上海杀戮 \(3\)](#)
- [第五十四章 上海杀戮 \(4\)](#)
- [第五十四章 上海杀戮 \(5\)](#)
- [第五十五章 情深义重 \(1\)](#)
- [第五十五章 情深义重 \(2\)](#)
- [第五十五章 情深义重 \(3\)](#)
- [第五十五章 情深义重 \(4\)](#)
- [第五十六章 何去何从 \(1\)](#)
- [第五十六章 何去何从 \(2\)](#)
- [第五十六章 何去何从 \(3\)](#)
- [第五十七章 杀戮再现 \(1\)](#)
- [第五十七章 杀戮再现 \(2\)](#)
- [第五十七章 杀戮再现 \(3\)](#)
- [第五十七章 杀戮再现 \(4\)](#)
- [第五十八章 分崩离析 \(1\)](#)
- [第五十八章 分崩离析 \(2\)](#)
- [第五十八章 分崩离析 \(3\)](#)
- [第五十九章 命途迥异 \(1\)](#)
- [第五十九章 命途迥异 \(2\)](#)
- [第五十九章 命途迥异 \(3\)](#)
- [第六十章 情报组长 \(1\)](#)
- [第六十章 情报组长 \(2\)](#)
- [第六十章 情报组长 \(3\)](#)
- [第六十一章 少年傀儡 \(1\)](#)
- [第六十一章 少年傀儡 \(2\)](#)
- [第六十一章 少年傀儡 \(3\)](#)
- [第六十二章 冤冤相报 \(1\)](#)
- [第六十二章 冤冤相报 \(2\)](#)
- [第六十二章 冤冤相报 \(3\)](#)
- [第六十三章 人莫予毒 \(1\)](#)
- [第六十三章 人莫予毒 \(2\)](#)
- [第六十三章 人莫予毒 \(3\)](#)
- [第六十四章 众里寻他 \(1\)](#)
- [第六十四章 众里寻他 \(2\)](#)

- [第六十四章 众里寻他 \(3\)](#)
- [第六十五章 真情难舍 \(1\)](#)
- [第六十五章 真情难舍 \(2\)](#)
- [第六十五章 真情难舍 \(3\)](#)

第四十七章 危难真情 (1)

民国三十六年的初夏。

喧嚣繁华的大上海，在这个季节里，显得悸动焦躁。空气中布满了热辣辣的民声，报刊上长篇累牍是激烈的论调，国计与民生似乎全都悬于一线。而官场上、交易厅内依然暗流涌动，有人大把地赚入黄金美钞，有人悲惨地抛光家当，十里洋场仍旧上演着各色不同的剧目。在常啸天的心里，这一切不过是旧瓶装新酒的动乱，司空见惯，而在年轻人眼中，新鲜的空气与暗污的江流正各擅胜场，难分高下。

常小健是年轻人中的例外，他主持忠义社的事务已经一年多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面孔越来越带了和年龄不相称的沉稳和冷静，一次又一次地面对血腥，使他的眼神变得冷酷，行走或静立在大庭广众之中时，他的潜意识会觉得自己如同一头猎豹，总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中。他知道，自己会像父亲那样，随时可能遭遇突如其来的危险，因为他的身份已经是忠义社的副社长、天华公司的总经理、上海滩最年轻的帮派老大。他的行为举止越来越像常啸天，也爱穿黑色的大衣，脸上挂着与生俱来的自信微笑。忠义社的老一辈人对他的态度已由喜爱变成尊重，因为他惊人的才干早令他们刮目相看；而他自回沪露面，就在同辈人中间奠定了无可争议的地位，他的身手和胆识被小兄弟们传颂不已，连心高气傲的吴浩海都被他折服，所以，他已经赢得了社团上下的一致认可。

春风得意马蹄疾，当他身后跟着一群虎虎有生气的年轻人，走在上海街头时，俨然已挟了王者之风。

波音客机停在雨中的虹桥机场。

蒋器挽着雍容华贵的母亲下了飞机，刚和舅舅蒋湛打了个照面，蒋清已经被一群政要和外国人团团围住。蒋器显然已经习惯这种场面，一笑闪开，和小表弟阿斌共执一伞。

蒋清这边镁光闪动，头上盛开了好几把雨伞，她正以外交家的风度，一一和接机者握手寒暄，但出了机场，她还是上了兄长的汽车。

车上，蒋器左顾右盼地问：“姍姐姐呢？她怎么不来接我们？”

蒋斌关上车门：“阿姐？现在我都难得一见，她可忙了！”

蒋湛也向妹妹恼怒地抱怨：“都已经有一个月没见到她回家了！天天忙着游行演讲、反美扶日，把家忘得一干二净，我看她早晚要成共产党！”

蒋清皱眉道：“这怎么行！搞政治也要等完成学业，等我和她好好谈谈，她那么优秀，可不能耽误了自己！”

蒋湛道：“她把我们的口堵得严严的，课程不但一点不耽误，还门门优秀，唉！我现在宁肯她笨一些、傻一些，女孩子聪明起来真是可怕！她最听你的话了，但愿你能劝得动。”

蒋斌笑道：“阿姐呀，她不反对姑妈就不错了！姑妈、阿器哥，你们这次回到上海，上街去可千万别说自己是美国人，现在全上海都在反美扶日呢！”

蒋湛训斥儿子：“不要胡说！你姑妈致力中美交流，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和你说的风马牛不相及！”

蒋清惊讶地看着哥哥：“哎，听你的口气，好像也在支持反美扶日吗！”

蒋湛道：“远东军事法庭确实可恶，是中国人都会有反感的。”

蒋器听得似懂非懂，不过想到妈妈居然要出面劝表姐，不由暗笑。他虽然不理睬政治，但对人对事看得倒很清楚，表姐芸姍的性格和妈妈蒋清是惊人相似，她们都精力充沛、热情洋溢，一旦投入到事业中就追求完美，异常忘我。这娘儿俩要是互相劝起来，说不定是干柴烈火越说越着。

他不由想起了一年前表姐送他的情形，那时他就说风和云早晚要聚在一起，他这次挟雨而来，是不是意味着他和表姐的风云际会呢？他摇下车窗，望着乌云密布的天空，突然绽开了一个笑容。

大学生蒋芸姗现在只愁时间不够用，她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外边跑，觉得快被太阳烤化了；晚上，那些秘密集会是如此频繁，隐隐的危险中蕴含着年轻人渴望的那种刺激。她现在是上海学联骨干，被太多激动人心的事情充溢了身心。五月下旬，她带领圣大的同学参加了交大召集的万人反美扶日签名活动。现在，她多方联络教授和社会名流，正准备召开座谈会，初步决定要同市长吴国楨辩论。

表弟蒋器回来都好几天了，她也顾不上去看他，她是如此忘我地投入到学运中去，连田冰她们都奇怪这个富家大小姐哪来这么多的精力！她的领导人何苍劲先生最近也不时提醒她要注意休息。蒋芸姗心里最清楚，她这样拼命地工作，除了她的政治热情，还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那就是久久不愈的感情创伤。在学校里，她几乎天天都能遇上那可恶的常小康，他总是频繁出现，送花写诗，大献殷勤，无论怎样拒绝，他照样死皮赖脸地贴上来。每到被他纠缠的时候，总令她想起那个叫常小健的兄长，想起她自己那段充满耻辱的感情付出。她无论如何想忘记，却总是忘不了！这常家兄弟一个在身边如附骨之蛆，一个在心中如寄生的蛔虫，全都恶心之极，却挥之不去！

此时的常小康刚刚读到大二，已然成了声名远播的流氓学生，经常倚仗了家世在学校内外聚众斗殴闹事、炫耀武力。蒋芸姗在学校搞活动，真还有些忌讳他的这种身份，不能同他翻脸，因为，她们的斗争越来越隐秘，再不能因为自己感情处理不当，而给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虽然和祖父、父亲的思想有着天壤之别，但在蒋芸姗内心深处，却还认可蒋氏家族所恪守的家风。她从小到大所受到的教育严肃、道德观念纯正，而从常氏兄弟的言行中，她似乎已经看到了常家的恶劣家风，一旦联想起黑社会、帮派老大、常小健明显的私生子身份，还有他接触的什么女明星、他们家那个阴阳怪气的姆妈，她就不寒而栗。那样的家族注定是充满了邪恶，而常家兄弟只是邪恶之树上必然结出的果子，虽然外表好看，但全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这些联想，让她对那个叫做常啸天的黑帮头子日益鄙视和憎恨。可年轻的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家族和常家居然在二十年前就有了极深的渊源，表弟蒋器就是常啸天的亲生儿子，而令人讨厌的常小康，居然会和蒋器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由于注定要纠缠于这种复杂的关系中，年轻人的幸福和不幸就都由这个夏天开始了。

最近，陈阿水不知触了什么霉头，接连走起了背运。自打去年被常小健禁止了毒品生意，风雷堂的收入直线下跌，他心有不顺，常常发些无名火，今年春节刚过，竟把一个上门来认父的学生仔给暴打了一顿，可能下手重了些，法庭给他送来传票，说这一对母子把他告上法庭，指控他遗弃。阿水眼珠子没气出来，玩了半辈子女人，第一次阴沟翻船，一气之下，就要干掉这对找麻烦的母子。

常啸天得知此事制止了他，因为邵晓星的案子在前，他不想兄弟再惹上官司，虽然只是一般的民事官司，可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审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最后，轮到常小健为这位风流阿叔揩屁股做善后。好在忠义社这样的社团，都有自己的御用律师，常小健和律师分析后得出结论，那母子敢于这样纠缠，只是为争一口气。他叫律师私下打通了法官，把案子在最小的范围内做了缺席判决，给了那母子一笔抚养费，又软硬兼施叫她们离开上海。这一下虽然达到了不事张扬的目的，但阿水名义上真的成了一个无名小子的亲爹，再出席社团集会，就被知情的老大们笑得有些抬不起头来。

第四十七章 危难真情 (2)

可事情却似乎没完没了，从三月起，他的情史又叫一家小报登了连载，一登就是一个月。自从常啸天派他到大上海经商，到接手邵晓星管理风雷堂，他今天已经俨然是上海名流。这些年来他风流成性，女人无数，人人尽知。小报虽然用了化名，明眼人却一下就能看出是他，加上那作者的手笔很是下流不堪，阿水便愈加愤然。有了上次的教训，他这次不再知会大哥，直接叫唐辕砸了报社，拘了小说的主笔。

因为常啸天算得上一个风雅的帮派老大，所以忠义社一直在文化界颇有些朋友，这一阵便接连有人给常啸天打电话来讨人情，要求放人。阿水这一次咬得很死，说什么也不肯放。常啸天理解他这一段时间因为女人很受了些气，丢了面子，有意耍耍威风，也就由他去。一直以来，这个兄弟不思婚姻，使他心下内疚，他总认为源头在当年阿芳的拒婚。由于有了这个心结。所以，尽管阿芳已经成了他的女人，但他从来不给她名分；而阿水尽管玩女人玩得出格过火，他也从来不加干涉。

常公馆。

早餐前，常家父子照例坐在大厅浏览当天的报纸，现在报界的言论很是自由，正热衷披露发生在各地的抗议示威事件和真相，天天抨击政府暴力、内战的新闻也不少，爷儿俩偶尔做做交流。令常啸天感到欣慰的是，小健冷静超然，丝毫没有时下青年人的浮躁，对时局的看法见地独到、高屋建瓴，很对他的胃口。

尽管如此，今天的报纸还是让常小健心动了一下，那是一则迟到的消息，讲成都的大学生在请愿过程中突遭军警镇压，打伤二百多人，逮捕的学生过百，造成了重大流血惨案。他第一想起了小弟，脑中还短暂地掠过一個鲜活美丽的影子，但只是一闪而过。他急忙叫来忠贵，吩咐去学校接二少爷回家。

惠若雪正下楼来，担心地问：“这么急叫小康回家，有什么事吗？”

自从天华公司和大儿子的一次悬谈，惠若雪维护了儿子的同时，也失去了继母的最后一点尊严，她已经不能再把常小健当成后辈，面子上也再显不出来母亲的做派。随着常小健在社团中担任要职，在家中的地位也是日渐重要。常啸天凡事必要垂询这位长子的意见，而且经常是言听计从，常家事实上已成了这父子的天下。惠若雪心中常有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酸楚，但面上还是要讨得一个好。

常小健对继母的态度倒是始终如一，他指指报纸：“大学生闹得很厉害，南京已经开始镇压。我担心小弟也卷进去，找他回来叮嘱一下，课不紧的话干脆回家避一阵。”

惠若雪赶紧拿起报纸来，她识字不多，断断续续也只能读个大概，看了半天惊叫了声：“哟，都死人了，这些个学生崽不好好念书，闹个什么吗！”

常小健道：“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直接导致时局不稳，自古亦然。大学生的家乡到处都在闹饥荒，反政府情绪自然是越来越高，更何况还有反对党从中鼓动。”

惠若雪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常啸天接过话头：“你叫小康千万不要卷入学生运动，最近忠义社风头出得够多了，小邵还在狱里，阿水就跟着出事，要是阿康再起哄添乱，别说我这当爹的不管！”

惠若雪见丈夫把话说绝，赔笑道：“康儿不是没眼色的孩子，咱们家又不缺吃穿！阿健不是说接他回家来避风头吗！”

常啸天嗯了一声向饭厅走去，边走边吩咐：“如果市政府和警察局方面再和我们提要求维持秩序，我们宁可出钱，也不许兄弟们充打手，我们不当蓝衣社！拿些个学生出气我最看不惯！”

常小健应道：“这个我知道。爸爸，现在满街号召多用国货，反美扶日。我们正在这个风口上和美国人做生意，要不要暂缓？”

常啸天在餐桌一头坐下，伸伸袖管，接过佣人递上来的手巾擦擦手，嘴角全是冷笑：“学生只不过是受人利用，说几句爱用国货就能禁止美国货倾销了？就能阻止远东军事法庭的判决？法币贬得是一日千里，我可是有大批兄弟要开饭呢。生意给我照做，不过不要太招摇。今天的美国人不是当年的日本人，用不着危言耸听！”

“爸，我好像听说您年轻时候在大学里，也是个激进分子？”常小健笑着问父亲。

常啸天兴致一下被勾起来：“是啊！一看学生上街，我就想起当年。我称得上是他们的祖宗喽，那时候清政府还没推翻，巴黎和会上的二十一条成了导火索，我们火烧赵家楼，天天嘴里都是德先生、赛先生……”

“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常小健笑着向姆妈解释。

“我搞学生运动的代价是一年多段祺瑞的大牢，当时爸爸穷啊！有钱有背景的同学一个个出去了，就是没人搭理我这个小县城出来的穷小子，那一年多让我脱胎换骨！”常啸天忆起当年，感慨万分，“唉，政？这东西真是碰他妈不得！还好健儿早早成材，再用不着念这些个什么破大学；小康只知道吃喝玩乐，根本不关心政治，想想倒也是好事。要不就看透世事，超然物外；要不然就庸庸碌碌，凡事不上心，都不会惹太多麻烦，就怕能力不足又强出头！”

惠若雪听见说儿子庸碌无为，心中不高兴，又不能发作，而最后一句话又像是在对她指桑骂槐，便低下头去。

这弦外之音常小健也感觉到了，忙岔开话题：“爸爸，阿水叔那边您是不是再劝一下，那小报记者关得太久了，怕是麻烦事，我们已经接到了报界的抗议信，据说他们还酝酿小规模抗议行动，要在公司门前举行。我看不如教训一下放了吧，他已经吓破了胆，不会再出去胡说八道。”

常啸天皱皱眉头：“哦，抗议？人关多久了？”

“两周了。”

“什么来头，查过没有？”

“倒没什么来头，一个专门收钱写命题作文的。”

“叫阿水做掉吧！”常啸天轻描淡写：“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能再授人以柄。”

常小健半天没出声，看见父亲目光投来，默默点点头。惠若雪这回听懂了，蹙蹙眉瘪瘪嘴，心道这种事也在饭桌上讲，真恶心人。

晚上，常家二公子小康被接回家来，进门见家人都在大厅中。自从和大哥有过那一次别扭，他始终有些怕见大哥，加之后来知道了母亲的斡旋，使他更觉尴尬。这两个学期里，常小健再不去圣约翰接他，他也很少主动回家。他先问候了父母，和大哥打了招呼便要上楼，没想到，父亲破例语气和缓地叫住了他：“阿康，这几天你们学生闹得厉害，坐下来和我们讲讲情形。”

常小康十分意外，先看看妈妈，又看看大家，他头一次觉得父亲的重视，竟要从他口中得到什么消息。妈妈正在对他鼓励地笑，大哥也走过来拉他坐下，常小康便有些诚惶诚恐，恭恭敬敬面向父亲：“是。我回来的时候，宿舍里还有人在写标语，尽什么爱用国货、反美扶日的那些词儿。他们还准备上街游行。”

第四十七章 危难真情 (3)

常小健道：“警备司令部传出来消息，军警已经处于临战状态，明天一早就封锁各大学校园，政府要弹压了！”

常小康有些兴奋：“啊？这么厉害呀，好，叫他们闹！还要把我的美国行军床砸了，借他们个胆！”

“是啊，北平、南京学生游行全都发生了血案，这一次上海市政府是吸取了教训，防患于未然。小康，早一点接你出来，就是怕你出事。”

常小康不以为然：“我不是民主派，也不是激进派，游行我不去，活动不参加，谁敢把我怎么样？我早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那些个傻瓜和人家军警玩命，图个什么劲儿！”

常啸天大觉逆耳，这个小儿子的性格实在不对他的口味，和他当年的血性相去甚远，忍不住要出言讽刺一番：“我们家二少爷也知道见风使舵、明哲保身，很好！识时务者为俊杰！”

常小健提醒父亲：“明天要和美国的那家轮船制造公司正式接触。既然市面这么乱，我们是不是通知他们再等一等？”

常啸天一提起这宗生意便兴致勃勃：“等什么，立刻谈。越是这个时候，才越是和美国人做生意的大好时机，没有竞争没有压力，要多稳当有多稳当！你不是已经和他们约好了吗？”

常小健道：“是，一周前就约好在海军指挥部里。爸爸，您这样重视这个生意，不如亲自去看看。”

常啸天笑着摇摇头：“我相信你的本事。那两个美国人年纪也不大，你和他们打交道会更谈得来。这个买卖要是谈成了，天华的进出口贸易会稳居上海头三位，明天看你的了！”

“放心吧爸爸！我前期工作做得很足，预计有七成的把握。您在家里等我的好消息！”

到了这种时候，惠若雪、常小康只有瞪着眼睛看他们高谈阔论、指点江山的份儿了。

翌日，谈生意的常小健，劳斯莱斯车被阻重庆路。

此处离目的地美国海军指挥部只有几百米，却再也走不过去。一辆辆飞行堡垒正大鸣其笛，向西疾驰，一辆辆满载军警的长卡也跟着呼啸而过。小宇看见常小健一个劲儿地掏出表来看，不由急躁：“神气什么，军警了不起？”

小魏刚要乘隙启动车子，又有了大队美式装备的骑警队招摇过市。车是走不了，常小健决定弃车步行，他让小魏将车停上路边，带着小宇跳下车，街道两边已经挤满了人，正在七嘴八舌地议论：“怕是要出事，警察比学生还多！”

“交大、同济、复旦几个大学全被军警包围了，子弹上膛，随时要开火哟！”

“这些学生娃娃也可怜，手无寸铁不要命了！”

正议论着，一支学生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中间有些身量矮小的像是中学生。军警如临大敌，分出一股去抵挡。一时间，像掺了黑芝麻一样，学生队伍里冲进大批军警，队形立刻混乱。可学生唱着歌、喊着口号，仍旧源源不断地拥上来。远处有学生拎了柏油，在海军指挥部的墙上大书“Getout（滚出去）！”，立刻赢得掌声一片。

指挥部里，一些美国水兵开始还探头探脑想看热闹，这下子方明白愤怒的矛头竟是指着他们，纷纷缩了回去。

外滩路上，军警与学生的冲突已经升级，开始混战成一团。常小健被拥在围观的路人中，再也动不了。小宇看了冲突，不停地骂着“杂种”，常小健知道他年纪虽小，性情却很刚烈，怕他路见不平弄出事来，便拉着他看能不能退回到车上去。正在这时，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孩从眼前匆匆而过，边走边用生硬的语调问：“谁知道，圣约翰大学在哪里？”

常小健认出他来，闪念间下去拉住他：“蒋器，你是不是在找蒋芸姗，她在这里吗？”

蒋器正在游行队伍里张望，闻声回头愣愣地点点头，旋即发现竟是常小健，马上瞪了一眼，用力甩开他的手，拨开人流继续寻找表姐。

小宇挤过来，骂道：“健哥，这小子是谁？这么凶？”

常小健已顾不上回答，因为一大队骑警上来了，高头大马踏得尘土飞扬，钢盔制服棍棒飞舞，一时间街面大乱！

常小健身边一拨学生被骑警冲散，两个瘦小的女孩子尖叫着撞在一起，都绊扑在地，眼看就要被马蹄踏上，常小健一把一个抱开她们，听得脑后风声躲闪不及，竟实实在在挨了一警棍，眼前一黑险些扑倒在地。

小宇抢上来扶住，大喊大叫：“你下来！”就上手拉骑警。骑警早打顺了手，警棍已经抡得有些疯狂，劈头盖脸又朝小宇打下来，常小健清醒过来，拉起小宇奔向路边。行人早已退避三舍，人行道上让出一大片地方，看车的小魏早从车上跑下来，挤开人群大叫：“大少爷你们没事吧？”

常小健抚了头摆摆手，得救的两个女孩儿站在人行道上哇哇大哭，十分凄惨。常小健再回头，又见不少学生辗转挣扎在血泊中，眼前立刻出现那个神采飞扬指挥大合唱的女学生。他向小宇急急吩咐一声：“千万别动，就在这里等着我。我去去就回来！”

他一头冲进混乱之中，小宇小魏都傻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健哥会蹚这道浑水，大呼小叫哪里还找得到常小健的身影，只能互相埋怨着原地不动，引颈望到学生的血和高压水龙一齐飞溅，急得大汗淋漓。

常小健已经吃过一次亏，这次有了准备。他问清楚后在混乱中左躲右闪，几分钟后人已经在海军指挥部门前。他看到圣约翰和光华大学的两面校旗下，几位教授模样的人，在学生的簇拥下正狼狈不堪地

逃向路边。他首先认出简淑兰，上前格开追打的军警，帮助他们把教授们护送到路边。老教授们斯文扫地，大骂政府无道。大学生们忙向出手相救的人道谢，早有剧社的同学认出他来，惊喜地叫常大哥。常小健不顾寒暄，急问简淑兰：“蒋芸姗呢？”

简淑兰浑身被水龙浇得透湿，惊吓之中只是摇头，什么也说不出，倒是几个男生还不管不顾地往里冲，被常小健张臂拦住：“不行！里面太危险，不能再进去了！”

有个男生嘶声道：“让我们上，你看那些军警没人性，专门欺负女同学！”

常小健也看到了远处在棍棒下呻吟的一群女生，大学生们已从他身边冲过去，此时此刻，常小健被这种近乎悲壮的气氛打动，早把父亲的叮嘱抛到脑后，心想既然赶上了，反正都是弟弟的同学，不管是不是蒋芸姗，救得一个是一个，便随他们再次冲进混乱中。他第一个从警察棍棒下拉出来的居然是田冰，田冰鼻孔流了许多血仍在热情地笑：“常大哥，我刚才就看见你了，你真勇敢！”

常小健避开警察的棍棒，把她送到安全地带。这时，一个男生一瘸一拐地喘着粗气，向东指着焦急地大喊：“完了，蒋芸姗他们被抓走了！”

常小健一震，回头看见十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察正把领头的学生押向飞行堡垒，烈日下水雾中，一个白色的身影特别醒目，她垂着头，长长的发辫落在地上，几乎是被一路拖着在走，常小健拨开人群飞奔而去。

第四十七章 危难真情 (4)

两个警察拖着被打昏的女学生马上要到飞堡了，突然臂上吃痛，皆哎哟一声松开手。常小健孤军深入，只能以快取胜，横抱了蒋芸姗便往回奔，一路上不再躲闪，连吃枪托警棍。吃了亏的警察首先吆喝起来，追赶的军警便像滚雪球越来越多，到处是“抓住那小子，别让他跑了”的喊声，常小健奔至那伙同学中，放下蒋芸姗，连看也没看一眼就接着跑，他冲出一个百米，听到拉枪栓的声音从身后响起，知道肯定逃不掉了，停步一个急转身，有两个警察收不住撞上来，立刻如获至宝地把他抓住。常小健奋力扭过头，刚好看见蒋器正把蒋芸姗抱上车，而那边居然没有一个警察！

常小健目的达到，任由警察押着往回走。田冰和同学们愤怒地拥上来，大声嚷着和警察又推搡起来。常小健见大学生反过来救他，心中感动，喊道：“我没事！你们别过来，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的。”又向警察喝道：“不要胡来，我叫律师告你们。”

混乱当口又听得咔嚓声不断，一个大胡子外国记者正在拍摄这个场面，已经有警察冲上去抢相机，那记者倒是十分镇定，用生硬的中文喊：“字林西报！”

警察一听美国人，知道惹不起，只吓唬几声便作罢，几位教授显然和那记者相识，叽里呱啦向他介绍着，常小健心中叫苦不迭，这副样子要是上了报，可是大大不妙，他在警察手中挣扎叫道：“不要登报，听见没有？NO!NO!.....”

话没说完，口便被堵住，那大胡子记者向这边伸出大拇指，样子竟是在赞他了。常小健哭笑不得，只能拼命低下头去。混乱中，他被押上飞行堡垒，因为连续袭警，因此格外受到优待，手上还多了副手铐。

拥挤闷热的飞堡中清一色大学生，个个都鼻青脸肿，反复大声唱着同一首歌：“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大家见新押上来的人虽然年纪也不大，可大热天竟然西装笔挺、皮鞋闪亮，都笑个不停，揶揄道：“连洋行白领都抓来了，他妈的警察真是瞎眼了！”

后抓上来的学生则对他尊敬有加，向大家纷纷介绍：“这位先生支持学生运动，见义勇为救了好多教授和同学。”

学生们恍然大悟，不顾唱歌都问他姓什名谁，真把他当成了英雄一般。常小健长这么大，从未尝试过被人用枪指头的滋味，本来有些丧气，但一见这么多生龙活虎的大学生，也不禁被他们的热情乐观感染，心中想：小宇小魏等不到自己，一定急坏了。爸爸万万不会想到大儿子会卷进学生运动，先出了事。唉，事已至此，也顾不上这么多了，自己被抓的消息最好能瞒过爸爸，不叫他知道。”

他哪里想到，蒋芸姗的同学已经在多方打听他的消息，准备向他家里报信了！

这一边蒋器为了找表姐，也吃了不少苦头，还被高压水龙浇成落汤鸡。他在关键时刻赶到圣大的队伍中，在一群学生和教授的簇拥中，看到表姐头破血流，人已经昏迷，惊恐万分，只顾抱她上车去医院，并不知道林小健救人被抓的惊险一幕。

蒋芸姗头上缝了七针，急救后被送进病房挂上吊瓶，很快清醒，见妈妈在一旁拭泪，姑妈也正看着她，昏昏沉沉道：“妈，我好好的，你哭什么！”

蒋清看侄女一张清丽的小脸被纱布缠了大半，睫毛长长地闪动着，一脸无辜相，又心疼又生气，嗔道：“还说呢！差点吓死你妈。阿器说你流了好多血。你真是不要命了！”

妈妈泣道：“多亏阿器不顾危险地找到了你，要不然真不知你会成什么样儿！这些警察真心狠。”

刚好英雄救美的蒋器走进来，衣服还皱皱巴巴的，手中却拎了大堆的水果。

蒋芸姗感动非常，虚弱地抬了抬头：“阿器，谢谢你！”

蒋器孩子气地一笑，上前拍拍她的脸蛋：“穿医院的衣服也这么美。你快成圣女贞德了，女英雄！”

大家全被他逗笑了，蒋芸姗却还在问街上怎么样，被妈妈抢白道：“还能怎么样？刚才你的同学来电话，说你被警察抓起来了。你爸爸发动全家出去，现在还在各个警局查你的下落，都还不知你进医院呢！”

蒋器感慨道：“今天我可开眼了！简直是法西斯再现，中国太黑暗了！”

芸姗妈妈道：“阿器，不要学你表姐口无遮拦！”

蒋器满不在乎地端端肩：“没事儿！这里全是受伤的学生，医生护士客气得很。表姐她们真是英雄呢！”

蒋芸姗眼睛一亮：“这医院有同学吗？那快给我换个人多的病房吧！”

蒋清失笑：“这大小姐革命到家了，放着特护房不待要去挤普通病房，真快成小共产主义者了。”

妈妈才显出生气来：“阿姗，妈看你这个样子不忍心说你。可这回说什么也由不得你了。给我在这儿乖乖养着。一个女孩儿家，差一点就破了相，以后可怎么嫁人呐！”

蒋芸姗见一向和善的妈妈也严厉起来，不好再坚持。蒋器道：“妈、舅妈，你们午饭还没吃，先回去吧，表姐这里有我！”

蒋清点头道：“也好！回去看看大哥他们回来没有，到处找不到姗儿，一定着急了。”

姑嫂两人走出特护病房，一路下楼见走廊上也加了床，不少轻伤的学生就在外面的长椅上坐等治疗。

芸姗妈妈忧郁道：“阿清，学生们反对扶日，反对美货倾销，我也不是不赞同。可是这么多年轻学生都挨打被抓真是可怜。姗儿一向任性，这一次幸好有阿器救她，真怕下一次就没这么好运了！”

蒋清道：“大嫂你也别太担心，吃一堑长一智，阿姗吃过这一次苦头，也不是坏事！”

那母亲继续诉说她的担忧：“姗儿娇生惯养着长大，从没受过什么委屈，也是叫我们给宠坏了。你不知道她有多犟，那脾气上来几头老牛也拉不回来。阿清，你的话她很信服，姗儿一向是很崇拜你的。”

蒋清笑笑：“我也摸不透年轻人的想法，他们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和我们想得不一樣。”

“阿器快二十了，阿姗只比他大一岁，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我们应该早些促成他们才是！姗儿在国内我总是提心吊胆，如果你带她去美国定居就再好不过了。”

第四十七章 危难真情 (5)

蒋清点头道：“我何尝不想有小姗这么一个知心、美丽又聪慧的儿媳妇呢。可是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小姗这样出色，怕是早有男孩子喜欢，未必会选蒋器。”

“谁说的！阿器人长得英俊，又有才华。这样的男孩子全上海也找不出第二个来！刚才你也见他们的样子，简直就是天生一对！这次姗儿出事，我真是吓了一跳，也促使我下定了决心。我要趁你们这次回来把亲事给定下来。你和器儿马上把她带走，书也去美国念，既成全了我们的心愿，也帮姗儿脱离了国内的环境，一举两得！等过几年，我们亲上加亲多好啊！”

蒋清回头看看医院，笑道：“真能如此，再好不过！”

两位母亲一拍即合，谈得十分投机。到了这个年纪，她们觉得有义务替儿女安排一个美好安宁的未来。

正如她们设想的一样，病房里，也是一幅温馨美丽的画面。蒋器正专心地削着一只梨子，蒋芸姗则目不转睛地望他。经过这一次，在她心目中，表弟不知不觉长大了，变得更像一个男人。他显然越长越有男人味儿，侧看上去，棱角分明的脸庞上，鼻梁坚挺，下面那个小小的钩儿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宽肩长腿，全身线条都是那样硬朗坚定。虽然平时一派懒散调皮的模样，可一旦做起事来就变得那样专心不二。蒋芸姗想象着他跻身水龙和警棍中间，不顾危险地救护自己的情形，心中充满柔情。她伸出一只手按在表弟胳膊上，轻轻道：“真不知要怎么谢你。”

蒋器削好一只梨，切成小块，大大咧咧道：“做我媳妇好了！”

蒋芸姗嗔怪地缩回手去，蒋器喂了一块梨给她：“别生气，我说着玩的！对了，今天我看见那个姓常的了，他还有脸问起你呢！我是没空理他，要不然我还要教训他！这种流氓见一次打一次！”

蒋芸姗心中一烦，侧过脸去：“不要再提这个人！”

蒋器见她生气，急忙哄道：“吃梨吃梨，养好身体，有力气再和你们那个什么混蛋政府理论！”

蒋芸姗扑哧一笑，又吃了一口梨，恨道：“还什么劳什子政府，早晚要垮台。我们就是要唤醒民众，早对政府没信心了。”

她又想起什么，认真叮嘱道：“阿器，你别总是要教训姓常的。他的背景很复杂，父亲是黑帮，他也是个流氓头子，还有两下子功夫。你一介书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蒋器早视常小健为手下败将，心中好笑，一伸胳膊：“打怕了不是？你们今天才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讲不清。这会子又教训我。放心吧，在美国我从没遇上对手。有一次，一个意大利佬要占妈妈便宜，叫我打落一口门牙。要不是得上了这个哮喘，我棒得很呢！刚才挨了几下警棍，这不也没事吗！”

蒋芸姗听他也挨了打，眼圈一红，起身要看：“打在哪里了？快给我看看，还痛吗？”

蒋器闪身摇头：“没事。今天一早我听说要镇压，就给舅妈打电话，他们说肯定上街了，真把我给急坏了！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能找到你、保护你，我怎样都无所谓。”

蒋芸姗什么话也说不出，大大的眼睛里注满泪水，半天半天才说了一句：“阿器，你真好！”

第四十八章 重施惩戒（1）

常小健被关进洋浦分局的看守所，同时抓来的学生有百多人。警察恨他袭警，又一直口气强硬，把他和学生分开来，单独塞进了一间临时牢房，里面全是些待审的流氓、地痞。他们是想教训他一下，别别他的苗头。

常小健对监狱最多的认识，也就是关邵晓星的地方，那已经被忠义社打通了关节，开得再特殊不过。他从未见过如此腌臢的牢房，被推进去半天也没适应黑暗，只觉得里面人很多，鼻中闻到浓烈的体臭，顿觉呼吸不畅，突然眼前又一黑，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定睛一看，一张丑陋无比的脸上晃动着铁门的条影，正凑近了仔细端详他。常小健一阵厌恶，下意识地推开他，耳听一声怪笑：“嘿！这小家伙还有把子气力！哎，新来的，知道这儿的规矩不？”

常小健瞳孔逐渐收缩，已经看清这屋子里横七竖八挤了不下二十个人，个个眼神都像饿狼见了美味的猎物一样在看定他。他被水龙淋湿了半个身子，又在飞行堡垒中一捂一热，不知有多难受，这时松懈下来，被警棍击过的地方开始疼痛，摸摸后脑正在肿起来，似乎还凝了血块。他筋疲力尽，只觉得恶心，不愿再多花力气说话，就靠在铁栏门上摇摇头，心想什么时候能提审，好快些找律师来保释。

那容貌奇丑的汉子正是这间临时牢房的犯人头儿，他脸上叫两道深深的刀疤破了相，显得凶恶无比。他见这个公子哥模样的小子极不上路，挥手叫道：“妈的，装什么雏儿，给他点厉害瞧瞧！”

立刻有四五个身强力壮的犯人逼上来，动作迅速协调，把常小健四肢掣住反扣上铁栏。那丑汉子当众解开裤子，撒了泡尿，还笑道：“妈的，今天老子水喝少了，便宜这小子！”

一个光着膀子的小孩上来殷勤地提了尿孟，像捧宝贝一样举着端至常小健面前，竟是示意他喝下去！

一股浓骚传了过来，常小健皱了眉头看看那丑陋的汉子边提裤子边大笑，又看看牢里其他人有的在同情地看着他，有的满不在乎，上来搞事的只有这几个人，心中有底，双手捏拳，急速转身，左右横出几记重拳，几条大汉飞了出去，像麻袋一样被扔到三五米远之外的地上，砸倒了一串人，顿时，牢房里叫声四起，哨声四起。那小孩儿已经傻了，常小健拍拍他的头，用两根手指夹过那只尿孟，笔直地往丑汉子身前一伸，冷笑道：“自己尝一尝，味道如何？”

丑汉子眼珠瞪得牛铃一般，飞脚把尿孟踹给常小健。常小健不慌不忙，以另一只手的两指夹住尿孟。丑汉子一脚踢空，欺身上前，就要抓他的衣服，常小健哪里能让他得手，一侧身，尿孟再度换手，一下竟套上那丑汉子的手。尿液倾出，溅到了周围的人，更洒了尿的主人一身汁水淋漓。再看常小健，人已飘出很远，竟是半点没沾上。牢里的犯人多半是道上的混混，见这新来的小子身法惊人，拳头也硬，皆打哨叫好。这里，几个站在牢外准备看新犯人倒霉的警察，见这西服少年如此了得，轻而易举在牢里打出八面威风，皆觉不甘心，一个狱警敲门大叫：“造反了你们！全都给我老老实实坐下！哎！新来的，你弄翻尿桶，罚你这一周倒屎尿，听到没有？”

常小健见警察在外面挥动电棍指手画脚，又听见要关他一周，心中烦躁，一言不发。这时，连同那个丑汉子在内的几个犯人一齐拥到牢门前，七嘴八舌道：“算了算了！你快走吧！牢里的活都安排好了，不需老总吩咐！”

轰开狱警，丑汉子等几个狱霸转过身来，向常小健喊道：“小大哥！”

常小健心中一乐，心道这些家伙只认拳头不认人，转变得倒快，自己这个大哥的名头是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了。

丑汉子上前一步：“小大哥功夫真好，哪处发财？”

常小健在这种地方不想隐瞒：“忠义社！”

马上有人相顾失色，那丑汉子反应尤其强烈，大叫道：“哎呀！您贵姓？”

“常小健！”

丑汉子怔了一下，当即抱拳拜下去：“不知道是小老大驾到，得罪得罪！”

他后面也有几个人躬身口称冒犯，常小健知道社团门徒众多，在这种地方遇上几个毫不奇怪，伸手扶起：“没事没事。你起来吧！”

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堂口的？犯什么事进来的？”

那汉子见这位小老大语气和善，似乎并不气他刚才的无礼，感激地笑笑，大声道：“我是雷老大的手下刀疤顺，混码头的。前一阵水爷的堂口在水上出了点事，雷爷派我来顶个把月的罪。他们几个全是跟我的。我们进来有三个月了。”

他又觉不够份儿，自我推举道：“小老大，你出去打听打听，我刀疤顺在码头上名气很响的，警察也要给我几分面子。但凡我认下的事，他们就不会再深追究。”

常小健点点头，早有兄弟给他收拾了一处干净地方，还铺上一张破席，请他坐下。常小健见自己执意不坐，他们也势必直直地站着，便坐了下去。掌管社团事务后，第一次面对面和这么多下层兄弟打交道，开始见他们在狱中聚集一伙欺强凌弱称王称霸，心中不快，又听到他们是为了兄弟出来顶罪坐牢，又觉得他们义气，一时间，很难将两种复杂的感觉合在一处。

刀疤顺凑近问道：“小老大，你怎么会到这种地方来？”

牢里的一干人也都听得见，全支起耳朵瞪大眼睛看过来。常小健苦笑一下，简单说了原委。刀疤顺心中有数，赶紧和手下咬了几句耳朵，手下得令大拍牢门，叫嚷肚疼。狱警折回来骂骂咧咧：“敲什么敲，号丧呀！”

刀疤顺的手下叫过狱警，小声说了几句，那狱警极为吃惊地看看常小健，又惊疑地看看刀疤顺。刀疤顺使劲点点头，那狱警便飞快地

离开了。刀疤顺得意地向小健拍着胸脯道：“放心，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今天就能放你。”

两个小时后，几个警察匆匆来到门前，狱警大开牢门，为首一人问道：“哪位是常先生？”

常小健应声而出，那警察立正敬了个礼：“我是洋浦分局的侦缉队长。可能有点误会，请跟我来。”

常小健笑了笑，回身看看刀疤顺和几个兄弟，叮嘱道：“别再欺负犯人了，更别让人再喝尿了！”

刀疤顺丑陋的脸上显出些不好意思来，挠头笑了起来：“等我出去再给小老大敬酒赔罪。”

那端尿的小孩是个小偷儿，刚被刀疤顺收了徒弟，这会已经和常小健混得很熟，天真地问：“大哥，你以后还能认得我吗？”小健向他点点头，又向一屋子人道了别，出牢而去。听到身后铁栏门关上的声音，心想幸亏到了这间牢房，否则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去。途经关押大学生的几个牢间，学生们情绪还是那样高昂，又唱又喊，见他被押出来，都把手伸出铁栏：“这么晚了，你们要带他到哪去？不许把这位先生带走！”

第四十八章 重施惩戒（2）

常小健不能说什么，只向他们摇摇头挥挥手，又在学生的喊声中走了很远一段路。那队长恭敬道：“请这边。”

一行人折进一道长廊，又上了两层楼梯，才到了洋浦分局的局长办公室。办公室满是警察，看样子是在开会，几架电扇同时开动，身形胖大的高局长不停地用毛巾揩着脸上颈上亮亮的横肉。他指挥抓了一上午的人，又在警备司令部开了半下午的会，回来要落实今晚的大搜捕，一脸掩饰不住的疲倦相，伸出手来和常小健一握：“对不住，对不住！上午太乱了，兄弟们难免要抓错人，常公子还请多多包涵！我叫人派车送你回家，替我问候常先生。”

常小健自然不愿再坐警车，婉言谢绝，在警察们各异的目光下走出去。

几个小警察围着队长大发牢骚：“这小子真牛皮，伤了我们好几个，明明和学生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怎么说放就放了？”

队长提提眉毛：“我有啥法子，谁叫你们有的抓，没的也抓，不会看个火候。那些个穷学生、共产党，抓一千个也没的关系。这样的帮会头子，得罪他有我们好受的！刚才那个小家伙儿是常啸天的大公子！你们以后办事，把招子给我放亮些！”

众人皆咋舌。

常小健出了警局大门，就撑不住吐了出来，他找了一辆车回到家中，天色已晚。

小魏先在门房里跳出来：“大少爷你可回来了，你被抓哪去了？”

小宇飞跑着迎出来：“健哥！有好几个学生往家里来电话，都说警察把你抓走了。你把我们扔在那真不够意思，要上一起上啊！”

常小健几乎脚不点地被他们俩拥架进来的，他实在没想到已经闹得举家皆知。

吴妈站在门口，看见干儿子西服脏污、头发乱乱，上来左摸右看：“阿健，快让我瞧瞧，怎么成了这副样子？”

阿芳也跟着上来拉起他的手，细心地看出小健脸色难看，担心地问：“阿健，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惠若雪看着自己实在没有地方表达关心，就站在厅中高声吩咐：“忠贵！快去告诉先生他们，大少爷没事回来了！”

一片慰问声中，常小健迅速脱下上衣，拉开领带，一并扔上地板，漱口后，足足喝了一大杯水，疲惫道：“爸在哪里，我去见他！”

书房内，白冬虎、阿水全惊喜地站起，阿三正打电话，见了他急忙对着话筒喊：“行了！回来了，不用查了！”

只有常啸天面无表情，定定地看着大儿子。

常小健道声：“爸，我回来了。”又向大家招呼了一遍。

阿水和阿三都急着问他是怎么出来的，他简单说了一下过程，没提蒋芸姗，然后向父亲道：“美国轮船公司那边有没有消息，用不用打个电话说明一下，约他们换时间再谈？看今天的情形，海军司令部是不会放人进去的。”

常啸天终于开口：“很好，你原还记得你今天的事情！”

常小健知道父亲在恼他，羞愧地低下头去。

“你出息得很，两次在警察局都可以来去自如，畅行无阻，比你老子威风多了！”

阿水头一次见天哥训斥小健，竟有些幸灾乐祸：“天哥，小健将来是要当老大的，蹲个把次监狱也是好事。年轻人气盛些，爱打抱不平，难免的吗！”

“年轻气盛？你问问他，想没想过自己是什么身份？！”常啸天忽地站起，那把极沉实的转椅竟被他带倒在地，整个书房内一声闷响，所有人都是一跳。

常小健还欲解释，常啸天已行至门口，厉声喝道：“你们几个出去！”

大家见他雷霆顿起，相视不敢多言，鱼贯而出。

书房只剩下父子两人，常啸天扼制不住怒火，脸上的肌肉都在跳动：“逞匹夫之勇去救人！你一个人能救几个？幸亏今天没下令开枪，否则你现在已经是肉靶子！给我跪下！”

常小健心中一惊，抬头见到父亲血红的眼睛狠狠地瞪着他，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

常啸天绝门而出，气愤已极的声音从外面传入：“没我的话，谁也不许进书房！让常小健闭门反省！白冬虎，你给我看好了，有谁不照我的话做，惟你是问！”

常啸天气势汹汹走出公馆，阿水阿三急忙跟了上去。剩下一大家子人面面相觑，噤若寒蝉。过了一会儿，看见几辆汽车开出大门，小宇最先动了起来，跑到书房门口轻声拍门问道：“健哥，你还好吧？”

常小健还跪在地上，又羞又气，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

小宇得不到回应，便要开门进去，被白冬虎伸手拦住：“都在外边等吧，唉，阿健也真是的！”

看到父子俩弄成这样，大家都很难过，只有惠若雪心中窃喜，走上前来大声道：“你们不要为难冬虎了，是老爷的吩咐有谁敢不听？他回来要是再发火，就更加不得了！阿健你在里面也别着急，我看你爹只不过是出去转一转，消消气就会回心转意了。”

吴妈和阿芳知道她言不由衷，都不理她，惠若雪饿着肚子恭陪了一会儿，见大家一副不吃不喝的架势，大觉无趣，便先上楼去，叫了饭在楼上吃，边吃边奇：阿康出去一下午了，怎么现在还不回来？”

常小康捧了大束玫瑰，对着玻璃理理头发，信心十足地敲响了病房的门。他有这样一个好处，就是坚信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最新的，也许这可以叫做没心没肺，也可以叫做百折不挠，这是父母共同赋予他的性格。比方说对蒋芸姗，他是经常受冷落，却从不丧失信心。这一次为了打听出心上人的下落，他可花费了不少心思，问了好多同学，最后把电话打到蒋芸姗家，又从仆人口中找到她的姑妈家，才辗转得

知了这家医院。他虽然不理解蒋芸姗的激进行为，但他认定女孩子在伤病中一定很软弱，是个容易接近的好机会，他要多献殷勤，更可以就此和她的家人见面，他相信以他常家二少爷的俊朗外表和阔绰出手，一定会讨到她家里人的喜欢。

不料，来开门的也是个大男孩，常小康愣了一下，随即认出是蒋器，他们在红鸟咖啡厅和圣心广场见过两次面。只有这一次，才是真正的面对面。一瞬间，常小康立刻生出一种说不出的奇怪感觉，因为他们个儿头相仿，鼻子又都生得太高，鼻眼相对，又有红玫瑰夹在两人中间，把眼睛都映得都有些红，威压和敌意便由此而生。

蒋芸姗一见常小康竟然寻到这里来，心中厌恶，但人家毕竟是来看望自己，又不能发作，只好淡淡地应对。蒋器今天心情非常之好，神情就有些像护花使者，常小康正因看见他气不打一处来，再见他与佳人亲近若斯，更加嫉妒，言语之间首先发难：“蒋兄，你怎么老是说不清楚话，是不是从小就口齿不清？”

第四十八章 重施惩戒 (3)

蒋器早忘了他是何许人也，不过也看出表姐对他的冷淡，就傲然答道：“我在美国长大，在美国人里，我的中国话水平一流。”

常小康嗤之以鼻：“怪不得，你被人说成是假洋鬼子！”

蒋芸姗不高兴了：“常小康，这话有点刻薄。”

常小康得意道：“这评语可是简淑兰亲口下的，不信你去问他。不过，还是有些错误需要更正，假字可以去掉，蒋先生是货真价实的美国鬼子！”

好在蒋器这半日和表姐的感情突飞猛进，心中快乐无比，对别的追求者便大有居高临下的感觉，所以并不在意常小康的嘲讽。三个人不冷不热地说了一会儿话，常小康感觉出蒋芸姗对他们截然不同的态度，忿忿然起身告辞。

蒋器代表姐送出门外，心道这个同学肯定是表姐的狂热追求者，居然买这样大束的玫瑰，可见是下了力气的，顺口问道：“还没请教尊姓大名？”

常小康冷冷回头，眼神顿现狂傲：“说出来怕吓着你！我叫常小康！你听说过吗？”

蒋器确实吃了一惊，细细看他一遍才问道：“常小健是你什么人？”

常小康见病房门已经关上，便放心大胆地开始挑衅：“那是我大哥呀，他可一直记得你那一拳呢！”

蒋器实在没想到，眼前居然又冒出来一个常家弟弟，哥哥滚蛋了，弟弟又来追求表姐，他不屑道：“我就是要教训他，叫他以后不要再玩弄女性！”又冷冷地看向小康，“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吗？我不知道你和姗姐姐是同学，只能说句抱歉了！”

一声亲热的姗姐姐，更叫得常小康心里痒痒，恨恨道：“废话！我现在可知道你了，你个美国鬼子！知不知道现在全上海最恨美国人，

信不信我嚷出去，这医院里会有一半人向你吐口水！”

蒋器见他说翻脸就翻脸，气也上来了：“想不到，你和你大哥一个样！”

他不想再理小康，转身欲回病房，被常小康一把扯过：“给我听好了，我没我大哥那样好脾气，我警告你，滚回美国去，蒋芸姗是我的！”

蒋器大怒：“你神经病！”

常小康真红眼了：“你他妈才是疯子！今天我要让你知道，常小康想要的女人，上海滩没人抢得过我！”

他一把扯过蒋器，抡了半个圈，将他推顶在墙上，出拳向他腹部一通连击！蒋器猝然遭袭，呻吟着弯下腰去。常小康以为已制服了他，得意地松开手，复踢了一脚，不料蒋器只晃悠几下突然站直，抡圆手臂就是一记上钩拳，常小康眼一花牙根一酥，立刻找不着北了，连退几步，竟一屁股坐在走廊的地上。

蒋器挥拳威胁地晃了晃：“想追我表姐，先来问问蒋器的拳头答应不答应！”

实际上，两人的实力不相上下，小康的实战要比蒋器遇到的多，只不过他在学校仗势欺人时都是拉帮结伙，还没有过单打独斗的经验，吃了一回亏便不敢再追，也不想蒋芸姗面前出丑，狼狈不堪地捂着脸向后退，发狠道：“姓蒋的，你给我等着！”

这一宿常小康没敢回家，因为他的脸肿得高高的，实在没法见人。所以，他并不知道妈妈是如何地盼星星盼月亮地等他回家，只为了要他知道，他大哥也开天辟地受到父亲责罚了！

常公馆。

书房的时钟慢慢敲响了八下，常小健仍然跪着，越来越感觉头晕目眩，攢了攢力气喊道：“小宇！”

厅里所有的人都在为常小健发愁，小宇更是急满世界乱窜，一会儿到门口看看是否有车回来，一会儿又到书房前听动静。只有白冬虎

忠心耿耿地搬了把椅子守在书房前，尽职尽责地扮演着社团总执事的角色。虽然如此，心也在惦记着小健，听到喊声马上招呼小宇：“快，阿健叫你！不过你不能进去。”

小宇跑过来高声应着，只听见里面小健在问：“厅里边都有谁？是不是还都没吃饭？”

阿芳也跑过来，趴了门急声道：“阿健，阿健，告诉芳姐，你怎么样？”

常小健大声道：“芳姐，不用管我！我，我在这里面看看书，没什么事的。”

小宇道：“健哥，你挨了那一棍子没事吧？头还疼不疼？”

常小健正是感到头部不适，他生怕叫家里人担心，厉声喝止：“小宇！快让干妈芳姐回去休息。不然我出来找你算账！冬虎叔你也劝劝她们，叫她们不要等了。不然，我可就要出来了！”

白冬虎忙道：“千万不要出来，天哥回来就更生气了。小宇，照你大哥的话去做！省得阿健再挨训。”

听到外边静下来，常小健心中稍安，他之所以还固执地跪着？是有和父亲赌气的成分在内，父亲从未有过的暴怒深深刺痛了他的心。夜深了，父亲一直没回来，他的头开始发涨，没吃一点东西却一再反胃，他觉得，墙上那座精美的瑞士钟转得越来越慢，眼前的景物一阵阵地模糊，脑后火辣辣的胀痛消失了，一切都麻木起来，旋转起来……

吴浩海今天满心不痛快，坐在公司里憋了一上午，下午趁乱街上转了一圈儿，满世界都是警察，只少他一人。他仍留恋着他的警察生涯，可是，他现在的身份是老百姓，耳里听到的全是对警察的骂词。一旦看到自己追求的理想，不光震慑不了黑暗势力，也并不为老百姓所拥戴理解，他的痛苦就有了更深一层的意义。这一点，常小健看得再清楚不过，他不得已才留在忠义社，他始终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他一天也没见到小健，想找他说说知心话，却也不愿意去常公馆，怕碰见常啸天。他自己找了个酒吧，借酒消愁，酒醉后拉了身旁的酒鬼胡聊了半宿，迷迷糊糊地把钱全扔在那里才回家。心急如焚的小宇在公寓门口堵住他，劈头盖脸先是一通埋怨，又一顿哭诉。他听了大怒，借了酒劲儿和小宇回到公馆，径直向书房走，一路走一路喊：“阿健，出来！阿健，你给我出来！”

白冬虎从椅子上惊醒过来，看看时钟已指向凌晨一点半，再闻到吴浩海一身酒气，急忙格住他：“阿海，天爷放话让小健自省门规，任何人不许进去！”

吴浩海眼睛充血，直着脖子大喊：“自什么省？常小健，你出来，出来！”

白冬虎心道小健好不容易把吴妈和阿芳劝上去，这酒鬼半夜三更又来闹个没完，成心搅到全家不得安宁，他挥起一拳将吴浩海打翻在地，低喝道：“醉鬼！撒野也要看看地方！”

吴浩海被打得愣眉愣眼，酒醒了三分，指了门问道：“是不是天叔一夜不回来，你就一夜不放阿健出来？”

白冬虎点头道：“对，家有家法，门有门规，天哥的话谁敢不听！”

吴浩海咬牙站起来，一把抓住白冬虎的手，回头向小宇道：“你还不开门把人放出来！任谁怪罪下来都有我吴浩海顶着，反正我没入门！”

第四十八章 重施惩戒（4）

白冬虎大怒：“嗨！跟我较上劲了！早想教训教训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师徒两人说话间便拆起招来，白冬虎正值盛年，又是吴浩海的入门师傅，功夫和力气自然都不会输给他，可吴浩海在警察特训班学到不少西洋拳法，这样一来，两人便势均力敌，幸好常公馆的大厅够他们施展，只是一些家具惨遭飞来横祸。正打得难解难分之际，忽听那边小宇拍门声转大，声音都变了：“健哥，你快叫海哥停下来，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应一声吗，再不说话，我开门了！”

外面打得这么热闹，常小健不可能没有半点反应。吴浩海首先醒悟，停下手喘息着和白冬虎对视，两人都觉不对，齐奔了过来。白冬虎站在门前犹豫了一下，吴浩海一把拽开小宇，猛地拉开了书房的橡木门，里边黑着，模模糊糊中一个人头栽在地上，一动不动，透成一个奇怪的形状。

白冬虎马上开灯，小宇连滚带爬扑过去：“健哥别吓我们，你这是怎么了？”

常小健脑伤发作，口唇干裂，鼻息滚烫，已经开始高烧，被架起来清醒了一霎，无力地甩着，口中喃喃道：“不，我不起来，我跪给爸看……”

白冬虎呆在原地，看着他们两人把常小健架出去。正在这时，常啸天回到家中，在大厅门口余怒未消地吼：“是哪个敢在这里上演全武行？白冬虎哪去了？”

没有一个人回应他，常啸天发现情形不对，抢入问道：“怎么弄成这样子？”

吴浩海冷冷道：“阿健跪了一整晚，晕在地上，他们还说要等你回来才放出来。我觉得人命关天，就逼着开门了！”

小宇跟着挺身道：“天爷你罚我吧，健哥真是挺不住了！”

常啸天根本听不进他们在讲什么了，上前一搭儿子额头，心乱如麻：“快，快抬上楼去！小宇去把老谭接来！”

小宇顶着满天星星飞车接来谭亭山，医生只看了一眼交代快找冰块，他给常小健含了口表，挂上听诊器，吩咐解开衬衣，小宇紧张得直哆嗦，扣子也解不开，常啸天一把推开他，亲手一颗颗解开衣扣。

常小健对身前一切浑然不晓，高烧中仍在断续地呓语。

谭亭山做完检查，又看了看表，摇摇头，问身边的吴浩海：“大公子近期可得过什么病吗？”

吴浩海只知道健哥为他挨过刀，其他哪里答得上来，还是常啸天接过来答道：“他身体一向很好，不像小时候那样多病，回上海后从未生过病。”

“常患伤风感冒的人是不易得大病的。大公子从不生病，一旦病起来，就会来势汹汹。这体温太高了，再不降下去，怕是要烧坏脏器。另外，他身上有几处外伤，如果像这位小兄弟所言，他脑后挨了那么重的一棍，起码要有中度以上的脑震荡！”

“老谭，会不会留下后遗症？”

“不妨事！他是脑伤并发的高烧炎症，我已给他用药退热。另外再给他开些治跌打的中成药，和针剂并用，注意好生静养，半月即好，我白天再来！”

等打了针喂了药，已是天色微明。

吴浩海、小宇都去送谭亭山，小健的卧房内只剩下三个人。

白冬虎一直在离床远一些的地方站着，始终没说话，此时突然开口：“天哥，你清楚小健没做错事！你从小给我们讲江湖道义，阿健是去救人，你怎么罚他跪了一宿？”

常啸天坐在椅上盯着昏睡的儿子，像在自言自语：“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我是为他好！”

白冬虎爆发了：“为他好？都怪我太听您的话了，再晚一点就出事了！阿健是我从乡下带来的，你要是嫌弃他，我带他回去！”

常啸天惊讶之极，转头怒视，压低声音喝道：“混蛋，跟我这样讲话！”

白冬虎叫他看得低下头：“天哥，我想不通！当年我们帮东北人抢军火，后果比这次严重得多，你不光去救我们，还念我们有伤在身从轻处罚，怎么这一次对阿健就这样狠？”

常啸天皱皱眉：“你累了一天了，回家休息吧！今天我心很乱不想多说，明天你陪我去见美国人，我还有件要紧事和你讲。”

白冬虎现在一心全在小健身上，站在床边不走：“阿健醒了，你准备怎样？”

常啸天不想他会这样执拗，愤然反诘：“小健是我儿子，你想我会怎样？”

“饿什么筋骨，劳体肤！”白冬虎只言片语地重复着：“天哥你学问大，说的话我不全懂，可是……”

“我实话告诉你，小健和你们当年不一样，他将来要掌管社团的，行事必须?方寸，这样冲动只会害了他！”

“要是当社长这样辛苦，我看不当也罢！”

常啸天大摇其头：“唉，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子是我一手带大的，这么多年我对他怎样你都看在眼里吗！行了，这次就算我做错了，今天的事全都不许说出去！还有，你给我同大海那个浑小子讲明白，不许他胡说八道，尤其不要告诉吴妈！”

“吴妈？”白冬虎给说愣了。

常啸天有些臊眉搭眼：“这老太太我惹不起，要叫她知道今晚的事，非唠叨死我不可。”

其实，不光是白冬虎，常小健也不能理解父亲的心情。他长这么大，第一次被父亲当众光火，又用了耻辱的方式惩罚他，所以，经过这一夜，他和父亲的感情便有些疏远。常啸天也感觉到了，虽然儿子第二天早上醒过来，仍然尊敬地叫爸爸，问他昨天一晚到哪去了，是不是还在生他的气，有没有按时吃药。可常啸天仍看到，小健那双清

澈的眼睛里，少了平常的亲昵和信任，多了些躲闪和生分，也许，还有些许畏惧。

常啸天很想拉住他的手，像清晨单独陪伴他时那样，轻抚他的额头，掀开被子察看他身上的伤痕。小健刹那间也有过冲动，想伏在父亲怀里哭一场，可他们都控制住了。房间里人很多，惠若雪、徐丽敏和闫意她们走马灯一般一个个来探病，小宇和浩海跑前跑后，吴妈和阿芳一直近身照料，反复给他擦着跌打药酒。

父子各有心事，都沉默无话。他们谁也想不到，这个无心系下的结，竟然再无机会打开。

从常小健房间出来，常啸天看到了管家吴妈，叮嘱她多做上好的补品。吴妈虽然不知道全部真相，也觉得干儿子受了莫大的委屈，便有些不高兴。

常啸天见老太太阴着脸，眨眨眼：“吴妈，你是在和我生气吗？”

吴妈边走边叨叨：“不敢不敢，常爷一发脾气，府上的猫呀狗呀的都不敢叫，我们下人又敢说什么？”

常啸天笑起来：“骂得好，舒服！”

吴妈停下来：“阿健是个讲道理的孩子，不会无缘无故去惹事。多懂事的孩子，你关他一夜不让他吃饭，现在生了病又想起进补！”

常啸天道：“唉！老子教训儿子是天经地义，怎么不对的反倒成了我？吴妈，你偏心！”

吴妈瞪他一眼，下楼去了，公馆上下，也就这老太太敢和常啸天来上几句。

第四十九章 风波再起（1）

劳斯莱斯在路上疾驰，常啸天坐在司机小魏的后面。

“还在生气吗？”常啸天板着脸孔问副驾驶位上的白冬虎。

“不气了！”白冬虎答得很干脆，他是直肠子，看出天哥有悔意，早已原谅了他。

常啸天却哼了一声：“你不气该我气了！信不信我要赶你走？”

白冬虎嘻嘻笑了，却发现常啸天还板着脸，笑容慢慢僵起来：“天哥……”

常啸天把一份质地粗糙的小报塞到他手里：“看看吧！”

白冬虎接过来，前后翻着，不解地问：“什么东西？”

常啸天帮他把报纸翻到一个版面，指着上面：“这是从苏北带过来的，是共产党占领区的报纸。上面这个人名字和你父亲一模一样，看看，照片上的人和你也很像！”

白冬虎如梦方醒，抓着报纸的手抖了起来。他的母亲、妹妹全在十八年前那场瘟疫中丧命，当兵多年的父亲也断了音讯。他被常啸天带到上海时年龄尚小，连父亲的样子都记不得了，只记得父亲的官名。常啸天曾帮他在家乡寻找，可一直没有结果，这件事就成了社团人人皆知的一桩憾事。大家都猜想这些年战乱四起，白冬虎的父亲也许早在他乡做了炮灰。而在白冬虎的心里，早已经把常公馆当了家，把天哥当成父兄，没想到在他而立之年，又得到了亲生父亲的消息。

常啸天看着他：“如果他真是你亲爸爸，还是个不小的官儿呢，可惜在陕南。说说看，你怎么打算？”

“我找他去！”白冬虎毫不犹豫。

“好！不过眼下正在打仗，那边恐怕不好过去，要不要再等上一段时间？”

白冬虎抬起头，眼泪在眼眶转着：“不，我现在就走，不管在哪里，不管有多危险，我都要找到他！”

“行行，你别着急，我替你安排……”

白冬虎的心情如此迫切，让常啸天始料未及。白冬虎在上海生活了十多年，现在更已经成家立业，居然看到一张报上的照片，就立刻决定去敌占区寻父，这使他想起了小健，他隐隐感觉到，有朝一日小健得知了身世真相，他们父子将要面临的也许是更加的淡漠和疏离。一旦他身份变成义父，小健也许会离他而去。他突然有了种莫名的恐惧。到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很怕失去小健，他从心底里不愿失去小健。他二十年苦心栽培、悉心呵护下长大的孩子，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六月的学潮弄得风声鹤唳，宪兵和警察开始了连日的大搜捕。小康更加有理由不去上课，他天天泡在水叔的场子里，挖空心思翻来覆去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报复。妒火和怒火被同时点燃，爆发力是惊人的，何况，身边还有阿水叔这个打气筒。

在忠义社的叔伯中，阿水对小康最好。阿水的生意全是娱乐场所，小康爱玩儿，自然愿意接近阿水，阿水也真愿意满足他，常常带了小侄子寻刺激。在他的心目中，天哥的这个亲生儿子心思单纯，喜怒哀乐皆形于色，深对他阿水的脾气。小康常常把在大学里的事讲给他听，让他帮忙出主意。阿水也把小康的事儿，当乐子讲给天哥听，所以，常啸天知道儿子的一些行迹，多半是来自阿水一张没遮拦的嘴。

同样是侄子，常小健给他的感觉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阿水倒也不是讨厌常小健，从小看着长大，也知道他厚道义气。可一想起这后生年纪轻轻，就已经内定为天哥的接班人，而且聪明过分，总带着洞悉一切的自信，那种少年老成、含而不露的威压让他满心不舒服。常小健对女人一贯淡然的态度也让阿水很看不惯，觉得他装模作样，不像天哥、小康那样真情真性容易接近。所以，尽管小健对他既往不咎，还尊敬有加，可他却始终耿耿于怀，难以像小时候那般喜欢他。

大上海舞厅下午一般都很肃静，只有一群舞女在走台。常小康欣赏着草裙下的大腿，手里还端着酒瓶和一只高脚杯，小小年纪已经深谙借酒浇愁之道，一下午又喝了不少酒，美女一下场，他使用身体挤开了水叔的办公室，歪歪斜斜坐倒在椅中。

唐辕恭维地笑道：“二少爷，您脸上的伤已经全好了，可以回家了。天爷好几天不知道你去了哪里，一定担心了！”

常小康手一挥：“没事，我大哥病了，我爸他还来不及、顾不上管我。我心烦，在这儿多待两天。”一仰头又是一口酒。

阿水咬着一只长烟嘴，担心地盯着他：“阿康，你少喝一点！我看你脸色不好。水叔告诉你，女人和酒属一类，原本是叫爷们儿们消遣着玩的，可不能用来伤身！”

小康有些心烦：“水叔你不是心疼酒了吧！”

阿水大笑：“狗咬吕洞宾，水叔是心疼你！我这两天听出来了，那姓?的女人小小年纪就这样风骚，连你大哥都能被她勾上。依我对女人多年的经验，弄不好和那个什么表哥已经有一腿，早就是个残花败柳，这种女人，你也不必太痴情。”

常小康叫他说得发了一会儿呆，突然趴在桌上无声地哭起来。他还不愿这样想蒋芸姗，那毕竟是他的初恋，是他心目中纯洁的女神。可是，在他开始感觉失败的时候，水叔的话的确说中了他的心事。现在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对爱情的追求真如大哥所言，只不过是情窦初开一个美好的幻梦，梦终归是要醒的。他现在清醒了，悔恨地想起为了这个女人，他险些同大哥失和，最终他们兄弟俩谁都没有得到她，倒叫一个阴阳怪气国语都说不通的蒋器近水楼台捷足先登。而他和大哥竟然还分别吃了他的苦头。大哥那次在圣心教堂无端受辱是为了成全他，而他一想到自己被蒋器打翻在地的耻辱场面，就恨入骨髓。这是他平生第一大恨事，他现在只想喝了蒋器的血。

“水叔，我咽不下这口气，我想杀了这小子！”他用酒杯墩着阿水的大办公桌，高脚断了，手扎出血来。

阿水看到小侄子为情逼得如此痛苦不堪，再想起自己这些日子的遭遇，拍了桌子道：“敢和天哥的儿子过不去，就是跟我阿水过不去！水叔给你砸扁那小子，让他后悔吃这么多年米！”

常小康出了血，酒醒了，垂头丧气道：“水叔，算了，那小子是美国国籍。”

阿水笑了：“美国人算老几？现在全国反美，弄死他都找不着主，只当杀鬼子。阿辕他们办这种事很在行的，你把心放肚子里吧。”

第四十九章 风波再起 (2)

常小康忽地来了情绪：“水叔，我不想让他死。你有没有办法，我要他破相出丑，譬如要他一只手一只脚，或者一只眼睛什么的。对，要眼睛！这小子的眼神太讨厌，就要他眼睛！”

唐辕担心道：“二少爷，斩草一定要除根。你这样一来，岂不是给人家留了把柄。”

常小康兴致已经上来：“你怕了，怕了我自己干！”

阿水这几天因为天哥做主处置了小报主笔，气势正盛，大声道：“好，阿康有种！你自己去挖他招子，我叫阿辕多带人帮你，包管让你出这口气。阿辕，完事叫小弟扛一下，反正不会是死罪。”

唐辕点点头，又问小康：“二少爷，这小子现在在哪里，要不要探探他的底？”

常小康开始嫌他啰唆：“不用，我想办法引他出来。你只管多带人！”

唐辕还在看着他的老大，直到阿水点头道：“就听阿康的。”才领命走出去。

常小康跟着拿起了桌上的电话。

蒋芸姗确实不是听话的女儿，伤刚刚好一点，就吵着要回学校。蒋湛这一次说什么也不容她再胡闹，父女便在医院里吵了几次，最后，还是蒋清做主，把这个宝贝侄女接回了清园别墅。蒋湛夫妇也借坡下驴，乐得女儿和蒋器多多相处。最近，蒋家人已然看出来，一对小表姐弟默契了许多，正朝着他们想象中发展。

蒋芸姗实在想念同学，更急于知道外面的消息。可是，她很快发现情况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她给何苍劲挂电话，不论是白天还是深夜都无人接听，她给自己的教授挂电话，师母告诉她教授已经被宪兵带去问话，还说大学里抓了不少学生，叫她千万要小心，不要轻易出门。蒋芸姗如何坐得住，一定要回学校看个究竟。

姑妈百忙当中，和她郑重地谈了一回话。

“姗儿，你的事我从未管过，但这一次不一样。你爸爸打电话来说，家里那边已经有警察去过，现在政府正搜捕漏网的学运分子。姑妈这里相对安全，你一定要躲过这一阵风头！我也不允许你叫蒋器阿斌他们去给你打探什么消息。你应该学姑妈，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不要给亲朋惹来什么麻烦，这是做人之本！”

话到这个程度，近乎严厉。蒋芸姗默然，她知道姑妈说得有道理。但像这样天天吃完就睡，无所事事，也确实把她给闷个够戗。姑妈这次回来仍旧忙忙碌碌，但显得心情很差，大概是最近中美关系正在低谷的缘故吧。整个清园里，只有蒋器兴趣盎然，天天捧着画板绘而不倦，声称他的《蒙娜丽莎》要在这个夏季诞生。蒋芸姗配合得一塌糊涂，蒋器也不生气，除了画画就是天天买报纸给她看。上海已有数家报馆因报道学运而被查封，现在各报全对五二零和六五学运三缄其口，要么只字不提，要么泛泛而论，毫无前一阵言论自由的景象。

这一天，蒋芸姗正在烦躁，电话铃响了，用人出去买菜，蒋器一手油画色跑出来接电话，只听了一句，便捂了听筒奇道：“是那个常小康，他怎么知道你在这里？”

蒋芸姗更是莫名其妙：“不要理他！”

蒋器笑道：“我倒要听听他有什么事！”

他那天在医院教训常小康的事，只字未向表姐提起，所以，对这个电话有另一种惊讶，心想这姓常的脸皮可够厚的，只听了一会儿，就忍不住哈哈大笑，对了话筒道：“你要请我们吃饭？和平饭店？你不是生病了吧？”

蒋芸姗一阵心堵，向蒋器大摇其手，意味放下电话，蒋器却还笑着听热闹，突然捂了话筒向表姐：“他说请客的是他大哥。”

蒋芸姗一听火更大，腾地站起来从蒋器手中抢过话筒：“小康同学，谢谢你大哥的好意。恕我不想奉陪！”

蒋器又接过话筒：“听到了吧，我表姐不想见你！收线了！”

放下电话，铃声又响，如此三番，常小康不达目的不罢休！

在他眼里，蒋芸姗不出来，他的计划只是失败了一小半，最重要的是把大仇家蒋器揪出来。他开始在电话里挖空心思花言巧语，先对那天在医院的行为大行道歉，然后连用激将法：“蒋兄是不肯原谅我们，还是觉得我们面子不够大？大家都是男人，不要把一些芝麻小事放在心上。中国人常说不打不相识，多个朋友多条路。我大哥就很有风度，一再夸奖你，对你老兄佩服得很！你一点面子都不给，太说不过去了吧，怎么说我也是你表姐的同学呀！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讲呢！”

蒋器的性格洒脱，在美国朋友本来很多，只是在国内时间太短，除了寥寥几个美术同道，还真没什么朋友，经不住这一哄一激，一口应下：“好！就和平饭店，五点半，不见不散。”

蒋芸姗制止不及，皱眉道：“阿器，你和他们不熟，这兄弟俩人品也不是很好，为什么不回绝？”

以蒋器美国式直来直去的脑袋，还想象不到公众场合晤面会有什么危险，他好胜道：“你以为我真要和他们做酒肉朋友？我是……”

他原地转了几圈才辛苦想出一句：“那个什么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表姐者也！”

蒋芸姗瞠目结舌：“呀？你还会说古文！”

蒋器得意洋洋：“我会偷师！你和蒋清午餐时候讲的吗，你说学生们反美扶日是民众的心声，蒋清就说你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南京政府者也。对了表姐，醉翁是什么？是一个酒坛子吗？”

蒋芸姗大笑到肚痛：“哈哈，我可真见识到什么是囫囵吞枣、望文生义了，阿器你可真有一套！”

蒋器不理表姐，兀自顺着自己的思路走：“常家兄弟跟我摆风度，我就让他们见识一下美国男人的风度，酒可以喝，表姐吗——坚决不让！”

蒋芸姗笑不出来了，想到蒋器竟要去赴常家兄弟的晚宴，尤其是要和常小健见面，不知为什么，她隐隐有些不安，上上下下打量着表弟：“阿器，和平是全上海最出名的饭店之一，你穿成这个样子……”

七月流火，上海的天气闷热，蒋器又整天都在挥汗如雨地作画，所以只穿了短裤，他聪明地反问：“怕我丢你的人？”

蒋芸姗愣了一下，头摇成拨浪鼓：“不是不是，我是怕你连门都进不去。”

蒋器明白，表姐嘴上不说，心里很在意自己和常家兄弟的会面，他用了安慰的语气：“放心，蒋器从小就被别人追着喊帅，只有你这个冰美人才看不见，今天我就屈尊扮个绅士，绝对不会输给那两个臭小子。”

蒋芸姗脸有些红，作势举手要打，蒋器夸张地叫着救命，闪身跑上楼去。

蒋清从外边回来，见儿子穿戴一新，从她手中接下汽车钥匙一溜烟儿跑出去，急忙问侄女：“这么晚，阿器要去做什么？”

她是怕自己痴情的儿子真叫蒋芸姗迷昏了头，再给卷进政治事件中去。

第四十九章 风波再起 (3)

芸姗答道：“阿器去和平饭店，有人请吃饭。”

蒋清大感惊奇：“新鲜！他要去饭店！我还以为他这几天光吃颜料，不吃饭了呢！”

姑侄俩齐声笑起来，蒋家人都知道，蒋器画画会不吃不喝拒绝任何打扰，是个纯粹的画呆子。

姑妈也带回许多英文报纸，蒋芸姗粗粗一翻，多半都有学运的报道，不由感激地去亲了姑妈一下。

蒋清道：“这可是我从美国海军基地拿到的，帮你解解闷！今天下午，我陪你爸和美国轮船公司的人谈一笔大生意，可惜不顺利！”

“可千万别谈成了。这个关口，爸爸怎么和美国人做生意？”

蒋清大不以为然：“和美国人做生意的大有人在，今天我们蒋家的泰利遇上了两个强劲对手呢！姗儿你怎么染上了偏执的坏毛病，从抗战开始，美国人就飞机大炮的支援，战后又送来数十亿的贷款帮助重建，不能因为学生有一点不满就以偏概全，一概抹杀吧。”

蒋芸姗笑着反驳：“姑妈说的我都不否认！但是你们帮助的是一个荒唐的政府，这是助纣为虐。”

两人说得心平气和，政见不同可并不影响她们的感情。因为蒋清毕竟是美国人，而且也爱中国，有了这样一层身份，她的观点在蒋芸姗这样年轻人的眼中，还是可以理解的。蒋芸姗并没发现姑妈今天有着异样的激动，而是坐下来如饥似渴地翻阅外文报纸。她读得很仔细，有生疏的词汇就请教姑妈。这当中，她们简单地进了一个西式的晚餐，因为少了蒋器，气氛就沉静了许多。

饭后，蒋清端了一杯咖啡：“姗儿，刚好阿器不在，我有件事情一直想问你的意见。”

蒋芸姗从报上抬起头，眨着大大的眼睛问：“姑妈，什么事情这么神秘？”

蒋清凝视着她，仿佛在看二十年前的自己：“你觉得器儿怎么样？”

蒋芸姗认真评价道：“很可爱！男孩子所有的优点，他几乎全都具备。”

蒋清点点头，对这个评价，她心里往外感到满意：“姑妈想这次把你带出国去。”

蒋芸姗笑了，随即很坚决地摇摇头：“我不去。”

“为什么？”

蒋芸姗态度庄重：“姑妈，你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我听您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将来总要叶落归根。我现在还留着您年轻时代的一首英文诗，你把自己比作一叶飘萍，我倒想劝劝您不要再回美国了。”

蒋清很冷静：“中国战乱频仍，内忧外患，并不是一个适合生存和实现理想的地方，我想给你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你这样的脾气性格和这个社会太不相容，总是会 and 危险相伴。”

“可这里毕竟是我们的祖国呀！为国家富强为民族解放赴汤蹈火，这样的事业从古至今就是伟大神圣的。我很乐观，相信中国会好起来的，而且就快好起来了。现在的压抑和苦难，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民主的潮流浩浩荡荡，腐朽和没落的政府必定垮台，顺应时代大潮，马上就会有一个自由、独立的新政权出现。姑妈，您等着瞧吧！”

蒋清并不为她的热情所感，叹了口气站起来：“姗儿，姑妈这一辈子除了自己的事业，最大的愿望就是器儿能够学有所成。他不负我望，已经在美国有了两次成功的画展，可以说是小有名气，以他现在的发展看，完全有可能成为一名成功的画家。我和他的事业都在美国，所以我们一时半会儿都不会回来。我之所以要你去美国，其实是缘于一个很自私的想法，就是器儿一直希望和你在一起，而我也有个希望，想今后的日子里，你和器儿会双双陪在我身旁。”

蒋芸姗完全懂得姑妈的意思，不由脸色绯红，低下头，无意识地翻着手中的报纸。

蒋清敏锐地看着她的表情，知道她已经听进去了，手端咖啡走到落地窗前，眺望重重云彩中隐现的一抹夕色，感慨道：“我从法律界起家，又不期然成了社会活动家。现在很多人都称我为中美交流的使者，没人说你姑妈不爱国。我爱美国，也爱中国。我既可以留在国内，也可以永远生活在国外。这么多年的创业奔波，国家在我眼里界限并不分明。我觉得你也应该有这样一个胸怀。你自小到大天资聪慧，一直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蒋家的后一辈中，姑妈曾经最看好你，可是现在却很担心，你还这么年轻，就把时间和精力全放在社会工作上，未免有些天真，也对自己不负责任。姑妈第一次上法庭为人辩护是在二十四岁，我已经大学毕业，那时国内很少看见女律师，轰动一时。现在想起来，后悔得简直不得了，因为那完全是少不更事，只靠头脑一热就赤膊上阵，没有你祖父的势力支持，我肯定要失败。女人不是不可以搞政治，但应该拥有更雄厚的个人积累和资本，才能有最后的成功。姗儿，□现在离毕业还有两年，应该学有所成再谈其他。姑妈举自己的例子就是为了要告诫你，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你得先具备挑战命运的实力和底蕴。你自小跟姑妈在英国读小学，现在姑妈要带你去美国念完大学。我相信你的未来不会比姑妈差，更相信你和阿器会是最具才华和最令人羡慕的一对儿。”

蒋清都被自己感动了，相信这样的推心置腹也同样会打动侄女，缓缓回过头看去，却见侄女定定地看着一份报纸，像要把它吃进去一样！

在一份几日前的《字林西报》上，蒋芸姗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容，她把眼睛揉了好几遍，才确信自己没有看错，是他！常小健！他被几个军警扭住正在喊着什么，下面有一行再简单不过的说明：“一个见义勇为的年轻绅士的下场。”

蒋芸姗明显听见自己的心在怦怦跳，呵！他居然也在同一天，和她在同一个队伍里同呼吸共抗争。对了，蒋器说过见到了他，他还打听过自己来着。一张新闻图片把少女心中已然死掉的那个人又清晰地

唤了回来，尽管曾经无情冷漠地伤害过她，但蒋芸姗庆幸自己毕竟没有完全看错他，他还算是一个有热血有侠骨的青年！

第四十九章 风波再起 (4)

“姍儿，你有没有听姑妈讲话？你发什么呆呀！”蒋清端详了侄女不快地问。

蒋芸姍下意识把报纸贴上了胸前，歉意地冲姑妈笑了笑，飞身来到电话前，一手抓起话筒，同时迅速看了一眼时钟，五点十五分，也许他还没有离开家吧。

她纤长的手指飞快地拨动着，她居然还记得那个电话号码。常公馆。

常小健已经整整五天没下楼，家里的女人们先是严禁他下床，等他好一些又不许他出卧室，天天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连刮胡子剪指甲都由芳姐包办代替，吴妈天天要亲自看他喝进那些亲手做的补品才放心。他今天执意要下楼用晚饭，用人们一路看见他，全笑说大少爷瘦了，常小健摸着脸，哄着吴妈：“干妈，这回真的有胃口了，我一定快点吃胖。我爸呢？”

老管家吴妈站在楼梯口，脸上没有惯常慈祥的笑容，表情奇怪，说话竟有些嗫嚅：“常先生打电话说要晚一些回来。阿健，你身体好些了，干妈有件事……想对你说说看。”

常小健只顾想事，并没注意老太太的异样神色，他想爸爸这几天一定忙着和美国轮船公司的人接洽，因为很少听见他在家，他和父亲的心结还没有打开，所以听到晚饭见不到父亲，反倒觉得解脱。弟弟小康对父亲的那种种惧怕，他开始有所理解。正在这时，大厅的电话铃响了，接听的用人大叫：“大少爷，你的电话。”

常小健向吴妈摆摆手，紧走了几步去接电话，他感觉到身子还是有些虚飘，接了电话就势陷坐在沙发中，刚听了一句，就直起身：“蒋小姐，是你，你没事了吧？”

电话的另一边，声音客气而郑重：“对不起，今天没有接受你的邀请，特意打个电话向你致歉！”

常小健扶着额头左右看看，确信不是听错：“这个，蒋小姐，我有些不明白，你说我……邀请……你？”

蒋芸姗奇道：“是啊！常小康半小时前来电话，已经叫走了我表弟阿器，怎么你会不知道？他可说是你请客！”

饶是常小健再聪明，也不禁如堕雾中目瞪口呆了，他沉思了一下道：“蒋芸姗，等下我联系你！”说完，先行挂断了电话。

蒋芸姗听着话筒中的忙音，一脸茫然。

常小健头一个反应就是找姆妈，一扭头正好看见她抱着咪咪下楼来，正笑嘻嘻地向他问候：“啊呀，阿健……”

常小健站起来劈头打断她：“姆妈，小弟呢？”

惠若雪放下了波斯猫：“小康这几天一直没回来，说是在阿水那里，可能他还不知道你生病。”

“姆妈，你告诉我小弟和蒋芸姗到底怎么样？现在小弟还在追求她吗？”

惠若雪被他的一通突然发问搞得有些难堪，面色也跟着沉下来，含糊答道：“谁知道呢，还好吧。”

常小健已觉出不好，坐下来挂通了阿水的电话，听着听着，眉头越皱越紧，问话的声音也一声比一声严厉急促。

全家人都在看他，惠若雪更是死死盯着他的表情变化。常小健放下电话，抬起手腕，雷达表的分针已指向二十，他起身向忠贵大叫：“快！车钥匙！”先一步冲出门去。

第五十章 狭路相逢 (1)

蒋器吹着口哨潇洒出车，身着一件欧式古典风格的白衬衫，宽大的袖笼、宽大的衣襟扎在西裤中，让他有一种中世纪青年的风采。他步履轻快走上和平饭店的台阶，将车钥匙抛了一个弧线给迎面上来泊车的小侍，耳听到一声巨响，回头看，他那部奥斯汀的车窗已经粉碎！

“哈哈！”大笑声中，这场戏的导演常小康出场了。

他从饭店里迎出来，一下一下地拍着手，看着被刀架上脖子的蒋器，他真是开心死了！这是他第一次在学校以外的地方耀武扬威，地点显眼，场面隆重。他身后站了大帮唐辕的手下，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做无法无天，随心所欲。他兴奋地想，水叔只不过是父亲手下，就如此威风，爹和大哥一定排场更大。

唐辕看他只顾高兴，适时在耳边提醒：“二少爷快点，说好了十分钟！”

常小康点点头，先指了那部车：“这车太显眼，再来两下！”

奥斯汀的前盖和风挡玻璃在乱棒的围攻下瞬间瘪下去。

冰凉的刀锋还在颈下，双手被狠狠地反扭在身后，蒋器骨子里潜在的剽悍血性一时全被激发出来，他愤怒地大喊一声，甩开制住他的两条大汉，向前冲去，全然不管颈上被刀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常小康看着他白领染血狂冲过来，不由后退了好几步，幸而唐辕挡在身前。

作为风雷堂二当家的唐辕，今天根本没打算亲自动手，眼见蒋器一路逼上来，骂一声：“饭桶！”急切之中从旁边抢过一把刀，指上蒋器的头。

蒋器顶着一把雪亮的刀，仍不停步，头上也被开了一道血口，一时三人叠成一串，唐辕和常小康一路后退，堪堪要到饭店的旋转门前了。唐辕气坏了，这小子完全一副玩命的架势，把他这个老江湖都逼

得手忙脚乱，一急之下真想捅了他。好在他还算冷静，知道不能在这种地方杀人，手下冲过来，七手八脚逮住了蒋器，将他按在地上。

唐辕缓了口气，擦着汗冒出一句：“还他妈挺有种！”正是连赞带骂了，突然手中一动，竟是小康要夺他的刀，他急忙放手。常小康持刀蹲在蒋器身边，一把揪起头发，刀面平拍上脸：“姓蒋的，你有种，你厉害！不过今天你玩不过我，信不信我会一刀剃下你的狗头，啊？”

蒋器毛发皆炸，随口骂了一句，常小康听懂了这句美国粗口，握着刀一拳砸去，蒋器鼻子一酸，血蹿了出来。他怒视常小康，深悔自己没听表姐的话。不过，他还心存侥幸，觉得顶多是挨一顿打，他颇为男子汉地想，既然已是自投罗网，挨打也一定要挺住，不能让常家兄弟小觑了自己。

唐辕的手下怕时间拖长了出事，开始乱出主意：“辕哥，开打吧，还等什么，断他胳膊还是断他腿？”

“二少爷，打完了再把这小子扒个猪猡，吊到那根旗杆上，丑他一丑？”

“对，连裤头背心也给他剥光，让他来个裸体大展示。”

唐辕也觉这个主意不错，点头道：“好！”

谁知常小康并不满足，呼地一下站起：“不，我说过，要废他的招子，把他拖起来！”

蒋器虽不明招子为何物，但已经寒毛大开，勇气全消，拼命喊起来：“来人呐，救……！”命字还没出口，喉咙早被扼住。

常小康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换了一把尖尖的匕首，明晃晃地举上来，在蒋器左右眼之间来回晃着，蒋器面肌痉挛，闭紧双目，刀俎鱼肉，任人宰割。

突然，当啷一声，已触到眼皮上的锐利刀感消失了，周围静下来，蒋器只觉得自己的喘息声一下变得很响。他慢慢睁开眼，额上的血糊住了眼睛，视力有些模糊，只意识到一只手在眼前一晃，下巴被扶起来，有手帕擦过他的眼睛，又按上他颈部。

“放开他！”声音低沉，略有些沙哑，但很有震慑力。

蒋器的双臂一下子自由了，视线也清晰起来，他下意识地用手按上那方手帕，还没抬头看清楚，手帕的主人已背向他面对常小康去了，声音还是低沉有力：“小弟，胡闹！”

不用看也知道是常小健现身了，蒋器厌恶地把手帕甩在地上，傲然直起身，不屑看这兄弟的红白脸二重唱。

大哥从天而降，常小康有些惊讶，唐辕等人也都呆呆而立。常小康呆了半天，猛地反应过来：“大哥！怎么你忘了，这小子打过你！他前几天还打我。他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这也是在替你出气呀！”

“别说了！”常小健厉声喝止，“先回家去，这里有我。”

常小康看看大哥又看看蒋器，不甘心地发作了：“大哥你别拦我。这小子坏透了！他和蒋芸姗那个臭婊子眉来眼去不说，还下手打我，这个仇我一定得报！”

蒋器没听完就暴跳着冲过来，常小健这一回没再客气，伸手格住了他。蒋器推了几下，突然发现昔日的手下败将臂硬如钢，自己竭尽全力也挪不开他的一只手！

常小健赶来后言行之中立场已明，唐辕开始惴惴不安，解释道：“小老大，是水叔让我们帮二少爷的。”

常小健向他道：“我知道，我和水叔已经通过电话，这件事到此为止，你先送阿康回家去。”

“是！”唐辕恭敬地答道。

常小康见大哥横空出现，情势急转直下，连唐辕都见风使舵急着要溜，他可真急了，大叫道：“我不管！今天我一定要出这口气！”说着又捡起长刀扑过来。

常小健见弟弟状近疯狂，握住他的手腕，只一扭，将刀拿在手中，交给了唐辕。常小康眼见蒋器紧紧盯着他，有恃无恐的竟像是换成他了，实在咽不下这口气，隔了大哥又要打。常小健回身张臂截抱

住弟弟，更担心蒋器乘乱再上，混乱之中向唐辕喝道：“拽住阿康，不要让他再任性！”

常小康双臂被把得生疼，气得心颤颤的，狠狠推开常小健，又甩开唐辕，一赌气冲下台阶。唐辕不敢追，只看常小健，直到常小健侧头命令他追上去，才挥手让手下发足去追，又转身向常小健讨好地耳语道：“小老大也快走吧。我们和条子讲好的十分钟。”

常小健看一眼蒋器：“你们先走。”

唐辕指指蒋器，声音转大：“留几个人吧，这小子挺他妈凶的！”

常小健摇头断然道：“不用，都走！”

眼见常小健干净利落地打发走了所有人，蒋器才知道，自己先前是小看了这个人，也小看了常家的势力。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不知道这阴恻恻常家老大要如何发落他，却见常小健温和道：“走，先去医院吧。”

蒋器从危险边缘走了一转，直至这时方信常小健是来救他的，但一想他和常小康毕竟是亲兄弟，怎样也感激不起来，哼了一声，转身向下走去。

第五十章 狭路相逢 (2)

车已经被砸得不成样子，蒋器拉了几下也没能拉开车门，怒火中烧一拳砸上车顶，窗子又稀里哗啦掉下来不少碎片。人群围拢过来，惊奇地看着，啧啧感叹着，窃窃议论着，蒋器恼怒地向众人喊道：“看什么，走开！”

一急之下，他又说起了英语，马上有两个警察提了警棍现身，盯着他问：“喊什么喊什么？说人话！”

“洋行坐久了吧，是不是不记得自己是中国人了？”

蒋器低头看见衣衫被染得鲜红，开始觉得伤口痛，有气无力道：“我本来就是美国籍，我要报案。”

表弟的话终于应验了，围观的人群开始发出一片轻笑：“噢！原来是个美国人！”

“洋鬼子！怪不得，打他的肯定是学生！”

警察也带了一种忍俊不禁的样子，学着他的腔调点头连珠炮似的发问：“美国人，很好！你要告谁？砸你车子的人？还记得他的模样，认得他吗？”

蒋器点着头，却不敢再开口说话，警察又笑问旁边泊车的小侍：“哎！你一定看见了，说说刚才是怎么回事？”

“看见了，他们打架吗！好像这位先生睡了人家的女人吧！”

小侍和警察早被唐辕收买，两下一唱一和，人群发出阵阵哄笑，蒋器感觉被戏弄，握拳大叫：“你们是一伙的，都走开！”

常小健居高临下将一切看在眼里，摇摇头快步走下台阶，不由分说拽过蒋器，强行拉进自己的车中，边启动车子边道：“不要赌气！你流了很多血，先送你去医院。你的车是阿康弄坏的，我们会赔给你。”

蒋器从未受过这种奇耻大辱，气到全身发抖，看也不想再看常小健一眼。

蒋器额上、颈上各贴了一大块纱布，像个伤兵一般歪着头进了清园别墅。常小健跟在他后面，看见有两个女人同时跑出来，其中一个竟是蒋芸姗！常小健想不到会见着她，不由怔了一下。

蒋清只顾看儿子，一迭声地问：“器儿，怎么会这样？怎么流了这么多的血？伤在哪里？快给我看看！出车祸了吗？”

蒋器一时不知如何说起，摇头推开妈妈的手：“我没事！”

常小健一时没猜出蒋清的身份，还以为她是蒋器的姐姐，见她如此紧张，就欠身道：“蒋器是叫舍弟打伤的，说起来真是万分抱歉。伤口已经在医院处置过了，好在医生说伤口都不深，已经打了预防感染的针，明天再去复诊，应该没什么大碍！还有，府上的汽车也有些损伤，我们会做出赔偿的，还是让蒋器先休息一下吧。”

蒋芸姗也扑过来，一口一口抽着冷气，轻抚着表弟的伤口：“是常小康吗？阿器，他竟然敢打你？”

蒋器被表姐温柔的一抚，又看到她惊愕的模样，心里痛快不少，皮肉之苦也减轻了许多，嘴上却哎哟哎哟地叫起痛来。蒋清看在眼里疼在心中，目光锐利投向常小健：“你是谁？你弟弟又是谁？怎么如此野蛮？”没等回答，又向蒋芸姗道：“姗儿，你认识他们？”

蒋芸姗冰雪聪明，如何猜不出个中缘由，脸一红只点头说不出话来。常小健看出她尴尬，抢着答道：“我叫常小健，我弟弟和蒋器大概是有些误会，总之今天的事情是太对不起了，我代小弟向你们道歉！”

蒋芸姗满心歉疚地扶表弟坐下，用人拿来干净衣服，她小心翼翼地帮他脱掉血污的白衬衫：“很疼吧？都伤了哪了？”

蒋器坦然接受表姐的照顾，又委屈又愤怒：“今天幸亏你没去！他们好多人围攻我，用刀逼着我，还要挖我的眼睛！你这个同学简直是法西斯、黑手党！”

常小健实在不愿看这种场面，便道：“如果没什么事，我就不打扰了，明天我派人来处理这件事情。告辞了。”

他刚一转身，就被蒋清高声喝止：“这位先生留步！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事情的起因我且不管，可令弟的行径令人发指，已经对我儿子构成人身伤害，这件事决不可以私下了结，姗儿，给我打电话报警！”

蒋清的律师气派登时镇场，常小健站住，连蒋芸姗也站了起来，愣愣地看着姑妈。

蒋清双手发抖，显然怒到极点：“光天化日之下聚众以多欺少，人打成这样道一声歉就想了事，简直滑天下之大稽！我岂容这种为非作歹之徒逍遥法外！这件事我还要交给领事馆，让他们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我倒要问问上海市政府，大学生反美扶日，居然反到我头上来了，我看这个罪名令弟背得起背不起！”

这个咄咄逼人的女人居然是蒋器的母亲！常小健暗自惊讶，在他的眼里，蒋清也就三十出头的样子，他一下想起蒋芸姗曾经对他提过一个能干的姑妈，没想到今天狭路相逢？他赶紧道：“伯母，您最好不要报警，我保证今后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而且，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做出赔偿，我今天到贵府来就是表示我们家的诚意。”

蒋器也站起来，息事宁人道：“妈，算了吧。我们犯不着同这种人计较。”

他怕事情闹大，势必要牵扯表姐，况且，他也承认常小健确实是有道歉的诚意。

蒋清不依不饶，声色俱厉：“计较？器儿，我是在后怕！你看看自己有多危险，那伤口再深上一点就是动脉，你就没命了！一定要抓住凶手绳之以法！姗儿你还不打电话，难道要姑妈亲自打吗？”

常小健眉头越皱越紧，他开始觉出这事情棘手，弟弟真闯了一个大祸。他一没料到蒋器是美国国籍，更没料到他的母亲竟是如此厉害，事到如今，他本不想说的话，也只能说出来了：“伯母，不知蒋器说过没有，在此之前他打过我，和我弟弟前几天还在医院拳脚相向，不过前两次吃亏的是我们，这一次就算是大家扯平而已，您最好不要搞到

报警那样激烈，这对我们双方都没有什么好处。如果真到那一步，以后再发生什么事情，恕我不能保证了！”

话软中有硬，颇带了几分威胁的意味。蒋芸姗气不能抑，对常小健刚刚复生的一点好感又荡然无存，她站起来揶揄道：“姑妈，您一直生活在国外，大概还不知道上海滩上大名鼎鼎的忠义社吧？在中国一向权大过法，这位常公子和他的弟弟可不是警察能制服得了的！我看我们还是准备诉状吧，怕是要您亲自出马，和他们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呢！”

这话说得如此尖刻，常小健心中立刻掠过难以名状的痛感。他看着蒋芸姗，她正和自己的表弟比肩而立，两人都是一脸清傲，她生气的样子也俏生生的。小健想自己从警车旁抢她出来时，曾抱着她跑了很长的一段路，从那时起，他已经确知自己那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只可惜再也无法当面表达，以前有弟弟，现在又多了个蒋器，而弟弟又深深地伤害了蒋器，他现在硬着头皮开脱善后，自己都觉得不齿，想必蒋芸姗对他的轻视与反感，将根深蒂固永无改变了。

他胸中郁闷，转身快步向外走去，忽听一个冷冷的声音从身后响起，像硬器突然划过玻璃：“等一下，我们的话还没说完呢！”

常小健再次止步，有些不耐烦地回过头来，看见蒋清正死死地盯着他，那种眼神他从未见过，真正是古怪之极，凌厉之极！他等着她说话，蒋清却不着急，走到茶几前，拿了一只细长的烟，一边点一边背对他问：“你是常啸天的……儿子？常小健？”她跟着转身，再次死死盯住他。

第五十章 狭路相逢 (3)

常小健见她毫不费力地说出了父亲的名字，心中自豪，肯定地点头。蒋清脸上掠过一阵轻微的抽搐，但马上恢复了原状，嘴角上翘：“打蒋器的是你弟弟？是常啸天的亲儿子？”

常小健莫名其妙，不置可否。蒋清爆出一阵轻笑：“哈哈！常啸天的儿子同我的儿子打起来了！这真是一宗世界上顶顶滑稽的事情！”

蒋器和蒋芸姗都觉出她的异样，惊讶地对视着，蒋清将整支烟在烟缸中果断按灭，向他们命令道：“你们上楼去，我有话要同这位小常先生谈。”

蒋器和蒋芸姗狐疑着离开客厅，常小健似乎有些明白，试探着问道：“伯母，您认识家父？”

蒋清还在笑，只不过笑得很难看：“常啸天吗，天下谁人不识君！老上海谁个不知哪人不晓！你今年该有……二十岁了吧！”

常小健心中一震，又是一个冲口便能说出自己年龄的女人！

蒋清开始肆无忌惮，积怨如倾流入海的浦江水，一发不可收拾：“他没白养你，你出落得蛮像样吗！你长得很像你故去的父亲！”

常小健异样地提起眉头：“你说什么？”

蒋清突然显得惊讶：“怎么常啸天到现在还没告诉你吗？还是你姓惯了这个常字，已经不愿认祖归宗了呢？”

这一回听得分明，常小健呼吸一下急促：“对不起，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要告辞了！”

楼梯拐弯处，蒋芸姗向表弟着急地招手：“阿器，你听姑妈在说什么？”

蒋器停下脚步，也好奇地和表姐一起听着。

蒋清的声音清晰地传上来：“看我真是糊涂得可以，常啸天的名头这么响亮，不知多少人要拜在他的门下，你自然会舍不得这个名分！

不过，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出身都不肯面对，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蒋清越讲越镇定，最后竟悠然坐上沙发。

常小健只觉得她气得失常已经口不择言，抬头向楼上：“蒋器，芸姗，你们来劝劝伯母好吗，她好像情绪不大对！”

蒋器探身瞪了常小健一眼，急忙下楼来坐在母亲身边。蒋清已顾不上避开儿子，指着常小健笑道：“有问题的是你不是我，我先问问你，你知道你母亲是何人吗？”

“我妈在我出生没多久就辞世，我自然不会见过。伯母，不要再卖关子，您到底要说什么？”

蒋清悲天悯人地点点头：“看起来，你还真是不知道你是谁，真可怜！你过来，坐下！”

蒋清越平静，常小健心中的疑窦越大，他已经彻底为这个美丽夫人的神色所迷惑，连她的神情都觉得似曾相识，他没想到这是由于蒋清很像姆妈惠若雪的缘故。突然间，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袭上心头，他走过来坐下：“伯母，您知道我亲生母亲的事情，是吗？”

“还有亲生父亲！你不姓常，姓林！你的父亲叫林健，你母亲是护士，叫钟月儿！”

蒋清终于讲了出来，她一字一句咬牙切齿，她仿佛面对的不是一双年轻的眼睛，而是十九年前那个自以为是的男人！他让她痛苦绝望地去了异国他乡，他让她孤独凄惨地诞下儿子，今天，他还在用自己的财势和她的家族争夺生意，还用自己教育出来的凶悍儿子欺负她的儿子！她终于找到一个报复的绝佳机遇，要不是蒋器受伤，这林小健又假惺惺来道歉，她还真找不到这样一个机会！真是老天有眼，二十年，这个傻小子居然还不知自己是谁！

儿子的血让她彻底失控，她觉得就是为这一天，她的仇恨才有了长达十九年的煎熬与等待，现在，是到了发泄的时候了！

常小健的呼吸停滞了，全身的血液也似乎凝固了，他的思维也出现了混乱，他站起来喘息着摇头：“不可能！不可能！你在撒谎！”

他嘴上这样讲，心中却在认同着这样几件事，钟月儿，护士，这和那位徐夫人讲得一模一样！林健，林健更是确有其人，不就是那个衣冠冢上的名字吗？！

蒋清冷酷的声音又响起来：“你父亲和常啸天本来是异姓兄弟，他们一起闯上海，一起打天下，常啸天被同门陷害，却怀疑你父亲背叛他，失手向你父亲开枪，把他打伤致死。他把你接来养大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他把你抱到上海时，你母亲已经死于瘟疫，你当时一周岁还不到……”

蒋清说着说着，十九年前的情形又历历在目，她就是为了眼前这个人才失去她年轻时代梦寐以求的一场婚姻。十九年里，一个场景反复在梦境中出现，白色的婚纱化成漫天的雪片，似乎正铺天盖地向她落下来，落下来……

“求求你，不要再说下去了！这不是真的，我不要听，不要听！”小健疯狂地揪住头发，他已经开始承认这件可怕的事情，直觉在告诉他，一个高贵若此的夫人，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编出这样的弥天大谎。

闪电骤然在窗外闪过，灯光暗了一下，雷声紧跟其后，蒋芸姗不由靠在楼梯的栏杆上，在她眼中，常小健的头发在闪电中根根竖起，而姑妈的脸却正在扭曲着一种奇异的笑。蒋器已经变成了一只大号的呆鸟，他的中文听力发生了问题，只能吃力地扭着受伤的脖子看来看去，费力地琢磨着妈妈的话意，雷声一过，他终于忍不住用英语喊起来：“妈！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这不是小事情！”

蒋清看也不看儿子：“我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我是为这位公子不值！二十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可怜可悲！”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您是谁？”常小健咬着牙，腮上的肌肉不住地颤动着。

蒋器此刻真的觉得常小健很可怜，他上前想要安抚他，又不知说什么是好，蒋芸姗也快步走下楼来。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你姓林，这个事实没人能改变！包括常啸天！他没福气有你这样的儿子，你和他只该有仇恨而不该是亲情。这件事你可以去问问邵晓星、陈阿水，还有那个司机，当然，如果他们还都活着的话！”蒋清律师出身，确实口才出众，几句话就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更避开了常小健的质询。

常小健推开蒋器的手，夺门而去。外面的暴雨还在酝酿当中，闪电和闷雷间或地闪响，他飞奔过一条窄长的石巷，手臂抖动着开车门，拧了几下，钥匙竟折在锁孔中，他用肘砸开车窗，伸手进去强行拉开车门，等蒋器和蒋芸姗追出来时，他已将车子启动，箭一般冲入夜幕之中。

“他不会出事吧？”蒋器茫然无措地问表姐。

蒋芸姗没回答，她开始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只觉得心怦怦乱跳。

蒋器又自慰道：“我想大概不会。这人还算有教养。我去年当众打过他一拳，他根本不还手；今天蒋清这样说他，要是放在我身上，我一定不会就这样走掉。他好像和他弟弟不一样，并不像你形容的那样。要不是知道他欺负过你，又是常小康的哥哥，我都快对他有好感了……”

他还未讲完，蒋芸姗突然疾跑起来，急得他大叫：“姗姐姐，你要做什么？”

他连叫了几声没叫住，雨下了起来。

第五十一章 反目成仇 (1)

常啸天回到公馆还在生气。他今天一整天都心情极差，因为天华和美国轮船公司的生意砸了。他本来自信以天华在全国机械制造业的领先地位，接下这笔大订单应该易如反掌，可小健病后，他亲自和美国人接触多次，却久攻不下。直到今天，他方得知，上海又冒出两家和他们抢生意的，一个是黄浦泰利实业公司，一个是振笙贸易公司。他不担心杜月笙的振笙公司插手，老杜产业势力虽然遍及全沪，可单在工业制造方面远不如他，他在意的是黄浦泰利，因为它的后台老板叫蒋湛，他的妹妹是蒋清！

山不转水转。蒋家的人他已经快二十年不见，并不是没缘得见，而是因为他刻意回避。他发过誓，永远不和蒋清的家人打交道。他得知这个消息，立刻在公司大发无名火，继而牵怒在家养病的大儿子，要不是他替大学生强出头，耽误了那天和美国人的谈判，结果也许会大不一样，至少不会像他这样为些个陈年旧事心存顾忌，瞻前顾后。一桩大生意必定要放弃了！

他最近常常控制不了脾气，回到家中，见用人都在贴墙走，见了活像老鼠见猫，上来伺候脱衣的福贵也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刚开始急雨入窗，几个用人一拥而上，手忙脚乱地关窗掩门，大厅内乒乒作响，一派忙乱。

他皱起眉来，厉声喝道：“都慌什么！吴妈呢？”

没人知道吴妈去了哪里，常啸天又问阿芳：“怎么样？”

阿芳知道是问小健，赶紧低眉顺眼地说他出去了。

听说大儿子离家，常啸天更加不快，追问去了哪里。阿芳说不清楚，惠若雪在一旁站着，突然掩口失笑：“阿健该不是又去找那位蒋小姐了吧？他刚刚可是接了一位小姐的电话。”

常啸天想不到居然听见这样一桩大新闻，而且出人意料地出自惠若雪口中。这位夫人固然俗不可耐，但却从不开大儿子的玩笑，他便

有几分上心。阿芳今天看出他的火气蛮大，也不去触他的霉头，赶紧吩咐开饭。惠若雪一副司空见惯的样子，稳稳坐于丈夫对面，无论在家中地位如何，她这个夫人的位置都是铁打不动的。吴妈只是个用人头儿，阿芳也未登堂入室，只是保姆身份，她们都坐不到这张饭桌上。

惠若雪舀了一碗人参鸡汤，却不急于喝，一点点地吹着，眼睛老是向外瞟。她在等一出好戏，她刚才的几句已经为这戏敲了开场锣，多年没唱戏了，大幕拉开之前还是稍有紧张，好在是演员出身，她不会怯场，还带着几分兴奋。

常小康气喘吁吁地进了饭厅，先叫了爸爸妈妈，接着问：“大哥呢？他没事吧？”

常啸天看也不看他：“大学生都闹完了！你不好好上学，回来做什么？”

惠若雪嗔笑：“啸天，你总是不关心康儿。他这些天一直在阿水那里帮忙，大学里头早就停课了。”

常啸天看看小康：“好，好！学会罢课了！你刚才问你大哥做什么？他生病好几天了也没见你回来看看他。”

常小康道：“大哥病了？不会吧！我和他刚才还在和平饭店，他很好哇！”

常啸天奇道：“和平饭店？你大哥到那里做什么？”

常小康突然低下头：“爸，是我错了！其实，我是照水叔的话去做的。哪知大哥发了那么大的火，差一点要打我，真把我吓坏了！”

常啸天越听越糊涂，放下碗箸，以手支桌，像审犯人一样直视儿子：“搞什么鬼？你和阿水又搅在一起有什么好事？”

常小康斜一眼妈妈，看见鼓励的目光，就硬了头皮把台词背说出来：“大哥看上了我同学蒋小姐，谁知这蒋小姐脚踏两只船，和她的表弟早有一手。那表弟仗了他是美国人，狂得不得了，当众打过大哥，还对我动粗。我气不过就请水叔去教训那小子。谁知大哥今天接了蒋

小姐的电话，反而赶到和平饭店去救他的驾，还骂我不懂事。我说不过大哥，阿辕他们也怕大哥，就都回来了。”

惠若雪自知不能演得太过分，要懂得见好就收，便指着儿子训道：“你大哥做事情比你有分寸，用得着你去为他强出头。快吃饭，今后管好你自己，少惹你爹生气是正经！”

常啸天听得毫无头绪，厉声唤来阿芳，劈头就问：“怎么阿健在外面交了女朋友，我却不知道！”

阿芳一着急便不会讲话，眼看常啸天盯着自己，双手乱摆：“阿健不会的，不会的……”

惠若雪看不惯冷笑一声：“阿芳你怕什么？阿健生得面孔漂亮，人又能干，自会有女孩子喜欢。你不是还接到过这位蒋小姐的电话吗？”

常啸天狐疑地看着阿芳，见她突然满脸通红，心里便有九分相信了惠若雪的话，一推碗箸，饭也不吃了，起身走出饭厅。

阿芳狠狠瞪了惠若雪一眼，噙泪回房生气去了。吴妈撑了一把伞从外面进来，鞋子、衣服都叫雨水打湿。她小声叫着常先生赶过去，常啸天也没理她，径直走进了书房，把书房门重重关上了。

被关在外面的吴妈满怀心事，欲言又止。

饭厅里。常小康小兔一样跳在妈妈身边：“妈，怎么样？”

惠若雪心疼地将汤推到儿子面前：“成了。依你大哥的脾气，断不肯说出你和那姓蒋的丫头的事来。退一万步讲，他就是逼急了说出来了，也没什么，这件事情就是他做的没道理吗！自家兄弟还胳膊肘向外拐！你水叔也很生气，说好了会为你开脱遮掩。这一关算是躲过去了！妈可就为你挡这一次，以后，不许你再为女人惹乱子！”

“少和我再提什么女人！”常小康有些悻悻然：“我早就忘了她了！”

“也好，一个大姑娘家抛头露面的，又勾三搭四，听声音就知道是个狐媚子。这种家世的女孩子上海多的是，不愁找不到好的。妈早想

劝你了，你年纪还小，玩玩可以，可不要太认真，痴情只会害自己，就像妈这样。”

常小康不由心烦：“妈，这可不能相提并论！你是女的，我是男人！”

“感情上的事情是不分男女的，反正痴情没有好下场！”惠若雪想起了师弟罗凤扬。

风雨雷电交加，夏季的第一场台风将要登陆。

常小健失魂落魄地走进书房。

常啸天见他脸色苍白，脚步软弱无力，确像大病未愈又情场失意，心里的怒火便如岩浆滚滚而起，一轮新的火山喷发了：“回来了？你还知道回来！”

常小健机械地停下脚步，直直地瞅着父亲的脸，似乎要在那上面寻找什么似的，看得有些贪婪。

常啸天只顾自己生气，根本没察觉儿子的异样：“六月五日你为什么和那些学生掺和在一起？说！”

常小健不答。

第五十一章 反目成仇 (2)

常啸天越发生气，讽刺道：“是去众里寻她了吧？”

常小健仍是一言不发。

常啸天以为被他说中了，逼问道：“你违背我的话，就是为了一个女学生，阿康的那个同学？”

常小健丝毫不为之所动，一脸漠然。

常啸天当他默认，痛心疾首：“你真有出息，英雄救美！为了个女学生神魂颠倒，丢人现眼。你太叫我失望了！你又在和平饭店充英雄，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江湖义气，什么叫做兄弟情义？你这样当老大，怎么能叫兄弟和手下折服？我告诫过你多少遍了，女人这东西，万万不能沉迷进去，再则只会遗患无穷。你为什么听不进去，为什么偏偏要和我对着干！”

常啸天比比画画，边走边喊，声音大得把雷声全压了下去，整个公馆全听到了他的雷霆万钧。

常小健仍沉默着，像石像一般屹立不动。

家人都给喊出来，吴妈、惠若雪、阿芳全到了书房门口，用人们也聚在一起探头探脑，支起耳朵听着。常小康一吓之下腿肚子又开始转筋，生怕大哥把实情说出来，连惠若雪也开始后悔，她没想到丈夫居然会发这么大的脾气，在她的记忆中，连小康都没挨过这样的训斥。

外边站满了家中的女人，大儿子非但不服软，连句像样的解释也没有，常啸天更觉颜面无光，一指指在常小健鼻尖上：“混蛋！跪下！”

常小健动了一下，和父亲四目相向，僵持了几秒钟、常啸天真的忍无可忍，走过去重重地踹在常小健的膝弯，常小健不由自主跪下去，双手撑地转头怒视，几天前那个屈辱的夜晚又清晰再现。他此时

此刻已经丧失了分析能力，脑中只盘旋着一句话：“他不是你父亲！不是你父亲！”

吴妈首先跨入扑上前来，拉往常啸天的手臂：“常先生，小健还没好利索，别打他呀！”

阿芳也跟进拉住小健：“阿健，你说话呀，快告诉你爹你和那个女孩子没什么的！”

惠若雪也急了，抢进来大声道：“福贵，快扶大少爷上楼去！啸天，你也消消气，有什么话等阿健病好了再说也不迟吗！”

常小康已溜至客厅门口，随时准备逃之夭夭。

“好，扶他起来，让他解释！”常啸天见所有人都来为小健求情，觉出自己又冲动了，语气缓和下来。

常小健用生硬的手势制止了阿芳和福贵的搀扶，他眼睛冒火，一字一句地像是在对自己说：“我开始明白一件事，半个小时前，我怀疑过，现在，我不怀疑了！”

常啸天开始觉出他神情有异：“你说什么？”

常小健咬牙，石破天惊：“我不是你儿子！”

常啸天头轰地一下，心脏猛一收缩。客厅和书房死一般地沉寂下来，反衬出窗外风雨大作的声音。常啸天开始觉得胸痛，他迟疑了一会儿，费力地张开口，声音绝望到连自己都觉得不真实：“谁告诉你的？”

常小健对他太了解了，此言一出，他已经不再怀疑，这件事是真的，是真的！他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非问明白不可：“谁告诉我不重要！我只要你告诉我，林健是不是我亲生父亲，我妈是不是叫钟月儿？”

常啸天蓦地背转过身去，他实在不愿意看到那陌生冷酷的眼神，只是疲惫地点头。

常小健旋即站起，声音转厉：“我爸是你杀死的！是不是？”

“不是！”常啸天猛然转回来，几乎是在嘶喊，“你是怎么听来的，啊？”

“不是？”常小健打断了他：“你敢不敢说二十年前，你没有开枪打死林健！”

“我，不，不！可是……你听我说，不是这样的……”

常啸天自诩一生做事无愧于心，只有林健的死始终是他心中一处伤疤，今天被林健的儿子血淋淋地揭了开去，而他又是毫无准备，竟似被逼乱了阵脚一般语无伦次。

常小健自认为已经找到了全部答案，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他的思维已经出现了障碍，理性已不复存在。他一手揪住父亲的衣襟，疯狂吼道：“够了！你骗得我太苦了！二十年了，二十年我一直在认贼作父！”

他从怀中掏出准备好的一把枪，逼上常啸天的头。

书房中一片大乱，阿芳哭喊着跪下去拖住常小健的腿。

“认贼作父？”常啸天重复了一遍，面色赤红，眼神有些像喝醉了酒一样，轻蔑又迷茫，“那你就开枪吧。”

常小健的太阳穴在嘭嘭地跳，像要爆炸，他受不了这种眼神，看不得他这个样子，他知道自己扣不下扳机，他下不去这个手！亲生父亲还？一个刚刚成形的概念，形象更是遥远模糊，而眼前这个仇人，却活生生地给过他二十年的父爱。

他垂下手，常啸天伺机挣开，狠狠一记耳光：“滚！我再不要见到你！”

阿芳从地上站起来，连滚带爬地同惠若雪把常啸天扶到沙发上，吴妈几乎瘫在书房门口，好在有福贵扶着，浑身哆嗦道：“阿健，你……你可不能杀常先生，你……你快走吧！”

常小健再次举起枪，目光移向屋中所有人。所有的面孔全是惊诧、恐惧和气愤，熟悉的家人一下子变得那样遥远陌生，让他感觉自己像是一匹狼，孤独而仇恨。想到被这个家蒙蔽了二十年，悲苦和愤

慫便再次充溢了胸膛，他狠狠咬唇，掷枪于地：“我走！我不会就这样算了！”

他大步向外走去，没人敢阻拦他，也没人留下他，他就这样走入了上海六月的疾风暴雨之中。他知道，这个家已经不属于他了。

常啸天瘫在沙发上，一动不能动，面色渐渐变得铁青，他的心脏病发作了。还好除了信任的大儿子外，还有个福贵知道他经常服用一种急救药，急忙给他从袋中取出来送服下。常啸天的意识渐渐恢复过来，他的手神经质地颤抖着，这个打击对他来说是惊心动魄的。他曾为告知养子的身世秘密，做过很多打算，但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会有这样一个结果。只有几个心腹兄弟才知道的秘密，竟被林小健提前获知，而且被人如此恶意地扭曲了真相。难道他辛辛苦苦、费尽心力养大的孩子就这样与他势如水火，反目成仇？

“小健！”他近乎白痴一样东张西望，像做了一场梦，“小健！健儿呢？健儿到哪去了？”

惠若雪和阿芳面面相觑，一起扶住他，感觉到他手脚冰冷。常小康大着胆子道：“爸，你刚把大哥打跑了，他还拿枪对着你，你都不记得了吗？”

第五十一章 反目成仇 (3)

“我？我打小健？”常啸天懵懂地看看自己的手，似乎费了很大力气才想起他确实打了小健一巴掌，动容道，“我怎么会打他！”

常小康见父亲眼珠充血、神情古怪，说话颠三倒四的样子，心中害怕，也上前扶父亲：“爸，您病了吗？不要吓我们！”

“这还不都是叫你大哥给气的！”惠若雪摆出了女主人的架势，直起腰向福贵吩咐道，“快，把老爷搀到楼上去，叫人看好门。这爷俩儿好好的，今儿个这是怎么了，什么认贼作父，这都是从哪说起呀？阿健一定是得了失心疯！”

“你给我住嘴！”常啸天愤然看着妻子，用力站了起来，向吴妈吼道，“快，通知所有人全出去给我找阿健，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回来！”

吼完这几句，他又虚弱地跌坐回椅中。他感到气闷头晕：“都出去，出去！让我静一静，好好想一想。不对，怎么会这样子的……找阿健回来，找他回来……”

惠若雪见他的情绪极不稳定，时而像发怒的雄狮时而又像脆弱的病人，拉了儿子悄然上楼，心中既害怕又痛快。

常小康盯着母亲问：“妈，大哥真不是爸亲生的吗？”

惠若雪眼睛发光，语气兴奋：“你爸风流成性，过去的烂事情，谁拎得清爽？”

“不对吧，爹对大哥那么好，那么器重他……”

“我也正稀奇呢！这事体可大，在这种节骨眼上，千万别去惹他。哈哈！”

惠若雪已回到卧室，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

“妈！您怎么了，这个时候还笑得出来？”

“你大哥和你爹搞成这样，咱们的出头之日到了！”

“妈，大哥会去哪里呢？我也要去找他。”

“找？你这阿木林！他走得越远越好，永远不再回来才叫阿弥陀佛。我们就在这等，叫你爹爹好好想，使劲骂。他气过了恨过了，就该知道谁和他是真正的一家人、一条心了！”

阿芳和吴妈都被逐出书房，这两个女人现在都在担心常啸天。吴妈双手合十，小声念叨着：“老天爷，菩萨呀，睁睁眼吧，保佑先生、保佑这个家平安无事。这都是怎么了？”

阿芳不敢做声，低声啜泣着抓住吴妈的手：“我看先生的脸色好难看，他不会有事吧？”

吴妈两掌一击：“快找三爷和水爷！”

大雨滂沱，狂风大作，常公馆灯火通明，人出人进，用人打着各种各样的雨具纷纷出门，开始漫无目的地寻找出走的大少爷。惠若雪在楼上偷笑，阿芳在楼下啜泣，吴妈晃着一头白发，在电话旁焦虑地询问打电话的用人：“是三爷吗？让他快来！快！”

雨幕中，一双眼睛在远处冷然注视着常公馆纷乱的一切，黑色的雨衣紧裹着他的身躯，显得精干剽悍，已经不年轻的脸上，挂着一丝冷酷的笑。

蒋芸姗坐在黄鱼车内，四下逡巡着雨中街道，从姑妈家到常公馆，又从常公馆回到姑妈家，她知道这种寻找多半徒劳，但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她清楚记得常小健曾说过多么崇拜父亲，她觉得常小健肯定会大受打击，她不知道姑妈为什么会这样做，虽然她也痛恨常家，但对常小健还是心存恻隐，她想一回姑妈家，就马上给常家挂个电话问问情况。

黄鱼车拐入小巷，瓢泼大雨中，一对男女撑伞在巷中，像在寻找什么。

蒋芸姗没等车停稳就跳进雨中，惊喜地大喊：“田冰！李大哥！”

田冰回头看见好友，脸上立刻笑开了花，急忙跑回来用雨伞罩住她，她的男友李丁跟着走过来。

田冰话如蹦豆儿：“蒋芸姗，你姑妈家真难找！太好了！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你上了黑名单了，现在大逮捕，好多同学都被捕了。你一直没有音信，医院家里都找不到你，别提我们有多急了。还是李丁想起你有个姑妈，他还真有办法，弄来这个地址，我们赶紧过来通知你。”

李丁的样子要比田冰还要紧张，抢过话头：“组织上告诉我们，关进监狱的同志极有可能经受不住考验，供出我们的真实身份。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最好能先隐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学校在当局的压力之下，大概会处理我们，书是暂时念不成了。”

蒋芸姗只觉得寒意从背后袭来，默默地点着头，听李丁又在急急地问：“你还知道别的同学的消息吗？我们要尽量多通知他们，免得特务抢先一步。”

蒋芸姗真是不知道，摇摇头，突然想起什么来：“快，先到我姑妈家躲雨，慢慢再说。这么多天没有你们的消息，我都想死你们了！”

李丁突然拉住她：“不了，蒋芸姗，还有事问你。你知道何苍劲躲到哪去了吗？”

何苍劲是上海地下党领导学运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也直接负责他们的工作，听到李丁用这种语气说起他，蒋芸姗一愣。李丁忙解释：“组织上怀疑他被捕叛变，所以在找他的下落。”

又是一记闷雷，蒋芸姗整个人都木了，田冰推推她，她才清醒，还是李丁在说话：“找到你，就算完成一件大事，还有两名同学需要通知，我们要连夜找到他们。”

蒋芸姗想了想，看看表果断道：“我也去，我和阿冰算一组，咱们兵分两路，分头去通知。两小时后在这里会合，今晚阿冰就和我住在一起。”

看到李丁有些踌躇，蒋芸姗解释道：“我姑妈是美国人，身份又特殊，她有外交豁免权，家中军警不会轻易进来，所以李大哥，你不用担心你的冰冰。”

李丁在交通大学，和田冰都来自山东，志同道合。本来李丁今年就要毕业了，没想到卷入这场大劫之中。蒋芸姗和他早就相熟，忙乱之中不忘玩笑，李丁立刻同意了蒋芸姗的提议，三个人一同向巷外走去。

这时的蒋芸姗，已经顾不上常小健的事情了。

小健在漫天大雨中跌跌撞撞，雨水一股股地从头上流下来，鞋子里也注满了水。他几近崩溃，不知道该去哪里。有一瞬间，他甚至忘记了自己是谁，为什么会在大雨中踽踽独行。

第五十一章 反目成仇 (4)

我是谁？林健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常啸天为什么要杀他？为什么把我放在身边养大？一连串的疑问在他脑海中七缠八绕，他平生第一次觉得自己脑袋不够用，攥着拳头迷失在风雨中，整条街道上全是他撕心裂肺的呼喊：“我是谁？告诉我！谁能告诉我！”

有几辆逆风的黄鱼车艰难驶过，却远远绕过他，以为遇上疯子，几辆汽车从他身边疾驰而过，溅起泥水在他身上。其中一辆车中坐着黄省三，阿三不知常公馆到底发生了多严重的事情，心急如焚地催促着司机，根本没去注意风雨肆虐中的年轻人。

他不知道，他与这位侄子将永远无缘再见！

林小健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件事，他要弄清楚他是谁。凭了最后的一点清醒，他踩着疾流的雨水，一鼓作气向前走，他朦胧中记得那座叫清园的别墅，那里面有位雍容华贵的夫人，她知道他身世的全部秘密，她一定会告诉他。

夜九时，蒋芸姗和田冰下了车，走进小巷中。雨小了些，淅淅沥沥的，长长的静巷空无一人，只听到两个女生的凉鞋在水中吱吱作响。

蒋芸姗连日来只是想念同学，此刻得了机会赶紧问：“快说说，小简怎么样？”

田冰道：“还好，游行中也受了伤，现在可能被她哥哥接回家了。好在她只是外围，不像我们这样引人注目。现在各个分局关了不少被捕的同学，警察正一一核查身份，他们也关不了多长时间，多半交了保就会放出来。”

蒋芸姗不再说话，心中想着斗争的残酷和环境的险恶。

田冰看看她：“你那天最危险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进飞行堡垒了。你当时的样子别提多吓人了，一脸全是血，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想想真后怕，你那时已经暴露了身份，抓进去肯定就完了！”

蒋芸姗点头：“多亏了阿器，他冒险从海军司令部开出一辆车来，才把我给救出来。想想真可笑，我们反美扶日，我倒要靠美国人的车才逃出中国警察的追捕。”

田冰大笑。

蒋芸姗道：“当时的场面真是热血沸腾，我要是清醒着决计不能走，宁可坐牢去！也许，今天你就看不见我了，我就和刘教授一起在提篮桥唱囚歌了。”

田冰敛起笑容：“刘教授还好，他只是同情学生，写了一些文章。你不一样，你是上海学联的负责人，现在我们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组织上指示我们要积蓄力量，以图大业。”

“积蓄力量，以图大业。”蒋芸姗默默咀嚼着这八个字。

田冰忽然想起来：“芸姗，常大哥怎么样了？”

蒋芸姗一时没弄清她所指，怔了一下。田冰奇道：“常小健吗！怎么把救命恩人都忘了？”

蒋芸姗恍然，奇怪田冰这个时候还有心情搬出一年半前的旧事来开心，她的思维马上又跳回到常小健身上，凝神不语。

田冰继续赞道：“常大哥真不错，称得上是热血男儿，响当当一条好汉。我们都猜过他或许是同志，可看他的家世和身份又不太像，男同学都很崇拜他呢！阿姗，过去我错怪你了，还是你有眼力！”

蒋芸姗听得越发糊涂，如堕雾中，她实在想不出常小健缘何能被田冰大加夸赞，刚要说话，突见两条黑影蹿出来，喝到：“站住，别动！”

两个女生吓坏了，同时尖叫，雨伞落地。

那两个人皆着黑胶雨衣，高个儿的用枪顶开雨帽，向旁边一侧头，凶狠地问：“出来看看，是不是？”

黑巷之中又走出一个男人，竟是李丁。蒋芸姗被他推了一把，靠上了巷墙。

李丁拉过田冰向那两个人走过去，点头哈腰：“那个就是蒋芸姗！”

田冰气极，狠狠骂声：“叛徒！”挣开他，跑到好友身边。蒋芸姗也明白了，她被李丁出卖了。面对着阴森的密探特务，两个女孩哆哆嗦嗦地挤在一起，虽然是同心同意，但也都感到彼此的牙都在咯咯作响，身子都在发抖。

高个子特务道：“蒋小姐好难找，我们恭候你多时了。别以为你藏在外国人家里我们就逮不到你。六月五日叫你跑了一回，这一回看你还往哪里跑！”

矮个子的特务一指田冰：“这个是怎么回事？”

李丁被女友骂得恼羞成怒，要保护她的想法已荡然无存，涩涩道：“不，不知道！”

“妈的，全抓回去，三更半夜一起走，这小娘儿们也不是个好东西！一起带走！”

蒋芸姗一把拉起田冰，不顾一切地向巷内跑去，后面传来低声咒骂声、脚步声和拉枪栓的声音。田冰脚下一滑，扑倒在地，蒋芸姗跑出几步，又回来拉起她再跑，两人?幽深的巷中只跑出二十几米，就一前一后被特务用枪指定。

李丁远远地跟过来，却不再靠近。

雨水把两个女生衣服淋得透湿，全都贴在身上，姣好的模样引起了矮个子的注目，他向高个子挤挤眼，回头对李丁喊：“臭小子，你打个罩眼，老子办点事。”

蒋芸姗、田冰和特务缠打在一处，这条巷子是高级住宅区，全有深深的院落。女孩子的几声呼救全都被特务用手堵回去，无人听得见。李丁远远看见特务一前一后把蒋芸姗和田冰全按倒在地，这才醒悟他们要办什么事。眼看昔日的情侣在淫魔手中挣扎，他犹豫再三，跑过来拉住在田冰身上的高个子，小声乞求：“这个，这个别动她！”

他这一拉，高个子脸上立即被田冰抓出几道血痕，他气急败坏地将李丁推在一边，拔出枪来，哗啦顶上火，就要向田冰开枪，突然，手上一麻，腕上多了一片形状奇特的刀片。高个子特务妈呀一声惨叫，子弹漫无目的地射出，枪也掉在田冰身上。

田冰大口喘着气，一把抓起枪。她从来没有开过枪，却异常镇定地把枪口挪向李丁。她现在只恨他！两声枪响后，无论是特务还是蒋芸姗，全被这枪声惊呆了，眼见李丁捂着肚子痉挛着跌在雨水里。田冰扔下枪，啊的一声捂住头，开始了首次杀人后的战栗。高个子特务见她自动扔了枪，迅速用没受伤的左手掏出另一支枪，他这一次更惨，还没搂上火，喉咙已经被咯吱一声扼断。

雨巷中，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的林小健，一把推开尸体，枪口指向矮个特务，愤怒得喉咙都嘶哑了：“你，放开她！”

田冰须臾之间从鬼门关上来回两转，定睛一看马上有了主心骨：“常大哥，救我们！”

蒋芸姗趁机从地上爬起来，跑向田冰。矮个特务已从这连串的变故中醒过腔来，举枪要射，常小健抢先一步压下扳击。

一股污血从特务脑门涌了出来，扑通一声，胖胖的身躯栽倒在地。

第五十一章 反目成仇 (5)

一道迟来的闪电，映出三个年轻人惨白的面孔，并不比三个死人多半点血色。炸雷响处，雨又大了起来。蒋芸姗和田冰紧紧抱在一起，劫后余生，还是心惊肉跳，双腿瑟瑟发抖，浑身像筛糠一样望定林小健。林小健急切之中为了救人连杀两命，直到这个时候才觉右臂疼痛。原来他发出飞刀后，那个高个子特务的枪口转向，子弹击中了他的手臂。他按了一下，自知没有大碍，又转身跑出巷子看了一遍，还好，外面再无埋伏的特务。在这种台风肆虐的深夜，根本没有路人注意到这里。巷内的洋楼院落都很深，时值大搜捕时期，街上时常响起抓人的枪声，所以这里的住户也没被惊动。林小健提枪返回来蹲在一具尸体旁，几下翻出一本证件，又去另一具尸体上翻，只有李丁身上没找到诸如此类的证件。

田冰亲手打死男友，却也不愿再见他死后的模样，趴在蒋芸姗的肩上抽泣。

蒋芸姗大着胆子问：“他们，他们全都死……死了吗？”

林小健点头，田冰哭出声来，为了亲手埋葬在血腥中的爱情。

林小健起身：“这两个人是保密局的特务，放在这里会连累到许多人，马上弄走还来得及。快！”

蒋芸姗和田冰责无旁贷，响应着壮了胆子上手来搬尸体。林小健很快发现自己气力大减，手又有伤，根本无法和两个女学生完成移尸灭迹这样一项浩大的工程。他思忖一下，把三具尸体堆在巷子的一处小拐弯，扒下他们身上黑胶雨衣覆好，对蒋芸姗道：“快，去你姑妈家！”

第五十二章 遭遇刺客（1）

常啸天仰坐椅上，闭目不动，他知道自己需要冷静，这一段时间，他太不冷静了！

三十载的江湖风雨，惊涛骇浪，波谲云诡，一一涉过，从未有过今天这般身心疲惫、五内俱摧的感觉。恍惚中，昔日的好兄弟一身黑衣，远远地向他奔来，像一只飘逸的鹰，自己扣动扳机后那悔恨的瞬间，心也像今天这样剧痛过，林健清俊的脸上是难得一见的笑容，他在安慰他：“大哥，为了能找到你，把你都骗过了。”

小健那酷似父亲的脸上却没有了笑容，清亮如水的眸子充满了刻骨的仇恨：“你杀了我爸爸，二十年，我一直在认贼作父！”

很久没人面对面用枪指着他了，林小健拿枪的姿势很像他的父亲。当年他曾赞过林健用枪的瞬间，准星了然入心，真正达到枪人合一的境地。小健还不像父亲般炉火纯青，但也是出类拔萃了，他刚刚只要扣动扳机……

“怦！”

闷闷的枪声真的响起在耳畔，一种尖锐的刺痛袭上心房。常啸天下意识地抚住心脏，蓦地睁开眼睛，内心的极度痛苦使他丧失了平日鹰一般的敏锐感觉，一时间，他竟未意识到自己是遭了暗算。

法国转椅在惯力作用下缓缓移了半圈，常啸天终于看见在侧面开枪的杀手，他有着一张线条坚硬的面孔和一双沧桑的眼睛，杀手果断地开了第二枪，子弹穿透了常啸天的额顶。

“终于要去见阿健了！”此念一生，意识立即模糊，常啸天高大的身躯从椅上坍下来，顺势滑了下去。

吴妈第一个冲入，人像傻了似的和杀手的枪口对峙。杀手向她摇了摇头，从容地撤枪攀窗消失在雨中，吴妈号啕一声仰面倒在后赶进来的阿芳怀中，而阿芳看到的只是被风雨翻扯着的两扇窗子。

还是惠若雪首先在桌子后面找到了丈夫，因为所有的用人几乎全被派出去找常小健，常公馆里只剩下几位女眷，哭嚎声一下子响彻全府，在雨夜中惨不耳闻。

阿三最先驱车赶到，他分开众人，探到了常啸天还有气息，二话不说抱起来，疯了一般冲出去，自己驾车向医院赶去，手下的两辆车紧跟其后。

阿水比他到得晚一些，闻讯立即带了惠若雪母子和阿芳随后赶上。

常公馆只剩下两个用人照顾背过气还未醒过来的管家吴妈。

清园别墅，门铃急促大作，蒋器和用人同时来开门，大厅中蒋清也站起来。他们目瞪口呆地看见蒋芸姗和一个姑娘一身泥水，狼狈不堪地走进来，后面跟着一手是血的林小健。

林小健边走边脱下湿透的衬衣，一下下狠狠缠上手臂，径直走向电话，抄起来就是一通拨，顺手把一支枪扔上茶几，赤裸的上身还在往下滴着雨水，地毯很快湿了一大块。他旁若无人地冲着电话喊：“小宇吗？带几个可靠的兄弟，立刻到……”

他这回才抬头，看了一圈儿，像是在问所有人：“这里是什么地方？”

蒋清母子的眼神活像在看一个不期闯入家门的江洋大盗。蒋芸姗连声把姑妈家的路巷名报了个详细。林小健重复了一遍，又吩咐：“三具尸体，一支手枪，还有一颗弹头应该在巷口十米处右侧的墙上，有半人高，记得弄出来。做得利落些，千万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用人惊呼一声向外逃去，被田冰一把拉回来。蒋器张着嘴只是看表姐。蒋清也暗自发抖，但毕竟见惯场面，很快镇定下来。

电话里，小宇痛快应道：“健哥放心，我马上办妥。”

林小健又叮嘱：“千万不要找阿海，三个人都是他同行。你看好周围环境再动作，事关重大，出事就推到我身上，不要连累大家。”

小宇尚不知发生了什么，犹在追问：“健哥，你病没好怎么出去了？你现在在哪里，身边有人吗？是不是遇上什么麻烦了？”

直到这时，林小健才想起自己的处境，不由闭了一下眼睛，酸楚道：“小宇，明天再见不到我，就回三叔那里去，你自己保重吧。”他声音开始哽咽。

小宇惊慌失措：“健哥，你怎么样，怎么回事？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林小健猛地挂断，半晌才抬起头来，蹒跚走到沙发前，咔嚓一声点着了一把火柴，开始烧那两份证件。证件有些湿，烟便有些重，他好一会儿才做完了这一切，就近陷进沙发，疲惫道：“成了，我的兄弟做这个很在行，只要这半小时内没人发现尸体，就不会再有事了！”

蒋器看他是在和表姐交流，壮了胆子首先发问：“你，你们在做什么？”

蒋清也隐隐看出端倪：“外边发生了什么事？”

林小健想到此行目的，撑着站起来，扑过去抓住蒋清的胳膊：“求求你，你快告诉我，我爸爸到底是谁，常啸天为什么要杀他？”

蒋清像被蝎子蜇，赶紧甩开他，连连后退几步：“这些事情去问常啸天！姗儿，快快请他走！否则我要报警！我们蒋家门风清白，不能同杀人犯扯上瓜葛！”

林小健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田冰不管不顾地喊起来：“你胡说什么，什么犯人？那些是特务！他们要抓蒋芸姗，差点强暴我们，人家常大哥是为了救我们才开枪的！”

蒋清、蒋器同时惊叫起来，用人拼命逃入自己的房间。蒋芸姗一把拉住田冰，堵上她的嘴。田冰可不怕乱子大，她误会了蒋芸姗的意思，又义愤填膺地喊起来：“游行那天，要不是常大哥把你从飞行堡垒前抢出来，你早被抓进警察局灌辣椒水了，你还能过这种豪华的生活吗？你已经害人家坐一次牢，还要报警再抓常大哥？我早看出你这样

的大小姐革命不可靠，快叫你姑妈报警吧，反正咱们都是杀人犯！谁也跑不掉！”

蒋清被她吓怕了，向侄女道：“姗儿快劝劝她，不要让她再喊！”

田冰刚被男友出卖，又历经险境，有些歇斯底里：“常大哥我们快走！这些冷血动物，什么都做得出来。反正警察要抓蒋芸姗，她家人要大义灭亲，没你什么事！你还想替她再坐一回牢吗？”

蒋器听了田冰的话，头一个反应就是锁大门，他不知发生了多大的事，只想不能让人进来把表姐抓了去。林小健也坚持着向大门挪过来，因为他知道，天地之大，今晚是没有他的落脚之处了。他们的手几乎同时落在大门上，一只沾了血的手推门欲出，一只发抖的手却要反锁住门。相峙之下，一只纤手伸过来，落在血手上。

林小健回头，看见一双盈满泪水的眼睛，似乎饱含着千言万语。

第五十二章 遭遇刺客 (2)

“等等我，我和你一起走！”

蒋芸姗听清了田冰的话，已然震撼到了极点。她不管自己一身泥水，也不管林小健还裸着上身，一把抱住他，失声恸哭。她在特务的枪口下，都没曾软弱过，这一会儿，心像化开了一样。她知道，无论今后林小健走到哪里，她都要义无反顾跟着他了。

林小健还很冷静，苦笑道：“我没有家了，自己也不知要去哪里。我帮你是出于义愤，今天更是一种条件反射，你知道我是做哪一行的，不必放在心上。”

田冰已经推开蒋器，抢先开了大门，拉着林小健要往外走。蒋清看得清楚，先自舒了口气，忽见自己的儿子抓着瘟神林小健，上前把他拉回来，另一只手还去拽田冰：“你们都不许走，不能让你们这样子出去！”

蒋芸姗再次拥住林小健，声泪俱下：“不要再离开我，告诉我，还有多少事情我不知道！”

林小健眼一热，他想说话，但喉咙已经干得说不出来，他想挣脱，却一点力气也没有，眼前的一切都急速旋转起来，越转越快，最后全幻化成一群飞舞的金星，耳中只听见蒋器的声音，似乎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我们一起把他扶起来！谁都不许再出去！”

他想自己可能倒在地上了。

医院内外已经叫忠义社的人团团转住，院长被连夜飞车接来，进门就被陈阿水当胸揪住：“来这么慢！耽误救我大哥，铲平你们医院！”

院长心中憎恨又不能发作，只叫所有的医生都进手术室。

阿三在手术室前走来走去，惠若雪一进来就扑上来，将全身都倾在他手臂上：“三爷，啸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和阿水一定要给他报仇啊！”

阿三急忙扶她坐下：“大嫂，天哥吉人自有天相，一定没事的。”

雷彪也随后赶到医院，见到阿水正扭曲了脸，在走廊里大骂：“妈的，小健这个畜生叫我逮住了，我非千刀万剐了他不可！”

阿三听得分明，惊问：“阿水你在说什么，小健怎么了？”

惠若雪忽地站起，泪痕满面，恨咬牙根：“是大少爷，是他杀了啸天！三爷，方才我同水爷讲过了，大少爷今天疯了一样，用枪指着啸天说认贼作父，还讲他是姓林的，又说是啸天杀了他亲爹！啸天打了他一巴掌，撵他出去，还不出半小时就出事了。书房的地上落的那把枪，就是阿健的呀！”

阿三难以置信，他一向不信这位大嫂，遂把目光移向阿芳，看到阿芳悲恸欲绝并不否认，才惊骇道：“阿健怎么这样糊涂？”

雷彪大吼一声：“他是不是疯了？”

阿水暴跳道：“老雷你不知道，这是天哥的一宗大秘密，只有几个人知道。其实常小健是林健的遗腹子！天哥养他这二十年，谁知是养了个白眼儿狼！”

众人皆是目瞪口呆，正在这时，有医生匆匆从手术室中出来。阿三见他们样子惊慌，逮住一个问：“里边怎么样？”

那医生上牙和下牙直打架：“血，血库的血没有，正向其他医院求援。”

阿水目眦欲裂，一掌扇上去：“什么？你们医院是干什么吃的？我大哥流了那么多的血要死的你懂不懂？惹急了我把你血放了！快去找！”

医生带了哭腔：“你们知道吗？常社长是AB型血，医院里很少有这种血的储备。你杀了我也救不了人！”

院长闻声走出来，也是满头大汗，上前拉开他们。阿三急问道：“我大哥究竟怎么样？”

院长扶扶眼镜：“心脏左侧动脉血管破裂，颅上贯通伤，两处伤都致命，你们要有心理准备。手术时间会很长，用血量也会很大……”

手术门又开了，跑出来一个护士：“快！血压不稳，需要马上输血！”

“验我的血！”一直站在一边没人注意的常小康突然挤过来，大声喊道。

院长惊讶地问：“这位是……”

“常啸天是我爸爸！”常小康飞快脱去上衣。

“好，赶紧给常公子验血！”

结果出得飞快，常小康和父亲血型一致，他直接被送进手术室。这时，求血的医生向院长报告，附近几家医院都没这种血的储备。受小康的启发，阿水向手下大吼起来：“快，多多找人来！我就不信，这一万名兄弟，就找不出和天哥血一模一样的。”

阿三拽过一个护士：“先验我们这些人的，快！”

手术室外间。

护士用大号针头将小康的血抽出来。小康隔着玻璃看到里面的手术台上，父亲的脸在无影灯下清白得骇人，似乎已经丧失了生命的光彩。他虽不为父亲所喜爱，却始终为父亲感到骄傲，这种感觉从小根深蒂固。他知道，常家的荣华富贵归根结底是父亲带来的，若没有父亲，他将失去这一切。

200CC、300CC，常小康开始还能忍受初次输血的不适反应，但抽到400CC时，他已经头晕，走出来坐在长椅上休息。外面的兄弟正拥进来，熙熙攘攘把走廊挤个水泄不通。惠若雪混乱当中心疼地看着儿子，给他擦着虚汗。常小康抓住妈妈的手：“爸他不会死吧？我怕……”

阿水上来搂了他一下：“不怕，没事！”

雷彪看跟过来的三十多人一一验过，竟没一个合格的，绝望当中暴跳如雷：“老天爷都不帮我们！妈的！”

突然，众星捧月般拥出一个中彩者，名叫小卢子，雷彪隐约认出是阿水的手下，忙把他送进去，又叫人把喜讯告诉阿水这边。阿水闻

讯疾奔过来，狂呼：“快，把小卢子给我弄出来！他不行了！”

阿三也急了，暴叫道：“烂梨陈！你说什么？”

阿水已经一头闯了进去，一把拔下小卢子胳膊上的针头，一脚踢飞了出去，口中骂道：“妈的，这小子是谁找来的，险些害了天哥！”

护士大为不满：“快出去，你干什么？”

阿水火冒三丈，好像要点着一样：“小卢子害了杨梅大疮，你们都验不出来，瞎了狗眼！”

第五十二章 遭遇刺客 (3)

护士厌恶地把抽了一半的血和针管全扔向桶中，不由撇了一下嘴，小声道：“流氓！”

门开了一半，阿水听在耳中，余怒不消回骂道：“臭娘儿们，人不够就验你们，无论如何也要救天哥！”

护士们哪见过这种阵势，一个个表情木然，再不敢多嘴。常小康从椅上忽地站起来，咬了一下发白的嘴唇：“我再来！”

惠若雪已经顾不上哭泣，拉住了儿子。她知道，这个时候丈夫最重要，自己再疼儿子，也不敢多说半句话。还是阿三首先觉到不妥，摇头道：“二少爷，你抽太多怕是不行。”

常小康第一次觉出自己重要，众人瞩目中，他豪气上扬，推开妈妈的手，再次走入手术室外间，换了另一只胳膊给护士：“再抽！”

又有300CC血及时补入常啸天体内。

院长出来连发感慨：“常公子真的是好样的，是一位大孝子啊！要不然，常先生的手术坚持不到这一会儿！”

惠若雪泪流满面：“啸天英明一世，却是看错了人，白疼了大少爷一场，到头来还不是养虎为患！他现在要是能睁开眼睛看一看，就知道什么叫血浓于水了。阿康才是他的亲骨肉，关键时候还不是得自己的亲儿子！”

众人皆欷歔不已。阿芳心如刀割，一时也恨透了小健。这时，又有个兄弟像中了状元般被推了过来，进了手术室，换出了常小康。小康已经虚弱得站不起来，被两个护士搀出来，一脸欣喜：“妈，医生说爸的血止住了！”

大家也都喜形于色。阿三道：“快给二少爷弄间房，真难为孩子了！”

阿水上前握住他的手：“好样的，像个男子汉！”转头向手下吩咐：“给我报警！三个堂口一起捉拿常小健，不，是林小健！告诉兄弟

们，这小子谋害老大，已经不是什么小老大，也不再是天哥的儿子！抓住他，回来开香堂，用帮规来料理这个王八蛋！”

惠若雪突然发话：“抓住他？他那么大的本事，连啸天都能着他的道，你们这些人奈何得了他吗？”

阿三气哼哼道：“妈的，千万别让我碰上他！”

雷彪还算冷静：“这小子的一身本事全是我们倾囊传授，现在他羽翼已丰，确实不好对付。”

惠若雪红肿的眼睛闪着冷森森的光：“他既然忘恩负义，你们也不要顾念什么兄弟旧情。他今天敢杀啸天，明天就轮到你们了。你们要当机立断，决不能让他跑出上海！”

阿水以拳击掌：“对，传令下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阿三觉得不妥：“阿水，是不是等一等，看天哥醒了怎么说，他毕竟是林健的骨肉。”

阿水霸气十足：“这事我做主！林健如果知道他儿子这样忤逆，也不会包庇的。照我的话做！”

清园别墅，蒋清刚刚撂下电话，就见蒋器慌里慌张从电气冰箱取冰块，胡乱在地上砸碎。她生气道：“你们还搞什么？那个林小健醒了没有？”

蒋芸姗冲下楼：“阿器，他烧得很厉害，一直在昏睡，他还有伤，这样下去恐怕不行，我们送他上医院！”

蒋清断然喝止：“不行，现在谁都不能出去！姗儿这次祸闯得太大了，我已经给你父亲打了电话，他马上就到！”

蒋芸姗一跺脚转身又上楼，蒋器捧了冰块，竟然几步蹿到她前面去。

蒋清见他们一个个对林小健全都这样上心，心焦不已，想一想也跟上楼来。客房的床上，林小健昏昏沉沉地躺着，几个年轻人手忙脚乱地围着他。蒋清分开他们，坐在床边，伸手探探体温，果然烫得厉害，她也暗暗吃了一惊。她还不知道，小健是因为大病尚未痊愈，心

力交瘁又添新伤所致。她隐约觉出自己今天做得有些不妥，心念转转，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和常家有什么联系，就吩咐蒋器再取酒精来擦身降温，又道：“你们不要着急，我叫彼得医生来看看。”

彼得就是当年在船上救过蒋清的那位英国医生，多年来，与蒋清已成莫逆。蒋器知道这位医生叔叔，连连点头：“太好了，彼得医术高明，他来就好办了！”

蒋清又对侄女喝道：“我和你爸已经商量好，你和这个姑娘马上换衣服，半小时后有车来接你们，警察那边姑妈来应付！”

蒋芸姗哪里肯听：“不，我不走，我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不管！”

蒋清厉声呵斥：“听着，你现在是政府通缉的政治犯，也许还是个杀人的刑事犯！你留下来，会连累身边所有人，首先就是我和蒋器，还有你这个同伴，包括林小健！何去何从，你自己想清楚！”

蒋芸姗抚着小健的头，无声地哭起来。她何尝不知，姑妈的话极有道理。

蒋器搂住表姐：“姗姐姐别哭，常小健不会是一个人，我会帮你照顾他，你放心走吧！”

蒋清恨铁不成钢地看着儿子，他居然要揽事上身，要照顾林小健，难道他没看出表姐已经旧情复燃了吗？她无可奈何地起身出门，丢下一句：“等彼得过来再说！”

林小健昏沉之中听到了只言片语，真想马上离开，无奈全身脱力，动也不能动，昏昏然又睡了过去。

田冰换上一套用人的干衣服，知道蒋芸姗还守在客房里，便拿了衣服走过去，见好友难舍难分地握着小健的手，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

时间过得很快，蒋芸姗终于没有等到林小健再醒过来，蒋家的车子已到，她走出大门，看到彼得大夫的车正驶过来，台风最猛烈的时

候已经过去，只剩下斜风细雨，车灯照过的细巷，方才搏斗的痕迹已荡然无存，恍然如同一梦。

她和田冰上了车，蒋家把两个大胆包天的姑娘连夜送出了上海。

翌日清晨，林小健在清园醒来，首先看到的是身边和衣熟睡的大男孩，像是累得狠了，正在晨曦里打着轻轻的鼾声，脖子上还刺目地贴着纱布。他抬抬手，见自己伤了的手臂上缠了纱布，床头有注射器和散放的药水。他拿起来看看英文标签，是盘尼西林和葡萄糖，他知道自己得到了很好的治疗。他在床头找到一件白衬衫，可能是蒋器的，他们身材差不多，他轻轻穿好，推门下楼。

一身晨褙，一杯红酒，蒋清孤独地坐在客厅里。

她坐了很久，眼下晕黑的底色衬着，皮肤显得暗淡，远不似平时的美艳动人。她一夜都不曾安睡，她如何能够安睡？刚刚尝到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滋味，不知道为什么，却一点没有兴奋的感觉。

她只瞥了一眼下楼的人，就掉转了头，冷笑道：“回去吧，回到他身边去，虽然我不知道昨天发生过什么，但有一点我敢肯定，只要你回去，说出是蒋清告诉你一切的，他就会原谅你！他花这么大力气养大你，不会因为你知道了真相就嫌弃你。”

第五十二章 遭遇刺客（4）

林小健岂会甘心，他问：“昨天，你让我成了你的牵线木偶，叫我同常家反目，现在你又说这些，这是为什么？我的亲生父亲真是死在常啸天手里吗？你告诉我！”

尽管小健比昨天镇定了许多，蒋清还是隐隐感到了害怕，毕竟这小子血气方刚，昨夜连杀两命，其凶悍丝毫不亚于当年的林健。她尽量把语气放平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父亲确因常啸天而死，不过，他好像心甘情愿。江湖上的事情，江湖人的眼光，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是不一样的。明明是害了人家一家人，却也可以用所谓兄弟情义一言蔽之，这也许就是常啸信奉的那套哲学……”

林小健眉头抽紧：“你到底都知道些什么？告诉我！”

蒋清拿起那杯酒：“二十年前的往事，我以为就此尘封，没想到今天有了你这样忠实的听众，我可以告诉你：当年，常啸天的未婚妻是名门闺秀，他们无论家世身份、社会地位都有着天渊之别，她却偏偏非他不嫁，还不惜放弃学业，与家里决裂。可她想象不到，新郎居然在婚礼前的几个小时，抱回来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囡，当众一口咬定是他的儿子。那个未婚妻很难堪，其实这男孩根本不是他亲生，而是他结义兄弟的孩子，只不过他这个兄弟因他而死，孩子的母亲直到重病垂危，才将孩子托付给他。常啸天把这个小囡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并且让知道这小囡身世的人全发下毒誓，自己也发誓再不要小孩子，令他未婚妻当日悔婚。这桩事情轰动一时，只是很少有人知道个中原委。”

蒋清一气讲来，压抑多年的愤懑又起，她将红酒一饮而尽：“你的样子看上去不笨，应该猜得出那个小囡是谁喽！”

林小健呆若木鸡，干涸的唇中发出来的声音几不可辨：“你昨天骗了我，你知道吗？我差点杀了常啸天！”

蒋清嘲讽地看看他：“是吗？不奇怪！你在常家长大，杀个把人算得了什么，子承父业罢了！你生父当年就是闻名上海滩的冷面杀手！你现在说我骗你，其实，他常啸天才是一个大骗子。二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誓言他哪一样做到了？他说要你在十八岁时姓回本姓，可你现在已经二十岁了，还名正言顺地姓常，当他的的大公子；他说要一心抚养你，不要自己的孩子，可我听说他那个混蛋儿子只比你小三岁！醒醒吧，年轻人！你不会傻到连自己姓什么都不想知道吧？你父亲千真万确地挨了常啸天一枪，要不然也不会死，常啸天要是连这些都想通通瞒起来，那他就是一个懦夫！”

“不许你这样说他！”林小健怒吼起来。

蒋清愣了一下，旋即大笑：“哈哈，我早猜到了，父子情深吗！常啸天没白养你一场，我祝你们父子和好如初。对，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情义二字！哈哈哈哈哈！”

林小健听出这笑声中已经有疯狂的味道。他像踩了棉花一样向门外冲去，不知命运为何把他带到如此险恶之处，让他陷入这种离奇和无奈的境地中。

他推开门，清晨的阳光刺痛了双眼，他顿了一下，问出了心中最后的疑窦：“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得这么多？”

蒋清痉挛了一下，她突然发觉，她的报复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至少她没有得到任何的快感。

她站了起来，狠狠地承认：“我，就是他当年的未婚妻！”

林小健陡地睁大眼睛回过头。

蒋清恨恨地看着他，嘴唇在颤抖：“就是因为你，我才离开了他！”

林小健嘴巴张开，和她足足对视了半分钟，才轻轻问道：“你……还在爱他？”

“我恨他！”

蒋清再忍不住，两行清泪缘腮而下！这一刻，她不再是叱咤中美政界的风云女子，也不再是衔恨报复的蛇蝎夫人，她已经变成一个怨艾的女人，一个痛苦的母亲！

林小健眼眶也湿润了，为这人世间难以意会无法名状复杂情感的纠缠环绕。爱是能使人生恨的！他不再抱恨常啸天昨夜的一掌，一时间，他仿佛长大了许多。

第五十三章 不堪回首 (1)

淡淡的晨雾未尽，喧嚣的市声才起。太阳重新升起，江水依旧东流，只有零落在泥泞中的残花败叶，在讲述昨天的故事。所有悲惨的关于风雨的记忆全都留给了苦难的大地。上海滩头有几家旧屋又被昨夜的暴雨摧毁，晨道上又多了几具乞者尸骸这样的小事体，只不过是这城市业已麻木的神经上不经意的一痒，这其中也包括常啸天这样大亨的遇刺。

晨跑是常小健每天必做的功课，已经坚持了十几年。他喜欢看初升的太阳，呼吸清新的江风。可今天这一切对林小健而言，全然失去了意义，他孤魂一般漫无目的地行走在街头，身心的疲惫和思维的无序，使脚步不时停滞。

小宇做得很好，那三个霉运当头的家伙此时一定正在黄浦江底喂鱼，不知道吴浩海现在在干什么，是不是在到处找他？他曾经是这些兄弟的主心骨，他曾经是很多人的主心骨，那是因为他叫常小健。可他现在已经变了，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连他自己都需要重新面对的人，他们会如何看待他呢？无论如何，他应该叫回林小健了，可又该何去何从呢？

林小健突然觉得，自己的脚步是如此沉重，要重新面对的简直太多了。他第一次发现，自己是如此脆弱，离开了义父，离开了常家，他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目标。

“嘎！”一辆车急急刹在他的身边，蒋器推开门：“常小健，上车！”

他还是改不了口，林小健也没纠正他，有些恍惚地上了车，坐在蒋器身边。

“你的脸色比昨晚好多了。告诉你，蒋芸姗昨夜被舅舅送走了。”蒋器递过来一张字条：“这是她留给你的。”

林小健接过来，上面字迹潦乱，显然是匆匆写就：“小健，我爱你！一定等着我回来！”

林小健收起字条，无力地仰在座上。身边的蒋器开始滔滔不绝：“常小健你知道吗，你就像个身怀绝技的急行侠，我真的有点那个那个，崇拜你了。你简直无所不能，居然两次救了姍姐姐，没办法，嫉妒不起，要是她也会选择嫁你了。哎！有空教我几招，让我回美国也威风威风，让他们见识一下中国拳脚的厉害！”

林小健面无表情，只想着自己应该去哪里。蒋器一手握着方向盘启动车子，另一只手热情地伸过来：“嗨！做个朋友，好吗？”

林小健这才意识到，他又驾了一辆汽车，不由想起昨天的承诺，便道：“对了，你的那部车……”

蒋器满不在乎：“报废了一部车，认识了常小健，我觉得很划算。哎，为什么不和我握手？是在生蒋清的气？记恨我那一拳？还是把我当情敌了？”

林小健想不到他讲话这样直接，一时语迟。蒋器一个急刹车，脸凑了过来，样子很认真：“你不会这么小气吧？大家可都是男人！”

一刹那，两人的脸贴得如此之近，几乎能感受到彼此的气息。林小健头一次近距离地端详蒋器，刚刚浮起的笑容顿失！他突然发现，蒋器长得像弟弟常小康，天哪，简直太像了！他们的面部轮廓、眼睛、鼻子和唇型全都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无不肖似！

林小健一把抓住他的手：“蒋器，谁是你爸爸？”

“哈，握手了，以后就是朋友了！”蒋器单纯地笑了起来。

“你是芸姍的弟弟，自然是我的好弟弟！现在你告诉我，你怎么会姓蒋？难道你父亲也姓蒋吗？”

蒋器真的开心，终于和林小健和解，虽然只是做个间接的弟弟，也算是达到了不计前嫌的目的。他重新发动车子，随意地答道：“当然不是，我随蒋清的姓。在美国，没人看重这些的，所以，我劝你也想开些，不必为自己到底姓什么苦恼，只要是你认定的就去姓好了！”

林小健哭笑不得，执拗地接着问：“我问你爸爸，他现在在哪里？”

“离婚了！我从记事起就和蒋清一起过。不是人人都像你这么幸运，会有人千方百计做你的父亲。我老爸从来不和我联络，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你从小到大，他从来没管过你吗？”

“无所谓！没有他，我和蒋清不知过得多开心！我十四岁时，就画画挣到第一笔钱了，根本不用他养。当然，我今后也不会去养他！”

蒋器的样子很随便，他对母亲直呼其名，显然，他早就习惯这样讲述他的父亲。

林小健的猜想得到证实，眼睛已然失神，只是下意识地在问：“你从来不想你父亲吗？”

“偶尔想过！还好，蒋清的性格你也见识过了，和男人差不多，她就是我爸。”

林小健已经认定，面前的男孩十有八九是常啸天的儿子，他的浓眉大眼、鹰钩鼻子活脱脱就是义父的翻版，他高大?身型、宽宽的肩膀，简直和小弟是一个模子中脱出来的。如果没有昨夜今晨这一连串的变故，如果不知道蒋清和常啸天的故事，饶是林小健再聪明，也绝对不会想到这上面去。可现在，这种感觉一旦形成就越来越强烈。林小健几乎是同时想起，为什么昨天一看见蒋清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蒋清和姆妈惠若雪也实在太像了！”

林小健一瞬间又明白了，为什么义父明知姆妈不合适，却还要娶她为妻，只因为惠若雪的相貌酷似蒋清！常啸天一直就没有忘记二十年前的未婚妻，为怀恋那段情感，他不惜娶了一个貌似神离的女人，他或许还不知道，他们已经有了爱情的结晶，或许他知道了，却甘心放弃，只为了要抚养他这样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义子。

事到如今，林小健已然意识到，在这二十年间，义父的所有亲人都受到了伤害，只有他是例外。在二十年里，他得到的太多太多，而

常啸天却为了他牺牲了爱情、婚姻，也许还有亲生骨肉。想到这里，一种罪恶感强烈地袭过林小健的心，望着蒋器，他五内俱摧、无地自容。

车停在常公馆，林小健木然望着那熟悉的大门：“阿器，这里，就是常公馆。”

“嗨，你家好气派！里面应该是个花园吧？”

“是，一个很大的花园。阿器，帮我一个忙。”

“什么？”

“你去找常啸天，和他讲昨天的事情。”

第五十三章 不堪回首 (2)

蒋器慨然应允：“理当效劳。谁让蒋清对不起你呢，不过听起来，你爸也好像对不起她过。反正这都是他们上一辈的恩怨，和我们没关系。说起来，我也很好奇，想看看常啸天是什么样，怎么迷倒我妈的。”

林小健凝视着他：“他是全世界最好的父亲，也是最好的男人。他一定会喜欢你的。”

“无所谓！对了，你那个弟弟会不会在家？”

林小健把头靠在座椅上：“阿康只是小孩子心性，不会在家里闹事，你放心！”

蒋器推门下车：“那你呢？”

“我在这里等。”

“那你等我的好消息！”

蒋器跳下车，远远地向他招招手，按响了常公馆的门铃。

在这个清晨的阳光里，他的笑容清新灿烂，深深印在林小健的心中。

常公馆倾巢出动，吴浩海一马当先，百米冲刺奔向汽车，用力拉开车门，车中空无一人！

蒋器奇道：“哎，怎么不见了？”

小宇四下狂呼：“健哥，你在哪里？快出来，健哥！”

唐辕被派在常公馆留守，早得了阿水的必杀令，此刻冷笑道：“要是心中没鬼，他怎么会跑掉？老大就是他害的，这回你们应该相信了吧！”

他又向手下厉声吩咐：“还不快给我追！他肯定走不远！找不到林小健，大家都不用有好日子过了！”

吴浩海垂头丧气地一拳砸在路灯杆上。小宇一把拽过蒋器：“快说！你真的见过健哥吗？”

唐辕认出他来：“嗨？美国表弟！林小健待你不错呀！你怎么见到他的？”

蒋器和他打过一次交道，也学了一点乖，装作不在乎的样子：“早晨在街上看见的喽！他受了伤，非让我送他回家，还让我进去给他找什么常啸天。谁知道你们这是怎么回事！无聊！”

说完，人已上车，刚刚发动，车前已经有几杆枪挡上。蒋器四下看看，探身道：“哎！上海还是不是法治社会？昨天的事我还没报警呢！”

唐辕现在顾不上管他，摆手让手下退后：“小洋鬼子，你要撒谎饶不了你！我警告你，再和阿康少爷过不去，就不是贴块纱布这么简单了！滚！”

蒋器赶紧踩下油门，离开是非之地。

表姐负案逃走，林小健又莫名其妙失踪，他不知有多烦躁，开着车漫无目的地穿行在街道中，速度一再放慢，希望能再次看见林小健。他现在对林小健有一种奇怪的信心，感觉刚才他只是躲在暗处，只要见到他有危险就会挺身而出。他不知不觉开始神化那个只比自己大一岁的新朋友。可是，直到上班高峰期的车流人流开始拥挤塞阻大小街道，他也没看到心中的急行侠。

此刻的林小健，正在提篮桥监狱。

他算得上是这里的常客，邵晓星在监狱的一切都经由他一手打点，他在这里一向畅行无阻。所以尽管时候尚早，看守们一见这位出手阔绰的常大公子来了，马上恭敬地请他进了探视间。

邵晓星走进来，见只有他一个人，手上缠着纱布，双手支在额上，看不清表情，就坐下来问道：“小健，怎么来得这么早，你的手怎么了？”

林小健一直用手挡着眼睛，半天没出声儿，当他放下手时，邵晓星不由惊得向后坐了一下。因为他吓人的憔悴，眼睛全是红丝，嘴唇发白且干涩龟裂，眼窝深深地陷进去。

“星叔，我.....知道了一些自己的身世。”林小健说得很费力，“不过，我还是有些事搞不清楚，只有来问你。你一定见过我父亲，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邵晓星已然站起：“小健你没事吧？怎么.....你都知道了？”

昨晚从蒋清口中得知这个惊天秘密，到今天清晨从家门口黯然离去，林小健一直在经受着急剧的震荡和痛苦，此刻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你们全都知道，只是瞒着我一个人！”

他太难受了！这种打击对年少气盛、志满意得的他无异于平地惊雷。更加不幸的是，本来是感人至深的情义故事，却被恶意地道破了先机，扭曲了真相。

邵晓星无措地看着他失声痛哭，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他觉得出一定不会简单，他脑中急转，字斟句酌：“天哥半月前来看我，还说过等我的事情一有定论，就择个好日子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你，让你风风光光姓回林，改口叫他做义父。也同时任命你当社长.....”

林小健拼命地摇着头，他一点不怀疑邵晓星的话，他早已经冷静下来，他心道：“晚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星叔，我只求你一件事，讲一讲我的亲生父母，讲一讲我爸爸的故事。你若不告诉我，我想我真的会疯掉！”

邵晓星坐下来，望着林小健长叹一声：“你长得很像你爸.....”

“特大新闻，沪上闻人常啸天昨夜被刺，重伤入院！特大新闻.....”

蒋器的车在清园别墅附近停下来，吃惊地开窗喊过报童。小报童从脖子上挂的布袋里熟练地夹出几份报来，蒋器一股脑全部买下。他先把车子开进葡萄牙籍邻居家，这是他一早为了追林小健，特意借来的，然后飞奔回家。

“蒋清，常家出事了！常啸天昨夜被人刺杀，他们说是常小健干的！”

“啪！”水晶酒杯落在茶几上，又滚下地面，碎裂开去，一抹鲜红的汁液迅速润染在地毯中。

蒋器浑然不觉母亲的失态，自言自语道：“怪不得，今天早上常公馆的人那个样子。不行，我得去警察局，我要给常小健做证，他昨天晚上在我们家！”

蒋清突然清醒，抢下报纸一顿狂翻，接着问儿子：“你做什么证？你怎么做证？”你才回来几天，和他有什么关系？能让他在这里待上一宿？”

第五十三章 不堪回首 (3)

蒋器像受审的犯人傻傻道：“他是姍姐姐的男朋友啊。”

“你还想把姍儿扯进去？她现在也是通缉犯！虽然没写到报上，但比他要严重得多！你不是想告诉警察，那个林小健是在这里帮你表姐杀警察便衣，所以才没时间去杀常啸天吧？”

蒋器欲哭无泪，抱头大叫：“那我们就眼睁睁看着常小健叫人冤枉吗？”

蒋清断然道：“阿器你不要太天真，这个林小健你只见过一两次，对他又了解多少，你能保证他昨天不是伤了常啸天又逃来这里的吗？”

蒋器惊异地看着母亲。

“我昨天就觉得你们是引狼入室。你表姐要不是去追他，也不会和警察撞上！”

蒋器顿足：“蒋清，你太可怕了！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用大脑想一想，那常小健要是个杀人狂，今天早上第一个就杀你！”

蒋清厉声道：“我就是不要你管！你知道那个社团有多复杂？你昨天的亏还没吃够吗？我不想你再有任何危险！况且妈妈昨天根本没骗他，事实就是那样！”

蒋器气愤道：“你早晨的话我都听见了，你是在自己骗自己！”

蒋清突然无力，口气也软下来：“快！往医院打个电话，问问常啸天怎么样□了……”□

阿水带着唐家兄弟气喘吁吁地来到提篮桥监狱，他来的次数较少，所以看守不认识，只说：“先生，不要让我们太为难，这里的犯人每天只能接见一次，你们这样不符合规定。”

阿水一挥手，唐辕立刻把一厚叠法币塞过去。看守马上躬身：“你们谈，你们谈，只是时间不要太长。”

邵晓星又被带出来，阿水急跳跳地问道：“小健来过？”

邵晓星点头：“早晨来的，他神色不太对，好像有许多话说不出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怎么知道自己的身世的？”

阿水气急败坏：“老邵，小健反了！这小子心狠手黑，把天哥当成杀父仇人，天哥挨了他的暗算，现在还在医院。他居然找到这里来，他没把你怎么样吧？”

邵晓星肝胆俱裂，一把抓住阿水：“什么，天哥出事了？现在怎么样？”

“中了两枪，一枪在头，一枪在心脏附近，一直在昏迷中，现在还没脱离危险！”

“你们是怎么搞的，都干什么了，为什么不保护好老大！”

阿水恨道：“是昨晚在公馆出的事，我们都不在跟前，幸亏我和阿三及时赶到，那臭小子早他妈跑得无影无踪了。抢救了整整一夜，老大差一点就完了。”

邵晓星腿都有些不稳，被唐轩扶着坐下，嘴唇抖了半天忽然醒悟：“不对！早上小健来这里，虽然脸色不好，但非常镇定。他若是杀天哥，怎么还敢在我面前出现？我给他讲他亲生父母的事情，讲了足足半个小时，他听得很仔细，不像包藏祸心的样子，绝对不像！阿水，你们可要搞清楚，千万别冲动！”

“老邵，不要被他蒙骗了，这小子已经丧心病狂！我早就知道保这个秘密对我们都没什么好处。林健当年要不是挨了天哥一枪，也未必会死。这件事我猜十有八九是梅萍那个烂女人讲出来的。你今天居然又给他讲了一遍，你就没想过，他的身手不次于当年的林健，他要是发起疯来，报复到我们这几个老大头上，早晚都跟着遭殃！亏得我行事果断，已经下了格杀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一回掘地三尺也要把这个畜生找出来！”

邵晓星拧起眉毛，一把拽过阿水：“哎呀你真混！小健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他平时怎么样，我们都很清楚。天哥养他长大做得光明磊落、情深义重，他知道真相只会从心底里感激，何况他们已经有了二

十年的父子情分，绝不会那么绝情！你快收回命令，把他找回来，不要铸成大错！”

阿水不耐烦地推开他：“我现在只知道一样，就是天哥的命差一点就葬在这小王八蛋手上！这小子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根本不敢露面，这就是最好的证明！现在天哥不能讲话，你也不在，我做主！我绝不让林小健再来害天哥！这小子仗着天哥护着他宠着他，一向不把我们这些老人放在眼里，他有什么功劳，小小年纪就爬到你我的头上，这就叫做养虎为患！这一回一定要让天哥看清楚，到底谁对他最忠心！”

邵晓星知道一句两句劝不住，又惦记常啸天，就忍不住问：“天哥究竟怎么样？他醒过没有？这件事要由老大做主！”

阿水看了他一眼：“医生说天哥心脏很弱，随时都会有危险，他已经不能再受任何刺激了。老邵，你在里边待久了，外面许多事情你不清楚。你不用急，凡事有我和三哥，我们自有分寸。把阿轩给你留下，以防小健对你下手。我现在要急着去医院，先走了。”

他带着唐家兄弟说走就走，剩下邵晓星急得团团乱转。常啸天生死未卜，林小健又下落不明，追杀令一下，林小健势必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叛逆。邵晓星仿佛看到二十几年前那场悲惨的内讧重新上演。他如坐针毡，一时间，头发都急白了许多，最后只能让唐轩快回去找阿三。

他把希望寄托在阿三身上。

白色的理石，黑色的墓碑，夕阳映着血红的颜体：“林健之墓”。

晚风拂过林小健的头发和面颊，他一下下摸着那四个简单的字，似乎那是父亲的脸。记忆中的名字，一夜之间竟然成了生父，感觉还是那样遥远和陌生。

邵晓星说他长得很像父亲，大概这是真的。从蒋清和徐夫人的眼中都能看得出来。一直以来，他不满意自己的肤色，总希望拥有常啸天那样微黑的皮肤，可无论是在四季皆烈日的香港，还是在上海，他试过无数遍晒黑自己，却总是失败。他还曾羡慕过常啸天那十分宽阔

的肩膀，而他无论怎样锻炼，武功如何精进，体型却总是显得清削。现在他懂了，他为什么会与父亲有着这么多明显的外貌差别，因为他根本就是另一个人的儿子，身体内流淌的是另一个人的血。那个人的生命是如此短促，甚至至死也不知道有他这样一个儿子，他是遗腹子。

和徐夫人讲得一模一样，邵叔叔也称母亲是一个护士，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对父亲一定爱得很深很深，才会在那样的环境下坚强地生下他。想到母亲，林小健不由想起那条白金项链，那是父母惟一留给他的东西了，他一直把它放在公司的保险柜中，他现在想把它拿出来，这是他惟一要带走的东西。

他已经决定离开，不辞而别之际，他知道自己还要给义父、给忠义社一个交代。

夜幕悄然降临，林小健来到四川北路天华公司。他曾主宰着这栋灰色的洋楼近一年，他无数次地在前呼后拥中进出那两扇茶色的玻璃门。今天，他选择了翻窗而入。

他想静静地离去，不想看到任何熟悉的人。

长长的走廊，绿色的地毯，二楼尽头的办公室是栗色的门，用手中钥匙串中最大的一颗开启它，是手下和秘书办公的外间，再推开里间的双扇门，迎面是一张硕大的写字桌，上面摆放着全上海最时髦的文具，墙上有几幅真正的名画，随便一幅便有十几万的身价。不过，它们在这里很安全，不会有贼大胆到敢打这间办公室的主意。桌后的保险柜内，更是装下了天华公司和社团的无数财富和秘密。义父对他的信任是无条件的，赋予他的权力是毫无保留的，也是至高无上的。

第五十三章 不堪回首 (4)

林小健坐下来，拧亮了绿色的台灯，取出一叠信笺，旋开派克钢笔，一挥而就。信中的话他已经想了整整一天：

“义父大人呈上：

蒙养育二十载，备受宠爱，恩情如海。儿误听人言，以怨报德，已悔不堪言。思及所得，难复生受。儿欲暂别，远行天涯。痛别之意，感念之情，虽一纸难以尽述。望保重身体，勿以为念，来日自立于世，必回报大恩大德！

另，蒋器亦是家弟，请善待蒋清女士，并将予儿之恩泽尽转二位小弟，此健儿之最大心愿。

小健泣首

三十五年六月十五日草

林小健写罢，终于情不能已，泪水落在纸上。他细心地用吸墨纸吸干，将随身钥匙放在信上，戴上项链，站起来拉灭台灯，在黑暗中静立一下，大步向外走去。从今天早上看到蒋器，认定他是义父的儿子起，他就已经决定这样离去。正如信上所讲，他得到的太多了，义父一家为此付出了莫大的代价，二十年的亲情隔断、骨肉离散，这代价未免太惊人，这恩情未免太沉重，他再也承受不起。

门开了，吴浩海和小宇双双出现在门口。林小健不想多说，惟恐再生牵绊，红着眼睛走过去：“我有事马上走，你们多保重！”

吴浩海喉咙动了一下，小宇伸开手臂：“健哥，你去哪儿？”

林小健想了一下，以实相告：“离开上海。”

小宇扑上来：“为什么要这样？”

林小健低下头：“我现在很乱，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我只知道我必须离开，没得选择！”

他一下扳开小宇的手指，继续向前走，再次停下，因为吴浩海突然在他面前举枪。

小宇回头，毫不犹豫地挡在林小健身前：“海哥，你做什么？放下枪！听健哥解释，他一定有理由！”

林小健震惊之至，推开小宇，目光如电直视吴浩海：“怎么回事？”

吴浩海态度坚决：“你不能就这么走，有些事情你要说清楚。”

林小健变色：“吴浩海！”

吴浩海动动枪口：“我知道你没带枪，你手上有伤，病也没好。这个时候我不用枪，你也打不过我。我是当过警察的，不能让你就这么走，我们一定要谈一谈！小宇，你出去把门，谁也不许进来！”

林小健脸现怒容：“阿海，我没时间解释。也许你已经知道，我现在已经不再是你的大哥。你要么放我走，要么开枪！”

小宇眼尖，看到桌上的信纸，跑过去拿起来。他这一年多和阿香在一起，认了不少字，看了两眼便大声喊道：“海哥，快来看！”

吴浩海举着枪走过去，抓起信纸匆匆看了一遍，长叹一声。

林小健已经走出门，吴浩海追上来：“等等，我们一起走！”

小宇也跟上来兴奋道：“对，这样才是好兄弟，有难同当。我们一起走！健哥你去哪里？”

吴浩海开始寸步不离：“管他去哪？天涯海角我们也要在一起！”

林小健被两个人搞得七荤八素，止步求道：“阿海，你带小宇回三叔那里吧。我现在已经不再是你们老大，我一无所有，自己也不知要去什么地方落脚。我知道，这样很不负责，但我真的无法选择。一夜之间，我遇到的事情太多了，现在我自己都不知如何面对自己，更不要说面对兄弟了。你们的心意我领了，求求你们让我一个人走，我需要找一个地方静一静，想一想将来！”

第五十三章 不堪回首 (5)

吴浩海像怕他跑掉一样，一把抱住他：“你以为你这样可以走的掉吗？你枪没带一支，钱不带一文，你打算怎么办？”

小宇也道：“健哥，外边这么多人要抓你，我们是要保护你！”

林小健一惊：“什么，抓我？”

小宇愣愣道：“怎么你还不知道吗？大家都传你刺伤了天爷，门里和警察局全在抓你。”

林小健短促地啊了一声：“常啸天被刺，什么时候？”

小宇道：“昨天晚上，全上海都轰动了，你还不知道？水叔和三叔他们已经认定你是凶手，整个社团全在找你算账，天爷现在还在医院，你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林小健五雷轰顶，呆立半晌，大喊一声：“他在哪家医院？”

吴浩海用力拽住他：“你现在绝不能再露面。警察那里即便能解释过去，忠义社绝不能轻饶你。”

“告诉我，他在哪里！”林小健什么也听不进去，厉声问道。

吴浩海拼命摇着他：“阿健你清醒一下，事到如今你还没弄明白吗？你的身世已经人人皆知，有人想乘机置你于死地！我们相信常啸天不是你伤的，可那么多人全在气头上，常啸天又昏迷不醒，没人信你！快走吧，你不是已经计划好了吗？我和小宇保护你走！”

“昏迷不醒？昏迷不醒？！我爸他究竟怎么样了？”林小健已经被这四个字吓住了。

“他，他昨夜在书房中了两枪，还在抢救。”小宇小声说。

林小健一身冷汗，毛发皆竖。两枪！父亲中了两枪！他虽然心脏不好，可体力和应变能力还是一流的，他一定是昨天被自己气得不轻，失去了最起码的防范能力。林小健悔恨交加，只觉得天塌地陷。他扶着墙，竭力让自己不至于倒下去。待眼前的金光黑影停止飞舞，他狂吼一声，挣开吴浩海发足奔了出去。

他奔过长长的走廊，跳下两段楼梯，直奔大门。他只有一个念头，他要去医院，要见父亲。身后，吴浩海和小宇喊着追过来，他已经顾不上听他们叫喊些什么。

第五十四章 上海杀戮 (1)

天华公司的玻璃门哗啦一声被推开了，门口埋伏的一千人见他这样狂奔而出，全大吃一惊。

为首的唐辕先醒过腔来，大叫一声：“到底来了，抓住他！”

足足十几个人同时向台阶上包抄过来，林小健顿时明白这些人是在等他。他后悔一时乱了方寸，忘记翻窗越墙而去。看到社团的兄弟全红了眼，向他逼过来，他心中更乱，哪忍心下手，退了两步：“慢！唐辕，叫他们住手，听我解释！”

话音未落，刀光一闪，林小健本能地头一侧，两柄飞刀已经擦面而过。

唐辕一击不中，大呼：“上，杀了姓林的！”

邵晓星当年以飞刀功夫见长，门中小字辈不少向他讨教过飞刀绝技。但得他真传的只有林小健和唐家兄弟。林小健因为身份特殊，社团中的老大个个教过他拿手功夫，他学武是天才，飞刀也学得最精，唐辕也很下了一番苦功，所以他很少使枪，而是刀不离手，这两刀若换作他人，早已没命。

林小健躲过飞刀，和冲上来的人交上了手，耳听得唐辕还在下面嚷着：“吴浩海，小宇，你们要敢帮姓林的，连你们一块儿杀！”

出手就是飞刀致命，又一口一个姓林的，林小健当下一股傲气激荡，将身边的人几掌击下台阶，指了唐辕昂然道：“想抓我，就凭你？”

仅仅一天之隔，唐辕态度已经大变：“林小健，你太小看我了。水哥早猜到你会来这里，让我在这儿，我就不会白等！”

说罢，扬手高叫：“开枪！”

三楼八个窗口全开，加上唐辕周围的手下，足足有二十几条枪同时向大门处开火。

林小健已经懵了，大脑一片空白，他根本想不到社团已经下了死令，猝不及避眼看就要给淹没在弹海之中，突然眼前一闪，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向门里，落地玻璃门在人体撞击和子弹攒射中，碎片四溅！

林小健仰在一地碎玻璃中，伸手迎住扑倒的小宇。小宇中了数枪，俯身瞪着他，震耳欲聋的枪声中犹在拼力喊着：“走啊！健哥！”

吴浩海还了几枪，拖起林小健向走廊的窗子跑过去。林小健甩开他，回身又扑向小宇。小宇已经断气，眼睛却还没闭上，小健痛声嘶喊着抱起他，手触及全是热热的血。

子弹如蝗虫一般倾泻过来，吴浩海眼冒凶光，再次揪过他：“小宇完了，再不走我们也完了！”

林小健几乎是被他挟着到了窗前，两人伴着嗖嗖横飞的子弹跳入一片绿色植物中，这是天华公司的后院。林小健已从悲恸和震撼中清醒，反手拉起吴浩海，攀上高高的院墙跳了下去。

夜已全黑，林小健全身绷得紧紧的，眼睛闪着雪亮的光：“带我去医院，我死也要见到常啸天！”

吴浩海使劲点点头，两人并肩奔出去。

医院特护病房。

惠若雪已经换了素色的旗袍，头发一根不乱，整齐地盘在脑后。经历了一天一宿的巨大变故，她却容颜肃整，格外笃定。相形之下，忠义社的几个老大却显得焦躁不安。邵晓星在狱中，白冬虎远行寻父，社团只剩下阿水、阿三、雷彪三位主事的老大。阿三被警备司令部叫去问话，到现在还没回来，他的手下唐轩倒是从邵晓星那里回来了。

常啸天一直在昏迷之中，上海著名医院的权威大夫都被请来会诊，一致认为他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现在尚不能肯定是否伤及脑神经。他们的结论是，若是长时间血压稳定、脉搏正常，而还不能转醒，那就有可能要长期昏迷。

常小康脸色还有些苍白，守在妈妈身边，经过这场灾难，仿佛成熟了许多。惠若雪和儿子一同目不转睛地看着那颗叱咤风云的头颅，如今陷在枕中，一动不动，身上插了几根管子，再也不能做雄狮怒吼了，她百感交集，欲哭无泪。曾经那样深恋，曾经为了得到他不惜一死，曾经为终于嫁作常家妇欣喜若狂，也曾经为博得欢心而辗转反侧。二十年过去了，青春逝去了，当年那个色艺双绝的梅映雪，得到了什么呢？名分、儿子、地位、奢华的生活，这些都是她年轻时代在戏班里、舞台上孜孜以求的东西，她现在一样不少，可是，她心里最清楚，常家上下都清楚，有一样，她在常啸天那里永远也得不到，那就是爱情。当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对爱情失去信心，她做女人的自信已经在常家消磨殆尽。从重庆归来，她刚刚开始对另一样东西感兴趣，那就是权力。她牛刀小试，便找到了做常夫人的另一种荣耀和尊严。只可惜阴差阳错，几回出手全都时运不济，撞上了政府接收的枪口不说，还累及邵晓星做了替罪羊。常啸天羞辱她，冷落她，她始终心有不服，心有不甘。从这短短半年里，她已经尝到权力和金钱的魅力，她已经知道，丈夫的社团有着那么多的产业和投资，光是天华的注册资产，就足够买下半条南京东路的地皮。忠义社的势力范围纵深于沪西那么大的地盘，仅一个邵晓星便可以一呼万应。她眼睁睁地看着常小健意气风发地坐上总经理的宝座，看着那父子并肩谈笑，指点江山，而她注定只能是个旁观者。每到这个时候，她心里就猫抓似的难受。这父子俩几乎统治了整个常家，而她和小康更像是可怜兮兮的一只母鸭一只小鸭，需仰视才见那两只气派的雄天鹅。

一夜之间，所有的一切全变了，叫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常小健成了林小健，天鹅变回了丑小鸭，他竟然还与丈夫反目成仇，一副恨不能咬死常家人的样子。小康撒的一个小谎，居然推波助澜，取得了如此戏剧性的效果，让她也始料未及。当看到丈夫倒在血泊中时，她几乎以为他已经死了，那一瞬间，她比谁都要镇定，是她趁乱把林

小健扔下的枪踢在丈夫身边，是她抱起常啸天第一个喊出来：“准是大少爷回来了，大少爷杀了先生！”

没人反驳她，吴妈昏了，小康傻了，阿芳只会哭。她石破天惊的这句话，等于为整个事件定了调。其实她并不肯定林小健是凶手，她只是意识到自己一旦成了未亡人，第一个要铲除的就是二十年的夙敌。她不恨那个新鲜出炉的林小健，她恨的是常小健，她恨他堂而皇之地姓着常，安安稳稳坐了二十年大少爷的位子，那本应该是她儿子的！仇恨已经埋藏了二十年，她简直不敢相信，居然会等来这么一天，一切都随心所欲，一切都天衣无缝。

陈阿水不停地在抢救室外走来走去，惠若雪走出来，悲戚得无以名状：“水爷，你大哥一日不醒，社团和天华就一日群龙无首。大少爷反了，小邵还关着，当年和啸天一起的患难兄弟就剩下你一个人，你跟了啸天这么多年，他一向信任你，我和小康也全靠你做主了！”

第五十四章 上海杀戮 (2)

她以帕触目，泪眼蒙眬地望向阿水，肩膀抽动，复啜泣起来。阿水叫她说得心碎，连忙安慰：“千万别往坏处想，天哥吉人自有天相，关爷、菩萨、上帝全能保佑他，他一定会过了这一劫。大嫂，不哭，不要哭！”

惠若雪止住了哭声，她庆幸和陈阿水还有些交情，在整个社团，她最了解的就是他，腹稿已经打了半天，是时候说出来了：“其实，啸天要是早相信生死之交的兄弟，就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你才四十几岁，正是好时候，社团需要你，现在只有你才能主持大局！”

陈阿水听得十分入耳，林嫂的话真正说到他心里去了。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大哥最亲密的兄弟，因为他是在常啸天最背气的时候跟定他的，他们在杭州乡下度过了最暗淡的一段时光，真正是患难之交，单这一点，全社团上下没人比得上，他是元老中的元老！常啸天倚重邵晓星，扶持林健的儿子，他口上不说，心中并不通畅。邵晓星一直当着副社长，而他只是跟了他屁股才当了风雷堂堂把子，眼见小健转眼长大，慢慢骑到他脖子上来了，不知为此烦过多少回，他现在很佩服大嫂的见识，郑重道：“大嫂放心，我陈阿水责无旁贷！”

惠若雪觉得火候已到，用手按在他的手上，直视他：“阿水，当务之急，是要替啸天报仇！”

阿水被她盯着有些混乱：“大嫂，这个当然，我们已经……”

惠若雪打断他：“阿水，我提醒你，事不宜迟，要快刀斩乱麻！你大哥一向心软，你这个做兄弟的再不替他当机立断，等他醒过来念起兄弟旧情，又会放虎归山，到时候我们都要跟着遭殃！阿水，忠义社的天下是你们打出来的，不能再让别人坐享其成！”

阿水对大嫂这番话佩服得五体投地，连连点头：“大嫂，你看怎么办？”

“多派人，撒大网，最好报警！”

“报警？”阿水有些踌躇。

“对，在你大哥醒过来之前，用尽一切办法，除了这个祸根！”

阿水感觉大嫂的纤纤玉手颤抖着传过来的力度，倍感激动，使劲点点头：“照大嫂说的办！”

“妈，快叫大夫，爸好像醒了！”常小康推开特护病房门，兴奋地叫道。

两人对视一眼，齐向病房跑过去。

常啸天头还是不能稍动，睁着眼睛，似乎在无助地寻找着什么似的，又像在费力地思索着。

惠若雪扑上来，哭道：“啸天，你觉得怎么样？”

阿水欢喜道：“天哥，你醒了就好了！多亏了阿康，他给你输了好多血。”

常啸天目光闪烁了一下，口中开始说着什么，惠若雪、阿水、小康都俯下身去，凑近了听，听到断断续续的声音，几不可辨：“找……找小健回来，主持……”

惠若雪第一个听清楚了，愤怒地直起身来，目光毒怨无比。这时，雷彪和唐家兄弟也都挤进来，七嘴八舌地发问：“阿水，老大说什么？”

“大嫂，天爷在说什么？”

阿水和大嫂一起沉默着，因为一道死亡的灰光从常啸天眼中已经透出来。果然，常啸天停止了啜嚅，重伤的头向上仰去，全身开始抽搐起来。惠若雪用手帕堵了口，适时发出一声尖叫，医生护士冲了进来，推开他们，罩上氧气罩，接着将被单掀开，由一个年轻力壮的医生开始猛击心脏。

看着父亲的身体在床上一震一震地跳动着，常小康悚然向后退去，接下来，他听见妈妈尖利地哭叫：“啸天，你叫你一手养大的儿子害了，你可不能就这样死了呀！”

医生发出低斥，大家急忙把这悲伤的大嫂向外拉，扑通一声，常小康直挺挺地倒了下去，病房内顿时乱作一团。

林小健和吴浩海来到医院，远远就看见大门处许多社团的人。

林小健显得出奇冷静：“阿海你看，正门不好进，最好是翻窗直接到病房一层，几楼？”

吴浩海此刻已经是一副豁出去的心情，看见林小健突然停下脚步，心中稍稍奇怪，话已出口：“二楼，特护病房。”

林小健转身猛袭，连点几处穴道，吴浩海冷不防着道，登时呆立，一动不动，苦着脸叫道：“阿健，你……”

林小健将他拖起，挪至一排梧桐树后，安顿他靠了一棵树干站好，吴浩海已经急得青筋迸出：“你……你放开我，你不能一个人去！”

林小健抱住他，眼泪夺眶而出：“浩海，我落难之际，还有小宇和你这样的好兄弟，真是不枉此生！小宇死得太可惜，也太不值了！发生了这么多事全是我的错，本该我一个人承担，再不能让你跟我白送命！干妈只有你一个亲人，你出事，？老人家会伤心死的。”

吴浩海也哭了出来：“我们从小到大比兄弟还亲，你这么做，是不把我当兄弟！”

林小健松开他，擦擦眼泪，取下腕上的雷达表，放进他口袋中：“这个留给你，我和小宇等着你收尸！无论我是常小健还是林小健，我都没做过对不起常啸天和忠义社的事情，不管别人怎样对我，我要做得光明磊落，问心无愧，不能让你们跟我一起担上叛门的罪名。”

他转身要走，吴浩海绝望中喊道：“阿健，带上枪！”

林小健回头，惨然一笑：“用不着了。”

吴浩海不敢放声喊，眼睁睁看着熟悉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中，愁肠百转，恨不能长对翅膀飞出去。

医院门外站满了社团的人，都在小声议论：“常爷是醒了吗？”

“没有，听说睁了一会儿眼睛，跟着又昏迷了。”

“这下子，咱们忠义社真是天塌下来了。少帮主谋反，杀老爷子，可真叫人心寒哪！”

“那常小健功夫可不一般，可别叫我们碰上！”

“是啊！连勇哥都不是他对手！”

“少说两句吧，勇哥过来了。咦？他怎么穿这么一身？”

“唉，他老娘刚死了吗！他是孝子，说过要守孝三年的！”

雷彪从里面出来，叫自己的爱将：“阿勇！过来一下！”

乘云堂杨勇迎了上去：“大哥，天爷怎么样？”

雷彪面色沉重地摇摇头：“阿勇，你老娘的后事办完了吗？”

杨勇低下头：“昨天刚入土，我还在守坟，就叫他们接回来了。”

“听说了吧，门中出了大事，几个老大都点名叫堂口的硬手回来。现在还是以门事为重吧！你好好给我守住大门，这几天来看老大的人一定很多，问清楚再放进去，千万别走了眼！”

“是！”

第五十四章 上海杀戮 (3)

雷彪看看他还穿着孝服，也觉得不顺眼，尤其在常啸天生命垂危的关口，但素知他是大孝子，也不好让他马上脱掉，就用了商量的口吻：“阿勇，明天把这身衣服换掉吧，免得让天爷的家人忌讳！”

杨勇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和雷老大讲价，他目送雷彪坐车先走，听见有兄弟在背后小声祈祷，都是些希望关老爷保佑天爷平安无事的话。他见常啸天的次数不多，可也知道他在洪门无人匹敌的声望和地位，虽然很少关心社团的大事，但此刻意识到忠义社天塌下了一半，不由也怨恨起那个曾被雷彪捧为龙种的冒牌大公子，他做梦也没想到，林小健会这个时候孑然一身闯到医院来。他眼见一个白色的身影从人群中一掠而过，上了台阶，揉揉眼睛才认出来，这是那个比武喝酒全赢到他无地自容的小老大，全上海都在找他，他居然旁若无人地上来了！

门口的兄弟也反应过来，都有些胆战心惊，作势伸手来拦，口中却叫：“勇哥，快！”

林小健目光和声音同样威严：“让开！”

他的身手早被传得神乎其神，也有人在比武大会上见识过他的本事，被这一喝，伸出的手竟然全缩了回去，竟不敢再拦。林小健脚步不停，纵身穿过一千人，推开了医院的大门。

“林小健！你好大胆！给我站住！”

杨勇爆出一声大吼，他最知道小健的厉害，比谁都忌惮，但老大交代在先，说什么也要拼这一场了，于是抽刀上步，手起刀落。林小健硬挨了这一刀，左肩到背，后身被劈开一条长长的口子，血从白衬衫中渐渐渗出，他不回头，只侧了一下身子：“杀常啸天的不是我！你们不信，只管砍，我不还手！”

杨勇一击得手，自己都被自己吓住了，脑中竟是一片混乱。众人见他愣在那里，围过来小声道：

“他说天爷不是他杀的！”

“勇哥，他进去了，怎么办？”

林小健已走到楼梯口，杨勇才醒过腔来，扬刀喊：“追！不能让他上楼！”

二楼，特护病房外足足站了二十多人，全是三大堂口的高手，为首者正是唐轩。他早听见楼下嘈杂，在楼口处迎到了一步三阶的林小健，杨勇正挥刀追上来，高声向上叫道：“快截住他！他……他玩命了！”

唐家兄弟中，唐辕擅刀，唐轩擅枪，而且是双手枪，他在阿三手下早已成名多年，是社团一等一的高手。他更不愿意和林小健正面遭遇，因为他们一起学枪，多年来屡有较量，从来不是对手，但身系天爷安危，还是硬了头皮擎起双枪。当看清楚林小健赤手空拳，心中惊奇，迟疑着喊：“站下！再走我开枪了！”

林小健迎着枪口向上走，突然伸臂一手一只攥住唐轩的双枪，狠狠抵上前额，目光如炬：“轩哥，我要见义父！你不让开就开枪！”

唐轩喝问：“天爷究竟是不是你杀的！”

他看了邵晓星写给阿三的便条，心中也有怀疑。

林小健断然道：“不是！我可以对天发誓！”

他边说边一磴磴走了上来，唐轩被他的气势慑住，枪竟放了下去。

林小健时任副社长一年，已被公认是接班人，在社团特别是年轻一辈中，自有威严和震慑力。众人见他意外现身，连闯杨勇、唐轩两关，又称从未弑父，皆不知所措，慌乱地看着他在枪口和刀光中向病房走去，一时无人再挡。

惠若雪、阿水听见喧哗，都出了特护房，迎面撞见林小健，都吃了一惊。

特护病房门一开，林小健已经看见床上的义父，立刻忘情，高呼一声爸，就往里扑，阿水飞起一脚，将他绊倒在门前。惠若雪看见他

背后鲜血淋漓，连退几步，如见鬼魅：“哎呀不得了，他又来杀先生，快抓住他！”

这一下惊醒了众人，七八个人扑上来，死死将林小健压在地上，向后拖去。

阿水怒骂：“饭桶！这么多人看不住他一个！唐轩，你死了吗？过来把住门！”

唐轩灰溜溜地穿过众人，提着双枪来充门神。阿水向地上指点着：“好！你有种，敢一个人来！说！你是来领罪还是想看看天哥死没死？”

林小健众压中奋力抬头：“水叔，我爸怎么样了？你们相信我，行刺的不是我！我承认我昨天错怪了爸爸，但我真的没做对不起他老人家的事情呀！”

阿水冷笑：“现在后悔晚了！大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一定让你这畜生死得很难看！拖出去，等着开香堂！”

惠若雪眉头一皱，在后面拉了他一下。

林小健从来心高气傲，本来就是抱定一死而来，见不到义父哪里甘休，愤而叫道：“水叔，你糊涂？忠义社内讧，亲者痛仇者快，真凶都让你们放跑了！让我进去见爸爸！”

阿水脸都扭曲了，又想起和大嫂的约定，暴跳道：“你还敢叫爸？你还想当儿子？你不过是个野种、混蛋！当年，我们把你从乱尸堆里扒出来，养你成人，抬举你当老大，没想到养的是一条忘恩负义的狗！我们都鬼迷心窍瞎了眼！与其留着祸害，不如现在就杀了你个王八蛋！”说罢，从旁边一个兄弟手中夺下刀。

林小健被骂得狗血淋头，挣扎道：“水叔，我知道我现在怎样解释，你都不肯相信，你可以骂我恨我怨我，可以杀了我。但只求你一件事，让我再看一眼爸。我受常家养育二十年，现在不管他是不是醒着，我只在他面前叩几个头，说一声对不起就死而无憾了！姆妈，答应我，让我见一眼爸爸，求求你们了！”

兄弟们见到昔日的大公子落到这步田地，大都心生恻隐，或低头不忍再看，或望向陈阿水。

陈阿水拎了刀一时也难以下手。正在这时，惠若雪开口了：“大少爷，你很会做戏，简直是个天才！我惠若雪科班出身都自愧不如。昨天的你可不是这样一个可怜相儿，你当着常家上下的面，把枪顶在常爷脑门子上时是怎么说的，你忘记了吗？你说你认贼作父，你说你不会罢休，你说你早晚要算账！阿健，你姓常也好姓林也罢，常家从没亏待过你，你爹悉心栽培你，教你一身好本事，到头来却被你骂成杀父仇人！你现在口口声声喊冤叫屈，说你没杀人，可你的手枪为什么会留在你爹身边？啸天一身武艺，多少风浪全闯过来了，若不是相熟的人，又怎么会让人轻易得手？你枪枪致命，分明已经鬼迷心窍丧心病狂，现在又演苦肉计。你骗得过别人，可骗不过养你二十年的妈！”

惠若雪一番话掷地有声，登时扭转了气氛。阿水心中佩服，伺机挥刀大叫：“把这畜生给我拉出去，不要让他在这死，惊扰了天哥。”

林小健万念俱灰、百口莫辩，双臂被反扭着再度向后拖去，眼见一点点离开病房，急切之下胸中气血翻腾，双肩一挺，奋然一挣，周围甩出去好几个兄弟，身后的伤口也随即漫起一片血雾，样子极其可怖。他挣脱束缚，只几步就冲至门前，奉令守门的唐轩正在自责，又被惠若雪的话所动，再不犹豫，近身一枪击在他腿上。林小健瘸着一条腿连滚带爬还去拽门，忽然脑后生风，右肩又中一刀，登时皮开肉绽，血花飞溅。

第五十四章 上海杀戮（4）

在惠若雪忍不住的得意微笑中，林小健倒了下去，他看见他的阿水叔目露凶光，刀又堪堪劈过来，他无力挣扎，引颈受戮。

“砰！砰！”随着两声枪响，一声断喝震彻了所有人的耳朵：“住手！谁敢动一动，我杀常小康！”

阿水的刀在半空中停住了，惠若雪的笑容凝住了。她回过头去，看见了一个最讨厌的人，一只冒着青烟的手枪，正抵在宝贝儿子的太阳穴上，常小康脸色煞白，放眼望向这边血泊中的大哥，更是眼珠子都要掉出来！

吴浩海被点了穴道，浑身僵硬酸麻，动弹不得，傻子一样站在树影中，飞鸟栖枝，根本不理下面还有他这个活人，点点鸟屎肆无忌惮地落下来，在他鼻尖上滑下一小滩。吴浩海呼吸急迫，眼珠差点对在一起。这时，两个人走了过来，个头差不多，模样可是一老一少。小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发短短，一脸顽皮相，蹦蹦跳跳地边跑边道：“爷爷，耽误这么半天，都快饿死我了！我就说过不要来，这什么社长大亨的，通通是高高在上的富人，哪是我们想见就见的。”

爷爷脾气很好，并不理男孩的撒娇，一字一句地解释：“我也不是想见有钱人，只是问问我的老朋友黄三爷，用不用帮忙。咱们行走江湖吗，也得靠些个朋友交情，要不然，怎么吃世界。”

小男孩说不过爷爷，便道：“好，那三爷没露面，咱们也被人家赶出来，好没面子！”

爷爷并不以为然：“心到佛知，人家正在难中，哪顾得上那么多，说到底，那常家公子还救过我们呢！”

小男孩道：“我要解手，一闻医院的味儿就要撒尿！”

他闪身进了一排梧桐中，一头撞在一个大活人身上，“妈呀”一声跳出去，手忙脚乱地提裤子：“有鬼呀！”

爷爷给叫了进来，等男孩子再度出现，裤子已经提好，肩上多了一只小猴儿。有爷爷壮胆，上前来摸摸吴浩海，点点头道：“还好，是个有气的。我可不想活见鬼！”

他回头走了两步，看见爷爷还不走，又大呼小叫：“快走吧，跟个装神弄鬼的东西较什么劲儿！”

爷爷慢条斯理道：“这人你认得的，他叫人点了穴。喂，小哥，还能说话不？”

吴浩海被这老头从上到下迅速摸了一遍，又叫这男孩损了一顿，真是羞愧难当。他已经认出这爷俩儿是那对祖孙盗，也听出这爷俩儿是去医院看常啸天，本不想讲话，但忽地想起这老头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便开口乞求：“老师傅，快！帮帮忙，帮我解穴，我急赶着去救人！”

老人一腮雪髯动了动，目光炯炯地一笑：“你怎么被人弄到这来的？”

吴浩海以实相告：“我现在已经不当警察了。我的朋友有危险，一个人去送死了！你们放开我，就等于救他一命，快！”

老人一双瘦骨嶙峋的手，又在他身上一通乱摸，把他疼得龇牙咧嘴，老人边摸边调侃道：“我放了你，岂不是又多了一个送死的？”

吴浩海已经心急如焚，冲口说道：“好朋友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

那男孩扑哧一笑，以手刮面：“啧啧，这套话叫你说的，真不利落，一点不好玩儿。不如我教你：哎！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那只小猴在他声音中，飞快地蹿至吴浩海胸前，缘胸而攀，直奔头顶。老人喝住那猴儿，意味深长道：“救朋友去吧。机灵点，活着可比什么都重要！”

吴浩海这才发现自己已行动自如，向老人深深一揖，然后向衣袋摸去。他想把那名表送给这爷俩儿，男孩见他把手伸进衣袋，

不由笑道：“找什么？阿福替你拿出来了。呀，瑞士表！要不是冒牌的，那就发大财了！”

吴浩海见他托着那只表，道谢便走。心道也是机缘巧合，一年前无意中救过的祖孙盗，在生死关头，倒救了他一道。

医院门外的人全进去追林小健，吴浩海得以长驱直入。在楼梯上，他意外地逮到了常小康。原来小康昨夜输血太多，今天又突然昏厥，正在楼下病房休息，听得纷乱，正要上去看究竟，被吴浩海掳了个正着，挟上楼来，派上了大用场。

惠若雪见儿子当了人质，丧魂失魄，乞求道：“阿海，有话好说，千万别开枪！”

吴浩海占据了主动，远远见到好友刀悬头上，白衣尽血，气得七窍生烟：“你们还是不是人，长不长大脑！他要是真杀了人，还会来自投罗网吗？不是常啸天的儿子，就该死吗？谁再敢动我大哥一根汗毛，我就和他拼了！阿健，你怎么样，还能走吗？”

林小健拖着伤腿，以手支地，只动了一下，就被刀逼住。陈阿水喝道：“吴浩海你？了！到这时候还敢帮这小子？小康现在是老大惟一的骨肉，你要敢杀他就是杀老大，和林小健同罪论处！你现在放手还来得及！”

关乎儿子性命，惠若雪已然没了主意，四下寻找：“快，快叫人去叫吴妈来，劝劝阿海！”

她急切之中，忘记了吴妈从昨天起一直就没来过医院。

第五十四章 上海杀戮 (5)

吴浩海倔强地一拧头：“叫天王老子来也没用，人我救定了。陈阿水，你再也不扔刀，我就让你看看是你的刀快还是我的枪快。”

林小健心中感动，更不想连累小弟，拼力喊道：“阿海，不要伤阿康！你快走吧，不要管我！他们不会杀我的！”

吴浩海顿足道：“呆子，你还看不出来，他们就是要赶尽杀绝！他们是不会让你见到常啸天的！”

林小健如何不知，黯然道：“阿海，你的心意我领了，我不能让阿康死在你手里！你再也不走，我只能先死在你面前了！”

吴浩海眼睛冒火，用枪死死顶住常小康：“阿健，放心！救不出你，大不了今天我们三兄弟加上常小康一起死！黄泉路上也好做伴！”惠若雪已经快发疯了。

这时，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变故出现了，众人只听得“当”的一声，阿水手一麻，抵在林小健头上的单刀被震飞出去，接着，一双手把林小健从地上拽了起来。众人定睛一看，竟是穿着一身孝服的杨勇。他用刚才砍过林小健的那把刀左右一挥，刀光闪处，众人避之不及，闪开一条道。

阿水怕他冲动坏事，张着手低声喝：“阿勇，不行！”

杨勇一手环着林小健，一手刀展得笔直，退出十几步，回头向吴浩海叫道：“还不走！”

满场皆惊，阿水差一点背过气去。原本以为杨勇和林小健有宿怨，便放心让他守卫，谁知偏偏是这个浑人，众目睽睽之下竟单枪匹马地救了人出去。阿水恼羞成怒，岔了声地喊：“你也反了？”

他从唐轩手中抢过枪。惠若雪还算清醒，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当心小康啊！”

杨勇一脸正气：“说我反了就反了！他都这样了你还不信他，我杨勇也不信你了！”

吴浩海激动不已，拖了常小康抢走几步挡住他们，杨勇“当啷”一声扔下刀，挟了林小健从二楼纵身跳下去。吴浩海本事不如他，抓紧常小康，一步一步退下楼去。

阿水左右看看，见众人眼神一味回避躲闪，火燎燎道：“还不追！追呀！”

唐轩带人追下去，无奈投鼠忌器，只是追赶，不敢开火，眼睁睁看那四人出了医院大门，上了乘云堂的一部车。

直到这时，还抱着一线希望的陈阿水，才相信杨勇是真的临阵反戈了。他原地团团转了几圈，骂道：“混蛋，看我不找老雷算账。抓了几个小犊子，九九八十一刀活剐了他们！”

惠若雪被搀出来，见不到儿子踪影，几乎瘫在众人手上。

第五十五章 情深义重 (1)

原来的闫森公馆，现在的黄省三公馆。

黄夫人闫意虚弱地躺在床上，她是今天早上得知常啸天被刺的消息，怀了三个月的孩子当即流产。阿三整整一天一宿没回家了，她没让家人去通知丈夫，她知道丈夫现在应该在谁身边。

她不能去医院看大哥，只有用人和儿子一次次地报给她消息，说常啸天一直没醒，一直在危险之中。与消息同来的恐惧气氛同样也笼罩在这个家中。无望和无尽的等候中，记忆却变得格外清晰，多少往事历历在目，恍如昨日。那是她的新婚大礼上，常啸天穿着深红色的长衫，意态潇洒，笑声爽朗接受她和阿三的跪礼。阿三那时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刚刚学会穿西装，敬茶的手展得笔直，一声大哥叫得彻心彻腑。她戴着沉重的凤冠霞帔，羞涩地垂着头，发自内心地叫着大哥，激动得身子都微微颤动了。

尽管她曾怕父亲把她许配给常啸天，尽管她如愿以偿地嫁给了青梅竹马的阿三，但她无法否认，在她结婚的时刻，她已经爱上了这位大哥。那是一种敬爱，这份情感她一直埋藏得很深，是她的惟一情感隐私。作为前任洪门老大的女儿，她并没有从威严阴森的老父亲那里得到过父爱，她快乐和幸福的源泉全来自于这位大哥。是他，从仇人手中救出了她们母女；是他，成全了她年轻时代的爱情；他给她带来了安逸的生活，也替她报了杀父之仇；她的丈夫是他最好的兄弟和手下，她是他惟一的干妹妹.....

她的生活和常啸天是这样密不可分，常啸天对她而言，是兄长，是父亲，是内心深处的一个情结，她担心他的安危多过担心任何一位家人。一天里，她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在她的心中，如果常啸天真的有什么不幸，那天真的是塌下来了！

已经入夜，大儿子来报：“妈，林小健来了，他要见爹！”

她惊起：“在哪里？”

林小健在车内坐着，他现在还不相信所有人都会在一夜之间，把他当成一个弑父背门的叛逆。

阿三叔并没有出现，闫意姑姑在两个儿子的搀扶下走了出来。天太黑，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只觉得步履缓慢沉重。林小健坚持着从座上起身，艰难开口问道：“姑妈，三叔在什么地方，我想见他。”

闫意已经走到他跟前，夜色中，她的面孔惨白，眼睛红肿，神情悲戚而决然，她突然扬手，一巴掌狠狠抽在林小健的脸上！杨勇和吴浩海同时惊叫着拦住她，两个儿子扶住了摇摇晃晃的母亲。

闫意泪流满面：“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还有脸来这里！你把常大哥还给我还给我！”

林小健心神俱裂，全线崩溃，再也坚持不住，一头栽回车内。吴浩海见势不妙，迅速关上门，拉了一把愣在那儿的杨勇：“快走！”

闫意打出这一掌已经力竭，对儿子恨道：“你们拉我做什么！去找你爹来，去截住他们！为你阿舅报仇呀！”

黄家的儿子们惊惶失措，他们在妈妈的教育下，只知读书，无一习武，并不准备继承外公和父亲的衣钵。闫意今天头一次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只能看着车子匆匆开动，仓皇逃离。

常小康一直在车上老老实实不出声，一副神志恍惚的样子。吴浩海和杨勇认定他没能耐逃跑，只吓唬了几句，便不再理他。车子一驶离闫公馆，他的眼神才活泛起来，眼见林小健陷在前座里无声无息，起身去摸哥哥的头：“大哥，你怎么了？”

杨勇一把按下他。林小健劫后余生，又遭闫意痛骂，此刻听见这声大哥，感慨万千。他回头，带血的手拉住弟弟：“阿康，昨天究竟发生了什么，爸……爸爸他到底怎么样？”

常小康眨着眼睛：“他中了两枪，送到医院已经很危险。爸爸流了好多血，我输血给他，前后输了七百毫升。医生叫我静养，我只听说爸还在昏迷，医生说只要醒过来就没事了！大哥，你……你们这是要去哪里，让我下车好不好？我……头晕，很冷，也很害怕！”

常小康为求自保，在这一刻显出了非常的心志。他没有说出父亲的遗言，他表现得虚弱无助，他想这也许会博得大哥的同情，但此时此刻他也说不清，这位毫无血缘关系的大哥还会不会念及兄弟旧情。

林小健把手搭在吴浩海的肩头：“停车！”

吴浩海依言停下，林小健向弟弟道：“回去好好照顾爸，以后家里靠你了！”

吴浩海和杨勇对视一眼，他们都想如果有常小康在手，社团就不敢对他们轻举妄动，可林小健居然要在这个时候放了他。吴浩海素知他兄弟情深，不好反对，只是狠狠瞪着常小康。常小康大喜过望，急忙开门跳下车，突然想起什么，又向车里大喊：“大哥，你真是姓林吗？”

林小健无声地点点头。车子开起来，常小只穿着内衣小裤，脚上的拖鞋不知什么时候掉了一只，就这样光脚追着汽车，扳着车窗不肯放手：“大哥，你还回家吗？”

林小健心痛欲裂，忍住泪决然地摇头：“常家再不会有常小健这个人了！忘掉大哥吧，我会永远离开上海！”

汽车绝尘而去。常小康傻傻地站在那里，像做了一场梦，真心真意地掉下泪来。他就这样孤独悲伤地站在夜上海的街上，好久好久都没回过神来。过往行人诧异地看着他，他也浑然不觉，直到社团追出来的一辆汽车发现了他，像拾到宝贝一样把他搀了上去。

马上，有人给他披上一件衣服，又有人殷勤地给他脱了一双鞋，一个兄弟恭敬道：“大少爷，真把我们吓坏了，您没事吧？”

常小康先是一震，接着快感一下涌遍全身。妈妈的预言真的实现了，大哥肯定是走了，再不会有常小健了。他现在是大少爷，是常家惟一的儿子了！”

阿三从警备司令部回到医院，惊见外面社团的人多了几倍，病房外的长椅上，惠若雪正悲悲切切地啜泣，阿水等人在一旁劝解。阿三

第一个反应是天哥完了，绝望地向病房内冲，要见最后一面，却被阿水起身拉下：“大哥没事，是阿康！阿康叫林小健劫持了！”

阿三惊道：“小健，他来这里了？”

阿水道：“他劫了康少爷做人质。幸亏我当机立断，要不然他一定会再要天哥的命！”

惠若雪哀哀地哭道：“啸天生死未卜，小康又这个样子，难道老天真要叫常家绝后吗？”

阿三剑眉上扬：“那你们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去救阿康？”

第五十五章 情深义重 (2)

唐轩道：“水爷已经报了警，警察局会下通缉令，全城都在找，他们逃不出上海！”

阿三又一声惊叫：“阿水，你报警了？”

大凡社团都有自己的内部规矩，惩戒和诛杀都由自己人进行，绝少向警察和军队求助。

此时的阿水显得理直气壮：“他连天哥惟一的儿子都敢劫持，这样的畜生越多人收拾他越好！”

“不用了，我回来了！”常小康在众人的簇拥下走上楼来。

惠若雪扑了上去，搂住儿子复大哭起来，再不肯放手，生怕他又飞了。

阿水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阿康，你怎么逃出来的？”

常小康脸色苍白、神情镇定，不耐烦地推开妈妈，向众人道：“大哥让我回来的，是谁把他伤成那样的？刚才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惠若雪愤然止住儿子的诘问：“你还叫他大哥？他已经背叛了社团，刚刚又回来行刺你爹，幸亏阿水他们早有防范。”

阿水问道：“他们呢？这几个混蛋去了哪里？”

阿三听得奇怪：“他们，还有谁？”

阿水狰狞地一挥手：“老雷那个宝贝杨勇，还有吴浩海，全反了！死心塌地跟那死小子一起跑路了！”

阿三皱了眉头看看阿水，又看看惠若雪，一把揪过来唐轩：“阿轩，跟我说怎么回事？阿海就算了，怎么杨勇也会跟了小健走？”

唐轩开枪的一刻，已经把小健当成死敌，此刻被大哥逼问，再想起当时的情形，不由低下头，不敢正视。阿三见到他这副表情，便知事情没这么简单，正欲追问，唐辕的手下也来报信，称林小健半小时前在天华公司出现，他们搜遍了整幢大楼和附近的一条街也没找到，这当中，林小健的跟班小宇被乱枪打死。

阿三当场火冒三丈，小宇是他一手带大的小弟，送在林小健身边，本指望会有个好前程，可没想到却得到死讯。

他一把抓过送信的：“谁叫他们开枪的，啊？为什么要打死小宇？”

“是我！”阿水冷冷道，“林小健刺杀老大，谁再跟着他就是叛门，依照门规就是死罪，死有余辜！再抓到吴浩海和杨勇，一样叫他们死！”

阿三被噎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半天半天才指着阿水：“你快收回命令，不要再开杀戒，这样只能让兄弟们自相残杀。对小健的处置，还是等天哥醒了再说吧！”

阿水勃然大怒，阿三的话同邵晓星几乎如出一辙。他现在深深感到惠若雪的精明，如不及早除掉林小健，怕是时间一长，所有人都会反对他的这个决定，大哥也不会饶了他。他还没说话，惠若雪已经用鼻子哼了一声：“怕是等不及啸天醒，又会有人来杀他灭口。三爷，你不是要袒护害你大哥的凶手吧？”

有大嫂助阵，阿水蛮横地拔出枪来：“谁挡我给大哥报仇，我就不认他是兄弟！”

阿三把衣襟一撕，露出胸膛上一条青黢黢的龙纹：“烂梨陈，你小子开枪试试，我看你是杀红眼真把自己当老大了！你敢在老子身上动一动，我天龙堂平了你们风雷堂！”

场面一时剑拔弩张，僵持不下。惠若雪猛然意识到，这几个老大全是混出来的，各有各的出身，各有各的势力，没有一个是好惹的。正迟疑间，一直沉默的常小康突然吼起来：“吵什么吵！你们当我爹死了吗？”

惠若雪头一次听见儿子这样说话，不由一怔，转头见到小康一脸激愤：“陈阿水！黄省三！你们要打要杀外边去，不要扰了我爹！”

说罢，他昂首进了病房。

阿三阿水面面相觑，惠若雪瞪了他们一眼，也随儿子进了病房。

常小康昨夜挺身输血救父，今天又从危急中脱身自保，此刻信心大增，他披了一件兄弟们匆匆脱下的西装，脚套在一双别人的大鞋中，扶着母亲望着父亲，心中为一个念头振奋着：常家应该是看我常小康的时候了，我要做得比大哥好！爸，你等着瞧吧！

雪白的被单下，常啸天安静地闭着双眼，全然不知身边所发生的一切。

阿三得知家中发生的事情，立刻驱车回家，几步跨到卧房，将刚流产的妻子从床上拉起，平生第一次打了她一记耳光。

闫意惊厥地看着他，听他雷霆般地炸吼：“你真蠢！小健要真的杀了大哥，还会来找我们吗？他走投无路才来投奔我们，叫你这么就给打跑了。现在满上海到处都要杀他！这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叫我可怎么向大哥交代呀！”

闸北一家简陋的诊所。门外，飘着一只厚纸做的牙齿幌子。

?敢去大医院，这是吴浩海慌乱之中想到的惟一家到过的私人诊所，里边全是治疗椅，连一张正经的手术台也没有，林小健趴在牙医睡觉的床上，头侧在床沿的一边。牙医正战战兢兢地在杨勇的枪口下，为林小健取小腿上的子弹。诊所里麻药的存量太少，根本不够用在这样的手术上，所以，手术等于硬在肉里剝子弹。

处置伤口的剧痛已经过去，林小健面色惨淡，肉体的痛楚，远远抵不上精神的痛苦能如此深刻地改变一个人。

杨勇俯在他脸上：“听到没有，大夫说你没伤到骨头，以后不会耽误走路！”

林小健感慨地看着他，想当年回来上海，一片阿谀奉承声中，只有这个杨勇敢真刀真枪地和他比画，当众给他下马威，没想到危难之际，却是他挺身而出仗义相救。林小健声音虚弱：“杨大哥，你大概回不去彪叔那里了，我拖累你了！”

“说这些干什么！老娘一死，我杨勇就剩老哥一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突然，诊所的大门响了起来，杨勇飞快地拉上长帘，将床和医生全罩在里边，枪顶上火，并不出声。

门外，吴浩海急切拍着门：“勇哥，快点开门，是我！”

杨勇这才拉开门，迎面站着一个白衫西裤的人，乍看之下以为是个男人。听吴浩海小介绍说这就是徐夫人，他吓了一跳，眼看着她大步跨进诊所，再仔细端详，才看出这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子，因为一头短发全光光地梳在脑后，又兼举止帅气果断，所以全身上下散发着强烈的阳刚之气。

诊所门外，停着两部车子，影影绰绰有人下车来，却全守在外面，只有一名高挑儿秀丽的年轻女孩跟了进来。

“在哪里？”梅萍四下张望，语气焦虑。

吴浩海拉开布帘，一股淡淡的血腥味迎面扑来。梅萍几步跨到床前，仿佛看到了二十年前医院里重伤的那个男人。她的手轻轻抚着他的背：“小健！我来晚了！”

又问医生：“怎么样？还有没有危险？”

牙医已经做完了最后的包扎，他偷眼注意到来人气派不凡，悬了半天的心放回肚子里，知道医药费有着落了，殷勤答称：“伤不重，就是失血太多，休息一段时间就会好的。”

林小健微微抬头，叫了声：“徐阿姨。”

第五十五章 情深义重 (3)

找徐夫人这个主意，是吴浩海提出来的，林小健既没赞同也没反对，不管曾经发生过什么，在这种危急关口，他必须对同生共死的兄弟有所交代。他攢攢气力，指了指吴浩海和杨勇，介绍道：“这是阿海，那是勇哥，他们都一身本事，可惜被我连累，求您把他们平安带出上海，好吗？”

梅萍不语。吴浩海听出不对，惊问道：“那你呢，你要去哪里？”

林小健咬牙道：“我要回去！”

梅萍不容置疑按下他：“回去？你不要命了！上海你们都不能再待了，从现在起，听我的安排！”

吴浩海和杨勇喜出望外：“徐夫人，你要我们去哪里？”

梅萍看了一眼那个呆头呆脑的牙医，扬手止住他们，干脆道：“车上讲！叫人来抬小健走！”

马上有人进来抬林小健，慕容倩只见过小健两次，印象颇深，近看变化如此之大，不由以手掩口，抽了一口冷气。梅萍锐利地看了她一眼，侧侧头，她想起自己的任务，忙从随身携带的皮包中取出一叠法币，扔在医生面前：“全是你的了，今夜的事情全当没发生过，别人问起来，你就说什么也没见过！”

医生忙不迭地点头，眼睛发光：“好说好说，有事尽管来。”

梅萍本来已经走到门口，回头见他模样贪婪，快步走回来，一把揪住他血污的白大褂，突然亮出一支枪，抵上喉咙：“要是泄露半个字，就轮到别人给你做手术了！”

医生双膝一软，跪了下去，磕头如捣蒜。梅萍收枪扬长而去，吴浩海和杨勇对视一眼，都对这神秘女大亨刮目相看。

梅萍和林小健一部车，慕容倩和吴、杨两人一部车，向城东疾驰。吴浩海想不到逃亡之中竟能看到这个高个儿女孩，心里别提多高

兴，主动提醒她道：“慕容小姐，记不记得我了，我们见过面的，春季拍卖会上。”

慕容倩表情严肃，点头作答。吴浩海不停发问：“徐夫人要带我们从哪里走呀？”

慕容倩简洁答道：“水路。”

吴浩海咋咋呼呼叫起来：“水路，我可不会使船呀！”

“淹不死你！”慕容倩终于有了些笑意，“我和你们一起走！”

车行至一处小型码头，已经是后半夜，天上没有月亮，只有江水湍流的声音。林小健被抬上一条机帆船，梅萍下车，抱臂站在江风中，叮嘱慕容倩：“一路小心，我在南京接船。”

她一直看到船解锚起航，消失在黑夜的江面上，才离开。

船舱内为小健单独设了一张床，伤腿被绑着固定在上面，以防颠簸。

杨勇在舱口张望着：“船开了。”

吴浩海坐在床边感慨：“徐夫人真有路子，这样短的时间里居然能弄到这么像样的一条船。”

林小健感觉船在开动，耳听破浪的声音，心像一点点被抽空一般。昨天，他还是常大公子，是上海最年轻的大亨，他朋友成群，手下众多，在社团之中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仅仅三十几个小时之内，就沦为人人不齿的杀害义父的凶手，警察通缉，帮众追杀，身份一落千丈，竟要睡在这样狭窄闷湿的船舱中。他不由想起两年前，他站在远洋客轮高高的船头，风鼓起大衣围巾，面对美轮美奂的大海，背负父亲慈爱的笑容，无忧无虑，踌躇满志，只想把大上海拥在怀里，自信这个城市有属于他的一片天地。可现在，他只觉得身心疲惫，只想溶到江水中，永远闭上眼睛，永远沉睡不醒……

船身突然急剧地抖动起来，吴浩海收不住坐势，一下子扑在林小健身上。小健在迷迷糊糊的昏睡当中疼得一激灵，睁开了眼睛，看到

杨勇撞在船舱另一侧又撞回来，揉着头上的包不停地转身，双脚还是站不稳，骂道：“他妈的这是怎么开船的！”

舱门大开，慕容倩走了进来，虽然也摇摇晃晃，但却比两个男人要稳得多，声音透着惊慌：“糟了，小看了你们社团的势力，外面有好几条船围上来，指名道姓要见林大哥。”

吴浩海和杨勇同时拔枪，闪着脚一前一后挤了出去，吴浩海匆匆丢下一句：“慕容小姐，照顾我大哥。”

林小健虚弱地支起身：“外面有多少人？”

“林大哥你别动，你流了许多血，船上又没有医生，挣裂了伤口就完了！”

林小健掀开被单，自己去解绷带：“快扶我出去！他们只是要找我，我不能再连累大家了！”

慕容倩手忙脚乱来阻止，抢近了才看清他几乎赤身裸体，只着了一条短裤。她长这么大，虽然经历也不寻常，但这样看一个年轻男人尚属头次，羞然止步。林小健一急之下强行下床，想把伤腿硬拔出来，只挣扎着拽着床行了两步就跌扑在舱中。慕容倩只好搀架着他往回送，船身又一个猛烈摇晃，慕容倩一下竟也没站稳，仰在床上，眼前一黑，林小健跟着倒了下来，整个身子死死压上她！

慕容倩一时喘不过气来，少年时代的噩梦一下被唤醒，她尖叫着手脚并用拼命要推开身上的男人，谁知林小健异常沉重，一动不动。她双手乱抓，触及他的后背，抓到溢上来的血。林小健疼醒过来，立刻察觉身下情形，想也没想就滚下床去，脚骨当时折断，发出一声脆响。

林小健栽在地上，吸着冷气犹在问：“对不起，没伤到你吧？”

慕容倩惊得呆了，半天才想起去扶，泪水已然盈眶。

林小健一点不知道，在这前后短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那个女孩子的内心发生了怎样急剧的变化，他更不会知道，身体乃至心灵的不经意碰撞，足以影响一个纯情女孩的一生。

舱外传来一连串的喊声：“小老大真的在这里？小老大，你出来，是我呀！你不会不见我的，小老大！”

舱门跟着大开，一个满面伤疤的丑陋汉子举着双手跳了进来，身后紧跟着持枪的吴浩海。吴浩海皱眉道：“阿健，这位爷说是老雷堂口的，杨勇也认识他，他跳上船来一定要见你。”

林小健惊喜地抬头：“刀疤顺！”

刀疤顺怪难看地笑起来：“小老大，是我呀！一周前是你派人把我保出来的！”

确实，林小健在病中并没忘记这个为风雷堂扛罪坐牢的兄弟，从监狱出来后第二天，就叫小宇把他保了出来。

“你怎么找来的？”

第五十五章 情深义重 (4)

刀疤顺非常自豪：“我早说过，我在这苏州河上名头大得很，这可不是吹出来的。沿苏州河的船运，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今天一早听说门里下令要抓你，我就叫小兄弟们留心动静。嘿！真叫我逮着了！”

吴浩海听他口气甚大，不由用枪顶紧了些。刀疤顺不乐意了：“我说老弟，放下你那根烧火棍！我可是拿着快慢机上来的，我要下手，你这条船早就千疮百孔了。小老大对我有恩，我不会恩将仇报的。”

吴浩海放下了枪。刀疤顺凑近了坐在床边，上下摸摸看看：“哟，伤得不轻！男人吗，出点子血当泻火！我当水老鼠给日本兵舰下水雷那会儿，浑身炸了十几个血窟窿，骨头折了三根，现在不也活得好好的！”

林小健的豪气被他激出来，真觉得疼痛减轻了许多，点头道：“原来顺哥是条好汉。”

刀疤顺笑着比画道：“好汉不提当年勇！这件事想起来我就糗。我们十几个人下海，一个日本人没炸死，还中了小鬼子的鱼雷。”

大家全给逗笑了，杨勇和他同门，笑声最响：“是你们几个小子呀！这事当年挺轰动的，把小日本吓个够戗！”

刀疤顺为逗林小健开心，又神吹海哨了半天，站起来正色道：“我和兄弟们商量过了，小老大只要是走苏州河，一定保驾护航，我出去给你弄点盘缠。”

天已经麻麻的放亮，他站在船头一招手，几条小船掉头拢了过来，刀疤顺威严道：“快，把船上值钱的东西全拿过来，老大跑路需要钱！”

一会儿，他用一只旧麻包拎了一包钱物走进船舱来，扔给杨勇拍拍手如释重负：“没事了。小老大，刀疤顺上有老下有小，不能陪你一块儿走了，多保重！”

林小健点头道谢，眼泪却再也抑制不住流了出来。刀疤顺也用袖子擦了眼睛，抱拳出舱，跳下一只小船，打了声呼哨，五条船两条开路三条在后，护送这条船出了河口。

正值盛夏，船上又闷又热，幸亏有位年轻女孩一路陪伴，又介绍风土人情，大家才不觉水途劳顿乏味。原来，慕容倩从小在渔船上长大，十三岁那年卖身葬父母，当了秦淮河的小歌伎，后来被梅萍带在身边，这一次梅萍之所以叫她随船走，就是因为她谙熟水路。

林小健脚骨扭断，只坚持了一会儿，又陷入昏迷之中，根本不知道何时到的南京，何时进的医院。

第五十六章 何去何从 (1)

咯咯咯，似乎是在自己在欢声大笑，又似乎是个陌生的孩子。他回到了童年，无忧无虑地坐在秋千架上，秋千一下一下地来回荡着，父亲一把一把地推举着：“男子汉就应该越飞越高，像鹰一样！”

声音回荡在天地间，空旷且辽远。

他越荡越高，秋千的链几乎持平，周围的一切都旋转模糊起来，只有小弟的模样清晰无比，他吮着一根食指躲在树后，正偷看小哥哥的快乐。他想停下来，和弟弟一起玩，可秋千荡得太高，已经欲罢不能。他只能这样荡着荡着，猛地，秋千链断了，他重重地从半空跌落，跌落在大地之上。他要起来，突然发现，自己再不是身轻如燕，只是一堆沉重不堪又支离破碎的物件。他急于找手，发现手在远处的一把枪上，他想找回腿，腿已经留在了废弃的秋千架上。义父一步步走来，目光奇怪，像是在看一件稀奇古怪的东西，无论怎样看都百思不得其解。他想分辩，却找不到嘴，他想站起，已经没有腿，义父越走越近，最后像山一样压迫了他，让他又开始无法呼吸。义父突然间抚了胸，状极痛苦，血一滴滴洒到他脸上，越流越快，越流越多，最后雨一样冲下来，漫过他的眼、鼻、口，继而把整个人淹没在黏稠的红色液体中……

一个麻衣僧人深不见底的目光时隐时现：“公子好相，只可惜逃不开一座戾气之城，便带了血光之灾！……”

“爸，不要！”林小健终于叫了出来，挺身坐起。

旁边有人扶住了他：“阿健，怎么了！”

林小健目光茫然，患得患失：“怎么，我在做梦吗？”

杨勇却支起耳朵：“听，好像阿海他们回来了！”

果然，走廊上传来脚步声，病房门一开，高挑秀丽的女孩子先走进来，轻手利脚直奔床头柜，将花瓶里的旧花换掉，插上几支新鲜的荷花，一股淡淡的清香弥漫开来。

吴浩海跟着狼狈现身，身上横一道竖一道背着大袋小袋，双手也统统占满，弓腰咧嘴地求救：“阿倩，你给我捆了这么一身，好歹接接吗！勇哥，快，真受不了了！”

慕容倩只向床上的人展开笑颜：“林大哥，梅姐又回南京了，可能快来了。”

这是民国三十五年，首府南京一个夏日的午后。知了在树上高鸣，阳光暖暖地照进来，电扇在天花板上转动着，白色的病室里充溢着荷花的清香和年轻人欢快的笑声。

徐梅萍和一个军人大步走了进来。床上的林小健一眼就认出来，愣了一下，因为脚上还裹着石膏，想起身向徐夫人招呼，被她上前按了下来。

那军人倒不用招呼，在沙发上大大咧咧地坐下来，环视一周，声音洪亮：“这陆军总医院条件还不错吧！我安排的主刀大夫，是重庆回来的，全国有名的外科一把刀！”

林小健再吃一惊，只能点头称谢。军人又向梅萍道：“你说这三个小伙子都身手惊人，小林我已经见过了，他们俩什么时候也让我过过目！”

此言一出，气魄甚大，吴浩海和杨勇都看林小健，单等他介绍。梅萍见他始终不语，主动道：“这位是我表弟钱敏德，中央青干局中将主任。”

杨勇只是有点吃惊，反应远不如吴浩海强烈。吴浩海手中东西散了一地，下意识地挺胸抬头，双足并拢。

钱敏德显得非常平易：“坐坐，不用拘谨！你们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很欣赏，尤其是小林，我们可算是不打不相识啰！我当你是小朋友，一直很关心你。”

林小健勉强笑笑。

“怎么样，到我这来吧，施展你的本领，为国家……”

林小健打断了他：“钱先生，我的身份，徐阿姨没给你讲清楚吗？”

钱敏德将手一挥：“你被黑帮所害，只要弃暗投明，我马上叫淞沪警备司令部撤销通缉。”

“我是林健的儿子，你知道吗？”

当年，林健死于钱朗之手，钱朗因此死于常啸天之手，林钱两家可谓大有孽缘。

钱敏德闻言一怔，随即潇洒地摊开手：“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上一辈的恩怨，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我们把它当做过眼烟云，应该学会忘记！”

不愧是将军，一番话大气十足，掷地有声，在场的人不管听懂与否，全都赞同地点头。林小健仍然沉着脸一言不发，场面慢慢冷起来。

梅萍向表弟轻轻摇头，钱敏德脸上肌肉动了动，还是自信地一笑：“年轻人，不可意气用事。你从前的天地太小了，好好考虑我的话，机会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林小健已经看到梅萍为难的表情，半个月前，是她涉险将他从上海救出，在南京安排治疗，?的生意在上海，为了他几回南京，对他可以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他知道，此时此刻，即便是为了这位阿姨，也该做一下姿态，便点头道：“谢谢钱先生，我会考虑的。”

徐梅萍南京住宅。

主人在窗前抱臂而立，若有所思：“阿倩，从现在起，你不用去医院了！”

“梅姐，为什么？”

“我只几天不在，外面池里的花全叫你拔光了，还要问我为什么吗？”

慕容倩脸腾地红了起来，口吃道：“不……不是你说你不在，让我多去照顾他们吗？”

梅萍笑了，笑得很难看：“小姑娘，我养了你整整六年，你有什么想头是瞒不过我的！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一、跟我回上海去，二、离开我！”说罢，她不再看她，却喊来用人吩咐：“把阿倩的行李给我搬到客房去！”

用人偷眼看着慕容倩，慕容倩愣了一下，紧张问道：“梅姐，为什么？”

梅萍点头道：“从你身上，我有了个教训，就是身边的女孩子都不要留到大！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也不会亏待你，给你一笔钱，足够你风风光光地嫁人去吧！”

慕容倩眼珠转了转，心中窃喜：“梅姐，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肯让我走？”

梅萍肯定地点点头。

第五十六章 何去何从 (2)

慕容倩眼神中竟然有了些憧憬：“梅姐，你还说我.....我可以嫁给别人？”

梅萍一眼都没有看她，轻描淡写道：“当然可以，除了林小健，你可以嫁给任何人！”

慕容倩心一沉，毕竟年轻，忍不住喊了出来：“为什么？”

“讲实话了！到底叫我猜中了，你还真的是看上男人了！”梅萍一阵冷笑，终于回过头，口气变得凶狠，“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从上海到金陵，拜倒在你慕容小姐石榴裙下的高官巨甲、贵介公子大有人在，你尽可以找个够，可就是林小健不行，绝对不行！如果你再去找小健，我会杀了你！我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你知道，你的梅姐向来说到做到！”

慕容倩像被人活生生地扒开脸皮，眼泪夺眶而出：“为什么？你已经答应放我走了，为什么我不可以嫁林小健？为什么.....”

梅萍断然喝止：“因为你不配！我太了解你了，六年前你已经是残花败柳，怎么配当小健的妻子！”

慕容倩哭声顿止，少女时代那个可怕的场景又活生生地出现在她眼前，她浑身颤抖起来：“不，梅姐.....”

梅萍逼了上去：“当初我从歌伎班把你赎出来时，你是怎么说的？你说你恨死那些臭男人，你说你一辈子也不会离开梅姐，这样我才把你带在身边，才把你养到十九岁。我调教你，栽培你，就是没想到现在丫头大了，翅膀硬了，你要自己去飞了！好，梅姐不怪你，梅姐给你机会，可你也不要把主意打错。我是谁？我是你的梅姐！小健又是谁？小健是我最疼爱的人！我是永远不会让你和小健在一起的，永远不会！”

慕容倩跪了下来，抱住梅萍的腿，痛哭流涕：“梅姐我错了，我不走了，我跟你回上海，我跟在你身边，只要你不赶我走！”

“晚了！”梅萍抱臂长叹，“在你问第二个为什么时，就已经晚了！”

慕容倩终于知道，这一时刻她把一切都失掉了：梅姐的宠幸，锦衣玉食的生活，还有刚刚萌生的爱情。不谙世事的女孩一时间还承受不了这么多，她忽地站了起来，狠狠地擦去泪水：“我知道，我知道你对林小健也不是一般的感情！你和他非亲非故，这样照顾他维护他，也未必能得到什么回报，别忘了，你都四十多岁了……”

梅萍勃然变色，扬手一掌，慕容倩被打得连退几步，满眼惊惧之色。这一掌也彻底打醒了她，她知道，她现在还不是梅姐的对手。

梅萍气坏了，还想打，看着她梨花带雨、楚楚可怜的模样儿，强压下心头怒火，摇头叹道：“阿倩，你还太年轻，太不懂事了，如果经历过一次刻骨铭心的真爱，你才会明白我的感觉！你明天就可以走了，不过，我要你发誓言！”

慕容倩心中怨恨：“刻骨铭心，你给我机会吗？”口中却乖觉了许多，“梅姐，我知道了！我发誓，我不会再找林小健！”

“好！”

“我不找他，真的可以找别的男人吗？”

“当然，只要你不缠小健，你爱找什么人都行，我是不会那样小气的。”梅萍不再看她，大步向外走去，边走边道，“据我所知，小健在上海有一位名门闺秀的女友，又是大学生，你事实上也根本没有机会！”

慕容倩万箭穿心，无地自容。

玄武湖畔，轻雨斜燕；轻舟荡漾，绸伞如画。

年轻人沿岸大步走来，短衫微湿，肌肉张显，雨丝洒在头上凝结成水珠。他隔着水雾，笑着露出一口白牙：“哎呀阿倩，真的是你呀，能见到你可太好了！我还以为你不辞而别，再也见不到了！哈，你今天穿了裙子呀！”

慕容倩模样沉静：“六年来，我倒是第一次穿裙子，知道难看，已经准备叫你笑话个够！”

吴浩海见她迟迟不肯靠岸，大声道：“生气了？我是在夸你，你穿什么都好看，真的！”

慕容倩放下伞，将船划近：“哪个生气了？我要走了，和你道别。”

吴浩海跳上船：“听说你离开了徐夫人，去哪里？你不是无亲无故吗？”

“我现在在嘉陵公司做事，跟梅姐这些年，我学到了很多東西，也许有一天，我会比她更出色。”

“好呀，有志气！”

慕容倩将船划向湖心，轻声问道：“林大哥……他怎么样了？”

“他正练走路，医生说再过一周拆石膏，半年之内他都会有些跛。对了阿倩，你说走就走，弄得我们都挺想你的，还以为看不到你了呢！”有丽人引桨，吴浩海真是好不惬意。

船抵湖心，慕容倩放下桨，将伞撑开，和吴浩海比肩而坐：“你们今后有什么打算？”

“不知道！阿健说要找工作，他死也不肯去投钱将军。”

慕容倩眼神闪烁：“恐怕梅姐不会让林大哥自己出去找工作吧？”

“你不知道我大哥的脾气，他小事随和，关键时刻很犟的，他决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除了常啸天，我还没见过谁能主宰得了他。反正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缺钱，走一步算一步了。”

慕容倩脸上掠过一丝阴影：“这样也好，我还怕林大哥会从此依附了梅姐……”

“什么叫依附？”

“你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些女大亨专门喜欢年轻男人吗？”

吴浩海开始没听懂，等反应过来不由一阵紧张：“你是说徐夫人……她养小白脸？”

“我也不敢讲，反正，我跟了她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她现在这个样子。她可以把生意全丢了，上海南京两头跑，对林大哥可是上心得很呀！”

吴浩海真吓了一跳：“哎呀，这我可得告诉阿健！”

慕容倩紧张起来：“千万不要！这不过是我的猜测。你们既然已经决定离开梅姐，事情到此为止最好。不管怎样，她还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再说，林大哥的遭遇够惨了，不能再给他添恼，你在他身边，帮他留心着点就是了。”

吴浩海觉得她讲得入情入理，不由夸赞道：“哈哈，你说得对，真没想到，你这样心细。”

慕容倩认真道：“阿海，我们以后再见面的机会不多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总想着你们，尤其是你……”

他们四目相交，她立刻粉颈羞垂，吴浩海福至心灵，大喜过望：“我从来就把你当成好妹妹，我……”

慕容倩一动不动，她知道他喜欢她，但她不知道身上的法国香水会不会快些奏效，对男人，她其实一点经验都没有。

吴浩海的呼吸粗重起来，他用力捉住那女孩子的手，伞滚落在船上，随着船身微微一倾，又荡上湖面，像雨中开放的一朵艳丽荷花。

第五十六章 何去何从 (3)

一只雨中的画舫正离他们远去，茫茫雨雾中，钟山的黛影朦胧可及。

“这钟山呀，又叫做蒋山，与衡、庐、茅并称江南四大名山！你们看，山顶那些紫青黄碧之气，云蒸霞蔚，直通霄汉，所以还有个名字叫做紫金山。走这边就对了，我小时候就跟义父来过几次，所以很熟悉。”

林小健一路讲解着上山，两个同伴东张西望，看得好不新鲜。吴浩海跑在最前边，发现了什么回头大叫：“嘿！到了！一定是这里了！”

一座山门样的校门矗立眼前，上镌四个苍劲大字：蒋山女中。

校长室里端坐的老校长，在暑气未尽的九月还着长衫，颈扣一颗不落，系得严严实实，胸前的胡子飘飘逸逸；整屋皆是字画，数只大小不同的毛笔悬于案上，大个端砚上一支笔的笔尖墨汁欲沥还休。

他审视着几个年轻人，儒雅地抚抚胡子：“三位有什么事情吗？”

林小健袖口低卷，掩饰着上臂的伤痕，他浅鞠了一躬：“校长先生，我们从《金陵日报》上看到贵校招募教员广告，是来应征的。”

校长从耳上摘下水晶花镜，伸臂让到：“请坐，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我们从上海来。”

“噢！”校长点点头，带着职业眼光逐个看去，为首的白衣青年言行举止间还算谦逊，但有一股说不出的贵气，其余两个气势过盛，目光都欠平和，实在不像潜心教书的青年。印象一形成，老先生的语气就带了拒人千里之意：“我们这所中学已经有四十年的历史，学风纯正，对教师的要求也甚为严格。上学期末，就有几位教员因为参加了政治活动，被清除出校，我们这才准备在社会上招募有经验的教员补充师资。不知三位有无从教的资历，能教些什么？”

林小健微笑应道：“校长先生。他们二位应征体育教员，我教理科和英文。”

校长直视林小健：“你以前可教过学生？”

“没有！”

“可有师范院校的毕业文凭？”

“没有！”

“念过书吗？”

读过三年大学，没有学历在手！”

老校长捻须一乐：“年轻人，你倒坦诚。你一无学历，二无经验，怕是很难适应教学。”

林小健相当自信：“校长先生，您给机会让我们一试，也许会改变看法。真才实学并不一定体现在一纸文凭上，要招纳人才理当不拘一格。就说我这两位朋友，他们都是国术高手。这位杨先生曾是七省国术冠军，在上海开馆授徒也有好几年。如果能在这里传武授艺，我相信贵校的学生个个身强体健，赛过花木兰，而不是上山来一路见到的孱弱如同林妹妹、病西施。”

杨勇先行喷笑，吴浩海想到杨勇教女学生，那一定像伍子胥操练女妃，捂了肚子笑，老校长也莞尔：“如果两位真如你所言，是什么武林高手，那我倒想聘来教练一下教员，好保护学生。近来院校动辄游行示威，而政府又一律严惩不贷，防患于未然，倒是需要教员身强体壮，至于说学生吗，就不必学这些了，还是贤德淑慧为好！”

杨勇听出这校长老头是相中了他们，冷落了林小健，急道：“哎，那我兄弟呢？”

“令弟？”

“就是他呀！”

“你们是兄弟吗？不像呀！”

“异姓兄弟，桃园三结义，不行吗？”

校长弗然不悦，杨勇看不出眉眼高低，还顺了思路兀自讲下去：“我说老先生，千万可别走了眼，真人在这儿呢！以我小老弟的本事，来教你们这些个小丫头，那真是炮打苍蝇，大材小用！不是我吹，他和洋鬼子都能唔里哇啦直接对话……”

校长听他越讲越通俗，甩手请让：“噢，原来如此！那敝校太小，不耽误三位前途，请另谋高就吧。”

吴浩海狠狠拧了杨勇一下，杨勇赶紧扮闷嘴葫芦。

林小健站起来，他早看到这校长案上一副字墨迹未干，环视四壁，心中有数，开言道：“钟山龙蟠，石城虎踞，都是帝王之宅，早就听闻蒋山女中颇有历史，今天到这里，看背倚苍天古松，风景幽丽，真的就不想走了。再看校长先生的办公室，书香拂面，古意盈怀，真觉得是到了仙人隐居的好去处。”

老校长看着他口吐莲花，只是微笑不语。林小健觉到有门，凑上一步，欣赏桌上墨迹，抚掌赞道：“先生真是好字，有怀素的味道……”

老校长唔了一声，未置可否，林小健自顾自地往下侃：“我老师曾言，狂草是书境极致，书法巅峰，能书之人必有楷、行、草的?实功底，胸中又要有极大丘壑，才能达到酣畅淋漓、直抒胸臆的境地。历史上的狂草大家，多是帝王将相，再有就是心境开阔、气度豪迈的文人雅士。”

校长笑望着他：“看来你倒是知道些，看我这幅字如何？”

林小健干脆站在校长身侧，以手指点：“这幅狂草已入臻境，笔触如钢似铁，笔笔力透纸背，更有一种极大的气势，跃然欲出纸外，似乎书写时，胸中一股不平的豪气在激动。”

老校长回望他，目光炯炯：“年轻人，你可会书？”

林小健赶紧笑着摇头：“不敢班门弄斧，我只是喜欢鉴赏字画，纸上谈兵而已，叫您见笑了。我上学时，喜欢物理，可因为战争结束，

举家迁回内地来，所以未能完成学业，常常深以为憾。您可不可以再给我个机会，让我试一试，我相信自己可以胜任教学。”

“你在何处上学？”

“香港大学，机械物理系。”

“噢，难怪你英文不错，但只是说说还不行，应征的人很多，还要考一考你。”

校长拾起毛笔，换了纸，就着那墨汁龙飞凤舞写了几个字：“拿这个去教导处，他们会给你安排试讲。对了，还要在本地找一位介绍人具保。”

林小健笑接纸笺，道谢而去。

第五十七章 杀戮再现 (1)

“阿健，你想好了，真的要来这山林里头当夫子？戴上眼镜，穿上长衫，像这老头一样慢条斯理、满口文言，我想一想都要冒酸水。”吴浩海走出校门，犹不甘心。

“浩海，千万不要小看这里，金陵古都，紫金山下，是卧虎藏龙之地，历代名人雅士都选在这里隐居，我在这里只觉得自己太渺小。对了，杨大哥一定会喜欢这里，因为这里出过一位大孝子，他叫阮孝绪，他在这山中为母亲寻找人参，最后孝心感动了一只神鹿……”

说着说着，小健的眼神迷茫起来：“我也要在这一修身养性，看看能不能也找到这只神鹿。”

杨勇点头道：“阿健学问大，说话总是一套一套的，他的话全有道理，我赞成！”

“你赞成，你什么都赞成！”吴浩海和他顶起牛来，“你还答应徐夫人劝阿健呢！”

“人活着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最好，何苦老是为难自己，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我没阿健那么多学问，那样有什么什么幽古之情，让我天天对了一群教书匠教功夫，有点像，嗯……像对牛弹琴！”

吴浩海不由笑了：“你还是想说炮打苍蝇大材小用吧。”

杨勇在三个人中读书最少，但年龄最大，经历也多，讲起话来自然有他的分量：“阿海老弟，不要老和我抬杠，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那个徐夫人不简单，一看就是黑白通吃的人物，跟了她走来走去还是老路。南京离上海那么近，我们现在都不方便抛头露面，还是先老实待着吧，心急不得呀！当年我被七十六号追得东躲西藏，就是一个耐不住出来了才叫他们给逮个正着。”

“我可没说过要跟徐夫人，我们几个大男人，不能老跟在女人身后讨生活，我们要靠自己吗！只不过这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我们难道

就永远见不得人吗？不能回上海，在南京还要当缩头乌龟，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吴浩海声音越来越大，比比画画，到了后来竟像吵架一样，行人回头诧异地看着他。林小健被他说得心痛，停下来按住他：“阿海，勇哥，眼下只是权宜之计，再忍一忍，我一定会给你们想到出路的。”

吴浩海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不是不是，阿健你想到哪去了！”

杨勇也跟道：“我和阿海都过过苦日子，你不一样，你从小锦衣玉食，人又一身本事，现在在这种地方做个小教员，也实在是委屈你了，阿海他是替你不值！”

林小健望着他们，叹了口气：“实际上，我对江湖争斗已经厌倦，只想到一处安静的地方，如果不是为了打听义父的消息，我想我也许会去乡下。阿海，勇哥，你们干脆去青干局找钱敏德吧。”

杨勇非常坚决：“我们三兄弟都走到这一步了，自然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不去我们也自然不会去。”

吴浩海心中有事，有意要点醒林小健，便道：“阿健，我们就这样自作主张出来找工作，你不怕徐夫人不高兴吗？”

林小健道：“徐夫人那里已经欠下了太多人情，正无以为报，我这样做正是不想再拖累她。”

吴浩海有些不知怎样启口，想一想竟道：“对呀！其实我们几个大男人天天和一个女大亨泡在一起，传出去，人家也许当我们是小白脸呢！”

林小健一愕还没说话，杨勇首先大笑：“你也不看看你这副样子，还小白脸！雷老大手底下那几个有名的拆白党我都熟，个个勾引女人都有一套，你呀，再投娘胎回回炉吧！”

吴浩海面红耳赤，忙把话题挑开：“阿健，我真服了你了，刚才就那么几句话，一下就把那校长老头给镇住了！你这肚子里到底还有多少玩意儿呀，连书法你都□通……”□

林小健情绪顿时低落：“都是受了义父的熏陶，他就是嗜书画如命。唉，如果能发明一种机器，让时间倒回去，我宁愿什么也不要，只要守在他老人家身边一步也不离开……”

杨勇捅捅吴浩海，两人全不做声了，看着林小健快步走下山路，丛林之中，突然抡臂砸树，满天树叶立刻弥漫了他。

梅萍从上海回来，得知林小健找到了这样一份工作，意外之余说这样也好，只当休养，静下心来想一想，再做今后的打算也不迟。她专门抽出一个下午，和三兄弟同游秦淮河，晚上更设了饭局庆祝小健伤愈。

席间，吴浩海看到那徐夫人一双眼睛只落在小健一个人身上，经常不自觉地去拍他的手，以前觉得那是长辈慈爱，这一回却有九分相信了慕容倩的判断，这顿饭吃得就有点恶心。直到听林小健问起慕容倩，他才抬起头来。

梅萍淡淡地说她已经离开了公司，大概有了意中人，正准备嫁作人妇吧。她说得并不肯定，吴浩海听了却很高兴，因为慕容倩的意中人正是自己，他不说破，却明显开心许多。

晚宴结束，梅萍开始向他们讲述上海的情况，她笑对小健：“知道吗，忠义社现在都以为你的身世是我泄露的，我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好在他们一心要置你于死地，可能暗地里还感激我，倒没人追究。我风闻到一点常啸天遇刺的内幕，你们忠义社当时正和两家大公司共同争夺美国轮船招商公司的生意，也许和这个有关系。这一次的刺客做得不甚利落，道上的规矩你也懂，杀手失手非死即逃，怕一时是找不到了。”

接着，她又面向吴浩海：“你叫我帮忙打听你姑妈的情况，不是很妙，她在常府失踪了！”

吴浩海顿觉凶多吉少，林小健更是眼圈都红了。他痛悔万分地想那天晚上，干妈在楼梯上截住他，像是有什么着紧的话要讲给他，可他却没顾上听，临离开公馆时，老人被他吓得浑身哆嗦的样子还历历

在目。老人家从小看着他长大，给了他慈母一样的爱，他不仅未能报答，却反将她连累，他知道自己确实是罪不可恕了。

他们的反应叫梅萍十分惊讶，她悄悄问杨勇：“怎么小健也和这位姑妈感情很深吗？”

杨勇点点头：“是他干妈。”

梅萍心生羡慕，她一直想拉近和小健的感情，想担起母亲的责任，却总是感觉到小健的敬而远之。她打心眼儿里不愿小健离开自己去当什么教师，可是，她没有理由勉强他。对自己曾经的那段感情，她从未提起，这个秘密只属于她自己，林健的儿子也不例外。

劳斯莱斯飞一般冲入常公馆大门。

唐轩唐辕两兄弟眼睛齐亮，活像拣了宝贝似的迎上来：

“妈呀！大少爷，你可回来了！”

“你再不回来，大嫂真要骂死我们了！”

常小康摇摇手，接过一瓶冰可乐一气喝下，又在喷水池边逗弄一会儿大狼狗，这才走进去。大厅的沙发上横了一个人，他摘下墨镜方看出是谁来。

小康一指一指褪着雪白的手套，调侃道：“一天见你几次，水叔，不如你干脆搬回来得了，免得浪费汽油。”

阿水懒洋洋地坐着，大咧咧地笑骂：“臭小子，拿你阿叔寻开心。告诉你，我在这儿住的时候，你还没成精虫呢！你是想水叔来了带进大把女人，你也好一齐享受吧。哈哈！”

“谁稀罕！”常小康将墨镜和手套扔向身后，一个小男侍熟练地接下来。

第五十七章 杀戮再现（2）

惠若雪从楼下走下来，厅里的爷俩儿停止了猥亵的说笑。惠若雪把手中的波斯猫放在用人手上，喝退所有人，厉声质问：“阿康，为什么不带人，话也不留一句开车就走，是不是又找那个女明星了！”

常小康气势顿敛，小声嘟囔：“天天屙屎屙尿都有人跟着，公司不是提篮桥，我是总经理不是犯人。”

惠若雪瞪了儿子一眼，走过去和阿水并肩坐下，点起一支烟道：“得说多少次，你才听得进去！妈有多难你是知道的，你爹半死不活那个样子已经快罩不住咱娘儿俩，现在整个公司人心惶惶，外边又有多少人急眉白眼、虎视眈眈，只等着看咱们的热闹！”

常小康嘟囔道：“反正什么事都是你做主。”

“妈再有本事也是一介女流，以后早晚还不是要靠你。现在你水叔三叔都把知近的人送来保护你，还不是全为了栽培扶持你，苦心当做驴肝肺！”

常小康不服气地一梗脖：“我才不稀罕！长此以往传扬出去，别人会笑掉牙，说我永远也长不大，永远不如大哥！”

阿水搔着脑门，眯起眼睛跟了教训：“你这臭小子要是真有林小健那样的本事，我们也就不操这份心了！”

常小康沮丧地坐下去，惠若雪狠狠地磕了烟灰，瞪了阿水一眼。阿水并不察觉，急喇喇道：“怎么样，快下决心！就听你一句话！”

惠若雪目露寒光：“斩草要除根！这回一定布置得妥妥当当，无论如何不能再让他跑掉。挑外面的人做，一不会走漏风声，二防再冒出个阿勇来。还是那句话，死要见尸！”

阿水点头：“好，这回做彻底！事不宜迟，我叫阿辕重金买人，过后再做掉。这一回，我亲自去督阵。”

常小康听得糊涂，来回看他们：“又要杀哪一个？贵州那些大烟商不是已经答应供货了吗，这么快就翻脸？”

阿水慢吞吞地解释：“这次不是贵州帮。今天有消息说林小健在南京，在山沟里，教些个女娃娃读书，他妈的这小子，倒会找惬意！”

常小康惊叫：“你要杀大哥？”

惠若雪火了，用手点着儿子：“大哥大哥！告诉你多少遍才能改这个口，记性都叫狗吃了！”

常小康转动着眼珠：“你们叫阿辕勒死吴妈，我做了好几天噩梦，回回都见她舌头这么长，眼睛这样翻着，指名道姓来索命。人还是少杀为妙，何况大……林小健逃出上海前，亲口说不会再回上海。他在南京教书就证明他没有食言，放过他吧！”

“住嘴！吴妈一向和我们作对，活该找死！放过林小健？你说得轻巧！你现在要风得风要雨有雨，忘了怎么当上这个总经理的了吧？要不是妈和水叔当机立断替你扫清障碍，那野种还骑在你头上！林小健一天不死，我们就一天没有安生日子！”

阿水也道：“做大事哪能有妇人之仁。他林小健也是个大活人，从老大变成丧家犬东躲西藏，换作是你会善罢甘休吗？你没见着他当时要见你爹的样子，活像个疯子。记住，现在是有他没你，有你没他！”

常小康闭上眼睛坐下来，惠若雪不再睬他，只向阿水笑：“你去最好，我就放心了，越快越好，事成之后，我给你接风洗尘。”

常小康睁开眼睛：“你还不如给他预备几个美女。”

“臭小子！顶属你和阿叔最知心了！”阿水大笑。

常小康又闭上眼睛，心中暗哼：“你明知我大哥是冤枉的，说起杀他眼睛都不眨一下。我且忍着你叫我几天臭小子，你杀我大哥，早晚有一天我杀你这老色鬼！”

蒋山女中半山操场，着了校服的女学生们正玩篮球，嘻嘻哈哈间球抛出场，夹挂在树杈上，学生都尖叫起来，围了树不知如何是好，体育老师脖子上套了哨子，跑过来看上去也哭笑不得，赶紧叫校工去拿长竹竿，竹竿拿来了，篮球夹得很死，杆子敲不下来。

新来的英文教师夹了讲义拍着一手粉笔末路过，望清情形，讲义放在地上，深吸一口气，扶着光光的树干三下两下就爬到三四米高的地方，右手一推那树干，身子轻轻悬上半空，左手背上扬，略一碰树杈，篮球掉了下来，且正落在翻过来的掌中，纷飞的绿叶中，连人带球是飘下来的。学生们看得呆了，齐声鼓掌，体育教员是个女的，眼睛就有些发直，接球在手才醒过味来，连声道：“还不快谢谢小林老师。”

林老师走出校园，走向后山的宿舍，身后扔下书声琅琅、铃声脆脆，这种意境对他而言恍如隔世，他有时竟会觉得是一种奢侈。老校长对他表现出格外的喜欢，常找他去鉴赏字画，大谈人生书道，还在家中留饭。他编造了身世经历，谈着谈着就难以圆谎，这种感觉让他难受，与这位学识渊博的老?相处，几乎是必然的，他要想起义父来……

走在上山的路上，林小健拿出学校订的一份《申报》来读，送到这种地方来的上海报纸，总会迟一周左右，他急扫一遍，连副版广告也都不拉过。义父的消息，自有梅萍会在第一时间告知，并不通过报纸，连他自己也不晓得，他究竟要在报上寻找什么。生活安定下来，他渐渐有心情去想起许多的人和事，除了家人和社团的叔伯外，他还会想起一个女孩，想起他经历的惟一一次感情冲击，那是一种混合着快乐和遗憾、甜蜜和苦涩的复杂感觉，其间竟还掺杂着惊心动魄，他明白那都是因为爱，当他在游行队伍中不顾一切地寻找她那一刻起，他就明白自己放不下她。她也爱他，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他伤害过她，她始终还是那个勇敢面对感情的女孩，是她，让他品尝了爱与被爱的幸福和痛苦。只可惜后来发生了那么多的事，他们都成了危险的边缘人，再见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走上山坡，已近黄昏。杨勇和吴浩海正拿了家伙在红彤彤的落日里比画着，你来我往一招一式煞是好看。要想让杨勇不吃饭容易，不练武可难，除了隔日在学校里传授防身术，他便沉醉于武功之中。他

对生活要求简单，只要有武练，特别是有好的对手，就活得滋滋润润、心满意足。林、吴两人也都热衷此道，但比起对武术的痴情，全自愧不如这位老兄。

吴浩海现在倒是无事可做，天天游游逛逛，石头城叫他逛了个遍。他的恋爱还处在保密阶段，慕容倩坚决不许他说，他自然俯首帖耳、言听计从。他这几年流年不利，做什么事都艰难险阻，这种时候居然有佳人在抱，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彻底栽进温柔乡了。

第五十七章 杀戮再现 (3)

林小健站在山坡上，看着杨勇虎背熊腰，一杆枪舞得风声四起，而吴浩海裸着一身健美的疙瘩肉，单刀周身游走，两个人对练久了，动作上便多了几分惊险，不由喝起彩来。吴浩海先慢下手来，一下一下格着杨勇不依不饶的追砍，故作惊讶：“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笑着回来的！”

林小健晃着手中一只信封：“请客，出去吃饭！”

“请客有什么稀奇，发财了老大？”

林小健从信封里取出一叠薄得不能再薄的法币，笑得像个孩子：“发财了，我头一次领到别人发的薪水！”

那两人齐齐喷笑出来，他们可不理睬林小健的心情，只把这紫金山当成避风港，想着早晚有一天还会发迹，此刻见他天真烂漫地拿小钱当乐趣，都不以为然。三个人并不缺钱，光是刀疤顺送的跑路钱就够花上一年半载的了，何况梅萍照顾有加，时常派人来嘘长问短。

林小健兴头地喊：“快穿衣服！”

杨勇首先发难：“不去洋餐厅！上次和那徐夫人吃餐饭，还要我系着领带装斯文，那洋刀叉全捉不住，酒也是甜滋滋没味道，一口一口活像喂家雀儿，没吃完就来收拾盘子碗，受不了那份洋罪！”

“当然！这薪水也不够去那种地方！我们今天找个有名的小馆，专吃干丝和蟹粉包，再好好喝几杯真正的绍兴黄酒！”

杨勇开始笑他：“拿个夹夹吃小馆，一看就知道有学问！”

林小健也笑：“你呢！拿了兵器下山去，一看就知道是绿林好汉来了！”

三个大男人一同生活难免粗放，尤其是林小健，虽然一身本事，可少爷当久了生活能力贫乏，衣服穿过就扔，吃饭也是上顿不思下顿，这种时候就显出吴浩海的重要来了，柴米油盐家务事一人张罗，

连衣服都包办代洗。他看看两位哥哥光说不动，不由叹道：“苦也，三人同行，又是小的受苦。我今天要盐水板鸭！”

杨勇马上赞他劳苦功高，林小健也赶紧答应了吃鸭子，夸赞声中，吴浩海接过讲义，挟枪拎刀飞快地送到他们三人同住的宿舍中去，关窗锁门一顿忙活，也没忘记给杨勇拿了上衣。三兄弟下山就近找了酒家，推杯换盏直喝个天昏地暗。

新月如钩，挂于中天之上，山风飒飒，带了些秋意。三兄弟脚步踉跄，你拥我携上得山来。杨勇一雪前耻，扬眉吐气，只恨看见的人太少，拖着林小健的一条胳膊逶迤前行，口中念念有词：“喝，再喝！和你勇哥拼酒呀！怎么这么不经喝，当年的劲头哪去了，你还是不行！”

林小健弯腰大吐，吴浩海拍着他后背，口齿不清地替他辩护：“杨勇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健哥这是……心情不好，你……乘人之危！”

杨勇哪里听得进去，仍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谁说他心情不好！你看见了，他一直在笑，他今天最高兴。我就是比他能喝，比他有量，你小子还不承认？”

林小健蹲在半山腰，吐得搜肠刮肚，吴浩海一使劲把他扛起来，跌跌撞撞向宿舍奔去。

林小健在他肩头喃喃道：“爸……”

吴浩海知道他想念常啸天，心中为他不值，更有些酸楚，用膝顶门进屋，小心翼翼放上床，杨勇紧跟在后，摸索着开灯，突然醒悟：“阿海，你没锁门吗？”

话一出口，身后一凉，低头见到一截雪亮的刀尖已经从腹中透出，杨勇疼极，狂呼一声，挥臂向后抓去，探得一个圆圆的脑袋，一下夹在腋下，只一扭，咔嚓一声，颈骨折断，那刀可又穿出了一些。

吴浩海也遭到了偷袭，一张捕鱼网平地兜起他至半空，他乱抓乱蹬，网却越收越紧，绝望中大叫：“阿健！”

两个人从床下钻出来，一个人不停地拉网收绳，一个人向趴在床上的林小健挥刀就剁。杨勇腹中带了刀抢过去，凌空劈起连环腿，生生将两个杀手踢飞出去，随手抄起床头的单刀，向上方一砍，吴浩海扑通一声跌落下来，一串冲锋枪子弹从他头顶飞啸而过，灯泡碎落了一身，房中一片漆黑，杀手趁机全身而退。枪声中，林小健翻身惊起，跨到门后，探头刚看清月光下赫然站着的身影，子弹便如雨点一样倾泻过来。他闪身紧贴在墙上，一腿踹上房门，在枪声中大声询问：“你们怎么样？”

房门被子弹扫成蜂窝，月光斑斑透进来，吴浩海手足并用从渔网中脱出：“我没事，勇哥像是中刀了！”

林小健抢身扑过来，抄起倒在床边的人，借着月光看见他后腰上赫然插着一柄扁刀，心中一寒：“勇哥，挺着点！我带你走！”

酒意全消的他嗅觉恢复，突吸两下鼻子，在满屋的弹药味中，嗅到了一种更加刺鼻的味道：“阿海，有汽油！”

吴浩海趴在地上，已经感到地面全湿，刚要说话，一柱火龙已从门外迅速燃入，转眼蔓延了整间房子。林小健抱着杨勇跃上桌子，吴浩海也跳上床去，两人在大火中对视，林小健向窗子一努嘴，又向门侧侧头，吴浩海心领神会，拾起两把腿已燃着的椅子，用力向窗子飞抡过去，第一只震开了玻璃，枪声哑了一下，第二只砸开了整扇窗子，把所有的子弹全吸引过去。林小健负起杨勇，火中几个起落，飞脚踢开房门，吴浩海紧紧跟上，三人带了一身火苗蹿出小屋，顺山坡一路向下滚去。

等几名杀手醒过腔来掉转枪口，为时已晚，林小健接连甩出蝶刀，只听得惨叫连声，枪声骤止，月光下杀手们七扭八歪纷纷倒下。吴浩海起身奔至最近的杀手身边，见他紧衣劲装，刀枪齐备，一探鼻息，已经死了，他拾起枪颇有经验地指着，一具具翻看过去，竟有些胆寒。他也是第一次见识到好友的本事，只见五个杀手无一例外，全是喉咙中刀而亡，小健危急之下，刀刀致命，竟没留下一个活口。

第五十七章 杀戮再现（4）

林小健在一棵树下找到杨勇，一路折腾翻滚，扁刀已被震出体外，伤口血如泉涌，堵也堵不住。林小健脱下上衣缠在他腰间，背起来拼命向山下奔去。

一辆美式吉普静静地躲在山脚下，车内，四只眼睛紧张地盯着山上，瞳仁里，皆映出狰狞的火光来。

林小健闪电般冲下山，几乎像离膛的炮弹一样射在车上，他只把这下山看见的第一辆车当成救命稻草，腾出手拍门大叫：“快！帮帮忙！送我们去医院！”

车身一动，抢着开出，他跟跑两步，不由分说拉开车门，几发子弹呼啸跟出。

林小健猛然遭袭，潜身车门下，只听得耳边枪声大作，他已被车门挂翻在地。吴浩海将他扶起，两人抬头见那吉普还开着后门，醉汉一般摇晃在山路上，很快调整过来疾驰而去。一队军警赶着连连开枪，却也追之不及。吴浩海以拳砸地，骂声：“唐辕，你个王八蛋！”

他们齐齐回头，那半山腰已是火光冲天。

“勇哥，打起精神，千万别睡，千万别睡……”

一路上，林小健和吴浩海不住地呼唤，他们明白，杨勇如果昏过去，就可能再也醒不过来。所幸杨勇一直清醒，喘着粗气竭力笑道：“没事，勇哥这点小伤，不算什么的，还要再……比酒……”

林小健哽咽着点头。

“我知道，你……小子还不服气！”

林小健泪水夺眶而出：“服气服气我服气！勇哥你千万不要睡……”

杨勇进了急救室。

医院里不知什么时候起，站满了警察，却没有一个人来询问他们。

钱敏德和梅萍先后而至，钱敏德似乎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只是远远站着，面沉似水，一言不发。

梅萍上前拍拍林小健，安慰道：“不要急，我已经和医院说过了，他们会全力抢救！”

话音刚落，杨勇的尸体就被推出来，吴浩海扑过去。林小健痛不欲生，以头撞墙，咚咚有声。

梅萍抱住他，钱敏德走过来，撩开白单看了一眼，声音悲痛：“可惜呀，可惜他一身的本事，唉！”

林小健慢慢站直，挣开梅萍，转头直视钱敏德，双目对视只一刹，钱敏德便移开了目光。

泪眼模糊中，林小健看到吴浩海正抱着杨勇的尸身放声大恸，他喉咙连哽了几下，忍下泪水，腮上咬出几道棱来：“钱将军，你们青干局还要人吗？”

钱敏德喜形于色，梅萍看着突然镇定下来的林小健，表情阴郁。

第五十八章 分崩离析 (1)

青干局主任办公室。

吴浩海衣裳烟痕纵横，喘着粗气直立在门外。钱敏德的副官走过来，他知道这个黑小子是和林小健一起来的，他吃过林小健的亏，这时忍不住要嘲笑：“你们这些帮派，在上海挺牛逼的，怎么现在弄得像落水狗！”

吴浩海愤怒难泄，压了又压，听见卫兵道：“他们来找钱主任，报名参军！”

孙副官口气越发刻薄：“报效党国不计身份，欢迎浪子回头！”

吴浩海挥起一拳，抵上了他的下巴。

钱敏德闻声出来，看见地上趴下着两个卫兵，吴浩海松开孙副官，手中三只枪哗啦啦扔上地面。

孙副官气急败坏：“主任，这小子野性难.....

林小健也走出来，拉住了吴浩海：“阿海，不要再胡闹，钱将军已经同意，重新核查你在闸北警察局的冤案。”

吴浩海傻了一下，立刻激动得手足无措，半天才记起立正行礼：“谢，谢谢钱将军！”

钱敏德的眼睛仍落在林小健身上：“真的不再考虑一下？”

林小健摇摇头，吴浩海看得分明，放下手：“你去哪里？”

林小健不看他的眼睛：“阿海听我说，你本来就是个好警察，身家清白，一直没加入帮会，钱将军给你机会，你.....”

“不，我要和你在一起！”

林小健转过头：“阿海，在这南京城里，三天之内找不到我，我们的兄弟缘分就到头了！记住，三天，三天之后，这里招生报名截止！”

“什么？你说什么？阿健，你.....”

林小健抱住他，狠一收臂，吴浩海顿时失语。

钱敏德见他一声不响拔腿就走，留下一尊木雕泥塑，知道又故伎重演，不由急道：“哎，你放开他，这里没人会这个！”

林小健人已走远，声音清晰地飘过来：“半个小时，穴道自解。”

吴浩海也是二次着道，气得心脏差点停跳，脸憋得斗鸡一样。卫兵们幸灾乐祸地近身上来，上下打量他，像看珍稀动物，那孙副官却大起同病相怜之意，对他的耻辱和辛苦十分体贴，张罗着叫人搬椅子。

钱敏德听了林小健的推荐，对他也有点感兴趣：“听说你在上海敢和贪赃枉法的长官斗法，很好！不过千万不要学林小健，他太固执了！”

半小时后，吴浩海走出青干局。他先去医院，杨勇的尸体已被林小健运走；又找徐夫人，徐梅萍却不见踪影。吴浩海开始经历一生中最为艰辛的三天，他马不停蹄，旋风一样刮遍了整个南京城，疯子一样到处喊着林小健的名字，喊到喉咙充血，发不出声来。他昼夜不停地找了三天，如果进得去总统府、中山陵，他都会去闯一闯。到了最后一天，他信心全失，希望破灭，傻呆呆地徘徊在首都街头，像是挽留一段逝去的记忆，他悲哀地觉得，自己再也见不到林小健了。

第四天清晨，青干局的门口来了个一脸饥色的年轻人，浑身上下同叫花子没什么分别，孙副官闻讯而出，先带他到食堂，端来一盆面条，又领他洗了热水澡，发了学员的军装、皮带、帽子，然后告诉他中央青干局干训班主任钱敏德中将要破例召见他。

军装上身，吴浩海立刻呈现出最佳状态，他大步来到主任办公室，立正敬礼，虽然声音沙哑，但神完气足：“吴浩海前来报到，谢谢主任收留，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钱敏德眼睛一亮：“好！不愧特训班出身，是个革命军人的样子。记住，不要谢我个人，要忠于三民主义、忠于委员长，为党效命、为国尽忠！”

一个月后，吴浩海恢复军籍党籍，挂上尉衔。同一天，慕容倩带来一个消息，常啸天醒了。

常啸天确实醒了，这是在他入院后的第一百零七天，奇迹发生了，他睁开了眼睛，进入了一种新的生命境界。他的眼睛带着一种孩童的疑惑，看什么眉毛都拱起来成八字状，什么都说不清楚。连续会诊之后，医生认定，他的脑神经损伤，记忆严重丧失。咤吒上海滩近二十年的帮派老大，因为脑部枪伤丧失了记忆力，智力只相当于一个三岁的孩子。

常啸天，变成了三岁小孩！

常夫人因为连串的打击和悲伤，变得神经质，她开始讳疾忌医，歇斯底里地赶跑了丈夫的好友谭亭山医生，她拒绝给丈夫用药，坚持自己来照料丈夫，她指责所有接近丈夫的人，怀疑他们有谋害的用心。

另一方面，她开始出现在各种场合，一向很少抛头露面的大亨夫人，现在以其坚强雍容的神情，开始引人注目。她接替丈夫出任天华公司的董事长，在她的安排下，大公子常小康提前结束学业，走了林小健当年的老路，坐上了天华公司总经理的位置，并被阿水封为社团的副社长。

此时的忠义社，正值风雨飘摇之际，内讧不断，三大堂口分崩离析，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让老大们坐在一起了。

说是个堂把子，黄省三多年来更乐于扮演商人的角色，他也杀人，但他还虔诚的信佛。这种看起来十分矛盾的行为，显然是受了夫人闫意的影响。没有常啸天的指令，他很少自作主张去抢生意、捞地盘，他的四个儿子，没一个在门，没一个习武。从结婚之后，他更乐意把心力放在老婆儿子身上，在经商上下的功夫也远远不及陈阿水和雷彪，这本身就说明了他正逐渐淡出江湖。他最大的乐趣是收小弟，这也是受了他夫人的影响，因为闫意乐善好施，所以在忠义社，阿三的实力不是最大，但门徒却是最多，体恤下属的声誉最好。

雷彪是人精儿。他是双朝元老，论资历，论年龄，他比常啸天还要老，粗犷豪放的外表下，隐藏着上海人精明圆滑的处世哲学。他从不勉强自己去追求达不到的目标，从不让自己的风头盖过常啸天。他在某些场合更愿意扮演一个懵懂的角色。因为他清醒地知道，自己的才智和实力都不足以和常啸天相提并论，自己的资历容易被老大忌讳，自己也从未有过和老大交往过密的机会。他小心翼翼地维护地盘和生意，偶尔有一些小得意也从不事张显。

陈阿水和这两个人比起来，更像是一员福将。他没有出身，才智平平，也无甚心机。但他有一个最大的财富，他和常啸天曾经生死与共过。这是他最值得炫耀的历史，也是他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辉煌。常啸天给了他财富和地位，也给了他无比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他接手了大上海娱乐城，大上海地处繁华地带，由于他仗了忠义社的名头敢想敢干，生意蒸蒸日上。邵晓星当了副社长后，他又接手了风雷堂，这本来就是忠义社最具实力的一处堂口，又是一个歪打正着，让他形成了自己的势力。

这些兄弟，在常啸天强盛的气场统一下，全都呈现着情与义的完美和谐；大树一旦轰然倒下，立刻变得暗潮汹涌，何况，又加上了惠若雪这双翻云覆雨的摧花妙手。

第五十八章 分崩离析 (2)

惠若雪和陈阿水的合谋，黄省三始终不知，不过，他已经开始不相信阿水。他一直致力追查刺杀大哥的凶手，这是他的心愿，是邵晓星的心愿，也是夫人闫意的心愿。自从林小健从他的门前含屈离去，就彻底失却了行踪。闫意那一掌，在这对恩爱夫妻心中压上了一块沉甸甸的大石，他们经常相对无言，长吁短叹，闫意更是以泪洗面，为大哥常啸天，也为林小健。

阿三不断寻找一切与被刺案有关的蛛丝马迹，穷其思绪遍寻和忠义社远日有冤近日结仇的人，他还通过警备司令部到过负责办案的分局，亲自察看林小健丢在常公馆书房内的那把枪和剩下的五枚子弹。作为证物，警察已认定这五枚子弹与从常啸天心脏附近取出的子弹是同一种型号。一切证据全指向林小健，一切都是那么吻合，近乎天衣无缝。

但是，阿三始终没有怀疑过自己做下的判断：林小健是冤枉的，刺杀大哥的另有势力，另有其人。

社团的老大们经常会来看望他们的大哥，所以在常公馆出入还算通畅。阿三从楼上下来，见用人拿了鸡毛掸从书房里出来，就问：“大嫂在里面吗？”

用人是新招来的，神情拘谨地摇摇头。阿三迟疑了一下，走过去推开门，里面整饬一新，现在由公馆的女主人在里面发号施令。阿三默立一会儿，忍不住轻轻走进去，抚摩硕大的写字桌和法国转椅。楼上的常啸天已经丧失了王者之风，只是一具行尸走肉，这里才真正能缅怀到昔日的大哥。摸着摸着，他仿佛又回到那些意气淋漓的日子，他因为军火船事件赌气，在这里和阿堂晓星打成一团，天哥进来了，嗔怪地看着他们，训道：“阿三，你就要娶媳妇了，怎么还像个孩子一样！做事没分寸！”

阿三心情黯然，他现在每看一次大哥，都要经历一次揪心揪肺的痛苦，他宁可自己是个做事没分寸的孩子，宁可自己还没娶媳妇，也不愿意看见大哥变成这个样子。他在转椅上坐下来，注视着一只金箔打造成的精致相框，上面有六个人，常啸天、雷彪、邵晓星、阿水、阿堂和他。这张合影历经十几年，一直摆放在这里，连惠若雪都不曾把它拿下。那里面记载了洪门这一代兄弟当年的亲密无间，难道真的就随着天哥的灵肉分离而成了一段褪色的历史了吗？

常啸天出事，管家吴妈据说也失踪了，常府的用人换了不少，干活可能不大利落，相框上还留着隐隐的灰尘。阿三扶着桌子去够那相框，想擦一下，左手抠到了一处洞，他注视了一下，立刻意识到这是子弹的擦痕，他摸了摸这块丑陋的弹疤，又去够那相框，突然止住，再次低头看看，猛然间打了个寒战。

他没有走开，沉思了好一阵儿，开始拨电话。

快到中午的时候，雷彪最先到达，接着，陈阿水和惠若雪一同回来，常小康最后一个到家，唐家兄弟紧跟着他进了书房。常小康看见阿三在书房里走来走去，情绪激动地大声讲话，在他的记忆中，阿三叔从来没有讲过那么多的话。

“我现在可以肯定，刺杀大哥是一个极大的阴谋，这个阴谋是针对常啸天，针对忠义社，也是针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大家来看这个弹洞，这个弹洞是子弹从天哥头上穿过后嵌进桌子留下的，弹头和弹壳已经被警察局作为证物取走。可是我在警察局看到的子弹比这个弹洞的直径要大得多，威力也大得多！由此我认定，警察已经不可信了，子弹一定是被他们掉了包，他们要掩饰刺杀大哥的真正凶手！其实，我早就怀疑，小健留下的那支手枪里面的子弹是别人装进去的。我记得清清楚楚，小健在杀袁老八后曾经说过，他以后在枪里永远只装一颗子弹，因为他不想杀人，实在到了非杀不可的时候，一颗子弹足够了。我们看着小健长大，看着他学武练枪，对他的枪法全了如指掌，他想杀人绝不会拖泥带水地开两枪。”

阿水眯起眼睛：“老三，你神神叨叨说了这么一大通，我快让你给弄糊涂了，你什么意思？”

“你还听不懂吗？林小健不是凶手！警察局在包庇真凶！”

惠若雪猛地起立：“我看你是要包庇林小健！”

阿三望着她痛心疾首：“大嫂，我说得很清楚，事实就摆在眼前，你不想为天哥报仇吗？”

阿水开始发脾气：“老大还在楼上，你对大嫂客气点！”

阿三毫不相让：“我哪里有半点不尊重大嫂了？你们好好想一想我说的话，不能一错再错！”

雷彪走过去摸着那个弹洞，息事宁人道：“老三说得有些门道，不过吗……”

他抬头望望惠若雪和常小康：“就算了警察局做了手脚，林小健也摆脱不了嫌疑，他不用这只枪，也可以用别的枪吗！”

阿水和惠若雪对视一眼，连连点头。阿三环视他们，神情决然：“有人加害天哥，就是要灭我们忠义社，这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我要一查到底。到时候，要让我知道有内鬼乘乱作恶，我阿三头一个不饶他！我已经给警备司令部打了电话，让他们作出解释！”

是夜，黄公馆遭到来历不明的袭击，凶手火力强劲，竟用上了冲锋枪和炸弹，黄家顿成血海，黄省三夫妇和五个孩子全部遇难，家中用人逃到大街上还被追上射杀，结果无一幸免。由于黄省三在上海的势力，这件灭门血案影响极大，众说纷纭，却莫衷一是。

阿三的死，本来让惠若雪和阿水心有窃喜，可是很快发现，这件惨事带来的负面影响之巨，令人措手不及。继常啸天被刺，天华股票再次直线下跌，挫入有史以来最低谷，社团声望也降至最低点。忠义社像一艘遭遇了风暴的大船，一下子千疮百孔，四面冒水，到处告急。惠若雪这才发现上海滩有这么多心怀叵测的人物，光是警备司令部就疲于应付，何况还有各方势力齐来围攻，调查的、解释的、出主意的、趁火打劫的，一时间谣言四起，生意几乎停顿，订单一再取

消，光是和美国人几桩生意的损失赔偿就把惠若雪弄得快要崩溃。她这下算知道，单凭自己的能力，远远不足以应付丈夫留下这偌大的摊子。

陈阿水也是一样的焦头烂额。

第五十八章 分崩离析 (3)

一个阴沉的黄昏，常公馆的电铃被揪响。来的是一群人，为首者四十多岁，身材精悍，一件灰色短风衣，一副大墨镜，白皙的面孔上两片嘴唇格外鲜红突出。他带了几个高大的随从，长驱直入客厅。惠若雪那天穿着一身黑丝绒旗袍，围了一条大大的白色镂花披巾，柔弱而憔悴。她惶恐地从沙发上站起，见那个男人凝注着她，神情严肃地伸出手来，她以为要握手，刚把手迎到一半，却见那人食指中指间夹了一张黑色的证件，自我介绍道：“姜琛，我在南京保密局做事。”

惠若雪一听来头甚大，慌乱地放下手，却又被这姜琛不失礼貌地抓起来，合放在掌心握了一握，惠若雪立刻感受到一握传递过来的力度。

在上海滩，一夜成名的故事经常上演，这一回轮在一个大二的学生身上。

常家大公子常小康的名气突飞猛涨，叫人刮目相看。社团的人几乎是一夜之间，突然认识了这位大公子，他天生就具备做大事的气势，他阴沉地注视着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如果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笑上一笑，那就是有人要倒霉了。和父亲、大哥截然不同，他并不喜欢恩威并重，他以心狠手辣著称，行事独断令所有人都心惊。阿三死后，天龙堂一度群龙无首，他通过唐轩的影响很快把堂口收罗手中，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他自行抬高了辈分，大肆收进来历不明的弟子，短短三个月，就在社团内铺就了一张看不见的网。只要听到一点不同的声音，他稚气未消的口中便会发出杀字令，于是便血肉横飞、陈尸街头。压服了帮众后，他马上转手揽尽社团的财政大权，把各堂口的所有生意，全部收至掌中。陈阿水开始还笑话侄子胃口太大，会噎着，但他很快发现，常啸天严禁的生意，常小康开始明目张胆地做，而且做得比他陈阿水还要大，还要有门路。短短半年时间里，常小康乱中取胜，威名和震慑力迅速建立。

这位新大公子还有一个令人称奇之处，就是再不许任何人提起林小健，对这位逃匿在外的前兄长，他的态度朦胧莫测。雷彪又一次频频端出了他的龙凤说，等到他自己见常小康都心惊胆战的那一刻起，他知道这次算是真正夸对了，常小康才真正是常啸天的儿子。

常小康的名头很快在上海滩打响。社团里，经常会有人私下里把他和林小健相比，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林小健的学识、本事和德行，常小康一样也不具备，但他显然更具备了男人的好胜精神和铁石心肠。没有了父亲的阴影，那个总是躲在门口要开溜的怯懦男孩，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意志坚定、心如磐石的人，突然地集强权铁腕于一体，一下子担起社团的全部重担。

实际上，这一切都源于一位坚强的母亲，惠若雪在儿子身后花了多少心血，只有陈阿水等几个人心知肚明。忠义社真正的主人，实际上是这位美丽冷酷的常夫人，不过阿水现在越来越讨厌站在惠若雪背后的那个阴冷白皙的男人，他似乎和大嫂走得太近了，他的名字叫姜琛。

常啸天天天坐在轮椅上，丧失了记忆的同时，他也丧失了活动能力。偌大的公馆，几乎觉察不到他的存在。佣人们全部被更换，他们中没人知道，二楼那个痴呆健硕的老人，曾是这座公馆的主人，在这座花园洋房中，他曾有过绝对不容置疑的权威。既然同房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惠若雪早早搬离了这个她当年孜孜以求的套间。她也不允许用人随便进去，每天晚上，由看护按时去查房。

常啸天的活动范围，只在主人套房和二楼的长长走廊里，身边有两名男看护寸步不离地陪伴。他的生活刻板乏味，只有一样特别，就是他常常对着二楼另一间套间的门喃喃自语。那是林小健曾经住过的房间，现在是空的，虽然这是常公馆最好的房间，常小康还是执意不肯搬进去，就像惠若雪也不敢把常啸天挪出另一间主人套间一样。

惠若雪听说丈夫这个异常的举动，非常忌讳，下令把房门拆下重换，东西也搬动一空，凡有林小健的照片加上底片全部烧毁，彻底坚

壁清野。一日三餐，惠若雪甚至叫人把饭直接送上楼去，不再同丈夫一同进餐。她怕见到他那孩童一样的吃相，更为了避开他时不时变得冥思苦想的目光，那眼神虽然充满疑惑，但惠若雪总怕有一天那眼睛会大彻大悟。

第五十九章 命途迥异（1）

常小康现在真是忙，忙得顾不上回家上楼看父亲一眼。十八岁的少年，已经是惠罗公司的常客，西服只穿TOWNTEX，皮鞋只穿SAXSON，醒目出众的个头，越长越宽的肩膀，看起来活脱脱就是父亲年轻时代的翻版。他架着美式墨镜，身后寸步不离地跟着唐氏兄弟，豢养的狼狗多至十几条，一律起了英文名字。他戴白色手套，开快车，说话夹英文单词，谈生意或是谈判，永远要在咖啡厅。他以圣大的学历自诩，虽然已经不去上课，但他知道他会得到文凭的。他喜欢别人说他怪，说他标新立异，说他与众不同。他现在已经不喜欢陈阿水那里的女人，他正和影后白丽萍打得火热，小小少年，情场上清一色结交比他年龄大的时髦女人。在他自己看来，早熟和怪异是为了昭示他的不落俗套，父辈那一套已经落伍，他要做新一代帮派大亨！

坐落在静安寺路的沙利文咖啡厅，颇具异域风情，常小康把和商业巨头们的聚会定在这里。他们商讨着一场交易，议题是对付势头越见凶猛、态度日益强硬的工人工会。常小康只耐着性子听了一半，想到自己也要防患于未然，就干脆地打断了他们的七嘴八舌，不假思索地提出了办法，那就是忠义社出力，大家出钱。镇压是他时下的拿手好戏，他清楚如果有了麻烦，他的那位大有来头的姜琛叔叔不会袖手旁观的。他的提议正中在座诸位的下怀，于是大亨们提前结束会议，为了共同利益，心照不宣地形成了一个暂时的集团，常小康当仁不让成为首脑，在众人的簇拥下走下楼来。

一个清脆的女声带些迟疑叫住了他：“哎？常小康！”

常小康摘下墨镜，回头望去。夕阳正斜斜切入咖啡厅，金色的余晖中，一个年轻女子从卡座上缓缓站起，笑着看过来。常小康认出是大学同学简淑兰、蒋芸姗的女友，冷冷地点下头，口中衔的烟也没拿下来，又派头十足地走出去。

简淑兰有些轻度近视，又没戴眼镜，只以为自己认错了人，坐下来又好奇地凭窗望去，见常小康上车前，还若有所思地向这边望了望，才肯定自己是没有看错人。她有点生气，慢慢啜着巧克力茶，心想富家公子有什么了不起。

上海的秋天，梧桐叶子金黄耀眼，姑娘们穿着时尚，头发梳成明星的样子，个个像从电影海报上走下来，走在街道上。简淑兰披了薄呢外套，皮包在膝上一弹一弹，加入了这个队伍，和摆姿弄态的仕女们相比，她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她走近电车站，想到最终还是要回到阁楼中去，听兄嫂的冷嘲热讽，心中就说不出的郁闷。

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身边。她惊了一下，本能地向道边躲了躲，回头却见一个黑亮的飞机头，常小康仍戴着墨镜，雪白的手套醒目地左右晃着：“hello!”

简淑兰不知所措，只好回敬一笑，常小康又钩钩手指：“上车，送你！”

一些细眉下的眼神瞟过来，简淑兰从那里面读出了羡慕，她拉开车门坐进去，打量着豪华的内部设施，摸摸手工缝制的羊皮车座，又好奇地开开那些小箱子，口中笑道：“你变化可真大，我差一点认不出来了！”

常小康回头打量着她：“你也一样，看上去可不像大学生。”

“我被开除了，因为六月的学运。”简淑兰对了车前的小镜按按卷发，又抻抻旗袍，“蒋芸姗、田冰都被开除了，你不知道吗？”

车速慢了下来，简淑兰继续道：“她们也不知哪去了，我们都好几个月没见面了。”

车子重新疾驰起来，常小康用了调侃的语气：“是吗，看上去你并不沮丧，根本不像个被开除学籍的学生！”

“沮丧？沮丧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爱国，国家可不爱我；我对社会不满，社会就把不满还给了我！”

“嗨，愤世嫉俗吗！看来我们有相同之处了。”常小康打着方向盘在街口拐了一个大弯。

简淑兰担心地提醒：“你慢一点，小心！”又道，“我们可不一样，至少阶级不同！”

常小康在密集的人流车流中继续横冲直撞：“我也被开除了！失学了！”

“真的呀？闹了半天我们都被社会抛弃了。你现在做什么？”

“天天泡咖啡馆逛街白相，和你一样喽！”

简淑兰自然还认定他是那个请喝咖啡的纯情小学弟，不轻不重地敲了他一下，用了大姐的口吻：“谁像你阔少爷这般有闲，我可是要生活的哟。我参加了上海电台的播音培训班，今天结业，明天会有一次选拔比赛。如果运气好被录用，你就会天天在电台里听见我的声音了。”

常小康无所谓地点点头，用英语说了声祝你好运，听到这圣约翰味道的英语，简淑兰不由怀恋起大学时光，想想问道：“常大哥还好吧？他还在做总经理吗？”

常小康微微变色，停了半天才道：“他早就不在上海了。他姓林，是我家的养子。”

简淑兰听得糊涂，但她已经看出常小康面色不豫，知道问造次了，隐约想起他们兄弟俩似乎都喜欢蒋芸姗，大概因此有什么齟齬，就聪明地不再就这个话题说下去。她是个善解人意的姑娘，虽然不在乎常小康的感受，但是觉得人家既然好心来送自己，总要客气一些，所以又主动说了不少话。常小康挂上了冷冰冰的表情，三句不答一句，最后把劳斯莱斯停在简淑兰家的路口。简淑兰道谢下车，常小康仍是一声不吭开车便走，把简淑兰弄得更加闷闷不乐，想到明天还有决定命运的大事，便不再想他，打起精神回家去。

上海市广播电台。

简淑兰按了一下胸口，抑住突突乱跳的心，走上众目睽睽的台子。台中央突兀地立着一只麦克风，一个裙裾短短、眉眼风骚的女孩儿下台和她擦肩过，并非空间狭小，简淑兰仍感觉到那种敌意的碰撞。播音训练班里二十几名学员，电台只选三人，竞争的火药味便时时可闻。以简淑兰的条件，无疑是这其中最有希望的一个，她虽然只能报中学毕业，但三年圣约翰的教育让她的气质首先就胜出一筹，她的音质不错，形象也过得去，如果说有什么欠缺的话，就是年龄稍大了一些，另外，她没有家庭背景。简淑兰摒弃杂念，清了清嗓子，开始用上海普通话朗诵一段新闻，还没念完，铃声便响起来，她眼睛诧异地离开了稿子，台上台下灯光反差并不大，清楚地看得到那些个电台要员们不是交头接耳，就是一脸漠然，训练班的导师们却一个不见。

“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听我的朗诵！”她带了一肚子懊丧下了台。

休息室里，一个女孩子正愤愤不平：“骗人！全是骗人！什么训练班，选拔赛，名额都内定了。我们还傻兮兮地去帮人家走过场！”

简淑兰抓住她：“是真的吗？”

“比珍珠还真呢！我有个电台的朋友，他就告诉我说这种公开选拔全是有内幕的，你没见今天有两张生面孔吗？她们都是有后台的，根本没参加训练班！”

“是啊！那些老板官员们早被人用钱买通了！”

“那办这个训练班岂不是从我们口袋中骗钱？”

“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我们走到哪里去讲理？”

第五十九章 命途迥异（2）

简淑兰失神地坐在一张凳子上，又一个希望破灭了。算这一次，她已经是第三次应征工作失败了，社会真是比想象的还要复杂还要黑暗。当学生时举臂乱喊铲除腐败，只是纸上谈兵，天真又幼稚，真正走入社会，腐败落到自己头上，这种切肤之痛是叫人如骨在喉欲哭无泪的。想到又要去硬着头皮找工作，想到那些淫秽下流的目光，她就一阵阵心寒。物价飞涨，人心浮动，大上海的失业者俯仰皆是，那么多熟练工作者尚且没有饭碗，哪会轮上失学大学生。参加训练班、买服装、化妆品的花销已经有上千法币，兄嫂要是知道她这次没有被录取，一定会连讽刺带挖苦，那她就更没有好日子过了。她忍住失望的泪水，回头见那个短裙女孩也正在看她，失去了竞争的动力，消除了敌意，倒有了些同仇敌忾之意。

“明天，莺莺歌舞团要招学员，一起去碰碰运气？”女孩打起另一份精神，涂了粉彩的脸上闪着迷惘的光。

简淑兰看了看她露出的近三分之二的大腿，迟疑地摇摇头。歌舞团，说得好听，还不就是伴舞女郎，她还没把自己档次降低到那种地步，她心中还保持着一份大学生的自矜。不管怎么样，结果还是要听一听的，翘首盼来的电台负责人，扫视全场装腔作势地咳了一声，才拉长调念道：“徐荃小姐，汤文鹃小姐，卞其莲小姐。”

名字都很陌生，确实和学员们议论的一样。简淑兰咬了一下嘴唇，拨开群情激奋、吵吵嚷嚷的女孩子们，越过那个官员，头也不回地向门口走去。在五个月前，她也许会义愤填膺地抗议，可现在，她挨过警棒，浇过水龙，失过学，已经彻底麻木了抗争的神经。

门开了，走进两个人，后边的年轻人有一张醒目的面孔，眉眼隐在黑眼镜的后面，嘴角露着玩世不恭的微笑。由于太激动，简淑兰根本没注意这张她本来相识的脸，直到被拦住了去路。与此同时，全场

都听到了那电台官员急乱的声音：“大家不要吵，又增加了一个录取名额，简淑兰小姐！”

简淑兰蓦地回过头去，见那官员正伸头看着另一个人手中一张纸片。这简直太意外了，全场女孩子们唧唧喳喳的议论声因此停顿了好几秒，简淑兰耳边响起一个男低音，用的是纯正的英语：“祝你好运，播音小姐。”

简淑兰兴奋得有些头晕，常小康把她拉到门的一侧，女孩子们蜂拥而出，撇下几句话：

“装得可怜相，她也是有后台的！”

“知人知面不知心，我还要帮她呢！”

更多的却是艳羡的目光。

一个胖胖的男人走过来，恭敬地同常小康握手：“常公子，谢谢你光临。这个结果你满意吗？”说罢，注意地看了简淑兰一眼。简淑兰已经认出他是刚才台下的官员之一，她腰杆硬了起来，畅快地溢出笑容。常小康将羊皮手套向她晃了晃，同官员一同走出去。

简淑兰同三个新出炉的播音小姐一字排开，签下工作合约，宣布名单的官员凑过来，讨好地夸她字好看，又问道：“简小姐与常公子很熟吗？”

简淑兰自豪应道：“是啊，我们是同学。”

“明天你可以上班了，月薪暂定300元。”

300元！简淑兰心都快跳出来了，她心里已经把第一个月的薪水分配出去，她要租一间公寓，还要请学弟常小康吃一顿饭！

上海西郊杜文藩别墅。

两个黑道老大的公子在这里第二次会面。

一个是如日中天的恒社大哥，一个是丧家犬样被追杀的冒牌公子，两人的身份又拉开了一大截，可杜文藩这次才算真正尝到了林小健的厉害。因为这一次林小健没有了身份约束，反而放得开。他等在

大门外，在车抵门口减速的刹那，拉门上车，三拳两脚就打发了司机和手下，将刀架上了他的脖子。

“常啸天遇刺是不是你们做的？”

“常啸天？你不是同他翻脸了吗？忠义社追杀你，你却杀到我这来了，真是笑话！”杜文藩有些哭笑不得。

刀又近了些：“我再问一次，到底是不是你们做的？”

杜文藩觉出颈上寒意：“对天发誓，这件事我们绝对没有做！”

“那袁老八的事情怎么解释？”

“那件我认！这一次天地良心，绝对与我们无关！”

“可是美国轮船公司的生意，现在被你们争到手！”

“不对！”杜文藩喊了起来，“生意归生意，常啸天在这个当口儿出事，表面上是便宜了我们。可是你想想，忠义社也是上海滩上有名的社团，我们那一段仇怨过去了，犯不着来争这点蝇头小利。”

“蝇头小利？这桩生意目前在上海滩排得上?字第一号，可以为你们带来巨额利润！”

杜文藩明白林小健是有备而来，一句不对都可能送命：“唉，实话说了吧，这件事情是我父亲打通了南京的关节才争取到的，常啸天就是不出事，也决计争不过我们。”

刀又向里送了一送，刀锋割肉，杜文藩闭上了眼睛，豁出去地喊：“常小健！试试杀了我，我保管上海滩两大社团会联手追杀你，叫你插翅也难飞出上海滩，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大哥，大哥！”

杜文藩睁开眼睛，看见一众手下已经向这边发足狂奔过来，为首的阿强举了枪正拍窗向他大叫，他摸摸脖子，又看看周围，年轻的亡命徒早已翩然离去。

西郊小酒吧。

中文霓虹招牌红绿相间，闪着勾魂俏娇娃五个醒目的字，一束聚光灯打向小舞台边，女人的大腿在旗袍的高开衩中，一左一右伸出

来。男人们聚过来，买上一张粉红色的小票，穿过台下的一条绳子拦起来的通道，个个挂着淫荡的笑容散开去。仅仅花了十元钱，他们就尽情地欣赏到了外泄的春光，只因为台上的女人没穿底裤。

第五十九章 命途迥异 (3)

林小健进这家乌烟瘴气的酒吧有一阵了，他认得台上的女人叫阿香，他心中充满悲哀，为寡廉鲜耻的女人，更为自己死去的兄弟。他记得清楚，这女人曾信誓旦旦说耻于用笑容和身体去出卖灵魂，可她却选择了最下流的场所，变成了淫邪的化身。

林小健拦下侍应生：“叫她下来！”

侍应笑了：“这位先生面生，不常来吧？她不坐台的。”

一撂钞票甩上桌子：“我买她过夜！”

侍应生眼馋地看着法币，笑容越发神秘：“买她过夜？哈哈！先生真会开玩笑，她是个木乃伊呀！”

“你说什么？”

“对啊，这里的常客都知道，她只是个活招牌，中看不中用的。先生你要小姐，我介绍给你认识，个个比她强！”

林小健惊异地将目光再度移向台上，这回看清楚了，阿香的眼神里没有勾人魂魄的欲火，空空洞洞地毫无内容。

“她怎么会这样的？”

“谁知道，来了就这样了，听说叫人睡傻的。你到底还要不要女人？”

场内喧嚣起来，一个喝多了的男人，跳起来去够阿香的大腿，阿香被他拖得向下坐了坐，来者不拒地将腿又开大了些。这一下，全场都饱了眼福，老板娘赶紧上台把她当木偶一样重新摆正。林小健几步跳上台，扯下她身后的霓虹灯，用大衣裹住抱起来。

老板娘首先大叫：“了不得了，抢人了！”

一时间场面大乱，瓶子和水果齐向台上飞来。林小健已看好地形，从老板娘上场的台口冲下去，这里和台上只一帘之隔，是一间拥挤的化妆间。林小健把阿香安顿在最里边的桌上。几个候台小姐被他

挤得东倒西歪，口红上鼻，粉扑入口，怨声四起，打手和老板跟至，老板娘叉腰大叫：“给我上！”

林小健逮住一个一拧一推，立刻倒下一串，他大声道：“都别动！我要给这位小姐赎身！开价吧！”

老板娘也是混出来的，双手一拍：“你这小先生好不讲理，要阿香只管开口，干吗要掀我的台面呀！再说这个丫头可是我好不容易调教过来的。半年前，她送到我这来，是顶了债的，不死不活，下边全是烂的，臭死人。我当她是自己孩子一样调养，可没少下本钱，治了足足三个月才上了台！”

林小健强压怒火：“少废话！开价！”

老板娘向后看一眼，估摸强援快到，得意地一摇头：“没价！不卖！”

林小健气坏了，退后几步抱了阿香向外走，手下却加重，将欺上来的打手们打得哭爹叫娘，倒下一片。他来到老板娘身前，单手抡了她一记大耳光，老板娘一屁股坐上门口，摸落了一口牙。

“不许动！警察！”震喝声中，四五支长枪伸进帘中。林小健没想到警察来得这样快，被长枪迫住，带了阿香向后一步步退去。老板娘如丧考妣：“杀千刀的强盗呀，快点打死他！”

一个声音在外边由远及近：“妈的这小子专门和大哥过不去，又来砸咱们的场子？成心找死来了！”

杜文藩的手下阿强气势汹汹出现在警察后面，枪声响起来……

第六十章 情报组长 (1)

常公馆。

常小康匆匆走入：“妈，水叔，有什么事，这么急着叫我回来？”

惠若雪兴奋地过来抱着儿子：“阿康可回来了！告诉你件天大的好事情！林小健叫警察打死了！”

常小康全身一震：“什么？你说什么？”

阿水眉开眼笑地抖着一张报纸：“报上都登了！”

常小康一把抓过报纸，声音都颤抖了：“什么时候，在哪里？啊？”

“报上登的就是条简讯。不过，我已经叫人打听清楚了，是青洪帮做的。这事还得从头说起，小宇有个女人，原来是大上海的妓女，这女人胆子不小，前一阵竟然哭着喊着上门来要阿辕偿命，阿辕一气之下，就把她又弄进大上海三楼了，后来染了脏病，叫他们卖出去了，居然卖到了杜老四的场子，没想到就引出了林小健。这小子真他妈够种，居然踩人家的地盘救那女人，惹急了青洪帮，叫警察来把他给收拾了！”

惠若雪心情舒畅，笑容满面：“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呀！这根刺可算是拔出去了。水爷，这下子你晚上睡觉踏实多了吧！”

自从南京失手，阿水一直提心吊胆、夜不能寐，只怕林小健回来报仇，所以对大嫂的讽笑，也不反驳。

常小康手腕抖着看完那则报道，岔了声地问：“他，他现在在哪儿？”

阿水手一挥：“我问过了，尸体叫他们给处理掉了。这小子在上海有一道，青洪帮怕有人借机寻仇，不想公开。不过警察局那边已验明正身，千真万确，肯定不会有错的，你就放心吧！”

“放心个屁！”常小康终于吼了起来：“我要看大哥最后一眼，马上给我找！”

阿水急了：“臭小子跟谁说话？你敢骂我！”

惠若雪笑意顿收：“阿康！你不是得了失心疯了吧，你还叫那个死鬼做大哥，你想给他招魂吗？”

常小康先冲着陈阿水：“骂你又怎么样？都给我放小心点！惹急了我，我让他下去找我大哥！”

又向惠若雪吼了一声：“林小健就是我大哥，谁也改不了！”转身冲了出去。

惠若雪被儿子气得白了脸，还得安慰阿水：“别理他，撞了邪了！”

阿水倒不生气了，搔着头道：“好小子，脾气真像老大，暴！”

惠若雪又忍不住笑起来：“今晚要好好庆祝一番，我已经请了姜先生。”

阿水皱起眉头：“保密局的人阴阳怪气，有他我吃东西没胃口，改天吧。”

万国公墓，林健的墓旁，一块黑色理石墓碑正在立起来。

常小康喃喃道：“大哥，你亲口说过不会再回上海，为什么又要回来？难道你不清楚，这里已经没有你容身之地了。你居然会为了一个疯女人、一个妓女去送命，你真傻！我找了旧日的衣服，和你亲爹葬在一处，你在天有灵，就安息吧！小弟也只能为你做这些了……”

黄表纸点了起来，片片黑色的蝴蝶如精灵般在空中旋转飞舞。

常小康摘下帽子鞠了深深的三个躬，之后迈着大步离开。他现在对命运有了新的认识，世上的事就是这样变化不定，大哥样样比他强，可就是时运不济；他的命显然要比大哥硬，所以运道正盛。

龙华的春天，景色如画，常小康却顾不上欣赏，因为离他二十米开外的三个木桩上，一字排开，站了三个死犯，一式肥大的棉衣囚服，蒙眼堵口。

“组长，您要的枪！”一只德国自动手枪端上来，姜琛看也不看，示意着送给常小康。

常小康沉甸甸地拎在手中：“姜叔叔，你说要教我，我们就，就打这个？”

姜琛向他微笑：“你不是吵着要学枪吗？怎么，怕了？”

他向旁边扬了一下手，一个五大三粗的特务，蔑视地看了常小康一眼，转过身以臂为托，用手枪瞄准头一个犯人扣动了扳击，震耳欲聋的枪声过后，犯人头上迸出一瀑红白两色的东西，脑袋立刻向下垂去。

常小康不想示弱，摆出个满不在乎的表情，也将左臂横在胸前，右手将枪搭在上面，默念着要领，瞄了半天才放了一枪，不料对面犯人的头急剧地摆动起来，子弹只是擦过了脸颊，口中的堵塞物在摇晃中也被甩掉，悲叫声连连响起：“不要杀我，我不想死呀！我效忠党国，这次是上当受骗，我再也不干了，饶我一命吧！”

常小健一击不中，反吓了一跳，犹豫中，右肩被铁一样的手钳住，重新帮他指定方向：“再来，射心脏！”

常小康咽了口唾沫，再次压下扳击，喊声像被掐断了一六戛然而止，枪响的瞬间，常小康清晰见到那犯人没了骨头一样挂在柱子上，体下哩哩啦啦两股液体正流出，一股是血，一股是尿。

“记住，你枪口下全是孬种！你的气势要强过他，你弱他就强，你强他就弱！”姜琛拍拍他的肩膀，又问，“感觉怎么样？”

常小康逞强地吹吹枪管：“还有吗？”

姜琛故作惊讶地看看他：“好啊，那个也归你。来人！把布摘下来，嘴也放开！看着眼睛打，这样才过瘾！”

常小康其实很怕和死刑犯对视，但话已经出口，只好硬了头皮上。这时他才发现，对面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特别年轻的女人。他有些吃惊，更有些后悔，让他吃惊的还在后面，那个女人居然在笑，那是一种让人冷彻心扉的笑，常小康顿起鸡皮疙瘩，没瞄准就慌张开枪，子弹呼啸着打在那女犯人的身上。那女犯人非常硬气，居然在枪声里高声喊道：“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独裁政治！”

常小康知道坏了，咬了牙连连扣动扳机，不知不觉将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光，耳边还是回荡着那个响亮的女声。他脸上的肌肉控制不住地颤抖着，突然有了急急的便意，狠狠地压抑着转身向自己的劳斯莱斯走过去，死死并了腿坐在座上。透过车窗看过去，特务正在卸尸运走，那几具毫无生命迹象的尸体在草地上一跳一跳地被拖着。

隔了一层车体，死亡的气息嗅不到了，杀人的恐惧一扫而光，带之而来的是强烈的快感，他的枪口终于嗜血了！

姜琛上了他的车，随口赞道：“不错！明天起给你个证件，就可以佩枪了。”

常小康知道他这样就有了半官方的身份，欣喜之余好奇问道：“姜叔叔，你讨厌枪吗？”

姜琛看了他一眼：“什么意思？”

“我从没见你带过枪，为什么？”

姜琛脸上的肌肉动了一下，摇摇头：“没有原因。”

“你不会说，一个保密局的王牌特工，统领着一个特务机关，却从来不亲手杀人吧？”

姜琛笑了一下：“当然不是，杀人有许多方法，不一定非要用枪！”

“可枪是最先进快捷的杀人武器呀，难不成你也要用刀？我们社团有好几个人擅使飞刀，可我听大哥说过，刀再快也快不过枪的。”常小康开着车，连珠炮似的发问。

第六十章 情报组长 (2)

姜琛不再就这个话题谈下去，在他眼里，常小康只是一只小巴儿狗，没必要推心置腹。作为中国最高特务机关的一员，他一直喜欢神秘感，就像当年在东北日军生化实验基地，他以日籍医生的身份潜伏待命，那时的他就以神秘和沉默著称了。他死过无数回，最惊险的一次是被日本人逼着连杀了十几个人后，又自己对着自己扣动了扳击，只因为他的身份暴露了，很幸运，他一次又一次地活了过来。只是从那一次起，他真的不想再碰枪。

时光荏苒，他为党国效力近二十年了，他曾深得戴笠的赏识，从重庆回到南京，在军统的大本营洪公祠，主持了一个秘密的实验中心，拥有着独特的代号，蝎王。连军统内部的人都只知蝎王不知姜琛，知姜琛而不知蝎王。前局长坠机身亡后，军统更名为保密局，走马灯似的更换着上司，他们全都不会了解他从前的那些荣耀，特工的工作有些是机密的，机密到只有一两个人知道。无论是郑介民还是毛人凤，都不看好他这个一身怪僻的老牌特工，他浸注半生心血的生化实验，已经得不到重视，慢慢中断了经费来源。

一个在谍海中沉浮了二十余年的人，视荣耀和地位如同生命，他相信自己始终是那朵盛开不败的远东间谍之花，是特工中的奇迹。他不能容忍自己毫无建树、默默无闻地枯萎下去。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大上海，这里他并不陌生，他曾经专门为戴笠搞过忠义社的情报，对这个社团知之甚多。这半年来，他自认功勋卓著，做到了连当年戴老板都未能如愿以偿的事：他开始控制这个社团，并逐步为他所用。

望着身边那个吹着口哨驾车的小老大，他不由微笑，他一手扶持出的天真少年，骄横和无知，都是那样可喜可爱，他装作不经意地问：“社团里，谁的飞刀使得最好？”

“当然是邵晓星和林小健！”

姜琛一听不得要领，又问道：“还有吗？”

“那就属唐辕了，他算是邵晓星的入室弟子。”

“好，叫他明天来找我，有件事要他办。还有，你告诉他，要是做成功了，升他当堂把子！”

常小康抬起眉毛：“他可是水叔的手下！”

“那个陈阿水年纪大了，应该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小康你记住，用人不要看资格，要看本事，看谁对你更重要！”

他擅长做这样的点拨，只言片语但字字珠玑。常小康马上心领神会：“早看阿水这个老东西不顺眼，一脑袋反骨，想整治他就是没机会。”

“听说，他对你爹那个女人不错！”姜琛又很突兀地冒出一句，“听说江湖最忌讳动老大女人的主意。”

常小康一拍方向盘：“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

常公馆后院。

阿芳在园丁煤役住的房间前，洗着如小山一般的衣服。她很容易地分拣出男主人的衣服，用满是蚂蚱口的手捧着贴上脸，泪水打湿了她的面容。她啜泣了一会儿站了起来，望着后楼那个挂满枯黄长青藤的窗口。她每天只能这样用泪水思念她的先生。

常啸天出事后，她是最先被惠若雪赶出医院的人，跟着吴妈就失踪了。以后的日子里，所有的用人都被打发回家，只把她留了下来。惠若雪叫人看着她，派给她大堆粗重的活计，却禁止她再踏足公馆半步。从大少爷的保姆、常啸天的女人一下子变成了干粗笨活计的洗衣娘，这样的身份跌落，可能很多人会受不了，可阿芳却用极大的勇气坚持着。她是那样深深爱着她的先生，虽然咫尺天涯，但只要知道他还活着，哪怕只是感受到一点点他的生命气息，她就心满意足，她的心中就会漾起西子湖水般的柔情，何况，她心中还装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后院响起了杂沓的脚步声，阿芳迅速擦干脸上的泪水，扭过头，却看到了太太的一张笑脸。

惠若雪亲自指挥着给阿芳装扮好，看着那杭州女人晕晕登登出门上车，又看着车开出了常公馆，她有一种看马戏的快感。她从来没把这女人当成一个对手，她始终认为她又傻又笨，给常啸天睡上纯粹是为了气她，以她现在的心情，恨不能让常啸天马上清醒，追上去看看即将发生在他的兄弟家里的一幕！

陈阿水今天很被侄子灌了几杯花雕，带着醉意回公寓。

用人告诉他常夫人给他送礼来了，他好生奇怪问在哪里，是什么？用人说在卧房中，老爷你一看就知道。阿水已经明白了大概，挥手打发了窃笑的用人，三歪一斜地向卧室走去。

他推开卧室门，雕着象牙的大床上，帷帐全垂下来，只露出床下一双暗红色的皮鞋，皮鞋的尺码很小，像一双工艺品。阿水掀开帐子，先看见一头柔软的长发覆在枕上。他喷着酒气笑出声来，一把掀开被子，见到了全身赤裸的女人，手脚全捆在床上，无助地晃动着身体，口中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只是唔唔地叫。她的肤色雪白得耀眼，坚挺的乳峰因为紧张而爆起一圈小小的突起，衬出中间两颗暗红色的宝石，成熟得让人啧啧称叹，连对女人见多识广的阿水都感到前所未有的诱惑。

他已经忍耐不住，一只手拨开她覆在脸上的长发，另一只手解开腰带褪下了半截裤子，当一张惊惶无比的脸突然出现眼前，陈阿水一下子僵在她身上，两人对视了好一会儿。阿芳的胸脯不停地起伏，几乎要窒息，她只顾害怕和羞涩，忘记这种无助的挣扎只会勾起男人更强烈的性欲。

阿水眼睛像要爆出来一样，他用颤抖的手抓过被子，连头带脸全部蒙上，保持了那个半跪的姿势，足足喘了有一分钟的粗气，终于叫骂出来：“谁他奶奶干的好事，不得好死！”

他第一次在女人面前败下阵来，有气无力地出了卧室，叫来女佣解开阿芳，帮她穿好衣服。阿芳惊魂未定，几乎已经不晓得怎样走

路，被搀出来的时候只会哭，恨不能一头撞死。陈阿水也怕再看见她，远远地背对着她问：“你，你还回公馆吗？”

阿芳使劲摇着头，阿水想了想自己也是废话，惠若雪肯定是在报复她，就道：“那我叫人先给你找家旅馆，之后再想办法安顿！”

阿芳感激地望着他的背影，突然跪下来声泪俱下：“水爷，你和三爷为什么不救先生？太太对他不好的呀！”

阿水远远地回过头：“你说什么？阿三已经死了你不知道吗？”

阿芳愣了一愣，含悲忍泣接着哭诉：“水爷，吴妈不见了！”

阿水道：“我知道，她回杭州了！”

阿芳石破天惊地喊道：“不对！吴妈知道是谁来杀先生的，她现在一定是被人杀了！”

阿水惊得头发竖起来，几步走过来：“你说什么？”

阿芳望着他：“吴妈亲口告诉我，杀先生的不是阿健，是公馆原来那家主人的少爷，是姓汪的！他来找过吴妈，吴妈看他可怜，还周济过他，可万万没想到他会来刺杀先生！”

阿水一把捂上她的嘴，又放开压低声音严厉地问：“还有谁知道这桩事？”

阿芳惊惶地睁大眼睛：“我被太太关起来，谁也见不到，也不敢对别人讲。水爷，你是先生最好的兄弟，我才敢对你讲出来。水爷，你要给先生报仇，给阿健做主呀！太太和少爷都在冤枉阿健，阿健没回来杀先生的！”

阿水已经叫她惊出一身冷汗，心道这下你撞上枪口了，吴妈那死老太太一醒过来就胡说八道，是我下令叫唐辕杀的，尸体都是我叫沉到苏州河里去的，没想到她还讲给你听了。他看着阿芳泪水纵横的脸，知道这女人也留不得了，看来今晚就得处理掉，惠若雪把她送这里来，可能就是为了让最后享受一下再杀死她。

第六十章 情报组长 (3)

想到这里，阿水不由叹了口气，放开阿芳，换了一种声调：“阿芳，还记得二十年前吗，你那时的样子叫我好喜欢，只可惜你看不上我陈阿水，是你害得我一生不娶。你做了天哥的女人我不恨你，但是，我今天不得不杀了你，你知道得太多了，你活着只能坏了大事。我不是不想给老大报仇，只是我现在走到这一步，已经不能回头了。天哥已经成了那个样子，找出凶手又能怎么样。我今天没上你，已经算是对得起他了！放心，我会给你个不难受的死法，不会像吴妈死得那么惨。阿芳，今生无缘，来世我一定娶了你！”

阿芳越听越骇异，知道自己是自投狼口了，她瘫在地上，任由阿水把她的嘴巴封住，又捆住手脚，放进一只麻袋里。她挣扎中听到阿水吩咐手下要做得干净些，对着头开枪。他倒是为她想得周到！

死亡的临近使她突然平静，她闭上眼睛，静静等着枪来打爆她的头。她心中最想念的是小健和常啸天，她这一生似乎就为这两个人而活，可惜无缘再见。她又想自己没让别人占了身子，总算是落了个清白，下辈子就是做牛做马，也不会给这个该死的陈阿水当老婆。正胡思乱想着，枪声震天动地响起来，她隔了一层麻袋向地上跌去，以为必死无疑，可她很快发现自己纤毫无损，房中大声呻吟的居然是陈阿水！

姜琛和常小康走进了公寓，来完成计划中的最后一步。姜琛亲自上阵倒不是好奇要看陈阿水的下场，他是担心小康太嫩，制不住陈阿水这样的老牌流氓，一旦叫他跑掉那就是放虎归山了。这半年来，从陈阿水和那些老洪门的眼里，他不止一次地看到怀疑和不敬。常啸天一直恪守着的那个不近官府的信条，已经深深种植在这些老家伙心中，他只有不断地杀一儆百，才能进一步控制这个社团。

陈阿水不比黄省三，他没有家室，一个人住在公寓里，连手下加用人不过七八个人，一并揪出来一顿冲锋枪就收拾了事，最后只剩下

陈阿水还在苟延残喘。常小康搜遍公寓，也没找到那个用来套狼的绵羊。两人并没有如他预期的那样，正双双在床上交合，这样一来，他为这位叔叔准备好的送行话全然没了意义，只得另起炉灶：“烂梨陈！没想到会有一天死在我手里吧？”

阿水双腿全被扫断，坐在血泊里疼得满头大汗：“臭小子你算老几？我和老三都是死到他手里，说不定你爹都是栽到他手里，我们看低了他！”

他的手狠狠地指着姜琛。姜琛漠无表情，似乎并不为之所动。

常小康自然不甘心让他死到临头还贬低自己，怒道：“你这个老鬼杀我大哥，还胆敢睡我爸的女人，明天我就叫你的丑事传遍上海滩！”

阿水咬着牙笑：“我倒是真想死在牡丹花下做个风流鬼！可惜水叔最后这一次让你失望了，我根本就没动阿芳一根毛！我陈阿水纵是再十恶不赦、六亲不认，还不至于和大哥用一个女人。为了对付我，你连你亲爹的女人都敢用，你比我狠！阿叔劝你倒是要看住这个混蛋，别叫他上了你妈，傻侄子！哈哈……”

姜琛头一摆，一梭子冲锋枪子弹扫上来，阿水笑声顿止，仰倒在地。

大火舔舌着客厅，陈阿水在浓烟中睁开了眼睛，他在火光中搜寻着，看到了一条正在蠕动的麻袋。他艰难地拖着断腿在火中匍匐前行，麻袋已经烧着了一块，他用身体捂上去，血浸灭了火苗，他手齿并用解开麻袋口，掏出随身的匕首割断阿芳手上的绳索。阿芳口被封着，说不出话来，只看着自己的一双手被他割扯得鲜血淋淋，里面又放上了阿水的金链表和钻戒。

“拿着，快逃，去找冬虎……”

做出最后的安排，他一头倒在阿芳腿上。阿芳的头发已经被火燎糊了，她奋力推开阿水，拿起刀划开脚上的绳索，爬起来在火光中找到了大门。门在火中訇然倒地，差一点把她给砸在其中。她被浓烟快要呛晕，拼命咳嗽着向后跑去，惊慌失措中绊倒在一具尸身上。她后

来想起，摔倒那一瞬间，她肯定和阿水的脸贴在了一处，因为她清楚地记得，阿水眼睛还瞪着。她想阿水或许是不甘心她就这样走掉，才故意设了个障碍，最终与她肌肤相亲了一次，惟一的一次！

实际上，阿水已经死了，阿芳从阳台逃离了火海.....

第六十一章 少年傀儡 (1)

雷彪像等判决一样，坐在天华的总经理办公室。

沉闷的等待让他豪气尽失，平素不离手的烟斗都搁上茶几，双手不停地来回搓着，拘谨的神情衬着他胖大的身躯，说不出来的滑稽。毕竟，面前的这位侄子才十八岁，而且，半年前他还当他是小玩闹儿，转眼已经主宰起他雷老大的命运来。

姜琛的一套做派，常小康已经学得惟妙惟肖，还大有发挥，只见他一脸的无所谓，只扫了一眼就把辞呈扔上桌子，双腿架上一把椅子，拿起锃亮的指甲锉开始磨指甲，把这位资格最老的堂把子晾了起来。

雷彪憋了一会儿，终于问了出来：“大公子，同意了？”

常小康只挫指甲，雷彪站了起来：“那我金盆洗手的时候，大公子一定到场？”

常小康斜着眼看定他：“老雷，我看你好像很怕，怕什么说来听听？”

“大公子……”

“有什么说什么，我洗耳恭听！”

雷彪下定决心大声道：“你放过我吧阿康！你雷大伯在上海滩混了一辈子，快六十的人了，只想落个全尸！”

常小康笑得有些勉强：“我要是不同意呢？”

雷彪胖脸一紧，几乎要哭出来：“阿康，我和你雷娘娘从小就喜欢你，你满月的时候我给你打的金锁都是分量最重的，我也没做过对不起大嫂的事，你就饶了我吧！我……”

常小康“当啷”一声把锉子扔上桌子：“雷老大！废话太多了吧！我说不同意你金盆洗手，退出社团，你扯什么不利落！”

雷彪愣了一下，扑腾一声坐回去：“你说清楚吗！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常小康站起来，一脸蔑视：“雷老大，这里没人说要动你。你原是社团的老前辈，我一向尊重你，没想到你这么窝囊软蛋，胆子小过芝麻粒！你不做老大，有的是人等着做，可是我提醒你，你在这种时候离开忠义社自己逃干系躲清静，我可不保你！你在家修身养性的时候，要是有什么仇家找上门来，可别说没人给你做主！”

雷彪大气不敢出一下，灰溜溜地退出去，再没敢提半个走字。

姜琛从里间踱出来，从茶几上拾起那只粗粗的烟斗，欣赏了一下，随手扔入纸篓中，拍拍手：“很好！就是要这个效果，让这些老家伙人人自危，你才能牢牢握住他们，跟那个唐辕说得怎么样，他同意了吗？”

常小康拉长了声调：“他哪敢不同意！两个堂把子都死了，他还不掂量掂量，他的脑袋值几个铜钾？对了，我妈说你要用天字七号码头的货仓，你们神神秘秘的，要做什么呀？”

他的声音明显不悦，自从阿水死前说出那番话，他就不喜欢再看到姜琛和妈妈在一起，更不喜欢他们有事瞒着他。

姜琛只说了一句：“你会知道的。”

风雷堂。

唐辕坐在房中，望着“风雷堂”三个字的横匾发呆。

唐轩匆匆走入，看了弟弟：“阿辕，那姓姜的找你做什么？”

唐辕不说话。

唐轩道：“我们兄弟俩一起出来闯天下。现在我老大被人活活炸死了，你大哥又被火烧死。你想想看，自从那姜琛出现后，社团里死了多少人，又走了多少人，他现在又找上你，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事情！”

唐辕望着哥哥，还是不说话。

唐轩一把抓起弟弟：“阿辕，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我们可是亲兄弟呀！我不想看你不明不白地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叫人整死还帮人拎家伙。”

唐辕面无表情地扯开他的手：“阿哥，人在江湖都是身不由己，我们不能想太多。我眼前有一个机会千载难逢，我要抓住它，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静安寺附近的民居。

唐辕全身裹在夜行服中，只露出一双眼睛，双手各夹两把蝶刀，伏身在高高的树上，眼睛紧张地辨认着。

路上走过来几个人，为首的中年人穿着棉袍，戴着眼镜，挟着一只大公文袋，在一间普通的宅院前停下脚步，向大家道：“今天就到这里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也要先把这一期出版发行。我们要敢于面对困难，不怕任何恫吓。因为这恰恰说明他们在心虚，而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周围的人纷纷点头：“于教授，我们就照您的吩咐去做！”

“您放心，明天一早就会看到刊物的清样。”

唐辕揣起一张照片，他已确定无疑，这讲话的中年人就是要刺杀的目标。眼见他转身挥手与众人作别，就要迈入宅门了，唐辕知道再不错过时机，咬牙双手先后甩出，蝶刀嗡嗡作响，全部没入中年男子的面部。那于教授扑跪在地，痉挛几下，随即展开身体一动不动。

路灯下，众人惊异地见到四处伤口里流出来的血竟然全都是绿色的，一种让人毛发皆竖的惨绿！接着，于教授的整张脸全变成了这种可怕的颜色。

第六十一章 少年傀儡 (2)

一片耳不忍闻的悲号和怒吼声中，唐辕已跳下树去，疾奔至路口，一辆黑色轿车发动了等候在那里，载上他扬长而去。

是凡有实力的帮派，不仅在大小水陆码头有自己的势力，而且不止一处的地下或地上的码头。天华在上海就有八处大小码头和货仓，天字七号码头曾是最大最热闹的一处。从去年起，这里就渐渐萧条起来。现在，偌大的库房里面只剩下破旧的陈货，东一处西一处乱七八糟地堆放着，窗上新钉了旧木条，里面更显得黑暗。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一处似已废弃的仓库内，会别有洞天。

一排排闪亮的钢架，一只只透明的试管，无一例外，都只装着四分之一的溶剂。大部分是透明的，也有纯白、淡红、浅绿、天蓝，液体全是美丽的颜色，在这间漆成白色的房间中闪烁着清洁宁静的光。同样，在靠墙的一排柜子中，一只只深色的广口瓶身上贴着小巧的拉丁文标签，排得整整齐齐。几个医生模样的人穿梭其中，个个穿连体的白衣白裤，连头都一齐罩在其中，神情呆板严肃。

姜琛全身都包在白色的隔离衣中，戴着大大的口罩。他伸出胳膊，套着合手的乳胶手套，抽出一只天蓝色的试管，向身边同样穿隔离衣的惠若雪轻轻示意了一下。接着，他揭开了一只白布封着的玻璃器皿，里边的几只安静的小白鼠突然动了起来，姜琛手伸进去，熟练地抓出来一只，小白鼠吱吱地叫着，扭动着细细的尾巴。姜琛把它单独放在一只小一些的玻璃瓶中，开启了那只天蓝的试管，快速用一只细长的尖嘴钳伸进去沾了肉眼几乎看不见的一点，触上那只小白鼠，小白鼠像受了电击一样，立刻一动不动，全身瞬间变做一种骇人的青绿色。

惠若雪不由退了一下，姜琛迅速把试管盖好，将小白鼠的绿色尸体扔进一只特制的电炉内化为灰烬，烟道直通向窗外，飘向江边。他的动作异常干净利落，每一个步骤全都浑然天成，有一种职业化的流

畅。接着，他摘下了口罩，在地上转了一圈，双臂伸开，像要拥抱什么：“太完美了！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从没拥有过这样完善的设备和安静的场地。真要谢谢你！常夫人，你是创造这块净土的功臣，也是第一个走进我试验中心的女性。”

惠若雪肠胃翻滚，还是尽力敷衍，摘下口罩挤出一个笑脸：“你现在的样子真像一个大夫！”

“不不不！医学的目的是拯救生命，而我的职业则注定要促成死亡。我承认，我是一流的药理学家，但我同时又是党国最好的战士。常夫人，你看那面墙，那上面有我的青天白日勋章，忠勤勋章，还有我和委座、局座的合影，这些和这个实验中心一样，都是我的骄傲。这个中心跟着我从东北到重庆，又从重庆到南京，这次运来上海，我亲自押车足足走了四天。这是一项花费时间和金钱的事业，但它为党国作的贡献将不可估量。我很庆幸，我终于找到了最适合它的地方。”

突然，姜琛的声音变得低沉，低到只有两个人才听得见：“因为，上海有一位善解人意又尊贵美丽的夫人在支持我。”

惠若雪报之以迷人的微笑，从这个男人的目光中，她不止一次地看到了暧昧。她的微笑并不全是敷衍，她想如果依靠自己的财力和魅力，把一个如此权倾势重的政府官员留在身边，那真是求之不得。可是，她已经付出了金钱和妩媚，还不想付出更多，投入和索取的比例应该是平衡的，她的价值应该更大一些。

两人并肩走了出来，唐辕已等在外面。姜琛边走边道：“干得不错！你的师傅叫飞刀小邵，你可以叫做飞刀小唐喽。”

唐辕低头称谢，又道：“还是姜组长的药威力大。”

走过宽宽的江堤，尽头就是天字七号码头，姜琛举目眺望江面，又看了看身后：“这仅仅是情报处在上海开展工作的开始，我们的任务艰巨伟大，容不得任何失误。你的前任因为办事不力，正畏罪潜逃，不过他逃不过保密局的手心，我们正准备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以后，就看你小唐的了！”

唐辕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姜琛笑看了一眼惠若雪：“我和你们夫人已经商量过，她也同意了，做完了这一次，风雷堂就归你了，而且你也正式成为保密局的一员。”

天华公司二楼办公室内。

常小康陷在一只大皮椅内，看着一只坤表。阳光明媚的上午，这个女人用的值钱玩意儿，在他眼里却闪着一种幽幽的光，香烟烧上了指头，他惊跳着扔出去，电话铃大作，又把他吓了一跳。秘书告诉他有两名记者要见他，常小康像被什么给蜇了一样，断然喝了声：“不见！”

一会儿，惠若雪电话打了过来，全是责备的口吻：“财经日报来采访，已经约了一周了，你为什么要推掉？”

常小康支支吾吾：“我，我不舒服！”

惠若雪声音严厉：“叫个女人弄走了神？！留下记者，我马上到！”

没有谁能想到，常小康冷酷的外表下，其实是一颗再虚弱不过的心。只有他自己知道，这都拜他的母亲所赐。作为一个母亲，惠若雪太过专制，使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更像一张标牌，一个符号，一只母亲手中的提线木偶。她操纵着他，而那个叫姜琛的保密局官员操纵着她。

一年多以前，常小康在一个典礼上初识白丽萍，当时他正为风雨飘摇的忠义社死撑社交面子，见她风骚热情，遂令手下记下名址，以便以后派上用途。上海滩很流行请明星来剪彩造势，后来，天华公司有家影院重新装修开业，想起她来，果然一邀即中。白丽萍盛装出席，在剪彩过程中，更款款脱下裘皮外套，展露大胆暴露的衣着，赢得彩声四起。常小康声势上扬，意气正盛，见这成熟女子热辣辣的目光不断飞至，一接触，竟是干柴烈火，进而如胶似漆，直到白丽萍提出结婚，常小康才冰水浇头，热情转冷。当时，贵为影后的白丽萍正为毒品所困，吸毒的恶习阻碍了事业的发展，影圈里熟悉的朋友个个离她而去，她天真地想攀上个金牌小王老五，搭上社团这条大船，定

会衣食无虞，不愁前途，何况常家的男人占尽高大威猛的优势，相貌非凡，确实令人着迷。实际上，常小康才十九岁，还是个大孩子，只是在玩，可不想娶个吸毒成瘾的女人。谁知这白丽萍痴得很，经历了死去活来的一周，强迫自己戒了吗啡瘾。

常小康吓坏了，从小看见父亲对毒品深恶痛绝，严禁家人沾唇，惠若雪一度寂寞无聊，在雷彪家出于好奇应酬过几口大烟，没等吧嗒出滋味来，就被常啸天领回家中几记大耳光抽出鼻血来。他当上天华总经理后，开始介手毒品生意，做得次数一多，对这东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知道不管是鸦片还是吗啡海洛因，都是吸起来容易，戒起来比登天还难，可偏偏有个女人为了他生生把瘾给戒了，他开始领教她的刚烈，逼得紧了，只得向母亲求救。

第六十一章 少年傀儡 (3)

惠若雪对儿子的一切洞若观火，对女人的伎俩更是了如指掌。她当年嫁入常家，是付出了血的代价，这女子逼婚的手段和她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她们第一次交锋在西餐厅，惠若雪明确告诉白丽萍，常家决不会讨她做儿媳妇，让她死了这条心。白丽萍沉着应战，说她和常小康自由恋爱，两情相悦，谁也做不了他们的主，言下之意并不把惠若雪放在眼里，两人不欢而散。第二次，惠若雪动了番脑筋，把地址选在沪西别墅，她拿出一沓女人裸照来，包括白丽萍的，然后告诉她儿子是花心大少，叫她不要沉迷，以免贻误终身。白丽萍应道只要名分，又说自己是戏子，职业就是给人看的，不怕这种事传扬出去。

惠若雪发现此女难缠，头痛之余，便叫唐家兄弟吓唬了一顿。第三次见面是在常公馆，白丽萍带了一脸伤痕登门造访，威胁说她已经将天华公司见不得光的事记下来，放在朋友那里，如果常家再胆敢对她怎样，她的朋友就会将这些信公之于众，届时叫天华公司吃不了兜着走。惠若雪差一点气疯，急召儿子回来，一问才知，原来常小康竟然把走私毒品的事情告诉过她。惠若雪气恼之下打了他一记耳光，最后还是姜琛给拿了主意。他叫常小康假意周旋，暗中使她误食海洛因，然后让警察把她抓了起来。禁毒警察轻而易举查出她正在服用毒品，于是交由法院公开审判，一判四年。昔日影后因吸毒品受审，一时成了沪上街知巷闻的轰动新闻。名誉尽毁的白丽萍在监狱里第四次见到了惠若雪，惠若雪居高临下地告诉她，只要她保证不再揭忠义社的底，并从她朋友那里取回证据，就将她保出来，并保证她以后的生活。白丽萍过惯奢华，怎忍牢狱之苦，眼见前途无望，毒瘾却越来越大，只能忍气吞声同意条件。证据拿回来后，惠若雪叫人为她申请了保外延医，出狱后的白丽萍在家中留下遗书，吞食一种未名毒品而亡。

姜琛和惠若雪将这件事设计得天衣无缝。白丽萍死后，负责做掉她的唐辕拿回了常小康送给她的全部珠宝首饰。常小康睹物思人，想一个活色生香的女人，就这样死在他的手上了，一想到她会在阴间诅咒他，就心烦意乱，她留下的恐吓仍如一颗不定时炸弹，不知何时会爆响。更重要的是，他丢尽面子，一个堂堂总经理，常家的男子汉，居然没能力摆平身边的女人，还能做什么大事。常小康像个木头一样陪母亲会见了记者，只有惠若雪侃侃而谈，他一言不发。送走记者，又被母亲训斥，常小康这次没敢和她还嘴，也不想再回家，因为总能看见姜琛。

每当这种时候，他最想见的只有一个人。

简淑兰正在电台录播节目，常小康一个电话就把她召回了家。她已经是常小康较稳定的情人，他们在一起已有一年有余。常小康开始接触她是为了报复那段耻辱的回忆，他把蒋芸姗的好友弄上了床。他几乎已经想不起来过程，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简淑兰心甘情愿，没费半点周折。渐渐地，她成了他必不可少的女人，令他满意的是，她是个体解人意的女人，性情像一杯安静的水，透明而平稳、充盈而淡定。这个弄堂出身的小家碧玉自有一种宁静内敛的风采，让他念念于怀，尤其是失意之际。

简淑兰的生活照一年前相比，已大为改观，她早搬出兄嫂家的阁楼，租了一间实用的公寓楼，电梯热水一应俱全。她乘电车回家，上楼见常小康已经在门口，一地烟蒂，惊讶问：“来这么早？”

常小康随她进了公寓，叫保镖站在门外，进门就将她拉向卧室。简淑兰早习惯了他的心血来潮，由他疯去，做完后，简淑兰穿起衣服，问了声：“茶还是咖啡？”

“有酒吗？”

简淑兰已经觉出他情绪不对，嗔道：“有也不叫你喝！”

常小康支起身：“连你也管我？”

简淑兰体贴道：“又和你妈怄气了？”

常小康伏上她：“我受够了！原来是我爸，现在又换成我妈，怎么他们都当我是小孩子。”

简淑兰笑着拨拨他的头发：“你的确有些地方像个孩子。”她又认真道，“大概你的父母意志力都太强了些。你大哥就是个例子，他太强了，在你的家里就没有好结果。你要刚好和他相反才是，遇刚则柔才是处事之道。”

常小康叹口气：“有时我真想大哥，可惜他死了，要是他在，我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

简淑兰递过一杯茶：“你也不必太烦心。有时不妨就显得弱一些，不是坏事情。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吗。做事要如倒啖甘蔗，渐入佳境。别忘了，常家现在可就你一个儿子了，你才十九岁，有的是机会等着你，忠义社早晚由你一个人说了算，好好沉下心做事，学些真本事是正经。”

常小康听了极为受用，舒舒服服躺下来：“我不走了，公司事太杂，家里又烦，我今天要放松一下，吃松鼠桂鱼。”

简淑兰安置他睡下，一会儿竟拎了活鱼上来。常小康醒来得知她亲手买鱼，大不以为然：“买东西这种小事，叫他们去做就是了？”

简淑兰语意淡淡：“谁像你这样自在，我得打电话到台里请假的。我们下午那档节目多的是人抢，小丽愿意播，我就让给她了。”

常小康问：“为了我放弃这么好的工作机会？”

简淑兰收拾了鱼，洗净了手，细心地抹着护手霜，并不买账：“傻瓜才会为了你，天太热，我也想偷懒吗！我这个人，一向就这么淡薄。”

常小康看了看一尘不染的卧室，突然觉得少了一样东西：“你这里没电话真的不方便，明天我叫人给你安一部。”

简淑兰哑然失笑：“我一个小播音员，用不着那样奢侈的东西。”

常小康蛮横道：“这一次听我的，不然，不光桂鱼我不吃，我还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他的手已经伸过来，简淑兰笑着温顺地点头，于是，两人又滚在一处，雪花膏味淡雅清香，叫常小康很是惬意。

第六十二章 冤冤相报 (1)

大而昏黄的月亮悬在空中，夜凄清而神秘，浦江水冲上岸来，在深夜里营造着单调重复的歌谣。一个颀长的身影静立在岸边，一动不动已经很久了，他裹着一张黑色的面罩，只有眼睛在夜中闪着澄澈的光，远远投向江面未可知的一处地方。

海关大楼的钟声敲了十二下，身影像风一样迅跑起来。在黑暗与路灯统治的城市，他像一匹来自草原的羚羊，穿过长长的街道，跳过高高的围墙，伏身于初生的花草之中。他的脚步是这样轻盈，所到之处竟没留下一点足迹。他路过一丛七零八落的树桩，绕过一个废置的秋千，泳池的清水刚摄映下他的掠影，他已经翻过了二楼北侧阳台的栏杆。他似乎很熟悉这种攀缘，窗上的铁筋被他轻轻巧巧拿下来两根，一块玻璃也跟着擎在手中，他将玻璃小心翼翼地放上阳台，左右看看，深吸一口气，从不到半米见方的空处滑溜溜地钻了进去，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人已经轻落在地毯上，随即拉下了面罩，露出一张清俊忧郁的面孔。

房中一张大床，床头摆放一只轮椅，床上安静地沉睡着一个老人。

年轻的偷入者一近床边，就完全失去了冷静和沉着，他开始近距离地端详床上的老人，两个人的脸对在一处。老人面色不乏红润，倒衬出偷入者的苍白和憔悴。老人的呼吸和缓平稳，倒显出偷入者的气息急迫。月光似乎跑进了他的眼中，呼吸声越来越大，老人终于被惊醒，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与他四目相对，口中唔唔有声。

偷入者伏在他身上激动地耳语：“爸，我是小健！认出来了吗？”

老人的目光始终疑惑朦胧，林小健伤心地摇了摇头，一手蒙上口，一手拂上昏穴。外力作用之下，老人又沉沉睡去。空荡的房间，一声轻得不能再轻的叹息：“您还是认不出我来！”

常啸天浑然不晓，躺在大床上像个无助的婴孩。林小健摸出一套注射器具，熟练地在臂弯上绕了皮绳，就了月光勒出静脉消毒挑入。他单臂举起瓶子，充当注射架，耳朵警觉地支着，眼睛不时地盯一下套间的房门，另一只手按摩着常啸天腿上的肌肉。他同时做着好几件事，全身极度紧张。

一个小时过去了，常啸天呼吸匀长而舒缓，林小健始终不肯把点滴的速度放快。床头的座钟已经指向凌晨三时，三个小时过去了，药已所剩无几，他还是执拗地等待最后一滴药液进入静脉，才拔下针头。他再次俯身凝视，自言自语道：“爸爸，我找到了刺客的下落，我会查个水落石出！可是如果您老也不醒来，这又有什么意义？谭叔叔配的药，已经打到第十八支了……”

他突然控制不住抱往常啸天：“爸，醒一醒！为什么还不醒？您坚强的神经和意志都到哪去了？难道还在生健儿的气吗？明天，明天又是您的生日，您才五十二岁，您真的就甘心永远这样子了？真的就忍心让我悔恨一辈子吗？”

窗外，月亮已经偏离了窗子，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光，有风吹了进来，江声隐隐入房来。林小健直起身来，抹去泪水，细心地盖好被子，收好注射器具，连酒精棉球都一并包起来带上身，之后扫视着整间屋，确信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便拉上面罩，从窗口又钻了出去。他攀在缓台上，避开那些常春藤的枯枝，装好玻璃，插好铁筋。时间拿捏得如此恰到好处，就在他纵身跳入院中的刹那，一个男看护活像大烟未抽足一样，打着连串的哈欠推开房间，例行公事地查了一遍房。

沪北的月亮并不比沪西暗，面貌却天差地别。

阿娣家破旧的阁楼里，又有一个房客住了进来，来的时候两手空空，根本不像个常住客，可是一下子就付足半年的租金。那个阁楼其实条件很差，用木条隔开的里外两个小间，都是名副其实的鸽子笼。要是没有开气的天窗，大热天里肯定会闷死人的。原来的住客阿煜一

早回来上阁楼，突然发现外间睡了一个男人，叮叮咚咚地奔下来，差一点把楼板踏坍，目光凶恶低声喝问怎么回事。阿娣推开他，大声嚷道你只有半个月就到租了，又不常回来住，我们凭什么不能租给别人，你又没把阁楼包下来。

其实，她这样说是有些强词夺理，因为阁楼的外间一直用来放置杂物，根本没打算住人。可现在物价涨得快过雨季的江水，爷爷的病日见沉重，靠她一个小小人儿在织染厂赚的那点点工钱，根本不够买那种叫正申的特效咳嗽药水，她恨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变做现钞才好，有合心意的租客上门来，她又怎会放过好机会。

阿煜仍是一脸凶相，低吼着：“我出那一半钱，把这个人给我赶走！立刻！”

爷爷的聋耳朵也被他吼好了，一口气没上来，又大声咳嗽起来。阿娣抚着爷爷后背，直到他吐出一口混浊的痰来，见阿煜还是不依不饶，开始有些害怕。这个奇怪的房客，晨昏不定，昼伏夜出，最近出入更是常带一身酒气，有时几天也不下阁楼，喊阿娣给他打酒买饭，有时又几天不回来，阿娣早就巴不得他赶紧走。

“是阿煜哥吧？我是小钟，住你隔壁，以后多关照！”

新来的房客闻声下来解围。他个子很高，低头走楼梯的样子却很灵活，那个撞了阿煜多少次头的阁楼梯子，他第一次就走得十分轻快。

阿煜翻着眼睛看着他，用鼻子哼了一声，推开他的手，粗声粗气地问：“谁告诉你我的名字？”

“小妹妹说的。”自报小钟的房客很自然地收回了自己的手，上下打量阿煜：“我白天夜里都要工作，只是在这里找个床铺困觉，不会打扰你的。”

阿煜瞪了他一眼，竖起一根指头：“警告你！不许到我那间房去，你给我记住！”

小钟摆出一副奇怪的表情：“去你的房间做什么？那里又不是城隍庙，也不是大世界！”

阿娣忍不住笑起来。阿煜窘了一下，走了出去，边走边骂：“小鬼头，拿你老子寻开心！”

小钟的眼睛变得凌厉起来，只是一瞬，就消失了。

这样安静了十几天，一天，阿娣从工厂回来，听爷爷偷声讲阿煜出事了，是小钟把他架回来的。阿娣胆战心惊地上楼去，看见新房客正给阿煜包扎，那阿煜昏迷中仍不失凶狠，一声声叫了滚开，清醒一点就叮嘱：“不要对别人说起，不要上医院……”

小钟帮助阿娣擦净楼梯上的血迹，还安慰她不要害怕。阿娣不知为什么，很爱看新房客的笑容，觉得他很值得信赖，就放下心来。

阿煜再度醒来，已是深夜。他发现胳膊已经上了简易的夹板，头上的伤口也包了纱布。他支撑着从木板床上站起来，扯开蚊帐，拉开自己的一扇门，便是年轻邻居的阁子间，也是一床一帐，那个小钟穿着背心短裤，披了一件外套，手持一本书转过头来，样子很像大学生。

第六十二章 冤冤相报 (2)

他抬抬伤臂：“你包的？”

小钟点头。阿煜夸道：“挺像样的吗，学过？”

“我从你房里找到些急救用品，临时对付一下，你的小臂肿得厉害，也许断了，应该上医院重新处置！”

阿煜就地坐下，自己把臂上下捏捏，突然一拧一端喀吧一声，他满头大汗甩甩胳膊：“没事了，脱臼而已。”

小钟皱了眉头目睹他自疗的过程，也不由佩服他的忍耐力：“这个样子就行了？”

“胳膊吗，离心太远，能把我怎么样？我从不上医院！你今天帮了我，改天请你喝酒！”

小钟面色转冷：“谢谢，我从不喝酒！”

“你是不是男人？是男人就要学会喝酒！”在一通近似于刮骨疗伤的表演后，阿煜底气渐粗，口气渐硬，有些讥讽地看着床上那个文弱的年轻人。

小钟淡淡道：“不！我喝酒误过一个朋友的命，所以我发誓永不沾酒。”

“噢，看不出你还是一性情中人，好！”阿煜竖了一下拇指，却连带一阵龇牙咧嘴的痛。

“你怎么受的伤？”

“你管不着！”

“连谁打的你都不知道，职业技能太差了！”小钟嘴角流露轻蔑。

阿煜一下变得阴沉：“什么意思？”

小钟竟又低下头看起书来，似乎不在意道：“你是个杀手，我知道……”

猛然间他的头咚的一声，已经被阿煜死死摁上床：“说！你是什么人？不说，我废了你……”

小钟没等他把威胁讲完，肩头一耸，轻松脱身而出，两个人瞬间换了姿势，阿煜的头竟被小钟裹挟在肘下。

“还想动手吗？我一向不会乘人之危！”

“放开我！”阿煜挣了两下，他的胳膊如铁钳一样，自己竟然挣不开，绝望地大叫起来。

“说好了，我放开你，你要听我的，我们心平气和谈一谈。我已经知道你是杀手，还失过手。杀手失手，大半会被杀了灭口，所以你很危险！”

小钟手一放，阿煜吁吁喘息着松脱出来，抬脚便逃，刚揭开阁楼盖子，耳边嗡的一声，楼盖上嵌上四枚奇形怪状的飞刀。他猛然却步，捧着胳膊回过头来，看见一双寒气逼人的眼睛，外套在打斗中脱落，肩上露出一条狰狞的伤疤，在昏黄的灯光下赫然发亮。

阿煜惊问：“你，你到底什么人？”

“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没有家，没有工作，只想挣钱，所以找到你老兄想一起干，没想到，你这么不济，倒先出了岔子。唉！算我这一注押错了筹码。”小钟拣起衣服披上身，语气竟是意兴阑珊。

阿煜沉默良久，半信半疑向里间走去：“我不管你有什么人，我也说不上你的话是真是假。反正我现在是见不得光的鼯鼠，你要整我很容易，随你吧！我要困觉！”

小钟看着他的背影，嘲弄道：“你是不是男人，这么容易就放弃了？”

阿煜忍不住转身：“小鬼头，我承认我看走了眼，低看了你。可是你也不用对我冷嘲热讽，叔叔我出道的时候，你还是个毛孩子。”

“想当人家叔叔不容易，先说说你有什么本事，发过什么财。要是叫我服气，我再上路也许能拉你这个前辈一把。”小钟继续激道。

阿煜心有所动，先看定他：“小子，王亚樵听说过吧？”

“暗杀大王吗！”小钟想起小时候见过的那个长胡子伯伯，眼神不由闪烁了一下。

“我在他手下干过，算是他半个徒弟。”

“你在洪门？”小钟更加惊讶。

“不！只跟了半年，他就叫人害死了。二十五年，你还是小毛头吧，北平有个日本大佐山本三雄被炸案，是他一手策划，我和另几位师兄一同做的，当年可是轰动一时。”阿煜说起光荣历史，颇有些自豪。

小钟眨了眨眼：“年头太远了没听过，再说死无对证！说近的听听！”

“死无对证？杀手杀人都要死无对证才算成事儿，要不然叫什么杀手！”

“说说你这次失手吧？”

阿煜有些不耐烦：“你已经知道了，还问什么。你阿叔最近老了，常常走麦城，要不然也不会着你这种小鬼的道，不讲了不讲了！”

“讲来听听也无妨吗！你不想吸取一下教训吗？”小钟语气轻松循循善诱，可手却在逐渐攥紧成拳。

“我想喝酒！”阿煜斜着眼睛看着他，“你肯陪我吗？师傅要缴学费的。”

小钟怔了一下，在床上一跃而起：“好，你等着！我去买。”

“嗨！你好大瘾，这么容易就破誓，你不怕我跑了？”阿煜大笑。

小钟也跟着他大笑：“多谢提醒！”说罢，在他肋下划拉两下，阿煜顿时成了一只大呆鸭。

小钟手脚很快，转眼回来手中已经多了两瓶绍兴老窖，一只白斩鸡，几包下酒小菜，放在地上摆好了才解开阿煜的穴道。

阿煜一声不响席地而坐，他饿急了，接过一瓶酒，另一只手已经往口中塞食物。他看起来像是个粗人，明明受人所制，竟也不上心，更不管有伤在身，几口就干进去小半瓶。

小钟对着瓶子偶尔喝上一口，刚刚在瓶中换了清水，喝起来没有滋味，还有些冰牙。

阿煜手中拿了一只油油的鸡腿，睁了有些混浊的眼睛看着他：“小子，年纪不大好有本事，听口音你是南边人，来上海做什么？”

酒既然是假酒，名自然也是假名，小钟不会说出他叫林小健。他早已看出，这位阿煜虽然是个杀手，但显然是那一类有勇无谋的杀手，在江湖之上，只能算上是二三流的角色，和他记忆中的那位王伯伯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一想到义父就折在他手上，他心中就忍不住抽痛，应答起来也半真半假，带了些切齿的感觉：“赚钱！报仇！”

“报仇！你报什么仇？”

第六十二章 冤冤相报 (3)

“我家在广东，父亲被人给杀了，一夜之间家境败落，一无所有。现在两手空空来到上海，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吗！我要赚好多好多钱，回去为我父亲报仇！”林小健对着瓶子喝了一口清水。

阿煜愣了一下，突然伸手过来：“小兄弟！你很像我年轻的时候，简直太像了！”

林小健任由他亲热地握住手，斜眼瞅瞅他：“年轻时候？你很老吗，我看你顶多四十多岁！”

阿煜苦笑着松开他，摸摸挂满沧桑的脸：“走眼了吧，我今年三十四岁。”

林小健瞪了他一眼，继续引导他说下去：“听你的口音也不是本地人，你从哪来的？”

“阿拉上海人，道地的上海人。二十几年前，我的家就在上海滩。我家很大，老爹是个大亨，真正的大亨，当年的法租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只不过，我是天生的忤逆子，很小就不安分，要离家出走，在外面讨生活。后来家败了，没了生活来源，我就沦落在美国做苦役，十六岁被人骗去南非。日本人还在东北时，我死里逃生跑回来，就遇上打仗……”

林小健实在想象不出他会有这么复杂的经历，停了一下，注意地看着他：“你家在上海？”

“当然！我又不是从土里蹦出来的，我有爹妈，还有妹妹呢。你知道吗，两个妹妹，双胞胎！”阿煜脸色挂红，竖起两个指头，眼睛因为回忆而变得有光彩，“我离开家的时候，她们两个才八岁，总缠着我叫阿哥阿哥的，长得别提多好看，美国片你看过吗？就像那个什么秀兰邓波儿……”

看着一个杀手柔情地说起妹妹，林小健内心也被触动，不由想起邵叔叔家的两个小妹妹：“她们现在还好吗？”

“好！她们在一起别提有多好，只剩下我孤孤单单一个人受罪。”阿煜用鼻子粗粗地出着气。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她们！”

“我是等着有一天做到头，就去墓地找她们。可惜，干我这行的有今天没明天，有今世没来生，不晓得死在哪里，更不知道下辈子投胎变个什么玩意儿。”

林小健恍然大悟：“你是说，她们都不在人世了！”

“早死了，二十多年了。只一夜之间，全家都叫人杀了！”

阿煜仰头开始喝那一大瓶酒，咕嘟咕嘟，像是要用酒炸开喉咙。

林小健想制止他，又不知如何劝解：“你这么喝要醉的！”

“醉！我就是要醉！我不要醒！我干这行就是为了报仇！我天天盼日日想着报仇雪恨，好容易盼到机会杀仇家，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却打偏了！妈的两枪他居然还死不了，还能活过来……”

“你的仇人是常啸天？”林小健一把抓起他。

“还有一个叫林健，那家伙死得早便宜他了。这两个混蛋王八蛋挨千刀万剐的，杀了我一家人，还抢占了我家，你肯定没见过那么大的花园洋房，那本是我的家我的家呀！”

阿煜扯开了衣襟，露出带黑毛的胸膛，拍着大喊：“知道吗，我娘可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又美丽又有才华，是上海的第一个女钢琴家。常啸天的管家是我家从前的用人，她现在提起我妈还要掉眼泪！常啸天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鬼，他和我老爹抢地盘，连女人小孩都不放过，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刽子手，我却杀不死他，真他妈没用。我是天下一等一的笨蛋、窝囊废！我真没脸去见我妈和妹妹，唔唔！”

杀手啪啪打着脸，酒瓶磕在地上，粉碎了，小半瓶没喝完的酒汁泼上来，热辣辣的崩到林小健的脸和身上。林小健一动不动，木雕泥塑一般，任由他手舞足蹈地狂发酒疯，把一地酒菜践踏了个稀巴烂。他知道了，眼前的杀手是汪铭九的儿子，汪铭九和他老婆的故事，他不止一次地听义父讲过。

他彻底明白了那个夜晚吴妈闪烁的眼神和没说完的话。

第六十三章 人莫予毒 (1)

直到阿煜疯够了，疲惫地坐在地上，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手中那酒瓶，林小健才轻声问出了他最想知道的问题：“谁让你杀常啸天的？”

阿煜不答，迷迷糊糊向他伸出手：“给我酒！”

林小健将清水收在怀中：“你告诉我，我给你。”

阿煜愣愣地看着他，费力地想了半天，摇头道：“不，不能说！”

林小健心急火燎：“你被打成这个样子还要维护他们？”

阿煜呆呆道：“失手是我的错，是我做事没做干净……”

林小健一把拎起他：“都快死到临头了还嘴硬，告诉我，雇主是谁？”

汪煜被他逼急了：“放开我！你和这事情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林小健掐住他的脖子：“你说不说！说不说！”

汪煜透不过气来，断断续续道：“你打死我好了，打死我……也不说！”

他干脆连眼睛也闭上了，林小健知道这人是软硬都不吃了。东方已经渐露曙光，林小健和他整整磨了一夜，放开他，两个人各有各的心事，一时都疲惫不堪……

一顶礼帽压过眉毛，鼻子下贴着两撇假胡子，夜色中，汪煜潜入上海火车站。

他和那个叫小钟的房客，在阁楼上一起待了半个月了，小钟不停地追问，他不停地顾左右而言他。相处中，他看出来这小子过惯了优裕生活，只知道穿衣却不知如何洗衣，只知吃饭却不会做饭，他一一指点，教了许多生存的门道。渐渐的，他们俩处得像忘年的兄弟，等他养好了伤，要离开时，小钟的神情居然有些不舍。

在小钟身上，汪煜总要想起年少时的自己，一样是离乡背井，衔恨复仇，他之所以没有告诉小钟他其实是一名保密局的特务杀手，是不想他再去走自己的旧路，至少别由他来当领路人。特务生涯的险恶，他太清楚不过了。

此刻的他，攥了一张北上的车票，手紧紧抱着一只破包袱。谁也不会想到，那里面竟是沉甸甸的十几只“大黄鱼”，一只黄鱼十两金，上海滩二十年前千万大亨的儿子，全部的财产就是这百多两黄金，是他用血和命换来的。他要去的是一个小城镇，那里有个女人正在等他，说过要给他生儿子续烟火。

随着人流走到检票口，他猛然停下脚步，前方，一张熟悉的白脸，一个狰狞的微笑。他惊恐万状，鱼一样溜滑出人流，贴着灯光暗淡些的墙根处向外挪去，一声“站住”已经炸响在票房，十几条腿飞快地追过来。那是一种极为专业的追踪，无声无息却杀气重重。汪煜早看好地形，双脚如轮，足不点地夺门而出，逃跑也是杀手的看家本事。他在追逐中遥遥领先，但是，子弹要比他的腿快上太多，几声枪响过后，他瘸跪上路面。正在这时，一辆自行车赶上来，车上人弃车跃下，按倒他向路旁滚去。

“哒哒哒哒”，跟过来的一串冲锋枪子弹射空了。

“小钟！”汪煜叫出声来。

小钟并不看他，撒手几把刀出，射中几条跑近的腿，拖起他又继续狂跑。

汪煜感动非常，在这种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小钟能来帮他，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已经把自己也置身于危险之中了。他想了想把包袱往小钟怀里一推：“拿着，回头我找你！”

林小健骤然手上吃重，停了一下，这时，一辆越野吉普大开车灯冲过来，把自行车压得稀巴烂，冲开两人一个掉头戛然停下，把他们罩在明亮的车灯里。

姜琛伸出头来，指着汪煜命令开枪，同时以职业特工的敏感，记下了另一人的样貌特征。枪声响起来，汪煜向地上伏去，林小健却向车扑去，他用包袱砸开了前车窗，漫车飞起金灿灿的金块，他双腿跟着踹进车中，强劲的冲势将司机卡在座上当场昏迷，姜琛也给砸晕了过去。车上余下的两个特务拨开金雨奋起招呼，林小健身体已彻底进入车中，刚把前座的人连人带门踢飞下车，却被后座的汉子用枪指定，他卡在两座之间，眼看闪避不及，要挨上这一枪了，汪煜到了！他拉开后车门，整个身子浑扑进来，死死压下特务，子弹射空。汪煜钳住特务脖子，将枪把扳过来，反顶在他身上开了一枪，然后像甩麻袋一样丢下去，自己坐了上来。林小健也推开昏迷的司机坐进驾驶座，反射镜中，看见汪煜一手持枪一手向他伸出大拇指。

追兵赶上来，围着车大喊大叫，林小健发动了车子，车灯照射下，荷枪实弹的特务顶着汪煜的子弹没命地向车上扑，撞飞了好几个，打倒了好几个，却没人再开一枪。林小健看出门道，边打方向盘边喊：“别开枪了，你身边那个人是个头儿，拿他当人质！”

汪煜的心志远不及林小健，他还死命地向外开枪，放光了子弹才去看斜倒在座上的人。当他看清身边的人时，已经太迟。姜琛一直在装昏迷，他感觉子弹已经打完，翻身坐起，戴了手套的手向上一翻，手心露出一块正方形的亮片，腕子一抖，亮片里伸出密密麻麻的小刺，汪煜只觉得自己抓上了一个刺猬，刺到满手是血，奇痛无比，不由痛叫一声。姜琛却如一条泥鳅，开门滑出车外，一路在地上滚着，像轱辘一样，直到被手下接住。

林小健一心只想带着汪煜逃开，哪里知道他和刺杀义父的主谋，居然擦肩而过！

姜琛被手下扶起，见那吉普车还剩两盏尾灯隐约闪现，一眨眼，连灯也失去了踪影，气得七窍生烟。盛怒之下，动作却是有条不紊，他小心翼翼地扯下手套，装进一只黑色的胶袋，再塞进一只铁箱里。

他这样处置了他的武器，因为这种装了毒刺的手套，用过一次便不能再用。

手下恭敬地问：“组长，你没事吧？”

姜琛傲慢地摇摇头：“我没事，等着收尸吧，那汪煜肯定没命了，我们伤了几个人？”

“七个，都送医院了，组长，那使飞刀的人很厉害，我们……”

“我知道了！”姜琛不耐烦地打断了手下，损兵折将的他，脑海里也晃动着那个闪电般的可怕身影，他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可就是想不起来了，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早晚会找到他！”

汪煜眼看着自己手上的血变成绿色，拼命忍着不出声，直到车子开出十几条街，才大声呻吟起来。

林小健发觉有异急忙刹车，下车从后座扶他出来，直觉得手中搀着一个陶瓷人。他从没见过这般骇人的中毒模样，这种感觉太过恐怖，令他毛骨悚然。汪煜全身上下裸露的皮肤全变成惨绿，只有眼睛还黑白分明。他手里攥了几块金锭，放在林小健手中又拼命推开他，林小健却不放手：“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第六十三章 人莫予毒 (2)

汪煜自行脱开身去，蜷缩在地上，半张着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林小健又要拉起他来，他突然抽搐，身体在地上来回翻滚，状极痛苦。林小健捉定他，把他压在身下，见他嘴唇抖动着流出大量绿色的液体，人已经没救了。林小健看得惊心动魄，难过道：“我会把你和你娘葬在一起！”

汪煜定定地看着他，林小健终于说了出来：“我知道汪夫人的墓地。那是常啸天立的。对不起，我骗了你。其实我是林健的儿子，常啸天是我的义父……”

汪煜身子动了一下，嘴巴也张开来，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林小健凑近他耳边：“告诉你，你妈是自杀。你妹妹们死于黄省三之手，常啸天和林健只是杀了你父亲，并没有杀她们。”

汪煜濒临死亡，只有眼神还泛了一丝光亮，紧盯着林小健不放。林小健遗憾地抱起他的头：“相信我，我真想帮你，没想到他们这样狠毒……”

汪煜微微合了两下眼帘，像是在回答，蜷缩的身体在柏油路面上缓缓打了开去。

山清水秀，风景殊好的山坡上，垒起三座新坟。林小健将两瓶酒放在两块墓碑前，剩下的则放了糖炒栗子。

工人正用红漆涂满墓碑上凹下去的字，墓主的名字一个个地显示出来：“汪煜、杨勇、周小宇。”

两辆车一先一后停在山脚下，杜文藩披着斗篷，只身一人悠闲地走上山来，边走边欣赏周围的美景，阿强和几个手下在山下远远向上望着。林小健直起身来，杜文藩按他坐下，自己也席地而坐，向四周一指：“听说你把这里买下了，环境不错吗！”

林小健刚要说话，杜文藩手一摆：“千万不要说谢字。我已经知道你大仇得报，今天我来，是要打开天窗说亮话。”

“是，我按照你给我的线索，找到了刺客，但很遗憾，那个杀手，到死也没说出幕后指使。”

杜文藩看着他：“你还在怀疑我？”

林小健摇头。杜文藩放下心来，拍拍他的肩膀：“那你还要追查下去吗？”

“当然，我不会放弃的。”

“说真的小林，我很欣赏你！在世人眼里，你已经是一个死人，想没想过今后的出路？”

“没想过。”

杜文藩轻描淡写道：“到我这里来吧！”

林小健愣了一下，随即笑起来：“你叫阿强放了我，要我快些查出真凶，也好还恒社一个清白，现在清白已经还给你了，你也叫警察把我给毙了。现在，你又要让死人复活，收了当手下，这未免太冒险了吧？别忘了，我生前可是个通缉犯！”

杜文藩也笑了：“这些都不是问题，我能让你死也能让你活，关键看值不值！”

“哦？我值吗？”

杜文藩突然不笑：“小林，实话告诉你，我要你过来不是当手下这么简单，我是想你做兄弟，这是家父的意思。”

林小健也收住了笑容。

“你只要点下头，就可以姿态一新地出现在上海滩，拿回你失去的一切风光！”

林小健站了起来，望着几座墓碑，摇头道：“你和杜老伯的美意，我心领了。可我这辈子只能有一个义父了！”

杜文藩也站起来：“料到你会这样说的，你要是真痛痛快快地应下来，就不是林小健了。不过，这条道你可以一直考虑下去。”

林小健低下头：“你帮了我这么多，我真的无以为报。”

杜文藩头也不回地走下山去，意态潇洒：“我并不白送人情，山不转水转，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再碰面。”

上海《新沪》报社。

中午，一盏风扇大开，几个记者聚在下面，开着一局沙蟹小赌，拿了扑克说笑：

“这银元是用到头了，老蒋派来了小蒋，志在必得呀！”

“金圆券？名字好听，能抵黄金白银和响嘹嘹的美元外汇？”

“上海人，在全亚洲是一流的精明剔透，我看这位大公子如何长袖善舞卷走这些硬通货币。”

“长什么袖，是铁腕！纸票子发行一定要用强制才行，老百姓是次要的，要紧的是达官显贵。”

“币制改革首先要有准备金，这几年来战又消耗进去不知有多少，我看政府要后劲不足。”

“哎诸位，天天娱乐都谈国计民生，累不累呀。过两天这方面的报道定要如雨后春笋，怕不把你们写残写废！”报社的首席摄影记者严伟进门就调侃，“开工了，再不停局老板要骂了！”

“嘿，老严来了，快讲几条花边换换口味吧！”

“对，讲讲讲讲，又有什么小道消息了？”

于是，赌局暂歇，大家聚精会神听严伟开讲电影圈的趣闻逸事。这严伟果然是个十足的笑话篓子杂货铺，一会儿便把大家逗了个前仰后合。大上海是全国的娱乐中心，他天天跑各大影场，专有消息源头，有些公开有些却不便见报，憋着也是憋着，与其烂在肚中，不如大家分享。

“知道白丽萍的真正死因吗？我写是为吸毒官司所困，羞愤自杀。各报也都跟了我口径添油加醋。其实她大烟瘾不重，戒了半年多了。这一次被查出毒瘾来，是另有隐情！”

“啊！真的呀？”

严伟得意道：“那白小姐一心要嫁入豪门，才招来杀身之祸！”

“啧啧！本事好大！”

第六十三章 人莫予毒 (3)

“能叫影后死这么惨，一定来头不小!”

众人七嘴八舌地猜度着，严伟却用一支笔逐个点去：“嘴严些嘴严些，不许卖消息给小报，要害死人的。那些初出茅庐的小家伙们，天不怕地不怕，专找社会阴暗面，我们可是政府大报，要维护政府声誉，树立上海市区良好的治安形象。宣司令说得好：‘戡乱必先建国，建国必先由自身做起……’”

他学宣铁吾惟妙惟肖，众人哄笑：“老严又要卖关子，要咱们且听下回分解。”

“正是，自古红颜多薄命，多情总被无情伤。”严伟又换上评弹艺人的口气。

已经有人耐不住性子来揪他的耳朵了，他也笑了，故作神秘小声道：“她的相好是忠义社的小常!”

众记者得了答案，满意地议论着，四散而去。他们只是比市面上早几天得知这样的小道消息而已，上海滩，什么光怪陆离的事情不能发生，都是一时的话题，一月半月便会变做旧闻烟消云散。

一个短发女子低头走进来，已经到了角落的桌边，听了尾音诧异地微微仰起头，她显然不热衷听这些八卦新闻，却被这罪魁祸首的名字吃了一惊。

严伟早用眼角瞟着她，见她终于抬头，大声道：“哎，蒋芸姗！上午十几家报纸搞业内评选，一致推举你当今年夏季的新闻之花，你临场逃席，要不要我也给你来条消息，新沪女记者只重国计民生，拒受浮名云云？”

大家纷纷看向蒋芸姗，都笑道：“是吗，这可是我们报社的光荣。”

“蒋小姐当之无愧，当之无愧！”

蒋芸姗随和地一笑，站起来把稿子墩齐码好，拿起采访本放入皮包，走上去敲敲严伟的桌子：“走，我们去采访。”

严伟一看外边鼻子眼睛全挤在一处，装作愁眉苦脸道：“你饶了我吧！这烈日当头骄阳似火，我倒也罢，晒了你的如花雪肤，叫我于心何忍……”

蒋芸姗不轻不重地捶他一下：“掌嘴！你帮我这一次忙，我请冷饮。”

严伟满心欢喜地站起来，口中还在委屈地嘟囔着：“杀人不见血呀。你玩命还要拉个垫背的，怎么就挑上我！”

有个小记者羡慕道：“我倒想跟姗姐学学，可她只叫了你！”

蒋芸姗正色道：“老严专跑副版新闻，和电影厂的人熟悉。我连续报道的采访对象是位老木匠，最近刚好去了片厂做道具，这次当然要靠老严出马了。”

严伟点头恍然大悟：“噢！苦命娘亲孝顺儿，一家五口皆失业，赚人眼泪。走，这个忙我一定帮你到底，哪家片厂？”

“新浦江！”

“啊？”严伟又差一点晕倒，“那么远！我的乖乖！”

两人并肩走出报社，下了电车，又坐上黄鱼车，最后一段路全是坑坑洼洼的土路，蒋芸姗和严伟都看不下车夫挥汗如雨的样子，一齐下车步行。

严伟一边擦汗，一边感慨：“芸姗，你到报社快一年了，真叫我对女性刮目相看。按理说你也是一个千金小姐，怎么放着锦衣玉食的福不享，专挑些苦差事来干？就算当记者，你看社中同仁，喝喝茶水打打扑克，电扇一开优哉游哉，急了时候一个电话全解决了，谁像你这样自讨苦吃？”

蒋芸姗对付严伟自有一番心得，只笑回了三个字：“我喜欢！”

第六十四章 众里寻他（1）

新浦江是个新厂，片场正在修建中，影棚除了布景区，其余的地方都有些暗。蒋芸姗随严伟步入其中，见那些演员着了戏装，绘了油彩，演绎着古装故事，心中也有一点好奇，就站下来看了一会儿，见一千人等挥汗如雨地跳上跳下，只重复着一句词一个动作，觉得这种看似风光的职业其实也很不易。

严伟倒是如鱼得水，装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演员下了戏争相上来招呼，上了妆，竟都一个样，分不清个数。严伟辨了半天，才一一叫出名字来。蒋芸姗听了耳熟，心道这出戏场面不小，竟都请了二三流的明星做绿叶，更见有人上来递扇子开汽水，知道这位同事人缘不错，就站在一边等他应酬完再说。

另一边，导演不知为什么大发脾气：“快！快把他给我找回来，磕头作揖让他再来一次。妈的，这回谁再出错，我就把他架上去摔，摔死一个少一个！”

严伟走过去：“东方，脾气还那么大，你这要出人命我可赚头条了！哎，介绍给你认识，这位蒋芸姗小姐……”

那导演骂完人，索性脱了衣服，赤裸了上身，鬋曲的头发长长地飘在脑后，回头只瞟了一眼，便死死盯上，顿时来了情绪：“天哪老严，哪弄来的？”

严伟见他会错了意，连忙用手在他眼前晃晃：“哎，醒醒，醒醒！这是我同事，大记者、大学生、富家大小姐！别想歪了！”

“大学生就不能当明星了？你劝劝她，就说是我说的，包她红！”导演并不甘心，低声继续同严伟商量。

蒋芸姗已经大大方方走过来，嘻嘻哈哈的女演员静了下来，都盯着她看。导演一顺手衬衫上身，看来美女当前，也不想袒腹相见。

“请问你们这有个做道具的魏老先生吗？他六十多岁了，左眼失明。”蒋芸姗像在问东方导演，也像在问大家。

正在这时，另一侧门口一阵叫喊骚动，四五个人簇拥一个人走了进来，剧务跟在后面，真的打揖作躬，就差没跪下了：“救场如救火，帮人帮到底。一次，保证是最后一次！加一倍工钱，付现大洋！”

导演远远见了，再不管美女，起身狂喊：“快快，快准备开机！”

被拥进来的人顿成瞩目，也不说话只除衣服，脱下上衣，背膊间露出两条的伤疤，闪着醒目的光亮，人虽然瘦高，但肌肉隆起还显得剽悍。

严伟远远看了一眼，吐吐舌头，颇有经验地介绍：“是做替身的武行。”

已经有服装师傅七手八脚给他套戏装，黑色皂衣，一顶小帽，手中塞进一把大折扇，粗粗看过去，倒也蛮像那么回事，只是看不清面目。严伟一副司空见惯的模样儿，见没人再理他，扇子扇两下，递向蒋芸姗：“咱们出去找找？”

蒋芸姗已经被场上吸引了去，许多人在下面忙着拼木头，竟飞快地拼起一张道具桌。那替身上了画栋雕栏的二楼，背对下面站定，所有人一阵风似的撤下来，气氛骤然紧张。蒋芸姗不知他要做什么，却也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这时，名演员齐鹤云擎着一只紫砂壶从化妆间踱出来，穿得和替身一模一样，活像闹双胞胎。手中也持着一只大号折扇，却不打开，后边有人给打扇，长身玉立地站在那里向上望，低声问：“第三遍了吧？钢筋铁骨，真经摔！”

突然，趴在取景框里的导演又看出问题，暴跳了骂：“猪猡，又要穿帮！手上，手上那什么东西！”

众人这才发现那替身手上裹着纱布，水银灯下白得耀眼，副导演一溜小跑上去，到了跟前却不知如何说才好，还是那替身几下扯下来，向后再一抛，下面又有人拾起，血淋淋地扔在蒋芸姗他们前面。

全场灯光通亮，营造出梦幻工厂特有的气氛来，所有人全伸颈屏息。门帘一打，主演何丽琼雪衣飘飘，持剑出现，显然同情替身，因

为有声音传了下来：“当心些！”

导演一声震喝：“记住，下来脸不许冲镜头！预备，开拍拉！”

何丽琼不愧大明星，脸变得奇快，马上眉毛高挑做侠女状，先飞出一脚，然后一剑砍上去，替身一仰，从四五米高的栏杆凭空翻下，身子在空中打个三百六十度的旋，准确扑向道具，桌子稀里哗啦散了架子，人扑在碎木堆中。

蒋芸姗不忍目睹，以手掩面，身边的人也或转身或闭眼。

“好，停！”东方话音带笑，场内有人跟了大声叫好，也有掌声响起来。

蒋芸姗再睁眼，那替身已经站起来。严伟好奇地近前看了一圈，回来小声建议：“嘿！东方，比那老家伙强多了，怎么不用他演？”

东方一撇嘴：“你少给我这儿聒噪，把鹤云气跑了，我拿你是问。”

说话间齐鹤云派十足走过来：“高人，真是高人，别说三下子，摔我一下，万国公墓找见我吧。别小气，多给赏钱。哎东方，我就接着他躺吧？场记！场记！我怎么个趴法？哎，这位小姐是新人吗？东方，条件不错吗！”

他这一通叫嚷，导演这才发现那漂亮的女记者已走到乱纷纷的场地中央。他心情转好，加上对女记者大有好感，热心叫道：“谁带这位蒋小姐去道具房采访？”

跟着又发现什么，大嚷：“严伟，你小子上楼去做什么？我告诉你，丽琼上这个戏暂时保密，先不见报，你给我记住！”

灯光正一个个暗下来，正在换衣的替身闻言回头，隔了影影绰绰的人，看见一双眼睛，像星星在闪动，又似有千言万语。他刷一个转身，停了一下，粗暴地拨开身边人挤出去，哗啦一声，银元泼了一地。

“哎，你不要钱也别扔呀，真他妈怪人！”

嘟囔声中，灯光全暗。

蒋芸姗眼一黑，一时竟不知道身在何处，渐渐适应之后，那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入儿已失却了踪影。她回望四周的亭台楼阁，便有些不真实的感觉，沉淀了好一会儿，才确认不是在做梦，夺门追出。

门外，白花花的大太阳地，哪里有半个人影！

蒋芸姗情急之下，走回来拽过一人连珠炮似的发问：“刚才那替身哪去了？是不是叫林小健？”

她拉住的居然是何丽琼。女主演刚刚撩衣挽带下楼来，此刻微笑地看着她：“你是在说小钟吗？你认得他？”

“对不起。”蒋芸姗发觉自己唐突，忙收回手，可忍不住还要问，“他很像我一个朋友，他是在这里工作吗？”

大明星上了妆的脸孔艳光四射，比起蒋芸姗的清丽，似乎更多了一份成熟的韵致：“他可是个怪人，越是危险的活越要接，而且不用安全绳。不过我看他不缺钱，来这里纯属玩票儿。”

她显然对这个替身也颇感兴趣，介绍了一通，然后上下打量了蒋芸姗：“我看他不像你的朋友，怕你是认错了。”

蒋芸姗心中更加认定，想到刚才同他相距不过二十几米远，眼睁睁地看着他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她的心就抽紧了。她谢过何丽琼，冲进阳光开始寻找，绕着片场一周，走到脚酸也没结果，心中说不出的沮丧。

第六十四章 众里寻他 (2)

逃过去年六月的学运风潮，她在外面躲了两个多月才返回上海，一切物是人非！祖父的名头也没能保住她的学籍，她被大学除名。好在学运风头已过，没人再来对她穷追不舍，好友和同道们被捕的、被捕、失踪的、失踪，她和田冰一时四顾茫然。

更令她担忧的是，亲爱的小健再不得见，就像那个雨夜里一缕清凉的水汽，随着炎热夏季的离去，蒸发得一干二净，彻底在繁华的大上海抹去了一切痕迹。

表弟和姑妈已回美国，几封长信早堆上她的案头。她惊讶地获知，就在那个雨夜，林小健居然成了弑父的凶手，被警察通缉，为常家所不容。她的担忧变得愈发强烈，她记得林小健和父亲关系殊好，他曾充满感情地对她说，他崇拜常啸天。可姑妈却那样突兀地将真相推抵在她的面前，之后又变故频起，他无疑要面对一个更为血腥残酷的现实，纵有一身本事，命运也只能是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她打听到常啸天还躺在医院里，天华公司已然换了常小康当总经理，她无法从常家获得任何消息。她仍然对那个家族恨之入骨，尤其是常小康，如果没有他的胡作非为，蒋器怎么会受伤，林小健又怎么会遭遇不测，一切的结局就都会重写。

就像不理解她的激进一样，家人也同样不会理解她的爱情，伤痛只能被埋封在心底，怀念只能在深夜。她仍然要面对现实，面对变迁中的大时代，而且注定会是时代的弄潮儿。她几乎还来不及为未竟的学业可惜，已经在祖父的安排下，成为一名官报的记者，这期间，她和田冰也重新找到了组织，她们都开始了职业的政治生涯。

走进社会的天之娇女，带露的鲜花般惹人注目，炙手可热的程度连家人也始料不及。正是蒋家有女初长成，提亲者应接不暇。老爷子蒋方达身体每况愈下，一再催促，蒋湛夫妇也开始为长女择婿，范围自然限定在世家子弟中。蒋芸姗开始还能做到敷衍，因为她的家庭是

身份的最好掩护，但她后来发现情况越来越糟，父母竟然默许两名自命不凡的世家子弟，同时展开攻势，热辣辣的情书和大把的鲜花开始登堂入室，竟有小汽车开在报社大门恭候她的大驾。

她回家大发雷霆，父亲的话很硬：“女大不嫁才被人看轻！蒋家的清白门风不想毁在你手里，趁早定一个了事！”母亲的温情柔语杀伤力更强：“姍儿，妈不是逼你嫁人，我们为你选的人你看不中也没关系，可你现在这个无所谓的态度让人最担心！妈不是吓你，自古红颜多薄命，你不要心气太高，挑来拣去错过好机会。”

蒋芸姍实在纠缠不起，只有写信向大洋彼岸的蒋器求救，善解人意的表弟马上复信，订下攻守同盟，姐弟宣布恋爱，如此一来，蒋家大小姐名花有主的名声传出，蒋芸姍才得以暂时解脱。

这其中的原委，只有蒋清最清楚，她懊恼之余不得不承认，常啸天当年像宝贝般捧回的那个小东西，天生是来抢别人风头的，她的报复叫常啸天差点陷入灭顶之灾，可却让自己的儿子、侄女全死心塌地爱上了林健的遗腹子，不知这是成功还是失败。

上海夏令时的太阳肆无忌惮地释放着热能，蒋芸姍走得急了，有些头晕，满心失望地慢慢走回去。

片场很大，她路又不熟悉，岔上了一段土路，又绕回了一条卵石路，路边有一排年轻的法国梧桐，树下横七竖八地摆放着长石，其中一块石上坐了一人，梧桐叶的影子披了一身，正专心致志地低头干着什么。她早停了步，呆呆地站着，看得痴了过去，半天半天才叫了一声：“阿健？”声音轻极，像是生怕他随时飞走一样。

她等了一会儿，那些梧桐影子动也不动，下面的人只是专心缠着受伤的手掌。她又叫了一声，那个人仍不抬头，只道：“你认错人了！”

口音是浓重的广东腔，一瞬间，蒋芸姍怀疑起来。眼前的男子发短见碴儿，人又黑又瘦，短袖衫扣子大散，远无当年常家大公子华贵脱俗的气派。她怔了半天，还是走过去。那男子快速站起，手牙并用

给纱布打了个结，看她一眼抬腿就走，走着走着，把伤手抄进了裤袋，带起的风扬起短衫……

在这回眸之间，蒋芸姗已经心神激荡！她认出来了，那眼中如水的质感，只有她的小健才有，她为这双眼睛魂系梦索了整整两年，从火车上相视那一刻，她已经注定逃不掉他的注视。

她流下泪来，凄然叫道：“阿健，我是芸姗！你认不出我来了吗？”

那男子越走越快，转弯不见。蒋芸姗拼命追过去，被满头大汗的严伟截住。严伟也找她半天了，看见同事居然在追那个武行，拦了喘息道：“我当你哪去了呢，原来是在抢我饭碗。这种人有什么好写的，他干这一行是不合法的，说得不好是拿命来赌钱。这种亡命徒，也就在新浦江这样的厂子在浦东敢用，我也是头回见。哎，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你是不是中暑了？”

蒋芸姗跌坐下去，轻声道：“老严，快！那是我失散的一位朋友。他大概失忆了，你快帮我追上他，看他去哪里？”

严伟把她扶到树下：“不行，你中暑了我得照顾你！”

蒋芸姗已经急岔了声：“别管我，帮我追上他！”

“他是谁呀，对你那么重要吗？”

“非常重要，快！一定要帮帮我！”

严伟不放心，掏出些风清油，给蒋芸姗抹上，左右看看，在树下找辆自行车，说了声：“在这儿等我！”飞身上车，撵了上去。

傍晚，严伟把蒋芸姗带到一个破烂的窄弄内，他夸张地喘着气，告饶道：“就是这里了。但不知道是在哪一家。跟你出来一趟真是苦差事，我觉得自己快成密探了。这回你自己包打听吧。”

蒋芸姗抱了一下拳，感激万分：“严兄谢了。”

她兴致勃勃往里边走，又被严伟一把拉住：“哎！我越想越不对劲，那小子到底是什么人，值得你如此紧张？”

蒋芸姗笑笑，有些羞涩：“会告诉你的，不过现在不是时候。”

严伟皱起眉头：“芸姗，小心点，这种地方怕是地痞阿飞多得是。”

“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严伟看惯了端庄干练的丽人，今天竟然又看到她娇羞的一面，真是心动。只可惜，这一切居然是为了那个长了一身吓人伤疤的替身。严伟丧气不已，干脆找附近的茶水摊子坐下来，脖子伸得好长，只等同事出来。他那做娱乐记者的好奇神经又被拨动了，恨不能马上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事实上，严伟与蒋芸姗同事一年多，早对她抱有不敢明示的爱慕。接触日长，他已经敏感地认定芸姗的思想有点左，以他的经验，这样的女性是不会轻易走进爱情中的。严伟为此也强迫自己看了许多禁书，期望最终能有一天赢得美人心，可惜总是功亏一篑。

正是晚炊时分，浓重的烟火味道布满了里弄。贫民区走进一个蒋芸姗，真像是月亮掉进芝麻包，映亮了整幢弄堂。那些做饭的、择菜的、接水的统统直起身来，把目光投向她。

第六十四章 众里寻他 (3)

蒋芸姗当记者以来，经常深入棚户区、工厂、码头，所以对这样的环境并不陌生，她挑了一位面目和善的大嫂打听道：“请问你们这里住着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吗？高个子，人很瘦，很清秀的。”

大嫂摇摇头。蒋芸姗一连打听了几个全都不知晓，正锲而不舍地比画着问着，有几个小地痞已经欺了上来：

“哈哈，小大姐儿真漂亮，要找人吗？”

“看看我呀，我也很清秀的！”

蒋芸姗皱了眉头，推开他们，还是往里走。猛然间，要找的人已经站到了她的面前，盯着她身后的小地痞，目光森冷。

小地痞们全静下来，似乎被他的气场所震，全愣愣地看着他。

蒋芸姗这次也不敢贸然再叫，只道：“我是新沪报社的记者，我叫蒋芸姗，我们谈谈好吗？”

说罢，她递过一张名片，凝神看他的反应。那人默默接过来，再看看她身后的小地痞，示意一下转身疾走。

蒋芸姗见他不再拒绝，压抑住心中的狂喜，紧紧跟上他，穿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她边走边问：“你就住这里？”

他不置可否，三拐两拐走入里弄深处一栋年久失修的破房子中，窄长的厅，光线黑暗，夕阳惟一能照到的角落，坐了一个面色黝黑的老人，六七十岁的样子，见人进来，略点点头，就大声咳嗽起来，继而喘作一团。

蒋芸姗有些不忍，指了他问：“这大爷……”

他还是一脸漠然，人已经踏上窄窄的阁楼梯子，蒋芸姗连忙跟上。梯子陈旧不堪，松动的木板上布满裂痕，她只顾上看，鞋跟竟插进一条裂缝里，只呻吟一声，就被抓住拉起，半搀半拽上了阁楼。他引着她坐在一张吱吱作响的床上，不客气地除下她的鞋子，托起她的

脚左右扳了扳，蒋芸姗立刻痛得蹙眉抽气，他毫无同情心地用手捏着踝处，道：“按着，使劲儿！”

蒋芸姗不知何意，依言而做，见他突然一拧一送，一声轻响，脱臼的踝骨正回了位。

这正是从汪煜那里学会的正骨术，林小健现在已经练得很娴熟了。他放开手，站起来想了一下，到一张方桌前拉抽屉，连拉了两只才拣出一只瓶子，把阁楼中惟一一张旧藤椅拽至床前，用手试了试，坐了上去，用牙拧开瓶盖，一股刺鼻的药水味立刻在阁楼上弥漫开来。

蒋芸姗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把药油洒在自己脚踝处，用一只手专心地擦了起来。一时间，肌肤如此接近，她的心再度狂跳，泪水模糊了视线，她忘记了疼痛，把手轻触在那只伤手上。

林小健像被蜇了一下，生硬地脱开她站起来，从横贯阁楼的晾衣绳上拣了一条质地粗糙的毛巾。蒋芸姗不接毛巾。抓住了他伸过来的手，拉过来，看定他的脸，哽咽道：“不是在做梦吧，我只道……只道今生今世再也看不见你了！”

林小健直直地站着，喉咙动了一下，又一下，突然，一脚踢飞藤椅，侧身坐在床上，抽出手将毛巾狠狠地甩在地上，双手按下她，粗暴地扑了上去！

第六十五章 真情难舍 (1)

蒋芸姗惊叫一声，睁大了眼睛，被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思路也一度堵塞。林小健完成了这一连串动作，单等反抗，却感觉身下的人只挣扎了两下，就一动不动了。他低下头，见那美丽的眼睛已经闭上，睫毛上还滚着泪珠，下巴翘得高高的，像个小小的白玉雕像一般，触及的身体正微微颤抖，似乎正等待他的任何疯狂。

林小健脸上的肌肉抖动起来，他缓缓起身，离开了她，走到方桌旁。伫立良久，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一双手臂从他身后环了过来，温柔似水，吐气若兰：“你是想吓走我？”

“下一回就没这么幸运了！”林小健声音发涩，“我不是你要找的人！”

“你是！”她紧紧贴在他的背上，“你是阿健，你没死！我日日夜夜都在想念你！”

林小健转过身来，拥她入怀，一时间，世事远了，时间停了，天地间旋转起来，进而让人迷失了自我。两个人不知抱了多久，蒋芸姗觉得自己被轻轻推了开去，抬头惊见他又换上了冷冰冰的面孔：“玩得差不多了，该结束了！”

他逃开去，胡乱开着抽屉，寻出一盒洋火，从衣袋里拿出一盒烟来，叼上嘴歪头点着，猛吸了一大口，和烟喷出一句：“你走吧，下楼当心些！”

蒋芸姗从快乐的巅峰跌至谷底：“阿健你，你……，你怎么了？”

林小健把烟插在伤手的指缝中间，单手将藤椅翻立，坐上去懒洋洋道：“告诉你多少遍了，我不是阿健！你以后少到这种地方来！”

蒋芸姗走过蹲下来在椅前，凝视着他：“这一年多你去哪里了，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林小健又猛吸了一口，断然道：“与你无关！”

蒋芸姗就那样仰视着他，很快，眼眶周围就变成粉红色。

林小健再不说硬话，接下来几乎是恳求了：“走吧，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呢？这世界上男人那么多，长得像的更是不计其数，要是真有个男人让你找了一年多还找不到，那就是他已经忘了你，你又何苦执著呢？”

蒋芸姗这一次说什么也不再上当，含泪问道：“为什么要去当替身？你身上那些伤是怎么回事？你这一年来究竟都到什么地方去了？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全告诉我呀！”

接着，她终于勇敢地承认：“我早把自己看成是你未婚妻了！”

“够了！”林小健站了起来，“你不走，我走！”

他掀开阁楼门，吓了一跳，原来梯口上早就站着一个人。一个清瘦的少女，一袭黑衣，忧郁万分的样子。

林小健惊问：“阿香，你怎么上来了？”

楼梯一阵乱响，门口又出现一张更年轻的脸，一双弯弯的眼睛，和那黑衣女子一冷一热，对比鲜明：“钟大哥，阿香姐好像有神通呀，知道你回来了。哎，你真有客人呐？我刚才还不相信，说爷爷骗人呐！”

女孩儿只有十三四岁的样子，一身旧裤褂，探进头大胆地盯着客人看。林小健抬了一下手，拉住了阿香。阿香一步步走上来，走着走着，身体竟全靠在他身上。

蒋芸姗看得目瞪口呆。

林小健挽着阿香，先对女孩道：“阿娣你下去，我和这位小姐有话说。”

阿娣听话地消失了，林小健再也不看蒋芸姗，只道：“你看到了，我结婚了，我现在姓钟！忘掉我吧，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蒋芸姗震撼到了极点，她呆呆地看着她，她很美，是一种瘦骨嶙峋的美，在林小健紧拥下，更显得柔弱不禁、楚楚怜人。

蒋芸姗妒意盈怀、思维混乱，这一年多里，他居然结婚了，就在上海，在这种地方，方才那个小姑娘也称他钟大哥，看来，他连姓都

改了!她强行镇定着自己，泛起一丝苦笑，她明白，自己没权嫉妒，她的爱根本不平等，她永远抓不住心上人急剧变化的心灵，他们之间从没有过任何的承诺!

“我，我走了。我知道，我已经找到了阿健，我找他不为别的，只为了说一句，我从来没有忘了他，我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他!还有，如果有需要，一定要来找我!”

蒋芸姗尽量笃定地说完，向那高傲的妻子礼貌地告辞：“钟太太，打扰了，再见!”

她快步向阁楼口走去，她知道她马上就会控制不住，她不想让自己的泪水给他的妻子看到。

身后，他喊住了她：“忘掉过去的事吧，包括朋友!”

正是铁了心要两两相忘了。蒋芸姗抽泣着跑下去，在窄梯上与阿娣擦身而过，小姑娘好奇地直望了她跑出大门，才噤噤上得楼来，甩着辫子拽开阿香，推她坐上床，又顺手整理着床铺：“钟大哥，衣服我都洗好了，放在抽屉里，你又把手给伤了，每次都是这样!一点不知道照顾自己……”

她像个小管家婆似的唠叨着，却听不到反应，回头再看她的钟大哥，人瘫在椅上，已经痴了过去……

严伟截住了像伤兵一样一步步挪出来的蒋芸姗，大喊道：“你怎么了?”

蒋芸姗吃了一惊，顾不上问他怎么还会在这里，红着眼睛掩饰道：“不当心，扭了脚……”

严伟赶紧搀她叫车，一路急着追问原委。蒋芸姗只道认错了人，严伟哪里肯信，他早发现她脸上哭过的痕迹，也感觉她内敛的哀伤。他自认了解她的性格，蒋芸姗绝不会为伤了脚就哭上一鼻子。

他看着她的脚，惋惜道：“伤得真不是时候，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你怕是赶不上这阵子的热闹了!”

蒋芸姗忙问什么事，严伟道：“后天，戡乱建国大队要举行首次记者招待会，社长点名让我们两个人去。”他又自豪地加上一句，“他说我们配合得最默契。”

蒋芸姗立刻回答：“我的脚没事，肯定会去。老规矩，你拍照，我提问！”

她打定主意，马上找跌打医生治脚，今天她已经误了一个采访，不想再为感情误了大事。时下蒋经国到上海搞币制改革，正是地下党组织关注的重中之重。

月光如水的弄堂里，阿娣来回地走，见林小健走出来，迎上去：“钟大哥，你要走吗？”

林小健正在想事，听到叫声一愣：“阿娣，怎么不睡？”

阿娣的眼睛睁得很大：“你下午把阿香姐带走了，现在是不是你自己也要走？”

“是，老规矩，三个月不回来，你就把阁楼租给别人。”

“是那个时髦小姐赶你走的？”

第六十五章 真情难舍 (2)

林小健并不理会，只是叮嘱：“阁楼上留了房钱，记得去取。”

阿娣的眼睛溶进了些许月光：“你等等。”

她跑进屋去，一会儿出来拎了一只小小的藤箱子：“把这些带上。”

林小健打开见里面是他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得熨熨帖帖，一阵感动：“阿娣，谢谢你！我不带了，留给爷爷吧。”

阿娣声音突变：“你，是不是不回来了？”

在这八个月里，林小健不停地变化落脚的地方，算起来在这里待得最长，这个在工厂做童工的房东小妹从开始偷偷看他，到主动帮他洗衣做饭，到后来无拘无束地说笑，缠着教她识字，确实给了他不少欢乐。他也有些难舍，掩饰着指她的脸：“阿娣，眼睛里怎么出水了？”

阿娣抽泣起来：“你要去找白天那个小姐……”

林小健怔了一霎，默默地摇摇头。

“你骗人！她又漂亮又有学问，一定也会很有钱。”

林小健怎么也不明白这小姑娘为什么会对蒋芸姗这么上心。他刚要开口，阿娣狠狠地打断他：“我恨她！如果她不来，你肯定不会走，至少，你还会回来！”

林小健拍拍她的头：“阿娣你还小，有些事你不懂的，大哥不会在任何地方长住。说好了，还是从前那个约定，你不认识我，最近也没见过我！”

他走出弄堂口，又听见急急的脚步声，回头见阿娣追上来，绕不过他站定，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接着，她勇敢地攀了肩拉低他，只一下，人影已经闪了出去，呱嗒呱嗒的木拖鞋声音渐远，压低了的声音悄然传来：“不要忘了这里！”

暖夜的风中，林小健抚着额头，那里留着女孩印下的一份湿热，他微蹙的眉头散开些，脸上浮现出一抹苦涩的微笑。

阿娣又噤噤噤从阁楼上下来，手上举着一根黄澄澄的东西：“爷爷，这……这是金条吗？快，还有一封信，快读来听听！”

爷爷咳嗽了半天才慢慢起来，他识得几个字，老眼昏花看得很慢，只把阿娣心都快急蹦出来了，突见爷爷面露喜色：“阿娣呀，钟先生给我们留了十两金子，说是给我治病，还要你去读书，他叮嘱我们不要兑成金圆券，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阿娣急着问：“还有什么？”

“他说或许会有人来找他，叫我们千万不要说起他的事。阿娣，我们去你舅舅家躲一躲吧，别把钟先生托付的事情给坏了。”

老人发觉相依为命的孙女并没有听他的话，也不为那笔飞来横财而惊喜，她坐上了一只矮矮的脚凳，无限伤心地托着腮：“我没猜错！钟大哥……再也回不来了。”

爷爷咳嗽几声，道：“像钟先生这样的人，是不会老待在这里的。爷爷活了一辈子，什么没见过，这个年轻人我始终没弄清爽，他和咱们不是一个路上的人，就说这金子……唉！不说了，我们明个儿一早就走！有的人，忘掉他才是好事。”

阿娣听不进爷爷的话，仍在自己的梦里游走：“读书就好了，我要读书识字，这样再见到钟大哥，他就会高兴了！”

一对好友并肩坐在中山公园的长椅上。

为了这次见面，田冰刻意换了一件学生式的背带裙，以免叫人看了不和谐。她现在的身份是电厂女工，负责工运，天天穿着脏乎乎的工装。这会儿，她摇着一头短发，炫耀着指甲里残留着黑油泥：“羡慕吧，彻头彻尾的工人阶级！和工人师傅们在一起真叫劲儿，他们的真挚和热情，你都想象不出来！”

蒋芸姗笑打了她一下：“还工人阶级呢！我听何先生说，你在工厂夜校，给人家老师纠正错字儿！”

田冰大笑：“别提了，一开始总是扳不住，露马脚的事情多去了！幸亏工人师傅们帮我掩护着。有一次我正翻铁砂子，赶上一个什么美国工程师来视察，那翻译也不知从哪临时抓来的，一口洋泾浜英语在那儿丢人现眼，憋得我呀，最后跑了趟厕所，才把肚子里这点洋文给屙出去！”

她们现在一个城西，一个城东，见面的机会并不多，田冰的话叫她们回想起大学时光，一时都有些感慨。田冰在工厂混了大半年，上海话明显进步，人也变得更加快言快语，还加了些泼辣的意味：“快说，你又有什么愁事了？是不是蒋家又给你选了毛脚女婿？我呀，早想跟你说说清楚，干脆搬出来得了！你家老爷子死硬派拎勿清，不光掩护不了你的工作，不定哪天坏你的事。”

蒋芸姗笑了：“不是，我爷爷的身体大不比从前，弄得全家都在替他担心，哪里还顾得上我！”

“听说你最近干得不错？何先生可是对你赞不绝口，说你搞到了不少有利的情报。对了，我们那里也干得热火朝天，正酝酿几个全市范围的大行动，准备趁小蒋来上海给他加加温、捣捣乱，让他们变成热锅上的蚂蚁。”

蒋芸姗沉默了一会儿，道：“阿冰，我见到林小健了！”

田冰一下抓住她：“林大哥，他在哪里？带我去见他！”

蒋芸姗看她一眼，摇摇头，田冰误会了：“你是不是不好开口，不好做他的工作？这事包在我身上！我们不是早说过吗，一定要把林大哥拉进革命队伍里边来，他受过恶势力的压迫，又有反抗的壮举，一定可以和我们成为同志的！到时候……”

蒋芸姗打断她，声音沉闷：“他结婚了！”

田冰愣住了，蒋芸姗又道：“他……变化很大，无论是外表还是心境。他不肯认我，说已经忘记了过去的一切，包括朋友在内……”

她把和小健见面的过程简单讲了一遍，田冰听得心惊：“这可复杂了，他不知道你现在的身份吧？”

蒋芸姗摇摇头。

“那还好。”田冰出了口气，警告道，“他是黑帮出身，社会关系又那样乱七八糟，已经一年多没露面，突然出现就这样性格大变，你不能再接近他了。”

第六十五章 真情难舍 (3)

蒋芸姗像是在自言自语：“这世界上人和事都可能变，名字可以变，身份可以变，但一个人的眼睛不变，心就不会变。我知道他还是过去那个林小健，阿冰，他环境很差，我得帮他。”

田冰瞪圆了眼睛：“阿姗，我革命比你早几天，有些话我觉得应该提醒你。我们现在一切不属于自己，我们是革命者。斗争这样残酷，随时随地都面临被捕牺牲。有时候自己的同志都会变节成为软骨头，人心难测啊！不能因为林小健过去帮过我们就掉以轻心。一失足成千古恨！李丁就是一个死例。他既然结婚了，你更不能去打扰人家的家庭。这世界上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不止他一个。我们的事业，是救全民于水火，不是救一个人！”

蒋芸姗双手交叉放在腿上，像一尊沉思的塑像。她先默默地点头，继而却捂了面孔：“田冰，我忘不了他，真的！他结婚了我也还爱他！”

她哭了出来。从那个惊险的雨夜到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走出象牙塔，从热情激进的大学生，变成了一个职业的革命者，这个过程就像蛹变做一只扑火的飞蛾。毫无疑问，她将要寻找的另一半，也应该是一只志同道合的飞蛾，而林小健显然不是。他的出身经历、个人理想和社会责任感与她有着天壤之别，可他却这样深刻地烙在她心中，无人可代。在无数个相思的夜晚，她屡屡反思自己的爱情，是否因为心存感激，才要以身相许，可她一次又一次地否定了这个念头。林小健对她，并不单纯是救命之恩那样简单。她爱他，从一开始就爱他，她爱他眼神，他的呼吸，他的一举一动，这是她少女时代美妙的情怀，带着冒险与神秘，充满纯情与浪漫，而这段感情又都和这个动荡的社会、变幻的年代有着微妙的因果联系。

田冰严肃地看着她哭泣，看着知心朋友被爱折磨，这种痛苦，她并不陌生。她的感情历程要比蒋芸姗复杂激烈得多，她的男友曾带她

走上革命道路，可却最先顶不住，背叛了感情，出卖了同志。田冰亲手处死了恋人，对爱情的感觉就变得多少有些极端，她沉思了一会儿，尖锐道：“芸姗，我看你的爱情观不像无产阶级，更接近一个小资产阶级。”

蒋芸姗觉出这话的严厉，擦擦眼泪，为自己辩护道：“也许吧，我是有些温情主义。”

田冰狠狠道：“温情主义者适应不了革命，经受不住残酷！”

蒋芸姗承认，田冰说的是实话。或许真的应该学会忘记，她痛苦地想。